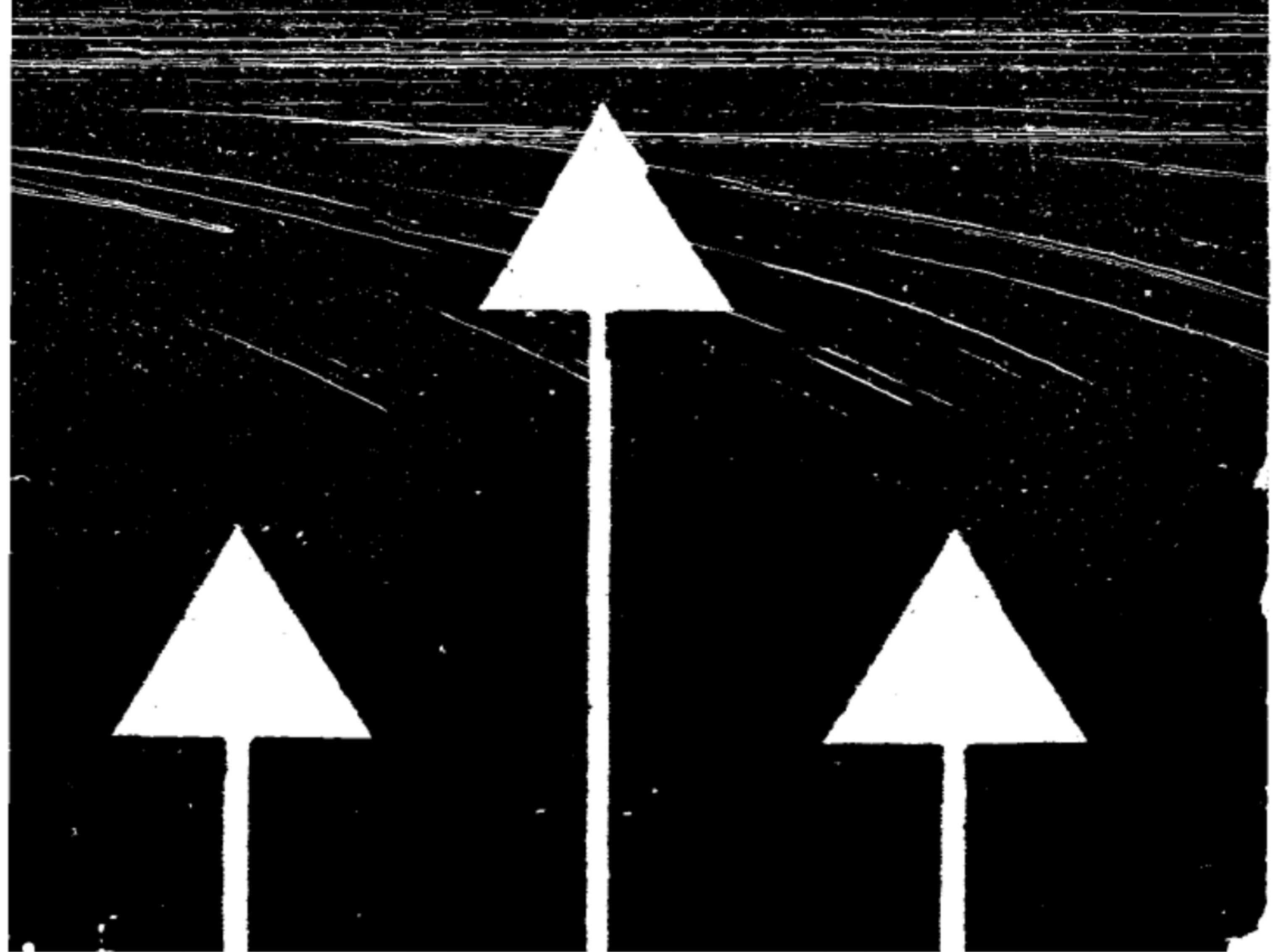




# 青年创作辞典



---

---

# 青年創作辭典

每冊實價大洋一元(外埠酌加寄費)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一九三二年七月付排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出版

上海四馬路太和坊◆◆◆

◆◆◆光明書局發行

總店：四馬路五六五號 分店：漢口路一四四號

---

---

## 序 記



新的文藝的技術的特色在於描寫；大概除去批評文與感想文而外，是完全以描寫爲本位的。所以，新文藝的青年作家們，在開始學習的時候，他們必然的要從事於兩種基本的學習，那就是訓練觀察與學習描寫。

這觀察與描寫的兩面，是有不可分離的聯繫的關係的。即使善於觀察，若沒有描寫的技術的修養，是不會描寫得好的；就是善於描寫了，若果觀察的不深刻，在表現的方面，也依然的要感到不少的缺憾。因此，青年的文藝作家們，他們絕對的不能有對於任何方面的忽視。

在這裏，就有了一個重要的問題了。這就是怎

## 序 記



新的文藝的技術的特色在於描寫；大概除去批評文與感想文而外，是完全以描寫爲本位的。所以，新文藝的青年作家們，在開始學習的時候，他們必然的要從事於兩種基本的學習，那就是訓練觀察與學習描寫。

這觀察與描寫的兩面，是有不可分離的聯繫的關係的。即使善於觀察，若沒有描寫的技術的修養，是不會描寫得好的；就是善於描寫了，若果觀察的不深刻，在表現的方面，也依然的要感到不少的缺憾。因此，青年的文藝作家們，他們絕對的不能有對於任何方面的忽視。

在這裏，就有了一個重要的問題了。這就是怎

樣的去觀察，以及怎樣的去描寫。要解答這個問題，完成這種願望，那是很顯然的，就是：對於開始從事於新的文藝學習的青年的作家們，必然的要先供給他們以一種能夠很能經濟的去研究觀察與描寫的讀物，使他們能在最短期間之內，能在這兩方面得到相當的修養。

這辭典就是在這種意義之下產生了出來。

這其間的例證，都是從世界名著中很精粹的選擇出來的，範圍涉及詩歌，小說，戲劇，散文各方面。爲着閱讀的便利，有的經過了編者的刪動。選擇時的標準，是每一例必限於在看法上有特殊的新味道，在表現上帶着異彩的。而且在必要的地方，由編者加了不少的註釋。相信青年的作家們定可以據此學習得觀察描寫的骨子。

不過，青年的文藝作家們，絕對的不能過於依靠此書，絕對的不能把所有的名句圖吞下，或者直接的移植在自己的作品之中；只應該儘可能的親近此書，學習各例證所表現的作家的觀察的態度，以及技術上的精神。——這也就是編者編輯這部辭典的希望。青年的文學作家們，請在這些意

義上，翻翻這部辭典罷……

## 二

關於文藝描寫辭典一類的書，在過去，我已經編過兩部了，第一部，因為是我從十餘年的三十餘萬字的積稿中選編而成，內容比較精粹充實。第二部，僅由兩年間的讀物中取材，加以編輯的時間倉卒，結果是使我自己都不甚愜意。所以，在去年（1931）溽暑，便開始搜集新的材料，打算在將來改版時，重行編過。當時，由友人代為抄存下來的，約計有八萬字的光景。

秋天，我打算編兩部作家的評傳，——高爾基與屠格涅夫——在重讀他們的書籍的時候，又把兩人作品中的精粹的描寫斷片鈎了出來，由兩個失業的朋友抄寫，前後兩月間，編成了“高爾基描寫文抄”與“屠格涅夫描寫文抄”二種。失業的朋友是需要生活的，我一樣的困窘異常，便把兩書交付“光明書局”出版，預支了若干稿費。

後來書局方面覺得那兩部書比較專門，不適宜於一般青年應用，要我另編一部類似前二部描

寫辭典而材料完全不同的“辭彙”，我當然沒有異議，便繼續去夏的計劃，再增收材料，到一月下旬，又輯了兩萬多字。

就在這時，一二八的砲火起了。全家困居在火線區裏好幾天，纔空身逃了出來，稿件等等，當然無法攜出。停戰以後，幸而稿件沒有喪失。因種種關係，一時不能着手，直到五月，纔得着時間，將已輯得的稿件先編成付印。接着，又擱置了很多時，纔續編了四萬字。到八月半，已交之稿全排完了，纔又忙裏偷閒，續編了最後的兩萬字，到九月半，算把這部書編成了。

辭書以及作法一類的書，三年來我是編了不少了，在這之中，我固然耗費了一些精力，可是，三分之二是失業朋友的力量，若沒有他們幫同抄寫，在我自身，是沒有如許時間的；全家十餘口不致成爲餓殍，完全是他們的力量。我請在這一部書上，向他們致一回總的謝意。

編者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八夜

# 目次



## 第一卷 節季進行曲

春		秋天*	13
初春	1	秋	14
新年曲*	2	秋曲*	15
春之歌*	4	十月圓的風景*	17
異城思戀*	5	九月	19
春之戀	6	十月	20
四月	8	十一月	22
五月	9	秋の哀詞*	24
夏		冬	
一個夏天的早晨*	10	冬日*	25
夏之夜*	11	冬暮*	26
夏天	12	初冬	28
夏之海	12	仲冬	29
秋		冬末	29

## 第二卷 天象描寫

風		風的歌*	31
春風*	31	四風歌	32

[ / ]

144724



風的一般描.....	36	霞的一般描.....	48
暴風.....	37	彩色雲.....	49
風的全景.....	38	野鴨的雲*	51
<b>雨</b>		<b>雪</b>	
春雨*.....	39	雪的一般描.....	51
梅雨*.....	39	初雪*.....	52
雨的一般描.....	40	<b>閃電(及其他)</b>	
狂風暴雨.....	42	閃電.....	53
<b>雲</b>		火光.....	54
雲的歌*.....	44		

### 第三卷 日和夜

<b>太陽</b>		初生之月.....	70
敘曲*.....	59	夕暮歌*.....	72
太陽.....	60	對月*.....	73
落日.....	61	月的一般描.....	76
<b>晨</b>		月之光.....	77
晨.....	61	月光.....	78
中午.....	62	<b>夜</b>	
<b>夕</b>		夜曲*.....	79
傍晚*.....	63	月夜歌*.....	80
夕暮.....	63	中宵*.....	80
夕暮特寫.....	64	窗上的夜*.....	81
黃昏以後.....	65	夜的總敘.....	81
黃昏*.....	68	夜之印象*.....	84
<b>月</b>		夜的一般描.....	85
初月的影*.....	69	夜的特寫.....	86

伏爾加河之夜.....87	靜夜思.....90
村中之夜.....81	放浪者的夜歌*.....92

## 第四卷 河流與海洋

海洋	湖..... 122
Seraphin * .....93	淺湖..... 123
海之歌.....93	河
海洋的一般描.....93	河 * ..... 127
早晨的海..... 100	河中..... 130
海上黃昏..... 101	河的一般描..... 131
海洋之夜..... 103	萊茵河之夜..... 134
爭自由的波浪..... 103	露西亞的河流..... 136
悄靜的海濱 * ..... 113	運河..... 140
海岸線..... 114	船..... 140
海岸..... 114	帆 * ..... 140
漁舟..... 115	溪
海灣..... 116	小溪流..... 141
海邊 * ..... 121	池
湖	池沼..... 142

## 第五卷 山岩與平野

山岩	平野..... 153
山行 * ..... 143	在野中 * ..... 153
山遊..... 144	田野..... 154
山岩的一般描..... 149	蕨地..... 156
山谷 * ..... 152	夕陽古墓..... 159
平野	

## 第六卷 樹林·花卉·動物

<p><b>樹木</b></p> <p>森林之聲*…………… 161</p> <p>紅的樹葉*…………… 162</p> <p>森林與樹林…………… 162</p> <p>冬青*…………… 163</p> <p>在花園裏…………… 164</p> <p>樹林花卉與飛鳥…………… 166</p> <p><b>花卉</b></p> <p>一朵花*…………… 168</p> <p>採花小景…………… 169</p> <p>野花之歌*…………… 170</p> <p>花卉的一般描…………… 171</p> <p>花香…………… 172</p> <p>落花…………… 173</p> <p>死葉…………… 173</p> <p>一盆玫瑰*…………… 174</p> <p>白薔花…………… 175</p> <p>薔薇俳句…………… 175</p> <p>薔薇…………… 175</p> <p>野草…………… 176</p> <p>花草…………… 177</p> <p>葉樹園*…………… 178</p> <p>蘋葉…………… 180</p> <p><b>鳥</b></p> <p>小鳥兒說些什麼…………… 180</p>	<p>鳥的抒情詩…………… 181</p> <p>鳥的生活…………… 182</p> <p>落花飛鳥與女人…………… 182</p> <p>夜鶯曲…………… 183</p> <p>夜鶯歌*…………… 184</p> <p>夜鶯(一)*…………… 189</p> <p>夜鶯(二)*…………… 190</p> <p>夜鶯(三)*…………… 191</p> <p>燕子生涯…………… 193</p> <p>燕子的歸家…………… 194</p> <p>燕子的一般描…………… 195</p> <p>燕子*…………… 196</p> <p>雲雀曲*…………… 196</p> <p>杜鵑*…………… 203</p> <p>海鳥*…………… 205</p> <p>海鷗…………… 205</p> <p>鷹*…………… 206</p> <p>鷓鴣(一)*…………… 207</p> <p>鷓鴣(二)…………… 208</p> <p>鷓鴣(三)…………… 209</p> <p>其他的鳥…………… 210</p> <p>烏鴉*…………… 212</p> <p>山鴉*…………… 212</p> <p>貓頭鷹*…………… 213</p> <p>湖上的天鵝*…………… 213</p>
--	---

蜻蜓*	215	馬	219
蝴蝶	215	牛	220
蒼蠅*	216	犬	222
蒼蠅的一般描	217	母雞*	222
動物		野鴨及其他	222
動物畫	218	園中的小動物(一)	223
獅	218	園中的小動物(二)	224
象	219	動物在晚景中	225

## 第七卷 都會與村鎮

都會		一個村鎮	240
都會的總描	227	村鎮的一般描	242
都會的一般描	229	村鎮小景	244
遠處的都市	231	火車(及其他)	
都市特寫	233	火車	245
酒店	234	村舍	246
村鎮		橋(及其他)	248
村鎮細描	238	牧童的夢	249

## 第八卷 人物篇——男性

羣衆		中年人	276
接觸人物的興味	251	青年	
獻祭的羣衆狂瀉	252	兩個青年的對比描寫	278
動作特寫	266	青年的姿態	279
老人		古代青年	280
青年的情懷	272	青年特寫	281
老人	274	青年	282

青年學生……………	286	兩性描寫	
青年曲*……………	289	兩性混合的描寫……………	302
軍人(及其他)		維持序詩*……………	303
軍人及其他……………	291	在山路中……………	304
農民……………	293	河中小景……………	308
店員……………	295	跳舞詩……………	309
乞兒……………	297	兩性的熱戀……………	309
男性特寫……………	300	你和我……………	312

## 第九卷 人物篇——女性

羣衆		女性特寫	
在工作中……………	315	女性的憂鬱及其他……………	339
兩人以上的女性……………	320	姿態和動作……………	342
古代女性……………	324	女性美的特寫……………	351
老婦人		女人的風……………	356
老婦人……………	326	女性戀	
醜婦與乞兒……………	328	一個女性……………	359
中年婦人……………	329	你說你愛我*……………	361
悲劇的女性及其他……………	331	洛萊神女*……………	363
青年		女性戀的描寫……………	364
健美的女性……………	331	兒童	
青年女性……………	332	兒童……………	366
青年的女性美……………	337	死孩……………	368

## 第十卷 對話與戲劇

對話		戲劇的碎情……………	378
對話方式的種種……………	371	戲劇的對話……………	384

<b>場面</b>		<b>人物表與時間地點(二)</b> 401
第三場 .....	392	<b>劇中人之性格與穿扮</b> ... 403
戲劇中的人物 .....	393	<b>序幕</b> ..... 406
戲劇場面說明(一).....	394	<b>歌劇詩劇與啞劇</b>
戲劇場面說明(二).....	396	歌劇詩劇..... 410
<b>人物</b>		啞劇..... 414
人物表與時間地點(一)	399	

註有\*符號處是詩歌的特記

# 第一卷

## 節季進行曲

\* \* \*

### 初 春

太陽在莊嚴的向遠處的樹顛下落。一片薄霧浮在嫩綠的草原上頭，只有森林還是含着牠的陰鬱的神情，寂靜同在冬天似的在牠上面翱翔着……

暗色的椴枝當中點綴着一顆顆的淡紫色的樹芽。(1)

春已歸來。蓮馨花與車錢草正在淺草叢中開花微笑；雛菊，覆盆子之屬點綴着溝上林邊；和風過處，林樹就都落着一陣陣殘紅的香雨。

在休息了許久的田裏，犁頭盪着一道道褐色發光的犁路，農夫已然將他們的農具置在院中。人人希望着的和平時代終於來了！……

在蔚藍的天空，百靈之羣，在用牠們的愉快的歌聲喚人工作，田地貪婪的張開着嘴預備接受富

[ 1 ]



有生產力的種子。(2)

春天，有恩澤的空氣，壯嚴的景色，自然之母  
一手做成的到處可見的變形，聖潔蒼白的空間，凡  
此都以一種新生的感覺來充滿着心靈。(3)

今天，却是春天，飛蛾繞着燈光飛着，和風在  
給房間送着溫香！……在初生的木葉後面，皎潔的  
日正在上升。(4)

小春天氣的太陽，把水晶般透明的天空微微  
鍍上了金，穩靜的暖氣，把已經不留餘味的薑草的  
香味蘇醒了，又把秋天的空氣柔和了。(5)

地上充滿了三月和紫羅蘭花的香氣，釣鐘草  
從濕地上發出芽來，田畝間盪漾着淡紫色的光彩。  
(6)

以上寫初春共六例。第一例寫初春的樹林。第二例展  
開的，是一幅初春的小景，色彩非常鮮明。第三例一般的  
寫春，第四例則是寫春夜。第五例寫小春天氣的風景。第  
六例寫三月。

## 新年曲 (Shelly)

孤另的剎那，年死了，



哀悼吧，痛哭吧！  
歡樂的剎那，儘管笑，  
因為年不過正酣睡；  
看，她睡裏微笑，  
是嘲你不合時地流淚。

\*

悍婦般的死色的冬季，  
今日蕩漾着嚴寒的此地，  
宛似土壟中棺裏的死屍，  
被地震左右搖曳。  
莊嚴的剎那！高聲地哀號吧，  
你的母親已逝去。

\*

小孩的懸在樹梢的搖籃，  
為野風激蕩而搖擺；  
且安靜而溫存——這樣地  
那嚴冬的氣息撫慰着年。  
戰慄的剎那，她將起身，  
眼中含蓄着新的愛情。

\*

正。月。面。色。蒼。蒼，  
像。那。挖。墳。坑。的。人。在。她。墓。旁；  
二。月。抬。着。屍。架，  
三。月。悲。哀。地。嗥。哮，發。狂，  
四。月。號。泣。着——但，哦，剎。那！  
五。月。的。鮮。花。放。葩。吐。芳。

英國詩人雪萊的這一首詩，在“新年”的標題下，涉及了整個的冬季，並一月至五月的說明。他的說明，都是想像的隱喻。而在結末的五月，謳歌着“鮮花放葩吐芳”的時日的到來，寓意是深遠的。

### 春 之 歌（夏美夏伐支）

燕子又歌唱了，又哀訴了，  
林木又套上葉的衣服，  
園裏的玫瑰又抽出新芽：  
這是樂極的淚啊！

\*

山的四周圍都蓋滿了花蕾，  
而且野花又已開在籬笆上……  
但是，咳，我的老祖國呀，

你也能立刻再開新花麼？

春是可以重來的，再開花的故國呢——作者是因景生情，引起了對故國的悲思了。

### 異域思鄉 (Browning)

要是在英倫呵，  
那邊如今正是四月，  
在英倫呵，清晨早起  
定可以無意地看見  
環繞榆樹的低枝  
與矮樹嫩葉既生，  
金絲雀在樹上歌唱，  
在英倫呵——如今！

四月去後；五月來到，  
白領鳥與燕子都在忙於築巢！  
我家園中盛開的李樹  
斜向田野，把掛在曲枝梢頭  
的露珠與花朵灑向地上的黃花，  
聽呵，在那裏有隻伶俐的畫眉；

他每支曲兒都唱兩次，  
不然你將疑惑地不能再捉  
那頭次美妙的天樂！  
那白露磷磷的草地  
將放明媚，當午暖喚醒  
金杯，這種兒童喜愛的花  
比這些炫耀的豆花鮮豔得多呵！

英倫的四月與五月的風景的追憶，於此，便反映了作者的思念故鄉之情。

## 春之戀

是三月底前，在我第一次見你之後不久——  
還沒有夢想你對我會要怎樣的時侯——我就已經  
默默地，自私地把你牢記在我的心中了。我偶然渡  
過了露西亞的一條大河。冰還沒有破裂；正是天氣  
溫暖後的第四日。雪到處地化着——穩然地而又  
徐徐地；四面各方都有水在奔流；無聲的風在柔和  
的空氣中迷了路。天和地都一樣地沉浸在不變的  
乳白色裏；沒有霧也沒有光；在這遍白中，沒有一  
件東西顯得分明，無論什麼看來都像是切近而

又不清。我把車兒留在老遠後面，急急走過河面的冰，除了我自己的脚步的悶悶的踐踏聲外，再也聽不見別的聲音。我前走，四面各方都被早春的最先的氣息，最先的震激包裹着……由向前的每一步中，由向前的每一動彈裏，便逐漸地獲得了力量，一種喜悅的震顫跳起來了，而且生長了，我心裏的一切全成爲領會不得的……牠拉着我，牠催着我去，我心裏的喜悅的洪流是如此之強，使我終於立定，以詢問的眼睛回望我的週遭，好像我會找見我之狂喜的心情是什麼外在的原因一般。……一切都是柔和的，素白的，懈怠的，但我却抬起了我的眼睛；一羣飄浮在高高的天上的鳥兒向我們飛了回來。……“春天！歡迎春呵！”我大聲的叫：“歡迎呵，生命和戀愛和幸福！”而就在那會兒，你那令人感到甜蜜的，擾亂不安的影像，突然地像朶仙人掌花一樣地在我的心裏茂盛地開放了，開放了，長大了，使人感到迷亂地姣好而且華麗，於是我便知道了我愛你，只你一個——我完全飽充着你。……

春天是戀的節季，溫格涅夫的一節散文，就是說明

這一節季的大自然的生長性，活潑性，以及可愛性。同時更說明了這一節季的自然現象給予人們的在感情上的影響。全文在自然現象的描寫上，以及心理和自然現象合致的開展上，都是寫得有聲有色，恰到好處。

## 四 月

四月的太陽，吊下來一般的落在窗架上。我母親的白髮光閃在銀色中。她額邊的柔軟的捲髮中，漂漾着金色的波紋。白白的窗簾，隨風飄蕩，反映在窗中的玻璃上。地上高高的榆樹，在美麗的嫩葉中，不絕的簌簌的時高時低，發出小小的聲音。嫩葉的影，時濃時淡，和聲音合着拍子搖曳。這里屋子裏的牆壁，也似吐着‘踰越節’(Passover)的香氣和乳香和‘沒藥’(Myrrh)的氣味。(1)

到正午還有一小時，這天朝上有遮沒蒼空的綿花般的雲片。照四月的天氣，是有些暖得太早了。濃香的灌木滿園都是；只是爲黃色的薔薇的樹枝隔斷的密生的花叢。薔薇有爬上紫丁香花的幹上，有在它的枝和枝間突出了頭，也有結成交連着的練和花環，花綵落進在紫丁香的枝間。花叢的

根間，有佛羅稜斯種的菖蒲，從純綠色的劍形的葉間，把它的高傲的花冠高抬着，三種花香，互相混合，成了一個深深的調和。我即刻注意到了，因為那髣髴音樂中一個諧音所包含的三個音符般，在我的過去的記憶中，明明白白的遺留着。除了燕子的噪囀，此外什麼音都不能打破這一個沉默。屋只在針松的樹間，看見一個頂，燕子像蜂擁簇於蜂窩上般的，在屋的周圍羣集着。(2)

以上二例寫四月。第一例是一般的描寫着四月。第二例寫的却很精細——大體可以分爲如次的六小節，一是天氣的敘述，二是寫丁香花，三是寫薔薇，四寫菖蒲，五是香味的總的描寫，精密深刻，想像力亦強，六是寫燕子。

## 五 月

這五月的月光，照亮了那洋台的玻窗。渴想着夜來的空氣，開了窗，靠住欄杆，深深地呼吸着夜來的冷氣。一種不能界識的安靜統治着下面的山谷裏。而那馬傑拉山，仍然披着白雲，牠的莊重的和單純的輪廓，像使天色份外的青了。加地格勒爾也像一羣羊似的圍着禮拜堂睡着。一個點着了燈

的單獨的窗戶，發出一點帶黃色的亮光。

五月的山中之夜，特殊注意的描寫了山的輪廓的特性，和光色的映襯。

### 一個夏天的早晨 (Davids)

當一個夏天的早晨，  
我睜開了一雙眼睛，  
我那鳥椽不羈的神志，  
便向那清澈潺潺的流水飛行。

≡

去聽那玄鳥，杜鵑，百舌，  
或其他鳥鵲的歌聲，  
並聽那無舌無喉的木葉，  
終朝發清韻。

\*

迨及鐘鳴報我眠時近，  
便獨自歸房寢，  
那時我心裏，包藏着無數鳥歌聲，  
却有一調兒，是我獨成之韻。

這首詩完全是聽覺的描寫；從悅耳的夏天的聲音中，



寫出夏天早晨的可愛。

### 夏之夜 (Shak'speare)

紅花睡了，白花也睡了；  
宮道旁的柏樹也不搖動了；  
斑花雲石池中金魚也不霎眼了；  
火螢醒啊，你也醒吧，隨着我啊。

\*

乳白的月光慘淡如幽靈，  
幽靈般她微弱地照着我，

\*

大地整塊仰臥向羣星，  
你的心也整個兒露開向着我。

\*

靜默的流星飛過了，留下  
一線光痕，如你的思想留給我。

\*

蓮花袖起她所有的芬芳：  
跌入湖水中央；  
我的愛呵，你，你也收拾好。

跌入我的懷中，溶化了吧，和我。

這一首詩是先寫夏夜的景物，從景物轉到愛情，是一首夏夜的情詩，所以歸結到“溶化了吧，和我”。

## 夏 天

暗示夏天的輕風，悄悄地望着街上吹過。綠色的樹梢，顛盪在深色的蔚藍裏面。姑娘們衝破黃昏，很輕快地走着。(1)

是炎熱的夜晚，暑氣妨害人的呼吸。淡紅色的陽光躺在菓子樹上，青色的雲彩飛騰在天空，一片紅光在叢林的枝葉上閃耀發光；那兒有高大的喊叫聲。(2)

半夜了。在房頂的蘆葦上邊，在塵土中，雨點，笨重地，稀零地，在壓打着。一隻蟋蟀在穿綴着一篇急促的故事。在屋裏的黑暗中，熱的訴苦聲，被抑制着，嗚咽着，又流動起來了。(3)

以上共三例。第一例一般的寫夏。第二例寫夏的黃昏。第三例寫夏夜的雨。

## 夏 之 海

沙灘被陽光所照，顯出如像粉筆樣的白色。在曠大的憂鬱的大海鏡面之上，白熱的天空，好像要降下來似的，每秒鐘工夫，都好像要被那陪伴着那無名的，將臨的，大災難底的死樣的寂靜的一部份的重量，壓沉下來一點兒似的。那些鋪沙的海角，同那大而靜的港灣，在那黑的岩石頂上升起了像城堡一般的，牠們頂上長着的橄欖林，襯在白熱的空際中，那態度像是在發怒或發狂。從岩石上伸長開去的，像一個妖怪預備着要撥人樣的，那車布柯，同牠的許多機械，現出一部份可怖的形像。在那桁架與繩子的錯綜之間，可以看出那些漁人穩重地，不動地，同黃銅樣的，俯身於水上，而在他們的悲苦的生命上，還掛着那死神的鐘。

這一例約可分四段：一是自然的天空，二是大而靜的港灣，三是捕魚機的怪形，四是人們的活動的編寫實。

## 秋 天 (耶戈洛夫)

多雲的秋天！裸體的樹林！  
因了風喧噪，他好似悼歎，  
想念着豔冶的春天，美麗的夏天。……

地面上遮滿了污泥，  
困倦的藍的天色都陰沉了，  
地上的太陽隱藏在雲裏；  
無人的田野，孤獨沉寂，  
只有風在上面飛號了。

這一首小詩，很經濟的把秋的景象和情調全寫出了，  
並回顧到春和夏。

### 秋 (Storm)

遠向金字塔之鄉，  
雁羣已經超海而去！  
燕兒已經別去茫茫，  
便是雲雀兒也已把歌兒停住。

\*

滿懷暗恨而長嗟，  
西風躑躅最後的綠畝；  
甜美的夏日呀，  
呵，她去了，去了！

\*

見過你幸福的深林，

已爲暗霞吞去了；  
全被烟霧與薄明，  
美的世界的潛形漂渺。

\*

僅僅有時陽光到臨，  
照徹烟霞不已，  
於是舊歡的一線光明，  
始流照於山巔與谷底。

\*

於是光線耀林蔭與平原，  
使人們猶可信賴，  
冬的愁苦的那邊，  
美好的春華遙遙可待。

這一首秋抒情曲，不僅寫了作者在秋的蕭條景象裏的悲懷，也引起了夏日的追念，以及燃燒在內心的春的來到的渴望——人生也是如此啊！

### 秋 曲 (Koats)

霧氣洋溢果實黃熟的秋！  
你同成熟的太陽是良朋，

你們同用了纍纍的珠球，  
點綴起茅簷下的葡萄藤；  
你們使蘋樹負密實彎腰，  
使榛實生甜核仁而漲胖，  
使葫蘆腹大，使一切果實臉紅；  
你們爲蜜蜂開遲結的苞，  
使牠們以爲永遠有暖陽，  
雖然夏已填滿牠們的黏巢中。

✱

你的貯藏中可以看見你；  
出外訪你的人可以瞧到，  
你自在的坐於倉邊場地，  
頭髮隨着簸穀的風輕飄；  
或爲鶯粟花的濃息所醉，  
你酣臥於半刈的田溝裏，  
鏟刀放在第二行穀子的下邊；  
有時你肩負穀袋而駝背，  
影落水中；或守着榨酒機，  
你耐性瞧着徐徐滴下的漿點。

春歌那里去了？那里去了？  
不提罷，你也有你的音樂，——  
當扇形的雲隨落日光耀，  
分輝到只餘穀根的阡陌，  
這時河干柳樹下的小蟲，  
同揚起牠們怨訴的歌聲，  
時高，又時低，隨了微風的生滅；  
羣羊嘻笑着馳下山峯，  
籬蚤與園裏的紅襟齊吟；  
叢飛的燕子在空中呢喃不歇。

這一首詩的內容，和前一首是相反的。前詩是只理解到秋的蕭條；這一首詩却歌詠秋的充實。作者從正側面刻劃了一幅秋的形象。

### 十月間的風景(Rollinat)

雲升了，  
葡萄鮮紅似血，  
纏繞着牠的瘦削而赤裸的長臂，  
於縐眉的高枝上。  
樹木都黃落了；

茅店的門閉着，  
半醉的灰蝶，  
倒在已死的花心裏。  
池中的苦蓮，  
萎的草，喘急的羽蟲；  
以及紫色的客燕，都不勝悲咽，  
遁向茫茫天涯。

那岩石的鄰近，  
山雞紛紛回巢；  
鴛鴦圍了涸灘，  
不住蹂踏碎裂的赤土。  
抑鬱而含死氣的白楊，  
瘦得似一捆枯柴，  
孤鶻作巢其上，  
隱約於蒼白的天色中。  
童禿的山谷內，  
寂寞的沙灘邊，  
一羣野鶴飛過，  
打動靜穆大氣。



老婦獨立池畔，  
兩眼含愁，  
已不能明視了，  
她的青春，逝而不見。

描寫秋的悲涼的景物，風格樸素；最後因景物的描寫，而歸結到對人生的感想。

## 九 月

秋天終於到來了！天空陰暗的時候，愈加多了起來，四周的田野，沉在霧的薄暗中，雨水的流騷騷地滿着地面，這雨聲單純得如哀傷的，樂聲似的，反響在地底下。

這時是九月裏。夏漸漸衰落了。秋漸漸的在接近來了，這是一年中最好的時節。是由熟了的葡萄上散發出一種迷醉，瀰漫在空氣中的時節，這時節的魅力，漸漸溫暖了我的心靈，把我支配了。

我的面前來了光華的九月，我們那時正在那柔和燦爛的無雲的天空之下的一條大河——可不是露西亞的——岸上的一個遺宮裏荒涼的，仍有花木的園中走着。呵，怎樣把我們所感的寫成字

呵！流個不休的河，孤獨，平和，幸瀟，一種色情的憂鬱，狂喜的震激，生疏的單調的市鎮，滿是陽光的高高的樹頂上的穴鳥的秋聲、溫柔的話語，微笑，看望，悠長，嬌柔，深入到人之靈魂的極深處，還有美，我們的生命裏，我們的週遭，四面八方的美——這是超於字語之上的。呵，我們在情感的重力之下俯伏着頭而默默地坐着的長橈呀——我到我死那時辰都忘不了！還有那些由我們身邊經過的面貌溫和，口裏說着簡單的問好的話的少數陌生者，飄浮着的沉靜的大船（有一條上——你還記得嗎？——有一匹馬立着，幽思地凝望着流動的水，）靠岸的微波的嬰兒一般的喋喋聲，渡過河而傳了過來的遠處的狗吠聲，胖軍官像蚱蜢似的張着兩臂，屈着雙膝在那兒教練紅臉兒的新兵的喊聲，這一切，是如何地令人高興呵！……

## 十 月

窗外是秋天——降着沒有片刻休止的雨，在那細小的玻璃線絲當中，街燈的燈光，震動着，如巨大的肥蜘蛛一般地，放着黃色的光，在顫動着。（1）

橫街裏的馬車，冒雨走過，角落裏，燈光溫和地撫着窗上的給雨打濕了的玻璃。後來，重復給雨滴所拉進來一般的騷音，秋天的庭園的憂鬱的雜音也復活了，街燈的黃色的蜘蛛再行開始張開了玻璃的蜘蛛的巢。(2)

高憑天際的月兒，把她的皎潔的光輝，瀉在那已經入睡的荒野。溼原之上，成林的榛樹，戴着一頂輝耀的冠蓋。那些沿着大路排成縱橫不絕的兩行的樺樹的巨幹，同銀籬似的閃光。萬籟已寂，鳥兒不歌。秋之和平，夜之和平，在原野上翱翔。僅僅一隻蟋蟀唱着，僅僅一隻受驚的地鼠在深草叢中奔逃。(3)

鄉下的房子，一家一家的把百葉窗關上了。路上，許多搬家的車子絡繹地往來，公共馬車上載着許多包裹，車子的月台上堆着許多草木。秋風吹來，樹上的葉子墜地亂滾，天上的雲兒，也在空中亂滾，收穫過後的田間，剩有高高的稻草架子。果子園的果子摘完了，綠色全無，園子顯得小了。園後的茅屋的門關了，紅色的晾衣平台表現出愁慘的景象。還有屋子旁邊的鐵路，光滑滑的沿着

灰色的樹森，呈出旅行的一道黑線。(4)

以上四例寫十月。第一例寫秋雨。第二例寫秋夜。第三例寫秋夜的寂寞，如繪畫一般的把景物描寫了出來，詩意極濃。第四例寫收割以後的晚秋風景。

## 十一月

這一天的天氣很晴和，太陽當空，下映着一層銀色的薄霧，縹繞着樹林，樹上的黃葉還未落盡，高高地露出許多鳥巢，與許多寄生植物。啄木鳥啄樹的聲音活像錘刀錘物，與樵夫伐木的聲音遙遙相應。(1)

庭前松樹中，飛來了白頸鳥，當着靜寂的午晝，婉轉啼鳴。重重的撼動大地的濤聲，時時入耳。這濤聲，這射入檐下的日色，都令人感到秋光已老。(2)

近九月末的一個黃昏，黃葉在路上發響。秋風在空枝樹間打顫。日光同一些發光的虫似的在地上遊戲。一條斜坡幾乎是筆直的落向河裏，河水是被一些垂柳掩住不能看見。一種輕輕的潺潺聲隱約可聞。(3)

十一月也將近月底了。‘悶死的夏’已經完了。

白光在潤濕的田野和平靜的高傲的小丘的輪廓上  
擴展開來，橄欖樹迷糊的浮出在銀霧之中，蒼白的  
煙絲在靜靜的天空中到處昇騰着。頑皮的風颯颯  
的吹來，每回都把樹葉打出簌簌之聲。其他一切都  
是靜默和平。(4)

空氣好像葡萄酒一般的柔和。不論怎樣，這不  
是十一月……而是三月間的天氣。天上藍得透明，  
路旁的水潭也是閃閃的被那太陽晒着。我們，沿着  
白楊樹的道路走去。這些樹木長在道路兩邊，都是  
古木參天，而且很少的殘留着戰爭的痕跡。……最  
多，也不過是偶爾欠缺一株的程度。這種地方已經  
差不多屬於後線的兵站區域，所以不像前方一般的  
滿目荒涼，這也是不足奇異的事情。我們從那最  
慘淡的地方每天一尺一寸地走着，方才退到了這  
樣的場所。……太陽照在這塊茶褐色的幕布上面；  
我們沿着黃色的樹蔭走着，那些樹葉——好像替  
我們祈禱一般的——不斷的落在我們身上。也有  
幾片，恰巧的落在幕布的裏面。(5)

以上寫晚秋，共五例。第一例是晚秋描寫，兼及秋色  
秋聲。第二例寫已老的秋光。第三例是秋末的素描。第四

例寫十一月。第五例寫戰後的十一月。

## 秋 的 哀 詞(列瑠)

好春,你去了!

無處,無處你可留住!

往日的好花天天,

。 。 。 。 。 。 。 。  
今是秋聲悲起之處。

•

淒風吹渡蓬蒿,

悲慘如泣;

自然的死的悲號,

在衰林冷顛着去。

•

又是,這等忽忽!

於是我消去一年了。

林中有聲低問:

你的心兒尋着了幸福否?

•

林聲,很奇怪地,

你中了我的心腸!

忠實地每歲攜來，每歲  
枯了的葉兒與枯了的希望。

同樣的，這一首詩是描寫了人生的悲涼之感。把人生  
寫得很陰慘的。

## 冬 日

冬日遲遲猶在床，  
看似個凍赤頭顱，惺忪模樣；  
微透光芒，但一二小時，便又變  
一個血一般紅的橘子，沉落西方。

★

耿耿明星未已，  
朦朧中，我早起；  
赤首身兒戰慄，  
傍蠟燭寒光，洗澡，穿衣。

★

時或傍火坐，  
徐徐溫我寒僵骨，  
時或駕鹿搖，  
出戶探寒域。

❦

乳娘見我將出門，  
替我裹上圍巾，戴上帽子，  
寒風刮面如火炙，  
帶着寒沙擊鼻。

✱

如銀的雪地留着我一步步的黑印，  
寒空裏吹氣便凝，  
山，湖，屋，樹，盡凝結，  
宛似個婚筵喜餅。

這是冬日的記事詩，寫一個小孩的冬日的出遊，從他自己的經驗裏，寫出冬天的景物。

## 冬 暮(Bridges)

天。色。漸。頹。唐，  
一。日。告。終。局，  
但。見。天。垂。暝，  
不。見。日。沉。落。

✱

朦。朧。暮。色。凝，



沉沉出巷頂，  
磷磷歸車聲，  
聞聲不見影。  
\*

田有耕作機，  
喘急且呻吟，  
冥天低復低，  
漸與機煙泯。  
\*

道旁翠樹枝，  
飽吸黃昏露，  
入夜潛點滴，  
通宵不復住。  
\*

室有頤長人，  
終日倚中伏，  
自知自生世，  
春陽難再沐。  
\*

彼生多辛勞，

心。力。已。憊。悴，  
有。時。試。舉。步，  
眩。然。身。欲。墜。  
\*

回。思。少。壯。時，  
晨。光。鮮。且。曄，  
今。茲。鼓。餘。勇，  
爭。此。悽。惶。夕。

冬天的景物，牠的衰頹之象，正象徵了人類的暮年，本詩就是把這兩方面混合起來書寫的一首冬季抒情曲。

## 初 冬

冬天近了。牠帶着牠的冷，風，雪和無名悲容這些令人愁悶的隨員前進着。人們，在大自然的懷中度過了他們的童年時代的人們，從來不會無病呻吟的人們，對這秋的凋零景象，雖是強自抑制，也不免有點黯然。夜開始變得可怕地長起來。寂寥同一隻饑鷹似的，在他的屋子上面翱翔，漸漸縮小牠的飛行範圍，牠的翅膀差不多要打着他的臉孔。(1)

這是嚴寒的一天，可是大地是清明而陽光普照。薄霜蓋着樹枝，一種蒼白的微紅的回光瀉在雪上。(2)

第一例寫初冬與人們在感覺上的影響——寂寞之感的想像化的冷描。第二例寫一般的冬天。

## 仲 冬

感到了暮光的寒朗中將來的初雪的預兆。枯葉疊成的厚厚的絨氈，橫在兩列樹排下，那樹的赤裸了的枝梢，在太空中顯示出了突立的輪廓，

天風掀起了她們的面網，而小草的細莖也徐徐的搖擺着。這正是仲冬時節。繁花正開的石榴樹高拱於藍天之下，而海水也帶着一片半沈在薄霧當中的島嶼，穿過樹枝，遠遠的現出來，

## 冬 末

午後的天空爲濃氣所蔽，在尚未逢春的赤褐色的叢林上，映上了死一般淡白衰微的光。枯葉和新芽，萎枯了的小枝嫩綠的杈枝相雜交着，成了死的新生的密密編成的一團，在漚皺的水流上，在表

示出象徵的對照的矮林中天空也淡白衰微的懸掛着。(1)

村子在靜躺着。那些窗子把一種微紅的光輝投在蒼白的月光瀉照着的雪上。這兒那兒，雪擱留的痕跡同一些白帶似的展在地面，掛在教堂屋簷的冰條不時的把牠們的閃光的影子投在那些黑暗的牆頭。(2)

河剛剛解凍，河裏的水是污濁不堪的，灰色的。脆弱的冰塊在河裏順着水流着，漩轉着，帆船向前追趕牠們，牠們相互碰擊得刺刺的響着，風不斷的一陣一陣吹着，把帆船搖動如像“浮標”一樣，三月間的太陽，躺在破碎的冰塊上放出潔白的光來。帆船載了許多重的東西，桶子，麻袋，箱子，帆船上升得有帆。(3)

以上共三例。第一例寫冬末。第二例寫雪與冰。第三例寫河中的冰塊。

第二卷  
天象描寫

\* \* \*

春風(俳句)

春風呵，雖然草長得很深，總是故鄉呵！

風的歌(Rosati)

誰看見過風麼？

不是我也不是你。

但是樹葉顫動的時候，

我們知道風在那里了。

\*

誰看見過風麼？

不是你也不是我。

但是樹木點頭的時候，

我們知道風正走過了。

這一首詩是側面寫風，風事實上也祇有如此寫。

## 西風歌(Sh-lly)

哦，不羈的西風喲，你秋神之呼吸，  
你雖不可見，敗葉爲你吹飛，  
好像罔兩之羣在詛咒之前逃退，  
黃者，黑者，蒼白者，慘紅者，  
無數病殘者之大羣：哦，你，  
你又催送一切的翅果速去安眠，  
冷冷沉沉去睡在他們黑暗的冬床！  
如像——死屍睡在墓中一樣，  
直等到你陽春的青妹來時，  
一片笙歌吹遍夢中的大地，  
吹放葉蕈花蕊如像就草的綿羊，  
在山野之中灑滿着活色生香：  
不羈的精靈喲，你是周流八垠：  
你破壞而兼保護者，你聽喲，你聽！

\*

太空中動亂嶽崎，  
鬆散的流雲被你吹起，

有如地上的落葉辭去天海的交枝，  
那是雨和電光的安琪：  
在你那青色的雲濤之巔，  
從暗淡的地平以至太空的中點，  
佈滿了欲來的暴風雨之鬚絲，  
如像猛烈的預言者之頭怒髮上指。  
夜幕將閉，將爲這殘年之大坟，  
以你所聚集的浩莽的雲波爲其圓頂。  
從那窒稠的浩氣之中，  
將有黑雨電光冰雹飛進；  
你是這苒苒將死的殘年的挽歌，  
你不羈的西風喲，你聽，你聽！

\*

青青的地中海水  
睡在那巴延灣中的浮島之邊，

(註)巴延(Baia)羅馬中部濱海之一小鎮。

夏日的燦爛晶波  
搖漾地夢着那古風的城樓宮殿，  
樓殿在波中的烈晝閃颯，  
帶着一身的苔綠花香，

盡裏韶光，薰風沉醉，  
海水的夏夢被你吹回！  
你又吹破了大西洋的平衡，  
掀起了一海的狂濤巨浪，  
深處的苔花藻葉本不青蔥，  
聽着了你的聲音，立地便愴惶沮喪，  
苔藻在戰慄而相憑陵：  
不羈的西風喲，你聽，你聽！

\*

假使我是一片敗葉你能飄颺；  
假使我是一片流雲隨你飛舞；  
假使我是在你威力之下喘息着的波濤，  
分受你力波的靈動，  
幾乎和你一樣的不羈；  
假使我如還在童年，  
能爲你飄泊太空的風雲的伴侶，  
那時我的幻想即使超過你的神速，  
也覺不算稀奇；  
我決不會如此地哀哀求你。  
啊！你吹舞我如波如葉如雲罷！



我生是創鉅痛深，我是血流逼體！  
時間的威權嚴鎖了我，重壓了我，  
我們太浮，太傲，太和你一樣不羈的。

\*

請把我作為你的瑤琴如像樹林般樣：  
我縱使如敗葉飄飛也是無妨！  
你雄渾的諧調的交流  
會從兩者得一深湛的秋聲，雖淒切而甘芳。  
嚴烈的精靈喲，你請化成我的精靈！  
你請化成我，你個猛烈者喲！  
你請把我沉悶的思想如像敗葉一般，  
吹越乎宇宙之外促起一番新生！  
你請用我這有韻的咒文，  
把我的言辭散佈人間，  
如像從未滅的爐頭吹起熱灰火燼！  
你請從我的唇間吹出醒世的驚號！  
嚴冬如來時，哦，西風喲，  
陽春寧尚迢遙？

“西風歌”是作者的大詩篇，在詩裏，是反映了作者偉大的思想，偉大的希望。“西風歌”是把一種偉大的“新鮮

的風”給予了世界，從全詩的熱段，最鮮明的可以看到。

## 風的一般描

在禮拜堂的園子的入口處，四株白楊在站崗；  
被風給壓彎了，他們對着乾燥塵埃的大地行敬禮，  
拱身向着那雪的連山的高峯聳立着的昏濁的遠  
處。褐色的草原，金色的太陽在上邊氾濫着，是一  
片的空曠，風的單純的呼嘯，乾草的溫和的聲響，  
把您呼喚向牠那裏。(1)

每每到中午時，太陽忽的失了光輝。於是乎海  
灣同大海上彷彿凝結得同鎔鉛一樣，一片棕色的  
塵雲垂直的展開，團團的滾跑着；棕樹都吹彎了，  
天色全失，只聽見那些石子在畜生的後股上跳擲。  
(2)

在這柔順的肅靜之中，只有那平順的海底單  
調的浪聲可以聽到。向着那玻璃窗，有橄欖的枝  
條在隱約地搖晃，爲日光照成銀白色，鼓舞着那  
輕翻的影子，在白色的窗簾之上。有時候幾聲人語  
可以聽到，但都隱約不辨。(3)

怒風一陣一陣括到玻璃窗子上，街上被灰色

的雲霧籠罩着；在我的心靈上也是灰色的，枯燥乏味的。(4)

以上四例寫風。第一例寫風的一般聲影第二例寫中午的風。第三例從樹影的擺動上寫風。第四例，寫風與人類的感情。

## 暴 風

戶外忽然起了一陣可怕的暴風雨。風咆哮着，化作了一陣陣的狂風，窗玻璃板格格地響着，顫抖着，絕望的叫聲和咆哮聲給帶過了半空，好像或種半天上的東西忽然逃脫了羈絆，含了瘋狂的號泣，飛翔在搖搖欲墮的屋宇上。

在窗外是沁進骨髓似的風，一邊吹到了那圍着高高的石牆的，井一般的，病院細長的庭裏，一邊呼呼地嘯着；並且尋找所有的罅隙和裂窟，淒厲地吼着。即使不如此，那寬弛了的舊的窗框是在風裏顫動着，悲哀地發嘎了似的聲響。暴風的聲音，剛覺得高銳的音調似地轟的崩響着，即刻又在低微的吁鳴聲裏沉了下去。

風暴的預先的呼吸散佈了在遠遠的山峽之

中。羣山仍然在戰慄着，因為那站在牠們上面的神人也仍然是在戰慄在黑夜之不甯的靜寂中，祇有遠遠的歎息可以聽到。

## 風的全景

風由草原裏刮來，打在羣山的壁上；山脈像是一片巨大的幕，大地嘶嘶地叫着，穿過碧色的深不可測的深淵，向前突進着，將被風撕碎的雲扔在後面；雲的暗影在地面滑着，在地面上抓着，徒着地在想自制着，哭泣着，呻吟着……(1)

被壓得低低地，樹木帶着一種逃跑的神情，灌木如狗搖尾似地，振搖着牠們的枝子，躺在煙霧塵塵的黑色的大地上面；乾燥的響聲，嘶嘶的聲音，吼吼的聲音，不竭地流動着，鷓鴣叫着；吃飽了的烏鴉啞啞地噪着，田裏的蟋蟀不停地鳴着，而人聽見高大勇猛的可薩克人在喊叫，如同他們在御制着這一切似的。從赤裸裸的草原那邊到來了打麥女們所割掉的金黃的麥莖，在村莊的空地刮轉着灰色的狂飈，飄飛着鳥羽和被太陽曬焦的葉子。(2)

太陽急速地露出來，也同樣急劇地沒滅了，

而追逐着飛跑的大地，且已經疲勞，他被壓過去，慢慢地從天上落到西方煙霧氤氳的渾沌中了。在西方，也是雪峯的高山在聳立着，在西方，如大田一般沉重的濕雲在湧着紅潮。(3)

這一例可以分作三部分。第一節，寫風是怎樣的從山上吹了下來。二是寫風來後大地上一切的聲音。三是寫在風中，怎樣把視線轉向遠方。

## 春 雨(排句)

春雨來了，噢刺的鴨呷呷的叫着。

## 梅 雨(千家之慶)

樹木浸在霧的中間，  
晴天所看不見的美。  
雨下了，  
淅淅淅淅的。  
梅雨天的美呵。  
樹木看去恰是城堡似的。  
\*

黃鸝啼着，

靜靜的遠遠的聽到。  
我想這靜，  
啊，這個大氣的靜，  
甜的靜呵！  
靜即是美。  
\*

霧裏的樹木的靜的形態  
伊們也恍惚的想睡罷！

寫梅雨天氣的自然界，情調極幽美之至。

## 雨的一般描

那邊——落起雨來了。真地落起來了。雨絲織成了布片，凝成了柱石，經過荒郊。流到街上去；隔着雨絲的網，什麼也看不見。窗外——雷鳴和打擊着地面的雨聲。獄舍幽寂地在震顫，——古舊的獄舍，被風雨推迫着在洗滌過的地面上匍匐，傾斜地似乎要溜到那邊街中去。然而自己也覺得恰如投了網的魚一般。(1)

風在虎虎的叫喊，只有路燈的火光在顫動，暗灰的天空也好像在顫動，他正以細如塵埃的十月

## 之雨灑向大地（2）

我走到院子裏，寂靜地懶懶地却又很緊急地正飄着細雨，在空氣內，夾着一股煙氣，燒了森林的煙氣。已是夜半了。對面的窗戶是開着的，微微的燈光在閃耀着，有一人在那裏獨唱着。（3）

雨打着窗上的玻璃，風呼呼地呻吟着，並且，當雷電的閃光照明着街上的玻璃的開黑，淺清的灰色的光線突入到薄暗的房子裏來時——就不免令人以為那花從窗限上掉了下來，一切的東西都好像在顫抖着，溜過地板，閃着門上青白的斑點，移動着一般。（4）

以上四例寫雨。第一例，是一般的寫雨。第二例寫十月雨。第三例，寫夜雨的情調。第四例，寫雷雨。

那天空，金鋼鑽一般地澄清，彎彎地如一個大穹窿，覆照在那浸濕了水的大地上。在透明的空氣裏，仍有熹微的光針流蕩着。星星出來了，是一顆一顆地出來的，好像在那看不見的燈桿上搖曳一樣。

敘雨後景色，清新有致。如‘透明’，‘熹微’，‘光針’諸形容詞及名詞，選用的尤為美麗適當。

在那反映着柔和的陽光的路上，冷空氣使人們打寒瘧。周圍那些波浪樣的小山，披上了翠綠，被那雲隙中照下來的燦光，照得滿山的條痕。這裏那裏，有大的水潭，反映着淡淡的天光，牠上面，有深翠的顏色，在一片一片的白雲之間顯開。一棵小樹，還在滴着水珠，也不時的被陽光照亮着。

敘雨後山野，筆致極雅淡之致。

## 狂風暴雨

甚麼也不能聽見。祇有那有力的風暴在空間之中怒吼。雷聲消失了，風捲起了牠的翼，雨的激流，從黑暗之中溪水般地流出，如同不斷的眼淚之洪水，以不可克制的憂愁之水災來恐駭着，似要吞食了，湮沒了這個世界。

一陣連雷帶閃的暴風狂奔在城市上邊；急風吼吼地叫着；從山的高處，一股急流，兇猛地，湧了下來，把街上馬路都給沖開了。風的叫嘯，雨的狂忿的波音，廢墟的哇拉哇拉的聲音，振搖着家屋，玻璃窗同玻璃窗相顛震着，房間充滿了一種藍光，一切像沉淪在濕的無底的深淵裏。(1)



一陣狂急的大雨，打在窗片上。那棵小樹可以看見牠在風雨中彎腰扭身，差不多在作一種圓環之舞，像有手在想將牠拔起來似的，牠在那周圍荒涼的不毛的，無生氣的，不活動的大地上，表現出一種自覺生活的奇特現象。(2)

暴風雨終於發作了。我聽着風聲的怒號，雨聲的淅淅瀝瀝，眼看着建築在附近湖上的教堂，怎樣在每次電光的閃爍裏，一回兒在一幅雪白的背景上烘托得漆黑，一回兒又在一幅漆黑的背景上烘托得雪白，最後又復吞沒在黑暗裏。……(3)

暴風雨早已過去了，星星出現了，四週萬籟無聲。一種我所不知道的鳥兒唱着不同的曲調，幾次反覆着同樣的歌詞。牠的清脆的，孤獨的聲音，在深夜的靜寂裏特別響朗；不過我還沒有走到床上去睡呢。……(4)

雷聲又爆裂了——一個短而促的雷聲，似乎那捶已從那打雷者的無力之手墜落了下來一般。風暴的聲音從山間戰慄着，沉鬱地在那山峽之中響動，而在山崖之下消逝了。另外的奇異的響音又在那兒回響着。(5)

第一第二兩例，一般的寫暴風雨。第三例，寫暴風雨中的情景。第四例寫暴風雨後的情景。最後一例寫雪。

## 雲的歌(雪萊)

我從滄海，溪澗間挾帶  
鮮嫩的陣雨以飲渴的花，  
又輸送光影到葉子上，  
當躺在她們的午夢裏時。  
露珠從我的羽翼裏揮洒出，  
在日光裏跳舞着的母親的  
懷裏動搖着時，牠們將  
每一朵芬芳的蓓蕾喚醒。  
我揮舞被細縛的冰雹的  
連架，染白澄綠的原野，  
再將牠融化為雨；  
當在雷裏行過時，  
我裂開我的嘴狂笑。

\*

我篩皚白的雪在下面的山嶺上，  
山嶺上蒼鬱樸鬱的松柏，

作牠們使人膽寒的呻吟，  
徹夜我的枕頭是皚白的，  
當我睡在狂風的臂裏。  
電閃是我的嚮導者，他巍然  
盤坐在穹蒼之室的頂上，  
囚繫在地穴裏的雷，  
一陣陣掙扎咆哮着；  
這嚮導者受了在紫色的海的  
深處盪動着的司命神的愛的誘惑，  
引導我在地球，洋海上微微地移動；  
任憑他作夢在溪澗，峻巖，小阜，  
湖沼；或原垌中間，那被他所愛的神  
總留在羣巒或川澤之下。  
那時候我曝曬在微笑的  
藍空裏，他正在雨裏消融。

\*

當晨星如死一般靜謐的照着，  
血色的朝陽睜開着他殞石  
似的眼，伸張他燿燿的翎毛，  
在我行駛的雲背上跳舞，

如一隻鷹在黃金的羽翼的光裏，  
突然從天空間飛下，坐在爲地震  
所搖動的鋸齒似的山巖上。  
當夕暉由下面的瀲灩的海裏  
吸收牠的安息與愛的火焰時候，  
那瑪瑙色的暮罩，從雲天的  
深處蓋下，我歛着兩翼在我  
空氣的巢中安息着，  
靜悄悄的如一隻孵卵的鴿子。

✽

那潛藏着白銀的火焰的  
球體的處女——凡人稱她爲月——  
於微風瑟瑟的中宵，  
在我的羊毛似的  
地板上輕輕地照踏過；  
她的目所不能見的足踏聲，  
祇有安琪兒能聽見牠，  
將我薄的帷帳的屋頂織物踏碎，  
繁星在她的背後偷偷地覷視着；  
我微笑着的看牠們輾轉

窺匿如一羣金色的蜂，  
當我展開風造的帷帳的破綻時，  
直等到靜平的河流，湖沼，洋海，  
如天上的紋彩由我穿過下墜  
都鋪蓋着月亮與星光。

\*

我用燿耀的縛  
將太陽的皇位維繫住，  
珍珠的帶將月后  
的皇位維繫住；  
當我旋風的旗幟展開時，  
火山將變成矇眛，  
羣星暈眩跟跄。  
我將日光的射線懸掛下來  
如橋樑般橫架在喧騰的海上，  
又如屋頂，山岳是牠的棟樑。  
當空氣的力縛在我席上時，  
我攜了狂風，雪，火，向那爲萬色  
的弓所築成的凱旋拱路進行；  
火球在我上面織牠柔軟綵衣，

潮溼的地球在我下面哂笑。

\*

我是地球與水的女兒，  
受藍空所護養，我透達  
汪洋與海岸的罅隙，  
受變化而不致殞滅。  
當雨後瑩淨的天幕揭開時，  
微颺與凸面形的日光，  
築成蔚藍的空氣屋頂，  
我在我自己的墓碑裏  
默默的微笑，由雨的地窖裏  
升起，如嬰兒從母胎裏產生，  
鬼從墳墓裏逃出，再把牠填住。

這一首詩是寫雲，作為雲的自述的形式，想像的表現  
雲的性格和生活的全部。

### 雲的一般描

太陽已經昇在我們上邊了；如同千萬的鳥似  
地度過着一簇一簇透明的雲彩。

天也好似故意的一樣，在傾盆的寒雨中，黑夜

降臨了大地，等天亮時，永是黑沉沉的雲塊，擦着地面亂飛。成爲這惡天氣中心的風，呼呼咆哮，搖撼樹梢，拍打墻垣。

空間被一層層雲遮蔽着。風把雲吹散成軟和的皴。其中絹一般的薄雲的一片片，漸漸在各各分離，沉不到人界來，掃着各樹的頂，重又破裂了搖曳在地上溶去了。地平線的那一邊，朦朧中抬着頭的小山的動搖無定的連鎖，像沒有實在性的，夢中的山水一般，時隱時現。鉛白的影，蓋住了山谷，在那里光亮着一條河。在這一照透了這影的海面光亮着不絕的徐徐在溶化的雲下，蛇一般曲折着的水流，在我心裏看出來，似含有什麼象徵的意義，在我看來，那河流的中間，似隱藏着此渺然夢一般的光景的神秘。

最後的一例是雲的姿態的最深刻的描寫，無論在光色方面，寫的都很老練。

## 彩色雲

風靜了；在村子上邊，紅雲慢慢地經過着，山巔也發紫了。牠們好像是融化了，作成黃金的

和火的流在草原上流着，在草原上，一隻鴿鳥，  
像是木刻的似的，一隻脚立着，聽着被一日來累  
倦了的草的溫和的幽音。(1)

一大塊深藍色的陣頭雲升起來了，遮蔽着落  
日；牠豎起了一座高峯像是直射到天上去的一大  
把箭；牠被一圈聲勢懾懾的燦爛的紫光包圍着，  
這一種紫光就在牠正中的一處迸發了起來，像是  
火光從冒着烟的火山口迸發的一樣。(2)

天氣十分清朗。早上還下雨而且刮着風，可是  
傍晚的時候，一切又都靜了下來。正對着這塊曠場  
上，飄起了一大片的玫瑰色的雲頭，高懸在半空  
中；綠色的縹緲像煙霧一般的展開在牠上面；就  
在牠的邊簷上，時隱時沒地閃爍着一顆小小的星，  
而在稍爲過去一點的地方，半彎新月雪白地照曜  
在一片蔚藍色的背景上，微微帶一點紅暈。(3)

第一例，寫的是紅雲與鴿鳥。第二例，是深藍色的陣  
頭雲——姿態，光色，……的總寫。第三例，是寫玫瑰色  
的雲頭和它的綉景。

## 野 鳴 的 雲



海的上面是  
野鴨的羣，——  
片雲造成的陰影。

### 雪的一般描

這一夜是酷冷的雪天，虎虎的狂風夾帶着雪片，從灰白色的天空漩轉到地球上，沉沉的大陸被埋葬在冰凍的雪堆裏，好像大地的生命從此就完結了，太陽也從此消滅了，再不會出現在人間了。(1)

雪不斷的在玻璃窗上打着，好像雞爪子爬着響一樣，在窪地有溶化了的雪水，在玻璃上反射出像臘燭般的微光。在房子裏堆積了很多的東西，充滿了一種含有熱溼而又奇怪的氣味。(2)

前一例寫狂風大雪之日。後一例寫雪——光色與聲音的素描。

走過了那些田土，每一舉步，都得陷落到雪裏面……雪是無涯際的展開在面前。山谷之上，可以說是一片忽然晶化了的光海。堅硬的冰在他脚下格格的響着；雪常常要沒到他的膝頭。

風在狂號。白楊們把牠們的頭直彎到地上，浪山似的白雲橫掃着地面。可是，天宇還是清明，雪的狂飆紛紛下捲，似乎是什麼都不害怕。

天空已經滿佈黑雲，一陣陣的暴風在樹枝間悲吼。雪的狂飈從來沒有的兇暴地往下急降，埋沒了路跡，使白的長瓣在冷空氣裏漫飛，使這悲哀的冬日愈顯得淒涼黯淡。

橋樑格格響着。冰結了的河上，颶風捲成一堆一堆的金剛鑽的螺旋。百合花似乎驟然生了出來，又驟然消滅在一陣的白粉下面，又立刻換上了別的幻想之花。

### 初 雪 (Lowell)

薄暮雪初降，  
曾經整夜忙，  
已默把田疇大道，  
深深鋪上一片白汪洋。

\*

一樹樹樅，杉，北美松，  
盡蒙着銀鼠皮兒價貴昂，

便是那樣的貧枝上，  
也莫不是珍珠累寸鑲，  
聽雞啼聲似障，  
出自克拉拉石新蓋雞棚，  
看秧雞凍僵，  
滿身上餓絨軟裝，兀是向雪裏飛翔。

\*

我。屹。立。當。窗，  
把。這。天。上。無。聲。工。作。凝。神。望，  
見。一。陣。雪。鴉。掠。過，  
煞。像。似。黃。葉。亂。飄。揚。

寫雪景，最後一段極可愛。

## 閃 電

在野外看見閃電的光芒，染紅半邊天空；月亮戰慄害怕。那時天空都是電閃的紅光。狗在狂吠打架。若是沒有這場鬥爭，或者還幻想在這荒島上住着。雷聲隆隆的響，在窗戶邊有很大的水在奔流。

在天空的遠處，射入了一條光芒，好似彗星的發怒的尾巴，在山間消逝，第二，第三，又繼續地射

來。在那黑暗之後，光明的神靈似乎是在飛翔，一個大的神祕似乎是將要顯示了。生命的氣息似乎是在吹動，某種大的典禮似乎是在進行着。陰影降落在，愈變愈厚，昏暗的雲頭滾成一團，又分開，互相追趕着，無際地，不停地，一條青色的光從一個遠處的高峯降落到很深的谷裏；雲頭升了起來，罩住天頂。光芒隱沒了，更遠更遠地退了去，似乎是逃出這個陰影與恐怖的深谷。

最後的一線光芒射入了那黑雲與濃霧的地界，如同一種微弱的記憶一般地消逝了去。風暴已要臨近了。黑夜的威權又在昇長。黑色的長風罩滿了天空。當雲頭漸漸地由山峯昇上了去，擲下一種黑暗的恐怖來包圍着地上。

## 火 光

一片深紅的光亮照耀着天空，又反映在水面之上，同時在這光彩之中，那城子的側影的輪廓也顯了出來。許多火箭齊向上頭直竄，好像一陣燦爛大朵的玫瑰花。

那正在慶賀佳節的城子，將天空也照得明亮

的了。無數的火箭在天空中從一個中心點分射出來，散滿了天空有如一柄黃金的大扇；於是，慢慢地，自上而下，化爲無數的下墜的星花；同時，忽然間，在那一天驟雨似的金花之間，一柄新的黃金的大扇又凝成了，完整而華美；由此再來化散，再來繼續凝形，又同時在那大海的水面，也照樣地反映出那些變化的影像來。人可以聽到一陣流星齊射的聲響，參雜於那些在天空中爆發的，五顏六色的爆竹的聲音之中。而在每次放射的時候，那城，港，和那伸展着的大石堤，就披上了各種不同的彩色，變幻得異常驚奇奪目。

空中的火花的描寫，注意了光彩的飛射。

一切都成爲紅的木塊了，像一條赤色的狗舌頭抵在黑的地上。火煙把窗戶也閉塞住了，屋頂上越加猛烈，動搖，有無數的赤黃的火花。

天氣是風平浪靜，火魔是不能忍耐的，從右邊燃到左邊，籬垣和屋頂燒得彎彎曲曲，好像嫌惡這些東西一樣。又像一把通紅的梳子梳着這些蔓草的屋頂，血一般的，火魔的手指又抓住籬壁了，在牠們上面遊玩，如像手指在提琴上一樣，在煙霧

的空氣中散佈了許多惡臭，猛烈的火炎，微微燃得發響，屋傍的樹葉也得像聯珠砲樣。遲鈍的農夫和村婦從烟雲裏跌倒在街上，在門口的像金黃色的“燒鴨”，各個人都掛念着自己的東西，不斷的嚷鬧叫喊。

在我們的屋基上燒燃一堆黃金色的炭，火爐在牠的中間，從烟突內發出熱騰騰的空氣和濃烟。有一條床樺燒得紅紅的伸出來，好像一個紅蜘蛛脚。有根燒過了的門柱立在灰爐的傍邊好像守衛的黑人，還有一根門柱戴上頂紅炭帽子在火內面，好似一個雄雞的頭一樣。

這一例寫火，牠的最高妙處，是所應用的一些譬喻。

兩條強烈的光線從頭上落下，畫出橫穿地底的黑暗的兩條光線，這光是從兩扇窗子裏射進來。一扇便是我剛才所發見的。另外的一扇，一定也是同樣造成的。太陽光並不直接照進窗子，是從上邊墓槨的壁上反射下來的。這光線散進地底灰色的空氣中，落在地面的石板上，再從石板上作一度反映，散出灰暗的微光，照滿地底室的全部。牆壁也是石砌成的，幾根粗壯的大柱，從地上屹立起

來，撐開四邊的石的穹窿，最後又托住了上面的圓屋頂。(1)

晚霞在我們之間流動，……Wolf帶蹣帶叫，……電車發出了怪響的聲音，……世界非常的溫暖，非常地柔和。洋溢着懷舊的情感，消失了時間的觀念，——虹，跨架在今昔之間，——在那晚霞裏面，初晴的虹彩架成了一座明亮的天橋。(2)

在這時候，周圍還是比較的安靜。祇在地平線的遠處，閃閃地照耀着野戰砲隊的砲口。戰壕附近，好像設備了什麼暖房裝置一樣，使人感覺得難堪的溫暖。越過砲兵隊的閃亮而射到空中的火花，好像銀花一般的望着我們頭上下降。透過了被那晚霞遮着的空氣，大而且紅的月亮，浮映在滿目荒涼的廢墟上面。(3)

以上三例。第一例寫光線，第二例寫因彩虹而引起的感想。第三例寫砲火。





# 第三卷

## 日和夜

\* \* \*

絃 曲 (Goethe: Faust)

哦，我假如有凌霄的健翮，  
能飛去把太陽追隨！  
我會見這靜美的世界  
在脚下永映斜暉，  
羣山流霞，翠凝千谷，  
銀川流向金河。  
在這時山壑不能阻我的壯遊，  
大海在我驚惑的眼前澄着溫波。  
可那太陽終像要沉沒而去；  
但我新的衝動又繼續而起，  
我要趕去吞飲那永恆的光輝，  
白晝在我面前，黑夜在我後背，

青天在我上面，大海在我下邊。  
多麼優美的夢喲，可是太陽業已隱退！  
啊！可惜肉體上的羽翼，  
不能如精神的羽翼一般易舉。  
每當在我們頭上的澄空  
聽見百靈鳥的幽囀，  
每當見張翮的大鸞  
在鬱鬱的古松頂上盤旋，  
經過原野，經過海洋，  
看見那南來的白鶴飛回故鄉  
人總想立地飛昇，  
這乃是人人的天性。

這詩的斷片所描寫的，是一個人因太陽而引起的壯  
憤，醜騷着的一種偉大的願望。

## 太 陽

遠遠的草地上從淡紅的雲彩中反射出太陽的  
光來——好似那孔雀的尾巴。(1)

天空像帶着淚在笑着。一層薄光照着一座小  
山，將牠浴沐於那不定的金光之中，漸漸兒地又消

散了。別的陽光，試着想穿過那裝滿水份的雲堆，同時又隱沒了。(2)

以上二例。前例用喻寫日光。後例寫和柔的雨後的日光的活動。

## 落 日

太陽落在洶濤背後去了；牠的光線就如長箭一般射在這顆全紅的心上。當那心上的跳動低滅之際，那星球也深深的沒在海中；到最後的一跳，他就完全隱去。

晚上歸來的時候，斜陽把綠苔染紅了，樹影移到路上，塵囂漸息，樹林深處幾個鷓鴣在呼喚‘姑姑’，長春藤上幾個黃鶯在用她們的嬌柔的腔調相唱和，真是天然的樂趣了。

## 晨

馬兒走着。……天氣已經很冷，東方快要亮了。路旁田裏，吹出一陣陣的香氣。現在，正是紫雲英花開着的時候。梟鳥叫着。天上已帶灰色。很涼爽的朝風一陣陣地追在我們後面。

這個時候在街上很寂靜的，祇能夠聽着清道夫掃地的聲響，在屋簷下有許多小鳥兒飛着唱着歌，玻璃窗上透射着初出來的溫暖的陽光，這樣美麗的清晨，我是很願意看見牠，

## 中 午

這其間，已是晌午，天空忽然陰淡起來，暗黑密陣陣地佈上，嘩啦啦的雷聲響中，還聽見狂風的怒吼。(1)

這正是那午後。一片明淨而清麗的長空沐浴着一切陸地上的事物於牠自己的色澤之中，又像是極遲緩地滲透了一切事物而使牠們都化爲精美絕倫。各種的植物，清清楚楚在身邊的，在遠處齊變成模模糊糊的了，逐漸地消失了牠們的條幹，頂上像要蒸發似的，有混成蔥蘢而繽紛的一片之勢。(2)

一些些地，在那晴空的氾濫之下，那些山都變成大小相等的了，而那些山壑的深底處都幻成靜默的深潭，反照出那天色來。從這一帶深潭之中，那一羣孤寂的山崗，直對着那晴朗的天空，翱翔起

那些巖然而凝結的山峯，而在那些的頂上，積雪的  
白色在熠燦着一種恍如聖潔的光輝。(3)

這一例寫午後。分三段寫，第一，是午後的自然界挽  
招。第二，寫山中的植物的光色。第三，寫山及那孤寂的山  
崗的躍動。

### 傍 晚(Hugo)

灰。色。的。翎。毛。自。烟。囪。噴。出；  
荷。柴。的。樵。夫。徐。徐。而。歸；  
聽。啊！。在。搖。曳。鳴。動。的。叢。林。中，  
流。水。正。低。唱。着。啊！

\*

飢。渴。使。抑。鬱。的。巨。浪。睡。了；  
溪。水。不。住。地。流，。暮。雲。不。住。地。升；  
那。燈。普。照。的。玻。璃。窗。裏，  
望。見。了。衆。孩。玫。瑰。似。的。顏。色。

黃昏小景詩。

### 夕 暮

太陽已經沉沒了。一個高大的黑影從西方上  
來了，好像龐大的赤足在沙上沙沙地響着。寒冷的

風，又偷偷地在後面起來了。

快下山的太陽，只在天邊露出一道赤痕，池水變了青石般的顏色，像是要把她的穢氣瀰漫了全林，直冲到對面的小山為止。

天色已經很晚。這個瞬間，正是晝和夜的天秤奇妙地游移着的時候。——透了口氣，黃昏已經到了。

小鳥的大隊，捲起了旋風，從籬垣邊飛起。牝牛的鈴的微微的聲音，遠遠的傳來。暮光冰一般照着。空氣劍一般斬着人。谿流蜿蜒流着的鉛色的谷間，沿着那裏的遠遠的地平線，展開着一帶黑色的影子。

## 夕 暮 特 描

空氣已被傍晚的陰影覆蔽着，而暗黑的街道上面一條窄長的天空呢，也已為落日的回光照得通紅。(1)

今天從朝就落起涼涼的雨來，到傍晚漸漸的住了，同時天色微微的露了光明，隔窗可望的樹枝上，一隻小鳥啾啾的叫着，美麗的翅膀閃耀着鮮潤

的色彩，但是不知不覺間小鳥無踪地飛去了。(2)

暮色已然來到，一切漸覺朦朧。那些鋪着白色細石的小徑同清溪似的在青草地間流着。濕土和樹液的氣息一陣陣的撞進鼻孔，從那些剪成冠形的樹木高頭，一種喃喃細語隱約傳來。(3)

晚間的露在降着，似有似無的微風，像有什麼動物快步走過，發出格嗒格嗒的聲音，在茂叢中呻吟着。一隻兩隻的迷了路的燕子似被彈石射中般的，在空中拼死飛奔。西面的地平線上，有不知什麼地方的大火的餘燼所賸留下的餘光徬徨着。(4)

從黃昏的朦朧所形成的一刻比一刻更顯得烏青的天色裏，那些樹木看過去就像鬼怪似的。鉛色的雲，將高峯遮黑了。一線光銜，黃似硫磺，直如寶劍，輕輕地在那些扁柏樹梢之後與山接觸着。

以上共五例。第一例寫街上黃昏。第二例寫黃昏鳥影。第三例寫詩的黃昏。第四例寫夕陽飛燕。第五例寫山中的黃昏——黃昏的天色，與樹木的形象，以及夕陽的光色彩的總描。

## 黃昏以後 (Zeromski)

太陽溜到光輝的銅色的薄霧中去了；這霧便染成了奇異的斑紋，彷彿透明的塵土一般，籠罩遠方的地面。太陽落下，往開拓地邊界被留下的幾株濃密的赤松，與放在山邊腐爛着黑色樹株的後面去了。他的光線仍舊照着草舍的屋角，將牠鍍金，又染作紅色了；這光線又穿過灰色雲的層疊，閃閃的射在水上。

前日的一陣風雨，將池塘般的平野與新開墾的山地，都浸在水裏了。在已經收穫的稻田的泥溝與秋耕的新田裏，積水變成赤色；虹光的水面，看去彷彿是鎔化的玻璃；迷魂眩目的紫色的影，落在灰色的坍塌的土塊上，沙山都轉為黃色；生在兩岸的野葦與田塍邊的灌木，也都借到一種異常的暫時的色彩。

在一個深谷裏，被疏朗少樹木的小山圍住，一條小溪，東西南三面的流着，又汎濫過去，造成許多的灣與沙灘，池塘與河。溪邊生着纏絡的水草，細長的蘆葦，香蒲，柳樹的叢林。靜止的赤色的水，在大的荷葉與粗的水草的低下，映出許多淺綠的不整齊的小塊。



一羣野鴨，伸長著頸子，在上面飛過；他的肅肅的翼聲，打破了當時的沉寂。此外一切都是寂靜，便是那玻璃般綠的蜻蜓，從前不住的在蘆葦周圍，撐着薄紗的翅膀飛翔的，此刻也不見了。只有不倦的水蠅，還留在池塘的水面上，伸著高蹻一般的脚。……那里却有兩個人，正在工作。

……現在可是夜真從遠方漸漸的近來了。遠的淺藍色的樹林，漸變成暗黑，融化到灰色的陰暗裏去了。水上的光也消失了。朝北立著的紅松的巨影，沿著新開拓地，落在山頂上。只有松榦與石塊，處處還現出紅色；小的散逸的光線反射在上面，又落在半黑暗裏的荒涼景物的中間，這光屈折了，略略顫動，便接續的消滅了。樹同灌木，都失却了他們的凸面的與光澤，他們自然的色彩與灰色的空間相混，看去只像是平面的完全黑色的東西，帶著奇異的輪廓。

濃霧已在低地聚集，使作工的全人身冷透了。黑暗也如不可見的波浪一般，匍匐而來，沿著山脚，將割過的稻田，水流，山洞與岩石的一切荒涼的顏色，都收到牠的裏面去了。

在霧的波浪會合的時候，別有一路的霧氣，  
——白而且透明，幾乎不能看見，——從泥塘裏  
一縷縷的起來；環繞著灌木，滾成圓球，顛抖抖  
的在水面上旋轉。濕冷的風趕這霧往山谷的底裏  
走去，一直等到完全攤平了，像畫布上的一個面  
貌。

……霧氣升得很高了；他漫過蘆葦，罩在赤  
楊樹的頂上，造成一座不動的牆壁。樹木在霧裏  
朦朧的現出，看去只是許多無定的色彩的塊與非  
常鉅大却不整齊的形，排列在深谷裏，宛如奇異  
可怕的怪物。

霧的波浪像是倒在水裏的牛乳一樣，在漸漸  
暗黑的山中動盪不止。

長庚星低低的出在天上，顛抖抖的將牠的微  
光射到黑暗的上頭。

這是從“黃昏”裏節出的。寫景物，以黃昏為主，一直  
寫到次日天明，是一篇有系統的散文。

## 黃 昏(Lamartin)

黃昏引導着寂靜。

我坐在這些荒涼的石上，  
我此時是在大空的暗色裏，  
黑夜之車正向前進着。

\*

金星自天邊升起，  
可愛的星  
用他神秘的微光，  
照亮了我腳邊的草地。

\*

在這株枝葉深暗的撫樹之中，  
我聽見些樹枝戰抖。  
人說在墳墓的左右，  
聽見黑影飛翔。

\*

忽然，從天上降下，  
夜星的光亮，  
在我幽暗的額上閃耀，  
顫顫兒接觸着我的雙眼。

\*

火球之溫柔的映射，

可愛的光，你要我什麼？  
你可是來到我戰慄的心胸裏，  
輸送些光亮給我的靈魂麼？

＊

下來啓示我  
那世界裏的神秘，  
這些藏在地球裏的秘密，  
在這裏而時日將回憶到你！

＊

一個秘密的智慧，  
他將你差送到不幸裏去了麼？  
夜星，你正來照耀他們  
如同是希望之光麼？

＊

你對那切盼將來的倦心，  
啓示將來麼？  
神聖的光，你可是那  
不應終了的黑晝之晨曦？

＊

我的心借着你的光明燃亮了，

我覺得有些不可了解的心情之衝動，  
我想到那些亡故了的人們，  
溫柔的光呀，你可就是他們的靈魂？

\*

也許這些愉快的靈魂，  
一樣到陰鬱之抽來閃耀，  
內心蘊藏着他們的容貌，  
我覺得狠與他們接近！

\*

啊！如其是你們，可愛的幽靈，  
遠離羣衆，遠離市聲，  
每夜重來，  
與我的夢魂相混。

\*

帶着和平與情愛，  
到我衰弱靈魂的懷抱裏來，  
如同是玫瑰般紅的夜星  
破曉以後降下一樣。

\*

來啊！……但是悲哀的雲霧，

已自天際升起，  
他們遮沒了溫柔的光亮，  
一切都藏匿在黑暗裏。

黃昏的抒情詩，重心不在景物，而在抒寫內心所生的種種情感，情緒濃烈，末段尤其動人。

### 初月的影

晚霞的純紅的雲，——  
在蔚藍的天空的洞窟裏，  
細細的初月的影。

### 初生之月

在面前是那熱透的太陽，清靜孤獨，毫沒一些雲翳的痕跡，也毫無奧妙。在那銀白的海上，湧起一個絳紅的圓盤，輪廓清楚，玲瓏剔透，像一個新從火爐裏拿出來的鐵盤一樣。

### 夕暮歌(Goethe: Faust)

暮色自空垂，  
近景已迢遞，  
隱約耀霞輝，

明星初上時，  
萬象在暗裏浮沉，  
薄霧在空際淒迷；  
反映着暗影陰森，  
湖上靜來無語。

\*

俄見東邊天際，  
髣髴明月如火，  
纖柳細如絲，  
絲枝弄湖波；  
姮娥的靈光委佗，  
涓涓的夜景清和，  
清和的情趣由眼到心窩。

這兩段詩，寫夕暮的景物，開始於暮色的下垂，終結於新月的升起。

### 對 月 (Goethe)

又把你標渺的清輝，  
靜瀉遍林叢溪澗，  
把我的靈魂兒，

終久又溶解完全。

\*

你把你和靄的光波  
灑遍了我的週遭，  
好像是友人的青眼，  
愍愍地替我憂勞。

\*

我的心絃感覺着，  
歡時苦日的餘音，  
介在悅慰與痛楚之間，  
我在寥寂之中屏營。

\*

流罷，流罷，可愛的溪流！  
我是再也不能歡慰，  
謔浪，親吻，都已消亡，  
一片至誠，也已如此流去。

\*

那可貴的珠珍，  
從前我也曾有過！  
人縱在輻輳之中，



再也不能忘牠！

\*

淙鳴罷，溪流，  
沿山澗而莫辭勞  
淙鳴罷，溪流，  
悄聲地和我哀調。

\*

無論你在冬寒之夜，  
激漲你的驚濤，  
或許在陽春之時，  
榮潤那含苞的花草。

\*

幸福呀，這樣的人兒  
心無所憎而遯世，  
擁一友人在胸，  
同他共享樂趣。

\*

享受那人所不曾知，  
人所不曾憶，  
通過胸中的迷宮，

夜裏逍遙的。

“對月”不僅寫月，寫月下的惆悵，而且是進一步的寫作者的感想，與前途的希望。

## 月的一般描

一條銀帶隱約地顯在東方，一種淡藍色的光輝瀉在林中隙地，枝葉叢中，鳥的細語開始喃喃。

天空有一塊一塊的黑雲浮游着，在牠們之間時常吐出月兒金黃色的光。月影罩着大地草原，耀着銀與鋼之光。城市在我背後喧嚷。

月亮升高在天的寂靜裏，慢慢地，先發出一種明亮的光波，逐漸籠罩了蒼蒼的天空。所有四周田野裏的聲響在這安靜的光線底下都消失了。

太陽漸漸向地平線方面沉下去了，金色的塵灰在空中搖曳着。濕潤的泥土，作污潤的褐色，給了那裏的生產力的靜默的意思的和平的印象。眼中所能見的氣息，好似走獸的鼻孔中漏洩出來的從地面昇騰起。一切白色的東西，在此穩靜之光下，都顯出了足使錯看作雪一般的異常的純白，遠遠的牝牛，在野地上工作着的農夫的襯衣，晒物用

展開了的布，酪農場的白壁，一切都似在滿月的光下照耀着。

## 月之光

窗外的風雪在呻吟着，或是嚴寒在嚴重地發出爆裂的音響，因為這是一個明亮的月夜，——這些遍地的什麼都雪白地可以看得見的月夜，無論在夏天，無論在冬天，我都實在痛苦。牠把睡趕走，什麼時候都把透明的，冰冷的思想帶來。(1)

蘋葉的花，玫瑰色的雲，和難當的臭氣，把村莊籠罩了，這種臭氣透遍到各處，好像畜糞一樣的臭。千百株的花樹，都穿上玫瑰色的花瓣的禮服，整整齊齊一列一列由村莊到野外。在月明的深夜，溫和的微風之中，蝴蝶在花萼上震撼，可聽出低微的聲響，整個的村莊都溶化在可愛的金色中。在夜景的引誘中發出一種不自覺的無規則和噪暴的獨唱，而在白天現出焦慮深思的斑點，也看不見，在地面上不斷出現的雲雀，有的祇是自己的低微的呼吸和聲響。(2)

以上二例。第一例，寫月夜和它給予人們的感覺。第

二例，寫夜——村莊溶化在可愛的金色中。

## 月 光

在月光之下，有株葡萄樹在那邊靜靜的，朝天的樹枝繞住了蒲葦，像繞住了輕便的手杖；而那分散的掙枝，透出那發光的天邊來，在牠們彎曲小枝的成千的交叉裏，在礦質物的完全不動中，帶了種不能形容的易碎而易滅的水晶的模樹。既沒有屬於土地的真像，也沒有些和周圍物式的融合，但好像是那寓意世界裏的末一塊可看見的碎屑。這世界給妖術受了孕而將快消滅了。

月光裏的樹的光色的恰切的細描和作者的加強的對月中樹的想像的反映。

他覺到他是忘了遮蓋她的臉孔，爲免泥土污她，他是必須給她蓋好。

——花也好的，他想。他開始折花。

園子裏的樹下，草地滿點綴着她種下的白頭翁，蓮馨花和紫羅蘭。

藉着微弱的星光，他把他所能發見的都摘下了。白頭翁蓮馨花已經合上牠們的花萼入睡；可

是紫羅蘭們是用牠們的藍色眸子在天真地注視着他。

兩手滿載他的芬芳的收穫品，他回到了坑邊……他望了望，接着就同看見一個奇蹟似的向後退了。

呵！可贊美的景象，怪迷人的美麗喲！

月兒·高高掛在天心的月兒，在用一種銀流瀉着墳穴；死者的臉兒圍着一圈光輝，血污的身體呢，消逝在黑影裏面。同在一個夢中似的，那蒼白的臉兒好像在向他舉起……

他撒了一些花，他低聲祈禱了。一些模糊的意念在他腦子裏撞着，猶如一些蝴蝶在黑夜裏飛去飛來……

月夜與花卉——在一件花葬的事實中，逐漸的展開了全景。

## 夜 曲(Lisls)

懸岩上的柔風衰了  
俯向捲波狀的樹葉上；  
鳥兒靜睡在愛的空氣中

晶星將碧波的沫兒照得鍍金似的。

\*

在瀟灑的磯周，在崎嶇的峯畔，  
道路都給溫馨的薄霧抹去；  
愁月把沉黑的簇葉洗淨了；  
此時再無人聲擾耳。

\*

但是海浪依舊在遠遠的沙灘上，唱着，  
和那高茂的重林大聲而嘆；  
噓的空氣，吹在光照大地的天上。  
輸送海的歌聲，林的嘆息。

夜小景描寫的歌。

## 月夜歌(石川啄木)

半夜裏醒了，  
月光正濕著道路。  
我真想旅行呵。

## 中宵(Goethe: Faust)

中宵倚案，煩惱齊天，

[ 80 ]

殘書散帙堆滿前，  
一輪明月來相見，  
月兒呀，你幽憂的友人，  
我願你得見我的苦悶呀，  
今宵算最終一遍！  
啊！我願能蒙着你可愛的清輝登上山巔，  
同着一些精靈們在草間壑畔伴你盤旋，  
解脫掉一切的學枷智梏，  
浴沐在你清露之中得健全。

### 窗上的夜

窗上的夜，  
野上路上也是夜了，  
燈火和我却是孤獨。

\*

鄉村的寒夜，  
地爐裏是紅的餘火，  
朋友都遙遠了。

### 夜的總敘

我在門口站了一下，依舊回到房間裏面。藍色草蓆，依舊堆在燭光下面。——這些，大約老是這樣堆着的吧。我，大約老是這樣坐着的吧，一年年的過去，我也大約就會這樣憔悴地死去的吧。可是現在還是非睡不可了吧。(1)

火紅的月亮！慢慢的升到穀倉的屋頂上面，經過窗子，在那地上投射了一塊四方形的月影。這塊月影漸漸的變成菱形，在牠中央映出了一個十字形的黑影，月亮上升，這塊影子也就慢慢地升高。一小時之後，這塊菱形已經照在寢台上面，那個十字，恰好不偏不倚地安置在我的胸口。(2)

此刻，我真是輾轉反側地躺睡在這張農夫式的床上。合攏眼睛，就會聽到一種奇怪的聲音，好像自身就會沈溺到無邊的海底。——過了一刻，在那醒着的時候，也會感覺到同樣的恐怖。教堂的鐘樓，一聲聲地打着，沒有法子，祇能豎起了耳朵。可是聽完之後，還是反側在這張鋪着柳條被單的床上。(3)

我自棄地跳起身來。在我寢衣上面披了一件衣服。爬出窗子，和那後面跟來的狗子，一直線地



跑向了前方的草地。月色很冷，空氣好像汽水一般的沸着。草地無限地荒漠，祇有前面鐵路的土堤，細長地形成了一根黑色的切線。(4)

我坐在檜樹的濃蔭下面。過了一刻，在那線路的遠方，看見了一列信號燈的赤點。夜火車快要開到。鐵路上面，輕輕的發出了震盪的聲音。機關車前面的燈光，很亮的掃射到地平線的側面，可是突然的畫了圓弧，很快的轉換到正面的方向。火車發狂似的震動着明亮的車窗，使我窒息般的一直線地橫亙在我的前面，過了一個很短的瞬間。列車載着那些旅客們的假寐，好像吹掃似的消去。鐵道依舊放射着溼冷的光輝。祇有列車後面的紅燈，還像總退卻的殿軍一般的睜圓了凶狠的眼睛。(5)

月光漸漸的帶了黃暈。我獨自的在那薄暗的樹林裏面徬徨，樹枝上面的露滴，一點點的滴在頭顱裏面。我帶跌地走着，已經累得很倦。回到自己房裏，天上已經帶了灰色。慘淡的燈光，還是依舊的點着。——不論什麼，都是覺得憂鬱。——這還能忍受嗎？這種廢人的生活，那是二十年之後再幹

也不會太遲的吧。(6)

脫了衣服，天色已快亮了。此刻，真是非睡不可的了。我捏緊拳頭，從新想了一遍。——再忍耐一下吧，——再忍受一些吧。(7)

上一例寫夜。全文分做如次的七節。第一，是序引。第二，寫月的影。第三，寫夜聲。第四，寫夜景。第五，寫夜行列車的偉姿。第六，寫憂鬱的夜之感。第七，是結語。

### 夜之印象(Verlaine)

夜，雨，一個殘破的灰白的長天，  
一切尖形的建築物與鐘塔之頂透露着半面陰影，  
一座古老的城市隱沒在遠方的斑白之間。  
平原，一座絞架上懸掛着孱弱的屍身，  
小鳥搖動着牠們那饕餮的嘴尖，  
用纖小的腿在夜氣沉沉中跳舞聚會，  
牠們腳似牧場中的凶惡的狼羣。  
幾支金雀花，幾處瑟瑟地荆棘蔓延，  
或左或右地矗立地招展着她們的葉層，  
好像塗在一幅深黑的沒有完成的畫稿上面。

並且，有三個青灰的囚徒在那裏逡巡，  
赤足急行，一個肥碩而高偉的荷戈之兵，  
在防守上，豎立着他們的兵器和鐵鍬教柄，  
長槍上灼灼地反射着如雨的光明。

### 夜的一般描

當我走近我們院子的牆垣時，院子的濃蔭，正  
向階前落下。一勾新月懸在古堡之上，星星在空中  
輝閃，

我把窗開了。夜森然靜穩。不息的單調的呀呀  
叫着。星宿都在抖着。我的正對面，有大熊星輝照  
着。時間繼續的過去。

幾所陰森森的荒涼的矮屋的輪廓毫無遮翳地  
現着；處處閃着燈光；時時可以聽得門的開闔聲；  
或者時吠時止的犬聲；有時從黑黯，微靜的林中現  
出行步以及騎馬的影子；時而有車子奔過。

夜中我走出車來，外面是真好：那月亮，無終  
無休的草原，墳塚，荒郊，死一般的靜，車軌與列車  
靜悄悄的站在那裏，好像世界也死了。……這是一  
幅叫人多少年也忘不了的圖畫。

## 夜的特寫

一天淡雲，作珍珠色，不知月躲何處；溫柔靜  
秘的暗中，風軟如棉，吹送着新葉的清香。(1)

沒有一種聲音打破這深沉的靜寂——沒有夜  
鳥的悲啼，沒有羽翼的轉動；沒有樹葉的沙響，也沒  
有流泉的嗚咽，祇有深秘的鬼火在岩石各處閃動，  
片片的閃光，全無聲息，在那巉峻的岩峯上出沒。這  
短促的光亮，更加重了夜的黑暗；垂死的光封閉了  
那蜿蜒長蛇似的山峽所穿過的死的荒原之輪廓，  
而在那野地的朦朧之中升起於那巖石的高處。(2)

是黑夜的時候。月亮高高地懸掛在天空中，冷  
的霧氣散佈在蔬菜的大堆上，給午後狂風吹擊過  
後還在震動着。所有的樹葉都在哭泣，而這些無量  
數的淚珠，金剛鑽般閃爍着在月光之下，改變了  
樹林的本形。(3)

現在，黃昏已經鈍重地籠照在房間裏面，窗外  
的樹木，已經變了黑色。一切枝條，都像編物花樣  
一般的聳向空中，天空穿過了從橙到灰的雲塊，使  
牠的碎片漂漾在淡白和茶綠的大空裏面。這是可

怕的晚上；一切樹木，都像露出了陰慘的景象，窗外的風景，正像怒張了靜脈的一樣，縱橫無盡地刻畫在玻璃窗上。在這神經末梢一般地聳在空中的樹枝上面，冷清潮溼地懸掛着一個好像是在爲着不能調節晴雨而煩悶的天空。樹木，老是繼續着同樣的姿態，可是遮在上邊的天空，卻是逐漸地加強了自身的色彩。方才是發出漆黑的微光，——此刻已經變成焦褐，——變成深赭，……終於不知不覺的跨過低迷的黑夜，而變成了巨人一樣的面容。(4)

以上是夜的特寫。第一例寫溫柔靜謐之夜。第二例寫靜的夜。第三例是雨後的夜的總敘。第四例，一般的寫夜。

## 伏爾加河之夜

有時我是出去到伏爾加河畔走走，和在那兒坐坐，在白楊樹下坐坐，看看那透明的天幕，夜間低低的從河上照到草原。莊嚴的伏爾加的河水不急不徐的流着，可是看不見鍍金的太陽光線，而只有死的月光反射着。我不愛月亮，在她含有一種可怕的罪惡，好像瘋狗樣，她能喚醒我的悲哀，引起

我的傷感。使我很驚喜的，當時我知道，她放出來的光不是她自己的光，她是死的和無光輝的，在她那兒是沒有生命的。……(1)

看看伏爾加河的流水就好像一條錦緞的花帶，從那遠遠的暗處發生出來，到那一條山邊蔭影底下消失了，我感覺到，我的思想之勇敢和尖銳了。……支配着許多水的運動的大概是沉默吧。……從那黑暗的，廣闊的道路下來了一隻輪船，奇特的就像有火的翅膊的鳥樣，跟着牠的後邊有輕輕噪雜的聲音，好像羽翼忍受沉痛一樣。在叢草的岸邊有火花閃耀着，從它照在河水上放出一種奇異的紅光來……

黑的水在流蕩着，水上現出一條曲折的銀色的星河，有金色的雲雀般大的星兒閃耀，我心靈的深處似乎不自覺的思念着一種不可想像的生活。(3)

這一篇伏爾加河之夜，是分如次幾段寫成的。第一，是論月。第二，伏爾加河上之夜最優美，而描寫得又最生動的夜景。第三，從伏爾加河上的夜，馳騁着作者微妙的思潮。

就在這樣漆黑的星光滲淡的夜裏，我和他們枕着山澗溫暖的泉水之邊沿，倚着林木叢生的岩石，同居了兩三晚。隱約間，伏爾加河附近的窪地上發出了如金蜘蛛般向各方面閃爍的牆上高掛着的燈光，星火的光圈如火燄普照着山下在黑暗中過活的居民——這便是從村莊的酒肆和富人的私邸底窗櫺上射出的光芒。汽船鼓輪前進，水花四濺，甲板上水手們叫出豹狼般的哀聲，從遠地傳來一陣打鐵的聲浪，帶着絲絲的悲歌聲，——“誰個心靈緩緩地枯萎下去了？”——歌聲繫着心弦震蕩出哀痛的餘音。

鄰近着伏爾加河的山中的夜景的展開——寫到山下的燈火，河中的汽船，水手們的悲歌，一一地從聲色雙方表現了出來。

## 村中之夜

天已昏黑了。

在一座松林裏的一條遼遠的溪流的高岸上屹立着的那座小村落，現在已被圍在繁星的春夜所特有的微光中了，那時從地而上升起來的薄霧加

深了樹林的蔭影，並且將銀藍色的煙靄充滿了廣漠的空間。……一切是多麼淒清，多麼沉鬱又愁慘呵！

村落正在安靜地沈夢着。

卑陋的小屋的黑暗的輪廓只是淡淡地顯出；處處燈火在閃着微光；時時你可以聽到一扇門在軋響着；一隻狗的吠聲會突然發出又消歇；偶然地在黑暗的樹林外一個行路人的，或者一個馬夫的形影會出現；或是一輛小車會帶着顛動的聲音經過。這些便是幽寂的林地的居民，正在齊集到他們底教堂裏去集會祝賀那大春節。

教堂是在一座小山上，在村落底正中。牠底窗都是明亮的。他底鐘樓——一座古藍的，高聳的，並且黑暗的建築物——矗立在蔚藍的天空。

## 靜夜思

在窗戶後邊，無星的暗沉沉的黑夜，用複雜的聲音放散出來，一種淒慘的，悲嘆的颯颯聲來；漸漸地，聲響便消沉下去，而守夜者的鐘打了十下，他那銅聲的震響消滅了的時候，一切又變得更爲



靜寂了；可以說是，活着的東西，被夜鐘驚怕，藏起來啦，沉沒在不可見的天和地的裏邊了。(1)

坐在窗戶跟前，我瞅着：大地呼散出來的黑暗，黑暗，把一堆一堆的房子壓潰了，在牠熱的黑色的氣息中給淹沒了。禮拜堂也瞅不見了，如同人把他抹消了似的。風三日以來在追逐着，大地的那個熾天使——把大地沉淪在一片密閉的黑暗之中了，而大地，疲倦呼呼喘喘着，衰弱着，要想永遠停在牠全部沒人的那些黑暗裏頭。很費力地動着。疲勞了的風，也累得跌落下他的無數的翅膀來；在我着，牠的翅膀上的那些藍的，白的，黑色的羽毛像是被打斷了，被打得血淋淋的，上邊蓋着一重厚的灰塵似的。(2)

人想像着這小的悽慘的人生，是如同被一個醉鬼在一個壞風琴上所彈的不連串的曲調似的，如同被一個失音的聾歌者弄糟壞的一首好聽的歌似的。心靈呻吟着，人又感到非常想滔滔地說出來那對於全世界痛感屈辱，對於全地球上的生物深懷着熱情的話語來。在太陽用他光線擁抱着大地，懷着熱情把全地球帶在碧空中，撫弄着地球，使地

球繁殖的時候，人是非常想讚美太陽之美的。人很想向人們說些使他再抬起頭來的話語，而幼稚的韻文便自然地形成了。

人們，大地，我們的母親。  
給我們生出來幸福；  
太陽把我們給了大地，  
因着我們把大地作得更美。  
在這光明的太陽的廟中，  
我們是神又是犧牲。  
我們，是我們創造了人生！(3)

這一例分三節寫成。第一，是寫靜夜的十點鐘。第二，是寫大地的疲乏。第三，寫靜夜思——對於人生的感想。

### 放浪者的夜歌 (Go the)

一切的山之頂，  
沈靜，  
一切的樹梢，  
全不見，  
些兒風影；  
小鳥兒們在林中無聲。  
少時頃，你快，  
快也安靜。

第四卷  
河流與海洋

\* \* \*

Seraphine (Heine)

日光之中大海明，  
顏色如黃金。  
朋友們喲，假如我死時，  
請沉我屍入海心。

\*

我倆原來是相親：  
我有愛海情，  
海用他柔潮，  
時常冰爽我方寸。

海之歌(丹農雪烏)

到了七月間，大地沉靜得很。大海平平地鋪

開，看去全帶着乳白色。而在那鄰近的海岸上，可以看見幾線綠意。遠處的海岸，被一層淡紫色的薄霧遮住，不大看得清楚。那不大看得出的，平波上的輕微的起伏，在岩石之間，產生出一種和諧而深沉的音調，而且很有節奏。(1)

這時候，人們是在那緩慢的節奏之下入夢了。對於這些音樂，是漸漸地注意靜聆了。此後，曉得了牠的一切秘密，明白牠的一切重要的意義。那微浪的翻酒，像羊羣消渴時的舌音，那巨浪的突然的狂吼；牠是常來自外邊的，來到海岸來一碰之後，就擊得浪花飛迸；還有那最謙卑的音節，最宏大的音節，和那無數的中間的音階，那各種不同的停頓，那最簡單的聲浪，那最複雜的聲浪，與及凡是那宏亮的港灣的音樂隊中所產生出的一切聲音——都曉得，都懂得。(2)

神秘得很，黃昏時候的和樂發展而膨脹了，很慢地，很慢地，在潔淨的紫色的天空之下的，顯示出那些還帶着一層薄紗似的東西遮住的星星的微弱的閃光，這裏那裏，漂蕩的冷風前去推動了那巨浪，起初回數是很少的，漸漸地，推動的

次數多了，漸漸地又軟弱下去了；牠們將波浪推動得高冒起來，而那精美的浪花，也就開放了，牠們從黃昏中偷去一瞥的亮光，吐出一些水沫之後，又衰弱地沉降下去。忽而像有銅鈸之聲，忽而又像是銀器互擊的聲音，這些都是寂靜中的海波之升沉啊。新的巨浪因給較強的風的吹動而升起來了，很清澈的，彎曲着的，在牠們的彎曲之處，帶着一日之將晚的榮光，嫵嫵地散開，如同那不安靜的白玫瑰樹樣地飛洒牠底葉兒，同時，那遺留下來的白沫，又像花瓣一般，在這伸展開來的大鏡子之前，牠將永遠地消逝了。接着，別的又升起來了，比從前的更快，更加有力的，打到岸旁來，帶着一份得勝的大喊，隨後又是混亂的低語，有如枯葉的打滾一般。於是當虛幻樹林的幻想中的枯葉嚙啞聲還在響着，別的波浪在那邊，在那邊，在那小港的彎環的地方，在一定的減少的距離裏擴大開，給同樣的低聲接續着，因之，這一帶地方，就好像永久有千萬張枯葉在打滾樣地，而發展到無限之境去。(3)

海水帶着一種猛烈的愛情或是忿怒，儘向那

生根的岩石狂衝；牠衝撞上去的時候，就來一聲叫喊，從岩石上洗了過後，就泛出一批水沫出來，即使是岩石的最秘密的裂隙地方，牠都光臨到。這好像大自然的精靈，帶着狂妄的氣憤，在演奏那巨大的風琴，一切快樂的，痛苦的音階，都在一個時間之內奏了出來似的。(4)

海水在大笑，在呻吟，在祈禱，在唱歌，在撫愛，在低泣，在嚇人——同樣地，接着牠在快樂，在哀痛，在謙恭，在譏諷，在獻媚，在傷心，在殘暴。牠冲上那大石的最高的地方，把水盛滿了那小小的凹處，圓得像一隻還願的酒杯似的，牠爬進那欹斜的裂隙去，到那蜂聚着一些軟蟲的地方；牠又降到那如像珊瑚枝樣的草茵，浸潤了牠們，又輕巧地同一條蛇樣的在那青苔床上遊過。那隱秘的洞內的按時的水滴，那小溪的，如像心之跳動的有節奏的溪流，那在偏處急冲而下的山澗，那關在兩重花岩之間的水之深沉的激鳴，與及那高高的瀑布的回響——這一切的流動着的水和無禦力的石頭所產生的回聲，海都在摹仿了。在樹蔭中呢喃的低語，感受了深痛的歎息，深埋在陵寢裏

的羣衆的喧嘩，人的啜泣，與及驕慢的和殘酷的  
譏嘲——這一切當人們憂苦或快樂的時候從嘴裏  
所發出來的聲音，海都學會了。夜晚的，那精靈  
在空中的歌唱，給清晨趕逃的那鬼怪的悄語，隱  
在他們的住處的門檻邊的，惡魔的制壓住的猶笑，  
肉慾的天堂上的音樂的叫喚，與及在月光下跳舞  
的音樂——這一切的聲音，詩人們所聽得到的，  
古代的醉迷，海也學會了，單一的，複雜的，閃  
避的，不變的，牠在牠自己裏面包含了一切的生  
命的和夢境的語音。(5)

這是丹農雲烏的長篇小說‘犧牲’裏的一節。作為描寫  
的主題的，是那海之波動，海的樂曲。描寫得細膩，深刻，  
完全是科學的。(1)七月的海上的總敘。(2)人們對海的理  
解——從音樂的聆聽點出發。(3)海是怎樣的奏演着牠的  
樂曲呢？在這一節裏，作者是寫實的，把演奏的經過詳  
加記述——這真是文學的音樂的手法的典型作。(4)這一  
段進而敘述海浪襲擊海岸而成的樂曲。(5)這最後一段，  
是描寫海所奏的樂曲裏反映着的海的感情，是與人們共  
通的。作者是把海人化了，詩化了。文字技術的成熟，可稱  
絕頂。

## 海洋的一般描

這一天的天氣特別好，滄蕩的長空裏一羣鷗鳥排列成一道白痕，海水的顏色變為深綠，天際的短帆與長煙，歷歷在目，一切海景都混漾而生動。(1)

望那海一直下去，盡是些黑色的肅靜的礁石，在牠們周圍，海水不十分動蕩得厲害，只很微弱地浮動着，同時在牠那柔波之上，也反映着天空中的星星。(2)

在起泡沫的海岸上，海用了平均的間隔呼吸着。但在停止之間，可聽到，逐漸地輕弱的，潮波的尾聲，在不停地加長的間隔裏觸着海邊。

那鬱而且悶的東風的熱氣，掠過海面，天空有層層密佈着的雲彩，白得像牛乳一般。那海，失掉了所有的動情，和所有的形態，似乎遠遠地在和四周散開來的水氣混合了——很像沒有些兒呼吸的樣子。一隻白的海船，孤孤一隻白的海船，——那邊很少見到的——可以看見在那邊堤停着不動，給水底反影拖得長長的；那可瞧見的，



這沒有生氣的世界的中心，逐漸地，好像在蒸發出水汽來似的。

那片海，爲一種不變和連續的顫動所攪動着，反映出那散佈在天上的快樂的，像是在成千萬的飄渺的淺笑中折射出來的一種快樂。透過這個明澈的空間，一切寥遠的林蔭都清清楚楚地描了出來。——那伐斯多峯，加岡奴山，翠密的羣島都在右面；莫羅角，尼却拉，奧東拿角都在左面。那般白的奧東拿，在那潑勒司汀地方的一座山上看去，活像一座燦爛的亞細亞城子似的，昂然地對那青天站着，都是一條條作平行線的，沒有什麼尖頂塔。在那海岬和深潭處的鐵鏈，作半月形狀的，令人想起教會中一排供獻神靈的教徒，因爲每個柱子都奉着五穀的財寶。在那整個海濱之上，那金雀花攤開了牠的金黃的衣裳。從每一叢野草中，升起密密的一圈煙似的霧氣，像從一個香鼎中裊出來的一般。那被呼吸着的空氣，恰像一啜能使人長生的醇酒一般地甜蜜。（4）

月兒還沒有升起來，只有兩顆星像兩個燈塔似的，在那蔚藍的天空上照着。那湧起的波浪整齊

的滾進來，一片跟着一片地，而且不大推動那泊在防堤邊的孤舟。(5)

大海在我的面前舒展着，爲了昨夜的風暴的原故，牠還是不平靜的，而那海波的單調的喧囂聲，像一個沉浸在甜睡中的大城的聲音一樣，使我想起了往日，又把我的思想帶回到北方，回到我們的寒冷的都會去。被記憶所煩亂着，我沉迷在幻夢中了……。(6)

以上幾例描寫海洋。第一例，寫海景。第二例，寫海，礁石，波浪，與天上的星星。第三例，是聽覺描，寫海的聲音。第四例，特殊的描寫了海的形態。第五例，寫波浪。第六例，寫海嘯。寫海，而以牠的周圍作爲了描寫的中心。如海的情調，傍海的山峯，海岬，濱海的花草，空氣，都曾寫到。寫海，並不限定描寫海的本體。

## 早晨的海

一派微如呼吸的輕汽正在沙磧面上流動；現在較高的太陽照得更是晶瑩；一片好像在顫動的羞澀的明光一直退散到天頂上，並且透過種種對象把那距離更弄得遠不可計。廣原由各方展開去

一望無涯；而那差不多不覺得的土地的起伏開張，至於天際的線端，被一條大藍線封着，人人都知道是海面了。

早晨的海洋，寫得非常細膩動人。

## 海上黃昏

那海不定地在變化牠的顏色，成比例地和那天色漸漸清爽起來；這裏和那裏牠帶上了說不出的春色的陰影像，未熟的亞麻，當太陽的橫斜的光線經過稀疏透光的樹枝，在一個四月的黃昏裏。(1)

太陽方才下山，一種異常晶瑩的光彩，洒在海岸和海面之上；那難以捉摸的金光的，巨大的波浪，自西天升至天頂，重復折回下來而彎到對方的天庭，漸漸地，那海岸，變得份外清明，份外柔和，近乎初發的柳芽的顏色了。獨獨的，那紅色的帆，如紫醬色地美麗，畫破了那散佈開來的光輝。(2)

街市中的喧譁已遠遠的平息下去，紫褐色陰影業已長拖在一些廟宇的列柱之前，海灣那一

方的淺山，橄欖田，起伏不盡的漠漠的黃色地段，也都混合在一片深藍的水汽中；聽不見一點聲音，一種斷斷續續的沉悶氣象緊壓在空間。(3)

在那橄欖樹，棕櫚樹，番石榴樹，菟蘿中間，展着兩片大野塘，那塘同別一個望不見涯際的大湖相聯着的。一帶山嶺之後又巍然高峙着一些別的山嶺，巨湖當中豎着一個純黑而形如金字塔的島嶼。向左，在海灣的極端，好些沙堆很像靜止的棕色大浪，至於平得同琉璃磚相似的海不知不覺昇上去接到天邊。田野間的青碧一段一段的隱在那長的黃色板下；紅豆木燦爛得和珊瑚扣子一般；葡萄藤從棚樹巔上倒垂下來；聽得見潺潺的水聲；有冠的搵耕鳥不住的跳躍，夕陽的末光照着那些從水草中出來呼吸清風的龜壳就如給牠們鍍了金似的。(4)

以上共四例。第一例，寫黃昏的海的光色的變幻——“成此例的”一語用得精確，新穎。第二例，寫海上黃昏——注意了光線的流動。第三例，寫黃昏的海。第四例。一樣的寫海上黃昏。

## 海洋之夜

月亮被雲遮沒了；海也被一層霧蒙住了；那最近的帆船的船尾的燈光，穿過了迷霧，淒暗地照到岸上，海也時時刻刻地在飛濺着，恫嚇着要把那船隻湮沒了。

在黃昏裏，海在這兒和那兒顛簸着，在雲霧之下悲哀地吼嘯，在悲慘的驚亂之中怪異的風微微的吹動着船隻的布帆。

滿月高照在我的新寄寓所的蘆草葺蓋的屋頂和白牆上；在那圍着用粗而圓的石頭造成的牆的院子裏，另一間小屋站立着，偏向一邊，比第一間還要舊，還要小。那峭壁差不多就從這牆邊陡然地降下去，而下面的暗藍色的水波，帶着一種不絕的嗚咽聲在飛濺着。月亮臨視着在她下面的不停地動着的原形。從她的光線，我可以辨出在海面上有兩隻船，牠們的黑色的繩索，像一隻寂定的蜘蛛網，是描寫在地平線的灰白背景上。

爭自由的波浪(高爾基)

陽光明媚，惠風和暢。海靜靜地在安息着，但仍是緩緩地有力地莊嚴地在盪漾。

我們的小舟，張着風帆，受着漾漾欲睡的波浪的搖盪，在光耀的波上，向前激進。——海連天碧，一望無際。遠遠裏辨得出一條巨隄的遺跡。我們向着堤邊鼓棹前進，不久便駛近了這破毀的枯欄的遺跡。波浪在翻倒的岩壟中搏鬪作戲，跳躍，喧噪，彷彿克服了一個被打倒的仇敵，克服了這石隄的遺跡，在表示無限歡喜似的。

“海是不愛受束縛的。”我的同伴，一個飽經風霜的舟子，說。(1)

“這石隄被海衝壞已經很久了吧？”我說，想起自然之力，在這裡作過的猛烈的戰鬪，我不覺受了感動。

“唔，是的，已經很久了，”我的同伴隨便地回答；“你難道沒有聽見航海的人們所津津樂道的那個奇異傳說麼？——海水與岩石的搏鬪，我講給你聽吧！”

在往時波浪也像空中的飛鳥一般自由。他們的母親暴風將最美的歌曲唱給他們聽，含着無限

快樂，和著他們作那天真爛漫的快活的遊戲，可是人；黑暗的惡意的暴主，看着這種喜悅和幸福，迎着豔陽的微笑，越加光彩煥發，他就懷恨在心；他決意要掠奪海浪們最有價值的珍寶——他們的自由。

他召集了他的黨羽，吩咐他們將山底裏最硬的岩石炸開沉入海底，一塊一塊地疊起。

起初，波浪們看着這場巨大的工作，懷着十分的幼稚的希罕，他們跳踴作戲，想將他們那歡騰的生活的樂趣，分給這些呆笨的難親近的新客。他們圍着岩石跳舞；撫拍他們，跳躍，而且狂笑。但是這種好意，都歸無用；這些堅硬的冷心的岩石，冥頑如故。他們對於由衷的友誼的表情，反報以蹙額和沉默，他們的塊數，陸續地增加起來。

但是暴風和颶風，波浪的創造者，已有了她們自己的見地；她們以輕蔑和懷疑的吹噓，接待着這些生客。她們預料有禍祟臨頭了。這時，岩壁已升到海面，還是繼續不斷地增高。不久不幸的波浪驚惶無措地，瞳視着醜惡的岩壁——這岩壁，就在他們的眼前，從海底升了起來，許多反抗它的波

浪砸碎了頭，懷着無力的憤恨，莫可如何——破壞他們先前廣大的遊戲場，圍困了他們作為囚虜。

全海戰慄，而且震動了。“叛賊！叛賊！”可憐的波浪們驚惶地喊着。他們的哀哭和悲號的應聲，直響到海洋最暗黑的深底裏。

“我們以朋友待他們，他們却以怨報德，殺害我們的同胞，剝奪我們往日的自由。”

暴風哀哭她那被殺和被監禁的子女，颶風義憤填膺，向岩石大聲喊道：

“唔，你們這些卑劣的奴才，凶惡暴主的下賤的工具；你們也曾做過自由的人的。怎麼你們甘犯這樣可惡的大罪？怎麼你們可以剝奪我那無辜的子女們最神聖的繼承權利？”

但岩石蹙着額回答說：

“我們不再有自己的意志了。我們的主人吩咐我們偷竊，欺騙，掠奪和殺戮，我們便不能不服從；即使犧牲的是我們自己的同胞兄弟。”

暴風和颶風滿心失望地奔了開去，到處傳揚這可驚的消息：“海被束縛了：他的光榮的自由，永遠毀壞了。”



全海受着惶恐，悚懼和屈辱，終於吞聲忍氣地靜下了。老的巨浪們沒入海中，躲在颶風的雷鳴般的聲音所傳不到的不可測度的深底裏。他們忍着悲苦，等着報復的日子。

小波浪懷着無力的憤怒，向着鐵一樣的牢壁衝去，帶着碎裂的泡沫，奔回海裏去了。不久全海變成死一樣的沉默，橫暴已經佔了勝利，達到了目的。造成生命的價值的一切——光明和自由——都被扼制了，殺滅了。再沒有天真爛漫的遊戲，沒有歌唱，沒有跳舞，沒有幸福。唉，太陽也將牠的含淚的眼藏在悽慘的黑雲背後。

世紀更迭；橫暴和他的兩個寵臣，虛偽與黑暗，從此都做了海王，無數叛徒都被暴主流血壓服了，無數烈士，爲着神聖的自由，犧牲了生命；索練一天緊如一天；桎梏一天重似一天。年月如駛，時代更新；後起的烈士們，鼓着百折不撓的勇氣，維持著那尚未被強人撲盡的一線光明和希望。

自由的日子已經宣布了。一般信徒，受了信仰與希望的熱狂，不顧危害和殺身，大膽宣傳着自由及公道的福音，啓發蒙昧，提醒酣睡，使大眾預備，

而且決心，從事最後的決鬪。

起初，巨浪的子孫們，對着這種反叛的熱誠，猶疑不敢決，深思地搖着他們那灰白的頭。

“我們還太弱哩；”他們回答；“岩石還要將我克壓服了。”

幾個專使，同時被派去尋暴風和颶風，她們不在海裏，她們懷着失望和悲哀，久已投身在岩石的罅隙裏了。

波浪們的使者說：“我們來請你們一同去推倒那黝黑的岩石，去援助我們，參加那快到的關係我們生死的戰鬥，將世傳的自由，還給海浪。將自信和勇氣，鼓勵那畏怯的大波浪們，讓我們同心協力，打倒暴主。我們已經立誓決定，與其爲惡人們的奴隸而生，不如爲自由而死。

暴風含着慈母的悲痛。細聽着這些不祥的話，想起她那可憐的子女們。十分傷心——海浪在暴主的威力之下，他們怎麼忍受得住？現在什麼在等着他們呢？或者只有死滅的一途吧。

但颶風聽着使者的話，覺得非常高興。他們的脈息，像在年青和自由的時候那樣的跳動起來，他

覺得報仇的日子近了。(2)

於是雷公作起隆隆的聲音，橫貫全海。“咱們來吧，咱們來吧！解放的時候到了。快從海底起來，巨力的波浪，我願做你們的領袖，今天我們非將全海的鐵鍊打破不可。”

這話像一口警鐘似的有力量。海裏所有的波浪，都掀了起來，合作一起，攻擊那可惡的壓迫者；全身披掛，從各方面衝擊著岩壁。

黑暗和威嚇的夜，覆住了全海，煤一樣的黑雲，掛在天邊，一刻不寧地像是等候著這場正要開始的可怕的武劇。

最小的波浪們，滿腔沸騰著戰慾，是最先上場。暴風和颶風追跡而進，“向前呵，孩兒們！”颶風狂喊說。波浪們口裏喊着，“非戰勝即死亡”的戰號，向着暴主的黑沉沉的圍城衝去。(3)

戰爭開始了！

第一次猛攻，可以看出岩石微微地一動。波浪們赤着胸膛，拚命攻擊，岩石的脚，已染紅了死傷者的血。

暴風哀號着：

“做娘的眼看着孩兒們死亡，好不傷心呵！在我們得著勝利，奪得自由之前，你們還須犧牲許多許多生命呢！”

全海沸怒了。壯健的勇猛的不怕死的‘生力軍’填入了死傷者的行伍。鼓著勇氣，向岩頂衝去，崩裂，破散，而且被擊退了；但他們立刻又反攻，好像這一場惡戰是平常的遊戲，不是生死關頭的劇鬥。但漆黑的岩壁，仍舊屹立不動；不，他對於波浪們的盛怒，似乎毫不介意。第一次攻打失敗了。（4）

全海震怒了，颶風命年青的波浪讓開一條路，讓海底的巨浪前進。

野獅般的巨大猙獰的老波浪，來援助他們的小同胞了。他們威猛地搖着雪白的頭，夾着雷樣的吼聲。直向‘不共戴天’的敵人衝去。

天開始破曉了，夜裏的恐怖還沒有過去。

巨浪用着雪山崩壓的猛勢，和抵擋不住的旋風力，奮勇直撲那不可制勝的岩石，現在岩壁連根震撼了。但仍是屹立不倒，依舊對着戰勝的敵人嘲笑挑戰。

他們的主人，狼心的暴主，見了波浪的第一次

失敗，抱着惡魔般的快樂，以爲這次勝利又要歸他了，但看見了巨浪們的可怕的猛攻，不覺有點害怕。當他的石築圍城——本來是虛偽，黑暗，橫暴的打不倒的堡壘——搖動的時候，他着急了，覺得報復的時候到了，上天的懲罰快臨身了。如果現在他交還被壓迫者以自由，可以倖免那等着他的不能違抗的劫運，他是何等願意呢。但是現在已經太遲了；他違反了公道及人道的常律，犯了不可計數的罪惡，是必須清償的；烈士們，爲自由而受苦和殺身的烈士們，他們的仇是非報不可的，只有他及幫他執行殺戮的凶人之覆滅，方足以消除百世的積恨。正是以巨浪圍攻岩壁殺了一番凶惡的喧噪之後，接着是幾分鐘可怕的沉默。(5)

海浪向後退却，彷彿在集合他們的無量大力，作最後的攻擊。宇宙界一切生物，抱着焦切的希望，在一邊旁觀，打著寒顫在瞧着按時漲落的波浪，慢慢地不屈地，湧近那戰慄的岩壁。(6)

過了幾秒鐘，這傲然矗立的暴主的長城推倒了，傾覆了，永遠埋葬在大洋的底裏了。海水恢復了他們的自由。(7)

我聽了這故事，它的寓意，熱灼灼地刻在我的心眼前，我呆呆地，良久守着深祭的沉默。我懷着熱愛，不，虔誠的敬心，凝視那圍繞我們的小舟在蕩漾的波浪，他們興高采烈地在承受那五月的陽光的撫摩。

岸上那一座烟霧蒸騰的污城裏的噪聲襲入我的耳朵：牢獄裏的粗笑和哀呼的合奏，鐵鍊的戛戛聲，鞭撻聲，野獸的哀號聲……

從解放的大海裏，喊來一種呼聲：“可憐的人的奴隸呵，什麼時候，自由的日子，爲你們放出曙光來呢？”(8)

這是一篇關於俄國革命前的悲劇的文字。是高爾基的“爭自由的波浪”的全文，在這一篇短的作品裏，高爾基是象徵的說明了爭自由的必要，艱苦，以及因爭自由而演成的種種的悲劇。首先說明“海是不愛受束縛的”，作爲全個故事的序引。第二說明自由的波浪被壓迫的逐漸發展的過程，以及它們自身醒悟的經過。第三是新的戰線準備好了。第四，新的戰鬥開始了。第五，第二步的襲擊。第六，繼續的猛攻。第七，“海水恢復了他們的自由。”第八，故事完了。讀“這故事”真是令人感到“它的寓意熱灼灼地

刻在我的心眼前。”而且作者，在這結束的段落裏，是從廣大的海洋說到黑暗的人間了。全篇的主旨與任務，在這裏指出了，這是借自然的現象的描寫來說明人世間的文字，

### 悄靜的海濱(Heine)

海濱悄靜，  
夜色深沉，  
月自雲中破綻，  
海向明月談心。

✽

“那兒的那位先生，  
是癡呆，還有硬在鍾情？  
他怎麼那樣地傷心，又那樣地高興？  
分明是在高興，同時又在傷心。”

✽

明月兒笑臉盈盈，  
發出着嘹亮的聲音，  
“他也是個癡呆，他也是在鍾情，  
而且況且呀——他還是個詩人。”

## 海岸線

我站在窗邊看了一會兒佈着雲片的青天。那邊遠的海岸像一條紫線似的伸展着，一直到一個岬角爲止，在那岬角的頂上可以看出那煙塔的尖頂來。

## 海岸

窗下便是一處賣鳥的場所。露天堆積着許多鳥籠，鸚鵡呀，八哥呀，島上的許多種類的小鳥都唧唧喳喳地不住的唱歌。每逢太陽初升的時候，一陣噪聲，恰像在一個森林裏；太陽漸高，噪聲漸滅，只有碼頭的工作聲音與聖母院的鐘聲相應。(1)

在此地，各國的言語都可聽見。舟子的呼聲，挑夫的嚷聲，賣蝦蟹的人的叫賣聲，修船所的鏈聲，起重機的軋轆聲，海邊的鐘聲，船上的機器聲，唧水筒的有韻的水聲，船底的戽水聲，汽笛聲，——一切的聲音，都從鄰近的海岸的跳躍板得到了反響。一張大船正在放洋，宛如一條長鯨，向空中噓氣。(2)



至於這碼頭的氣味，亦可以表示別的碼頭更熱，更當太陽，又可以表示異國的氣味。檀香呀，蘇木呀，檸檬呀，橙子呀，子松仁呀，落花生呀，種種氣味雜着，從外國帶來的塵埃，在鹹水的蒸氣與船中廚房的烟火氣裏升騰。(3)

到了晚上，鬧聲漸靜了，濁氣漸消了。靜望那黑暗而沈靜的碼頭，則見桅帆的影子印地成錯綜的紋路。此時萬籟俱寂，但聞漁舟一槳，撥浪微響；又遠遠地聽見一個狗吠。燈塔閃爍地放出光芒，射破長空的濃黑，小島呀，山寨呀，巖石呀，依着燈光明滅，時隱時現。天涯的衆生都靠着這一道光芒指點去路。看見此景越發令人惹起了航海的興趣，似乎海上的旅客正在向人們招手。風浪的激響，汽笛的長嘯，似乎正在叫人們去哩。(4)

本文分四段。第一，寫海濱市場。第二，寫海岸人物。

第三，寫碼頭與貨物。第四，寫海濱之夜。

## 海 舟

我必須要承認我也在試想從遠方辨識出些像船一樣的東西來。差不多過了十分鐘，於是在那起

伏不平的波浪間，可以看出有一點小點子來了，慢慢地爬上那波浪的頂端，忽促地降下到波浪的凹處，那隻船漸漸地走近岸來了。“他一定是一個勇敢的船夫，他敢在這樣的一個夜裏冒險渡過一個一個二十里闊的海灣，而他的事業一定是重大的。”當我心驚膽跳地看着那隻在掙扎着的船的時候，我這樣想着。但是那隻船却像一頭鴨子似地潛入水中去，然後，用看過去像是一隻鳥翼似的槳很快地打了一槳，又從水底跳了出來，四周滿是浪花，我想這隻船會撞在海岸的岩石上，打得粉碎。可是牠却靈巧地轉過一旁，進了那安全的小灣。

## 海 灣(庫卜林)

這大港灣，是世界上大商港之一，常聚泊着許許多多船隻。在這港裏，有深黑的，生鏽的，宏大的，有軍備的船。在這港裏有滿載着的，開駛到遠東去，黃色的厚烟筒的，義勇艦隊的輪船。這些船每天吸收着無數的貨物和千萬的囚徒。在春秋兩季，從地球上各處來的數百種旗幟飄揚着，從早到晚，凡種種可以明白的語言說着的命令和辱罵老是在

粗勇地響刮着。從船上到岸塢和倉棧，再沿那搖蕩着的舷門回來，脚夫們來來往往地奔走着，那些是穿着破布的俄國浪人，幾乎全身都赤裸了，生着醉容和龐大的臉，還有棕色的土耳其人，戴着污穢的頭巾，穿着鬆散到膝蓋邊的長袴，但從膝蓋到踝骨却又紮束着，還有肥矮的，多筋骨的波斯人，他們的髮辮用規邦皮染就了紅胡蘿蔔的顏色。(1)

那些美觀的意大利縱帆船，有着兩支或三支桅杆，牠們的帆上有規則的層次很清潔，很白，很有彈力，正像一個少婦的酥胸，也來到這港裏互相隔開了不相傾軋的距離停泊着。在燈塔光中，這些靜止的船隻好像——尤其是在一個清和的春日黎明——奇怪的幻象，並不游泳在波面上，竟儼如在水平線上的太空裏。在這港裏，有幾個月，在這污濁的綠色港水上，在蛋殼和西瓜皮的垃圾中，在海鷗的翻舞中，有從阿拉多利亞來的商船，從脫萊皮戎來的三角帆船，帶着奇怪的彩色的彫鏤和幽異的裝飾，搖盪在鐵錨邊。在這港裏，異常狹小的船，張着塗了濃濃的黑油的帆，懸着污穢的破布當旗幟，也不時地駛進來。沿着石的海堤，這種

船行駛着，載重得幾乎接平了水，船舷又幾乎要和隄岸碰出聲音來，因為沒有調節速度，所以衝入任何港裏去都要受各國人的侮辱，咒罵和威嚇，便祇得將船泊進了就近第一所船塢，在那裏，那船上的水手們——都是些裸着的，青銅色的短小的人用喉嚨裏滾出來的啞啞的聲音說着話——便會怪迅速地收捲着撕碎了的帆，於是這污穢的神祕的船便立刻會靜止下來。後來便又同樣曖昧地在黑夜裏，火也不點一個，就潛行離去了這港灣。在夜裏，真的，整個海灣都充滿了做秘密買賣的小輕舟。從境外或其他更遠的地方來的漁人，常在這裏將他們的魚載進城去。春季，卡姆撒思魚整千累萬地裝滿了他們的長艇；在夏季，是那些怪形的比目魚，到了秋季，便是青花魚，肥大的凱法爾和牡蠣；在冬季，便有那些重十磅至二十磅的大白鱈魚，這些都是在數里外的海面上冒着許多危險去捕來的。(2)

這些人——各國的水手，漁人，火夫，快活的客艙茶房，碼頭賊，機師，工人，艙公，腳夫，水鬼，販私貨者——都是年紀很輕，身子壯健，飽含着海

洋和魚類的強烈氣味，他們都很明白所當忍耐的，享受着每天的危險的愉快和恐怖，把那些勇敢，大膽，和有力的，急口話的鳴聲看得比一切都有價值，到了岸上，他們便都各自投身於淫樂，飲酒和打架的野蠻的愉快。到了夜裏這大城的光亮，高高的臨照在港灣上，如神祕的閃光的眼似地在誘引他們，常在答應給他們些新的，可喜的，沒有閱歷過的東西，然而常是在這麼同樣地欺詐着。(3)

這城和港口之間，是一條峻峭的，狹小的撓曲的街，穩重的人夜裏都不敢走。每走一步總可以遇到那些有污穢的窗子的宵夜館，攔着欄干，裏面照着孤燈的朦朧的光。無論是誰都能不時地走過那些小鋪子，在這些小鋪子裏，誰都可以把他偶然所得到的東西賣掉，從水手的什物箱到他的網，又可以穿好了任憑挑選的水手的什物箱裏的衣服走出去。這裏，又有許多啤酒店，小客棧，飲食店，和鄉下旅舍，都張掛着有各種可以懂得的文字的燃亮的招牌，還有許多不規矩的屋子，同時又分明而又祕密的，在那些屋子的階上，有許多可厭的塗脂抹粉的婦人在用着粗嘎的聲音招喚那些水手。此外

還有許多希臘咖啡館，在那裏常有人去玩骨牌和紙牌；還有土耳其咖啡館，在那裏可以去吸水烟，花五個哥貝便可以宿一宵。還有小小的東方旅舍，在這些旅舍裏，他們出賣蝸牛，貝達利提斯，小蝦，蝗子，大的黑魚，和其他各種海中怪物。有幾處的屋頂和地下室裏，在厚重的百葉窗後，却隱藏着賭窟，在那裏，骨牌戲和巴卡拉賭常在一個人的胸衣裂了或一個人的頭顱被打破的時候才告終局，在次隅的右方，有時在間壁一室裏，準有人在那裏，誰都可以和他交易些任何偷竊來的東西，從金剛鑽的手鏟到銀的十字架，從一個里昂到一襲水手的制服。

這些峻峭的狹小的街，被灰染黑了，到了夜裏便很滑，而且蒸發着，好像牠們在一個惡夢中透出汗來。這些街道又像污穢的烟桿中的小溝，從這溝中，這萬國性的城將牠所有的垃圾，所有的腐朽物，所有的惹厭東西和罪惡全都嘔吐到海裏去，水手們的筋肉強壯的身軀和簡單的靈魂便傳染着了這些穢物（4）

這些街上的粗狂的居民不常到那盛飾着的幾

乎常常像節假日似的，有着那玻璃的窗，凜凜然的紀念碑，電光的輝煌，土瀝青的鋪道，白刺球花的林蔭路，凜凜然的警察和其他所有的清潔和有秩序的表面的城裏去。但是這些居民裏的無論那一個，在他將那些他的勞苦所得來的撕碎的，脂一般滑的，驕傲的紙盧布都花費在風裏之前，他準得要到了甘字列諾斯酒店去的。這是傳言所聖潔化了的事情，即使必需要在夜裏偷偷地到這城市的中心去，他們也還是要來的。(5)

本文第一段，說明這港灣裏所停泊的船隻，以及出現在海岸上的是些什麼人。第二節，再從總敘回頭詳加敘述，說明這些船隻的不同的姿態，他們來此的任務，以及船上的水手們的工作。第三節，再復詳細的敘述水手們船上職員們的生活情形。第四節，進一步的詳細說明濱海的市鎮裏的情形，與水手們的生活聯繫起來。第五節，歸結到作者在這裏所要描寫的那月酒店。

## 海 邊(Heine)

夕陽西沉時，  
渺茫的海裏射出無際的清光；

我們孤寂而沉默的，  
坐在淒涼的漁舍旁。

\*

這時霧起水也漲了，  
白鷗兒一去一來的飛翔；  
忽從伊的秋波似的情眼內，  
湧出滾滾的淚漿。

\*

淚兒落在伊的手上，  
我不自禁的雙膝曲降，  
緊吻着溫柔的纖手；  
慢將情淚嘗。

\*

啊！這不幸的少婦，  
洒伊的情淚把我毒煞；  
自那時——  
使我肉體自剝蝕，  
精神絕望而消失！

湖

[ 122 ]



一片小湖，是用藍石短埂分成了好幾段的。湖水清澈得以致松枝的火焰一直彈動到底，照在金沙和白石的湖心上。湖水被擾動了，光明的金沙也翻騰起來，許多尾上帶有寶石的魚也浮上了水面。

巴卡耳湖太妙了，西比利亞人不叫牠是湖，稱牠是海。水是十分的清澈，水底的東西就如同水面上的東西一樣清楚。顏色是翠綠得非常悅目。兩岸都是大山，山上有森林。此地完全是一片荒野無人烟。

### 淺 湖 (Joseph Conrad)

在這樹林子的盡頭，一派耀眼的金光已經把河身截斷，一個毫沒雲彩圍護炫眼睛的太陽，正低低的平歇在那又滑澤又放光得像一條金屬帶子般的水面上。那一帶樹林，鬱暗暗的，重沉沉的，文風不動肅立在那條寬河的兩岸。枝柯參天的大樹腳下一棵一棵沒有軀幹的利巴棕樹由岸邊的泥巴裏伸出來，一扇扇又大又厚重的葉子垂垂的覆在那深棕色的渦流上。在那靜極了的空氣裏，每一株樹，每一片樹葉，每一根枝條，藤蘿上的每一根

捲鬚，細花的每一瓣花瓣，都彷彿給迷入了一種完全的永久的不動狀態中。沒有一點甚麼東西搖動這河身，除了那八皮槳，按時揚起來，又一同齊齊的，拍的一聲浸下去。

……背對着斜陽，放眼向海天空闊處瞭望。迎着船尾來的是一隻甚麼烏疊疊的呼聲，一種微弱的不諧協的低呼，飛渡這平滑的水面，隨即又，不等達到彼岸，在這大地屏息的靜默中寂然消失了。

一瞬間忽然平直的前途像是由中心一紐，樹林旋成一個半圓形，一縷縷夕陽的餘輝，紛紛的，火燄般的閃耀，射落在艇子的寬邊上，把人們修長零亂的影子投映在明滅的亂流上。這時船已經在河身裏轉了方向，斜過來，船首的雕龍頭正指着岸上一片枝條長蔓的矮叢林中一個空罅處。他向前滑去，拂過低驕的枝梢，在河面上消失了踪影，猶如一隻甚麼瘦纖纖水陸並棲的動物，離開了水去就他林子裏的床岸。

那窄窄的小港如同一條溝；曲折，荒謬的深邃；在一薄條條明淨的藍天下越充滿了陰沈。大極了的樹聳立着，爲覆着的垂着的爬藤遮得看不出。

這兒那兒，臨近那閃亮的黝黑的水面，是一株甚麼大樹蟠虬的樹頂，由鳳尾草的密網裏露出頭來，黑沉沉，笨重重，扭曲着不動，如一條被囚禁的蛇。槳手們的短語在那植物編成的深厚鬱暗的牆間回出大的反響。黑暗，由樹林間，由爬藤纏糾的密網裏，由大得古怪不動的葉子後面緩緩滲漏出來；神祕的，不可制止的黑暗；帶着那奧不可測的森林的味和他的毒的黑暗。

……在淺水裏撐着。港面闊了，開拓入一個寬闊的積水淺湖。森林跟着卑濕的岸畔後退，剩下碧青的一條淺草地和蘆葦爲那倒映着的淨藍天鑲了一道邊。一片粉色雲，在半空裏遊戲，向浮在水面的葉子底下和銀色的白蓮花下追隨她自己輕豔的情影。一所小屋，望去黑黑的，棲在高高的木樁上。屋後邊，兩株高棕樹，彷彿是由後面樹林裏伸出來似的，微微偃着，搖曳在破屋頂上，他那茂密的垂垂的樹頭，包含着一种淒淡的柔情和迴護的意味。……

……由草屋裏出來時正看到那光輝燦爛的夕陽，爲樹梢上快快的和悄悄的升起來的影子滅去，

那一層霏微黯淡的霧氣，滿佈了天空，掃盡了那漫天霞彩的絢爛，和那紅豔欲盡的餘暉。幾分鐘之內星子全出來了，照臨在這黑漆漆的大地面。那寬闊的湖面，爲這些反映的亮晃得生光，猶如一塊橢圓形的夜天，被投在那冥冥的深不可測的黑夜的荒郊裏。

湖面上起了一層朦朦的低霧，緩緩拭去眨眼的星星。現在一天的白氣散罩着大地：把冷同黯淡都流向黑暗裏去，圍着那些樹根和屋子前的竹台無聲旋轉，彷彿不耐在這捉摸不定的幻境似的海面浮溷似的。只有老遠一帶樹頭顯露在一線瑩亮的天邊，像一帶整肅的禁衛森嚴的岸——一帶騙人的無情的黑暗的海岸。

……一陣微風勻勻的吹來。天上淡稀稀的曉星彷彿都漸次隱入了那渺渺的深深的霜天。一陣清冷的風吹過後又是幾秒鐘絕對的柔和靜默。忽而由黑暗參差的樹林間射起一派金光，直飛入雲端，散下來敷在半圓形的東方，太陽升起了。霧幕揭起，紛紛散成斷片，消失在那飛雲捲裏。霧散後的湖面輪着，光亮澤黑，在樹牆的重陰下，！隻

白鷺，斜暉裏越湖橫飛而渡，在青天裏映着太陽耀出照眼的光彩，又向上一飛，變成了一星不動的黑點，一展眼浸入了青天，像是永遠再不會飛回地面了。

對面前太陽正吐出一線邊緣在樹梢頭上，着着向上升。空氣鮮潔了；一片耀眼的光芒，傾瀉在湖上，照映着粼粼的水面。樹林子由早晨清切的影子裏跑出來，變得頂分明，彷彿擁得近了些——卻又在那枝葉的翻動，點頭的樹枝，搖擺的杈枒中停止了。在那無情的陽光下一種無意識的生命發出的吹噓來得更大了，圍着這人間的憂愁吐出些不可辨解的音響。

這是從小說“淺湖”中節出的。描寫湖上景物，極其精緻，時間是從黃昏一直到次日黎明。

### 河(Gormont)

西蒙尼河正唱著質樸的歌，  
來呵，我們往燈心草與骨蓬的中間去罷；  
是中午了，人們離開他們的犁了，  
我呢，我將看你的素足在清冷的水裏。

✽

河是魚與花的母親，  
樹木與鳥，香味與彩色的母親；

✽

她將水給鳥喝，  
那些吃了米穀將飛到遠地方的鳥；

✽

她將水給綠肚皮的青蠅喝，  
給那船奴似的划著的水蜘蛛喝；

✽

河是魚的母親：她給他們  
昆蟲與草，空氣與河屯；

✽

她給他們戀愛，她給他們翅子，  
可以跟隨雌魚的影到世界的邊境。

✽

河是花的母親，虹的母親，  
一切用水和太陽造成的東西的母親。

✽

河養育鐘花與牧草，

有蜜的香氣的翠菊，

\*

又養育有烏的茸毛似的柔軟的葉的毛蕊草；

她養育小麥苜蓿和蘆葦；

\*

她養育苧麻與亞麻，

她養育燕麥大麥和蕎麥；

\*

她養育裸麥河柳和蘋果樹；

她養育楊柳與大的白楊。

\*

河是樹林的母親：那美麗的櫟樹  
從河床裏吸取他們血管裏的清水。

\*

河孕育天空：雨落下來的時候，  
這便是升到天上又復下降的河水。

\*

河是很壯盛而且很清淨的母親，  
河是一切自然的母親。

●

西蒙尼河正唱著質樸的歌，  
來呵，我們往燈心草與骨蓬的中間去罷；  
是中午了：人們離開了他的犁了，  
我呢，我將看你的素足在清冷的水裏。

果爾蒙的這首詩，是在優婉的情調之中，瑣瑣的寫出河  
的最高的意義。“河是一切自然的母親”，這是非常動人的。

## 河 中

冷得很。三月間的太陽還不多暖和。在兩岸有  
很多裸體樹的枯枝在風中擺舞着，小叢林內，山的  
脚下都有不少的殘雪和未融完的冰塊。在河內的  
冰塊，真正像一羣白羊。我這時感覺到自己如像在  
這羣羊之間。(1)

帆船行到一個河岸底下，在河的左邊很寬，有  
很急的流水，船就一下撞進那沙草邊上了。看看，  
好像水要衝進來了，於是快快划到一個小堆的邊  
上去，忽然又遇到漩水窩和崩土以及流水的轟轟  
叫喊。太陽在微笑，喜雀在牠們的黑的羽翅上發出  
光來，站在牠們的巢內，刮刮的叫喊。在受着太陽  
光熱多的地方，許多草木的綠芽向着光明的陽光



吐發，身體上一——冷的，而在精神上很愉快，而且在這個時候發生出很多可愛的光明的希冀。在地球上都是很愉快的。(2)

在中午船行到卡拉諾托夫村；在高高的，峭峻的山上有個碧色的教堂，從這個教堂延伸至山麓，有許多好的堅固的房屋，黃色的狹小的屋頂和用蘆桿蓋的織紋閃耀着光輝，簡單而又美麗。(3)

從這些山的中間，有許多小河，可愛的是不斷的流水和銀花雪浪，有個瘦弱的農民，穿件襤褸的襯衫，捲縮的鬍鬚，紅頭髮上面有頂很厚的帽子；沿着行船的河流，依着鬆軟的粘土，搖搖擺擺的，大脚大步的走去。(4)

這一例寫三月的河中的旅行。第一，寫氣候，河流，冰塊。第二，寫船行某一個地方的遠近景緻。第三，到了村莊，展開着莊裏的景緻。第四，寫山路，小河，以及點景的行人。

## 河的一般描

那天是開天闢地以來的最美麗的一日，太陽在歡躍的天空下邊放着燦爛的光輝，樹林的熟爛的莓子的薰香飛翔在河上。(1)

黑色的河流在你面前經過，淡淡的雲兒在她頭上浮着，小渚的岸邊在黑暗之間看不清楚。逐層的波浪滾上沙岸，洗着我的腳，真正把我引入無際無涯的領土，向着什麼黑闇的地方走。(2)

在走了半里路光景，他回頭來，看見黃色的教堂和房子和河流，都浴在陽光裏面；河流底兩岸是光明的，青青的，河底映照着蔚藍色的天空，處處都反射着銀色的光輝，現出非常美麗的樣子。(3)

對面是河壩，河壩上曬着好些漁網，還有許多貝殼在那裏放光。纜繫着的幾張大船，給波浪衝得沙沙地響，還有那厲害的北風，把這闊大而光明的河水吹到一片綠色的小島上。(4)

池上美麗的水光，射進屋裏。極目遠望，可以看見斜坡上的葡萄苗，扁柏，橄欖樹，松林，直到河邊爲止。這時雖是清晨，卻沒有一點兒霧，黛綠的天空下與水光相接，一夜的北風，非但把雲吹得乾乾淨淨，那廣漠的山谷裏還有虎虎的餘聲。(5)

白天將盡了，太陽低低地懸在茂林的山嶺上。這條河流飾成了一幅神祕的平靜的畫圖。在遠處航行的汽船遙遠地吹着汽笛；一只載重的帆船在

河上緩緩地移動，好似一位睡眠朦朧的商人太太。木筏上都裝着燃料——船夫們正預備着食事。兩只小船成斜角形地聯着橫過對岸去。牠們在水上飄着，差不多要沉到鏡平的水下面去，深邃的碧水中反映着搖蕩的船影。汽船過後劃成的浪跡，一點兒一點兒擴展開，將那些影像衝得粉碎。此時如鏡的水面也震蕩了，好像一片的碎晶在水上浮盪着，反映着殘陽耀了好一會。(6)

河水迅速地奔流着，有一種約略地可以聽到的潺潺的水聲，鮮紅的月亮反照在靠近左邊河岸的地方；微波奔馳在這水月上，將它擴大起來，將它打成了碎片，而且好像將它運走一樣。(7)

在河流的那一邊，整個的天空都是現着絳紅的顏色；月亮在昇起來；兩個農婦高聲地談着話，在菜園裏面摘菜；在菜園後面，那面有幾間昏暗的茅屋……在河流這一邊的一切東西，正和五月裏的情形一樣：小路，叢樹倒懸在水面上的楊柳……可是已聽不到英勇的夜鶯的聲音了，沒有白楊樹和嫩草的芬香了。(8)

木材撞着船頭的聲音，黃金色的星兒在桅檣

上蕩漾着；浪潮在黑暗的各處激盪着；遠得幾乎看不見的輪船上吹出的汽笛聲在睡眠了的河上相應着。燦爛的星辰佈滿了天空，碧藍的晚景懸在無聲的嶺間和草原。(9)

以上各例寫河。前四例，一般的描寫河流。第五例，寫早晨的河流。第六例，寫河上黃昏。第七例，寫夜的河。第八例，寫河的兩岸的景物。第九例，寫河上的夜風。

### 萊茵河之夜

現在他們是走着一條通到溪河去的小路，不久，便沿着河岸跑了，他們繞過了河堤上的叢樹，池沼，和倒懸在水上的楊柳。河流這邊的岸和岸上的小路，已經很不容易看清楚，至於河那邊的岸，完全浸沒在夜的黑暗裏了。在昏暗的河水上，東一顆西一顆的映耀着星星，它們在顫動，而且粉碎在水面上了——祇從這一點看起來也可以知道河水是在迅速地流動。夜是非常靜寂。思睡的鷓鴣在遠岸悲痛地夜啼，在附近的叢樹裏的灌木上。一隻夜鶯在高聲顫唱，一點也不注意這一羣經過的人們。他們圍立在這株灌木的四周，搖蕩它，然而

夜鶯還在繼續地歌唱。

河流的描寫。寫到了河岸，河堤，河的兩岸。而且從星光的動態上，表現出夜河的動流。最後，寫到了河傍的夜鶯。

我很晚纔家去。當我達到萊茵湖中的時候，我吩咐擺渡的任波艇順流而飄下去。老頭拖起了他的槳，而這莊嚴的河流便載着我們前去了。我在望了望我的週遭，傾聽着，深深地迴想着的時候，我突然覺得有種隱秘的不甯在我的心中攪動着……我舉眼望着天空，但連天空也都不是平靜的；綴着繁星，牠們似乎都在動着，顫着，閃着，我俯視河水——但連那兒，連那些冷的黑的深處，繁星也在抖着，映着微光；我似乎四面八方都感到了一種奮興的生的躍動——而我的心裏也起了驚惶之感。我把兩肘倚着在船旁……我耳邊的風的絮語，船尾的水濺的柔聲激動着我的神經，而河上的清新的微風也並不使我感到涼快；一隻夜鶯在岸上歌唱着，牠那甜蜜的音調刺着我的心。眼淚來到了我的眼裏，但牠們可不是那種無目的的狂喜的眼淚呵……我所感到的並非空虛之感，而是，我後來便曉得了，而是當靈魂展開了，返響了的時候，當牠

感到牠是把握了一切，愛戀了一切的時候，一種擁抱一切的願望之感……。不！那是幸福的渴望在我的心中燃燒着。我還不敢用牠的名字來稱呼牠——但是幸福呵，飽滿而逾量的幸福——那便是我所需要的，那便是我所愁思的……。波艇飄着下去，擺渡的老頭倚槳坐着打盹。

這一例寫萊茵河之夜。

## 露西亞的河流

黃昏時分，我出城去渡楊笙河，遠望對岸的山，那麼烟霧迷迷的就同高加索一樣。楊笙河的河面很寬，水流也急，比伏爾加河還要美麗些。這河裏的渡船的構造也很奇怪，逆流划着。這山這水，是我在西比利亞第一種感着好感的東西。青山綠水，叫我把一路所受的千辛萬苦都忘記了。(1)

我們只有沿恩加拉河岸走到巴卡耳去了。這河出自巴卡爾湖沿到楊笙河去。沿岸是風景很美，山很多，山上又有密叢叢的樹。天氣是太好了，陽光溫暖。我邊走着，覺得非常舒適，使我快樂得寫

也寫不出來。或者是因爲住慣了依耳庫司，一旦到了這河邊來就覺得高興。或者是因爲這河邊的風景太有點像瑞士了。事事新鮮有趣。我們沿河岸走去，到了河口，向右邊走不遠就到了巴卡耳的湖邊了。這湖在西比利亞人看來是叫作海。水平如鏡。湖的對岸，當然看不見，有九十里遠呢。湖岸很高而直，有許多石頭，有許多地方就伸到湖裏去像飛多沙地方一樣。(2)

咖馬河一條叫人討厭的河。若是要能了解這河的美麗。除非是變作一個本地的土民，坐在裝石油桶子的貨船旁邊，或者乾魚旁邊，動都不動的只是喝酒，怕要那樣的人才能知道這河的美景。河岸是光光無毛，樹也是只有幹子，地是死棕色，到處還有雪，風是刮得那麼利害。一陣風吹起那剛在大河水之後的咖啡似的河水的浪來，叫人感得非常不痛快。手提琴的聲音聽來是非常的喪氣，站在貨船上的人，披着羊皮動也不動一下子，好像被無止無息的憂愁石化了似的。咖馬河流上的鎮市也是灰色的，那些人也像在製造烏雲，爛泥，憂悶的工廠裏做工當爲他們唯一的事業似的。每到站頭都

聚有許多受過教育的人，在他們看來，凡是輪船到就當爲一件大事。(3)

雨是傾盆似的下，我把雨衣包得緊緊的。我對於伏爾加河的第一次印像是被這大雨，這車窗子上的雨點，同到站上來接我的人的鼻子上的雨水弄濕了。在輪船上第一件我要任意做的事情就是醒覺。醒來還看見太陽沒有落山。伏爾加河是真不壞，河邊的牧場，在太陽的光裏浸着的修道院和白色的教堂，妙極了的遠景，隨便什麼地方坐下來釣釣魚是多麼一件有味的事。學校伴娘在河邊散步，剪綠草。牧者的角聲不時可以聞到。白色的鷗在水面上飛翔。(4)

我們乘船走了。

……秋天的深夜沿伏爾加行航是多不明亮的。我們坐在司舵的傍邊，那舵的轉動叫聲也不小，——前進的時候，腳掌很重的照着船板上踏，嘆一口氣：——啊哎……啊……嚕……

在舵尾上是絲絹纏的，水沉靜的在流，無涯無際的在流，河的上面是黑暗的秋雲籠罩着。四週祇有黑暗的魔王在慢慢的流動，他射到河岸，大約地



球也被他擊潰了，由烟霧變成液汁，不斷的，無終極的，一切都在地下，在荒原，那兒沒有太陽，沒有月光，沒有星球。

在前面，在灰色的黑陰內，有軋軋的聲響而看不清楚的載貨的輪船，好像有種反抗的彈力，擋住牠，三個浮標燈，兩個在水上，一個在牠們上面一一送牠，在黑暗的濃霧內，牠漸漸與我們近了，真正像個金色鮪魚，還有四個，一個的燈光照在我們帆上。

黑霧重重疊疊，在貨船上是不見什麼的，你祇能看見一點燈光在濃厚的黑霧裏一閃一閃。烟霧內有一種煤油的臭味。

已經到了夜深了。輪船是在黑水中間航行，照着的黃油燈光而且是異常無力而黯淡。在我們上面流動的，是黑影，烏雲。我們完全沉默在深深的黑暗裏面。(5)

很濃厚的，烏雲重疊着，把太陽也遮着了。水投上了鉛色，在河岸邊有黃的小小的叢林，松樹，牠們的枝根是黑的，從農村出來了許多的家畜，有個農民的樣子，真像從石洞內鑽出來的一樣。在板

船邊有個茶壺飛走了，擲到船的車輪翼上。(6)

以上六例。第一寫楊笙河，第二寫巴卡爾河，第三寫  
河，第四，伏爾加河之雨。第五，伏爾加的夜航。第六，濱河  
的小村鎮。

## 運 河

寂寥的陰天底下，  
帶灰色的青綠的  
古的運河。

## 船

那船拿起一種驕傲而凶猛的 樣子向前走着，  
支桅是筆直的，風帆是垂在桅檣沿上的，一面破着  
牠四圍的浪花；牠那絕大的槳都音韻鏘然的拍着  
水；那做來像犁刀一樣的龍骨梢，時時刻刻的露  
出，而在收束船頭的銜角下面的那匹象牙頭的馬，  
舉着牠的兩蹄，很像正在大海當中奔馳的一般。

## 帆(萊芒托夫)

海裏有一張雪白的帆，

在藍的波浪上飛遊……  
你在家遺失了什麼，親愛的！  
却向着別的世界去追求？……

波浪在奏樂，風在吹號，  
桅灣曲了發着格格的声音……  
牠却跑着，滿意地跑着，  
在廣漠的空間將幸福找尋！……

牠下面——是海水的光耀，  
在上面——是天空的青青；  
那張帆却請求着大風——  
難道在大風裏竟有和平！？

## 小 溪 流

山谷底有條小溪，涓涓地穿過小石頭子，好像在匆忙地流向那居於深深的鋸齒形的山頂的灰暗山脊之外而平靜地發着光的大河裏去一般。

在樹林的峽谷深處，一條小河，潛在草裏，急流着。在峽谷的上邊，流着，白天啾不見而夜

裏游。游。着。的，碧。空。色。的。河。流，如。金。色。鯉。魚。似。的。羣  
星。在。水。裏。游。玩。着。

## 池 沼

小河從一個池子流進另一個池子，通過幾個  
沼澤的水潭，隔開了村鎮的南北；那些池一年年的  
淺起來，結果被植物壅塞住，長幹茂密的葦草，終  
於在池子中蕩動得像大海的波濤一樣。

第五卷  
山岩與平野

• • •

山行 (Goethe: Faust)

樹根如長蛇，  
盤出岩和土，  
彼此糾繆如練組，  
要使我們心驚，要把我們拿捕；  
葱籠窒實的山榛樹，  
伸手障行人，  
烏賊鬚無數。  
千色成羣無限鼠，  
竄入苔蘚，竄入草蕪；  
螢火亂飛，  
成羣聚舞，  
意在誘人迷途。

上天下地擁入懷抱，  
浩然如神而氣象超渺，  
馳騁悠悠之思，徹入玄玄之妙，  
真力瀰滿，萬象在旁，  
體驗六日神工，領略無名天放，  
博愛胞與之念頓宏，  
小己塵俗之思全亡，  
於是焉而此高等之直觀……

◆

從這山谷的迷宮裏去走，  
跋涉着這巖巖的山石，  
山石上有不斷的流泉湧出，  
走着這樣的路，真是快樂！  
春波在白樺樹中浮動，  
樺樹也感着了春日的陽和；  
我們五體之中也應感受春波。

## 山 遊

一早就起了床，掛了個背囊在我的背上，便起身走上山去，順那坐落着L的水流的上部走去。這

些山，便是叫作“狗背”的山脊的支脈，從地質學的觀點看來，是很有趣味的。牠們尤其因那玄武岩的岩層的純淨與規整而非凡得很；但我總沒有心情作地質學的觀察。(1)

……我逍遙自在地在山谷裏瞎逛着，坐在鄉間客店裏，跟店主和在那兒喝酒的人們安閒的瞎談，或者躺在一塊被太陽晒得暖烘烘的平滑的石頭上面，注視着雲彩浮泛而過。幸而天氣非常之好。我就那樣地過了三天，並非毫無樂趣地，雖說我的心時時疼痛。我自己的心情是完全跟那清靜的鄉間的平和的格調和諧一致的。(2)

我完全把我自己托付給環境的，疾飛而過的印象的安排；牠們逐漸陸續地流過我的心靈，而終於只在那上面留下了一種普泛的感覺，把我在那三天之內所見的，所感的，以及所聽的一切都混攪在那裏頭——一切：森林裏的優雅的脂香，啄木鳥的呼聲和啄聲，有花斑的鱒魚，伏着在沙底裏的清澈的小溪的從不休止的喋喋聲，有點朦朧的山的輪廓，模樣的岩石。有許多令人敬畏的老教堂和古樹的清爽的小村，草場裏的鶴鳥，磨輪轉得極快的

乾淨的磨子，鄉人的發亮的面孔，他們穿的藍布衣和灰色的長襪，用肥馬，有時又用牝牛拖的輾軋作聲的，不慌不忙地動着的貨車，在栽着蘋果樹和梨樹的清淨的路上閒散着的頭髮長長的青年人……。(3)

就是現在，我還喜歡來迴想我那些日子的印像。祝你好運，日耳曼的沉靜的僻地呵，你有質樸的豐饒的文物，你到處都留着有忙碌的手的，艱苦的雖說不是急成的勞作的痕蹟。(4)

本文分以下幾段寫成。第一，關於山的本身。第二，山遊的生涯。第三，山中的景物。第四，結語。

這是下午。他追跡着那條野徑，看牠不斷高高低低地打海邊引向那“伐斯多山”去。他注視着前面和四周，於一種十分清醒的好奇心中，他不自禁地非常注意，像是想在這些簡樸的景物之中要尋覓出一些含蓄在裏面的飄渺的思想，或是盼望自己能擒住什麼難以捉摸的大秘密。(1)

在那沿着海岸線一帶高山的一個山凹裏，有一條溪水從一個以空樹幹造成而又以樹枝架住了的小溝渠裏流出。溪水在那山谷中橫在兩岸之間。



那面亦有許多以磚瓦引成的小溝，直到那炫耀着豐華的肥田爲止；幾處在那耀眼和潺湲的小溪上，美麗的紫羅蘭花在溫煦的風頭裏柔順地彎着。這一切簡樸的景物似乎都有着一種極深奧的生命。

(2)

那水漲起了滿向那沙岸的斜面上去，又向一根小橋下流過。在那橋洞的陰影裏，幾個婦人在洗着衣裳，同時她們的姿態在溪水裏反映出來，像在一面流滑的鏡子中一般。在岸上攤開在陽光中的衣裳都白得耀眼。有一個人正沿着那鐵軌走着，赤着兩腳，把他底鞋子吊在手裏。一個婦人從屋中踱了出來，以一種敏捷的姿勢，從一隻籃子裏傾出一些垃圾來。兩個小姑娘，肩着衣裳，正在跑着，互相追趕，一邊在高笑着。一個老婆子在把一綑藍色的線掛到一根竹竿上去。(3)

遠處在沿着那條路的一帶土牆的斜面上，許多小蛻殼作成許多白色的點子，那軟脆的樹根在風頭裏微顫。那曾經砍入黃褐色的泥中去的丁字斧底痕跡，仍舊可以看得明白。從一堆泥土的頂上，懸着一叢枯樹根，像蛇鱗一般地輕翻。(4)

再遠處，有一座大的農屋，在那蓋瓦的屋頂上，有一朵甄做的大花。一架屋外的扶梯引向一個蓋住的走廊上去。在那扶梯頂上，兩個婦人正在紡紗；因為在陽光裏面，她們底紡綸竿發出一團金色的耀光。一架紡織機所發出的嗒嗒聲可以聽到。穿過窗門，可以望見一個紡織的婦人，和她那有節奏的動作，當她接送着那梭子的時候。在鄰近的空場中，躺着一隻灰色的牝牛，一隻股子極大的動物，悄靜而不息地搖擺着兩耳和尾巴，想趕走那些蒼蠅。在牠的四周，有許多小鷄們在爭吵。(5)

稍稍遠些，第二條溪水橫截那條路——在高笑着，汜濫着，又輕快，又嬉戲，又清澄。(6)

再稍稍遠些，靠近另外一座屋子，有一座寂寂的花園，滿是葱鬱的樹，四圍環着。那些瘦而直的樹幹，靜靜地挺在高處，冠着明亮的茂葉。其中有一棵桂樹，最成熟的，是全被包裹在一種大而鬱勃的苔蘚之中，而以牠雪白的花朵的美妙和牠濃郁的香味的新鮮而洋洋得意於這些樸實的葉叢之中。在下面，那地皮恰像是新近翻轉的。

在一隻角落裏，一隻黑色的十字架在那靜默

的內景之上撒下那種在塚墓上流行的消沉的悲哀。在那小徑的盡頭可以看見一座扶梯，一半在陽光裏，一半在陰影裏，可用以走到一個半開的門前；那門兒維護着一棵多福的橄欖樹的兩條枝條，牠們靜垂在那鄉俗的門顏之上。(8)

下面，在那最低的一級上，有一個老頭子坐着睡熟了，頭部赤着，下頰伏在他胸脯上，兩手擱在他的兩膝上；那陽光快要齊到森嚴的眉毛了。從上面，打那半開的門中，像是爲了這個高年的睡眠者之故，傳下一個波動着的搖籃的相等的聲音，和一個低吟出的小曲的相等的音調。(9)

這一切簡樸的景物似乎都有着一種極深奧的生命。(10)

這一例分爲：1,野徑。2,溪水和紫羅蘭。——“簡樸的景物”。3,小橋,流水,人家。4,小殼殼,樹根的細齒。5,農家——紡織的婦人們,和活動着的小生物。6,又是一條活潑的溪流。7,一座花園。8,基地的悲哀。9,老人。10,簡樸的景物裏所潛藏着的深奧的生命。

## 山岩的一般描

[ 149 ]

道路長得無穹無盡的，渡過了平原，依舊到了一片圓形的高地；繼而走下一道谷中，凡那限住天際線的山嶺，每逢人家走近時，好像一滑的就展了開來。有時一道小溪在水蓼的綠蔭中現出，特為流去同小山的急湍相會合的。有時，一座大岩石迎面聳起，極像大船的鵝首，或彷彿是不存在的巨像的座子。(1)

……途中是沉悶的怕人，叫人都悶得死。大草原沉悶得很，單調，看不出天地的界線，無色彩，大體說起來倒有點像片大濕地。……從新佛坡的山峯起就美了。深谷，山巔，深谷又山巔。白雲在深谷中出沒，葡萄藤在山上是一片黑，這一切都浸在月色中，新鮮，廣大。特別使人想起是那些絕壁與深淵，一會兒清楚的在月光下，一會兒又變得陰森暗淡。這真是神祕好玩。(2)

在峽谷的東南岸上長着一片繁密的雜亂的叢林；在叢林的繁密裏邊，一塊岩石的突出處的下面，挖了一個洞，由一個用粗樹枝編得很精巧的門掩着，在洞前是一個有數的方尺的小月台，是用石頭砌得很堅實的。從月台，一些重石，降到小河

裏，在洞的門口長着三棵樹——一顆菩提樹，一顆樺樹，一顆楓樹。圍繞着這洞的一切東西，都做得很堅實，很細致，目的是爲得耐久。洞內弄得也相當地堅牢；牆和圓天井都用粘土混汙泥所糊的，柳條所編成的。(3)

有時，在重雲之間，羣山的眩目的山腰和插入重雲中想把重雲抑留住的其他的高山水晶般的尖峯在放着閃光。人清清晰晰地感到大地是在空間裏飛跑，人幾乎連氣都喘不出來，人胸裏是非常地充滿着想要自己同這美麗可愛的大地一齊飛跑的狂喜了。人瞰着被永久的白雪給加上翅的那些高山，人想像着在山後有一片宏大無邊的蒼海，在那海裏傲然地展開着一些別的神妙的陸地，或者僅僅是一片碧蒼的空虛，在空虛裏，遠處，幾乎睽不見的地方，迴旋着一些多色的星球，一些爲地球之姊妹的，人還不知道的星球……(4)

以上共三例。第一例，寫山谷。第二例，寫山岩。第三例，寫石洞。第四例，寫重雲之間的山，人，和牠一同的飛去吧，這是寫山而側重在感覺的方面。

## 山 谷 (Lamartin)

我的心厭倦一切，就是希望也完了，  
再也不做懇求命運的祈禱；  
償還我，我孩童時代的山谷，  
一個待死的生命之隱遁所。

\*

這是幽暗山谷裏的途徑，  
山邊懸着深密的樹林，  
他們參差的樹影，彎下遮着了我的頭，  
他們將我完全藏沒在寂靜與和平裏。

\*

那邊兩條小河隱匿在草地的橋下，  
蜿蜒曲折環繞着山谷的週圍，  
他們有時將他們的波浪與汨汨的水聲相混，  
離開他們的泉源並不遠，他們竟失落了他們  
的河名。

\*

我生命的泉源，也和他們一般這樣流着，  
他無聲，無名，也不回顧竟過去了，

但是他們的波浪清明，而我的靈魂已是混亂  
了，  
美麗之日的光明將再不反射了。

河牀的清冷，遮蓋河流的樹蔭，  
整天引着我在河邊留戀，  
好像一個孩子在搖籃裏被一種單調的歌唱所  
感動着，

我的靈魂也被河流的汨汨水聲所催眠了。

對於生命的愴息之聲，在這首詩裏充分的寫了出來，這  
是一首很優秀的傷感詩。

### 平 野 (Goethe: Faust)

哦！這是那環繞草地的四週，  
滿足我眼睛的天邊，  
我愛停步，獨自在自然界裏，  
聽着波浪，望着蒼天。

### 在野中 (Randor)

荒野上，黑暗籠罩，

路途兒，左顛右倒；  
我錯亂地向前游行……  
誰啲？誰給我點破迷津？

\*

茫茫的蒼空中心，  
我矚見那閃爍明星；  
但我還是迷離地向前，  
何時我才信任這些光影？

\*

美女郎的明眸幽睛，  
遠勝過星兒的光明，  
我曾寄託過虔誠信仰，  
牠却騙走了我的幸運。

## 田 野

一帶田疇，雖然正是播種和耕耘的時節，但一眼望去全是空的就如荒漠一樣，一處一處只有些無人照管的麥堆；別一些發紅的玉麥也拾取起來了。一帶鄉村都帶起那不聯屬或切斷的樣子黑魃魃的顯露在明亮的天邊上。



溝渠在棕櫚中流過；橄欖樹造成了若干綠色長線，玫瑰色的水氣，浮在小岡的狹谷中；藍色山嶺就高聳在後面。熱風吹着。變色的蜥蜴爬行在仙人掌的巨葉上。

那道路在小岡上一起一伏的，聽得見蟬鳴，太陽烘炙着焦黃的草；地上裂成無數的龜背紋，而這裂紋便把土面分畫出來，很像造成了好些地磚。有時，一尾蝮蛇溜過，許多老鷹飛起來；這奴隸依然奔走着。

在左右兩邊，那穀田展着純黃的一片，已經成熟了。高長而蔥蘢的，無數穀穗的微點，在陽光裏吹動，有時候像能激起一陣波浪，而映出一片輝煌的金色。孤零零地在這清澄的天空的圓弧之下，人們可以呼出一種純潔的精神，而使沉黯疲乏的心清醒過來。

四圍皆山的平野向各方面開展出去。零零落落的棕樹彎曲在沙岡上，松與橡便點綴在巖腹之間。那種長披巾似的暴雨雖然好幾次從天上挂下來，而田野間依然到處都蓋着蔚藍與和平在；隨後，一種緩風驅着團團的塵埃；——而一道小渠便

從高處瀑布般流下來，那上面尚巍峙着一所銅柱金頂的美神廟，算是這地方的女主宰了。她就好像牽她的靈魂把這地方充塞得滿滿的。只看那地土的震動，那氣候的錯綜，那明光的活躍，便知她正帶起長春不老的美笑，在表現她出奇的力量。山嶺的峯頭很像半月形；有些山又像是挺着膨脹乳房的女胸。

## 墓 地

看着天，時候大概有五點鐘。

草原的風在墳墓上太息，吹得長草莖來回地搖，在熱氣裏裝滿了赤楊樹和菩提樹和其他的樹木的輕柔的簌簌聲，使人在這夏天的嗡嗡之聲中，會去探索那周思過的靜默的憂鬱的一種表徵，去喚起關於生命和關於人的同伴們的崇高的關切的思想。(1)

被掩沒在青綠裏，給冬雪損壞了的那些斑斕的和白的墓碑，留着一條條雨迹的那些十字架，墓地的圍牆，這一切都給茂盛的樹木遮蔽住了。那些樹木同時也遮蔽着一個齷齪嘈雜的鎮市的附近一

帶，這鎮是在灰土和臭味的氣氛之中，給許多煤似的垃圾包着的一個。(2)

我一走到許多墓中和亂草中浪步時，我就能從開闢處從新綠的墓裏，看到一個鐘樓上的金色十字架，巍然直立于許多十字架及碑銘之中。這些碑銘下面，墓地的聖服用百花的五色的光點裝飾着，蜜蜂在那上面飛着叫着，竟使花草的憂鬱的祈禱似的微聲，像裝滿生之歌——還沒把死影消滅了的那“生”。在我頭上無聲地鼓着翼的是些鳥兒，牠們的飛翔有時叫我驚得跳起來，叫我摸不定這眼前的東西是不是個真的鳥。到處，金色陽光的閃爍，使這緊擠着的墓地也在顫動，叫人對這大堆的坟墓想到海。剛是颶暴之後，定了風，而那碧綠的地平呢，是一大片平滑的溫和的小浪。(3)

墓地的牆外，蔚藍的天空裏聳立着油廠和肥皂廠的烟突，那些工廠的屋頂，襯在其他房屋的黑些的碎片裏，顯得像漆斑；那時，在陽光中閃着眼，我看見那些軋軋響着的窗戶，像監視地瞧着我。牆旁是一些些剝落的草皮，綴着些顫動着的枯草莖，那外面，橫着一片燒燬的屋，上面有些土堆，破爐

子，斑斑點點的死灰，煤屑，給這廢墟打的補釘。長長的草莖叢裏蕩搖着丫葛的發光的大葉子；陽光下的碎玻璃閃着光像在笑，一帶棕黑的地土成半圓形圍着這墓地，那里有兩所房子，像牙齒樣凸出于地面，牠那新漆着的黃色，在那些豬毛，斷尾的垃圾堆裏依然只顯得粗糙拙劣。(4)

有幾個斑點母鷄像女販子，一些驕傲的紅色公鷄像一班消防隊，在安逸地踱來踱去；火坑洞口有些可憐着眼睛的喪家之犬棲臥着；幾匹瘦小的貓在這草原上的小樹的嫩枝中躡着麻雀；一班孩子在上面說過的洞口玩着捉迷藏；他們一跳過髒土去躲到一堆堆的垃圾堆的縫中時，顯出說不出的可憐相。(5)

那片瓦礫場那邊，展着一列粗糙狹窄的茅屋，那裏滿佔着些窮光蛋，茅屋眼睜睜地站着，用它們黯淡的低賤的眼——窗門——看，瞧着墓地熬的碎磚，瞧着給這牆圍住的密樹。人們就住在像這樣的一個茅屋裏。從窗子看那墓地，永不能不想到墓地是一所清淨美麗的地方，一所永遠迷人的地方。(6)

本文墓地是高爾基“墓地”的節錄。上文分作如次段落。

(1) 節季，時間以及自然界。(2) 墓地——在樹木的掩護下。  
(3) 墓地的景物，及給於人們的感想。(4) 鄰近着墓地的工場。  
(5) 墓地上的生物——雞，犬，貓，鳥，及其他。(6) 墓地上的屋宇，並結語。

## 夕陽古墓

這些墓碑的白面上，給落日映得發暖熱的昏黃色的光，直到這些石頭像濺着熱血時為止。周圍的一切，好像都漲得更大，變得更柔和，更溫暖些了；整個景色，雖像以前樣靜止着，却顯得牠已經蒙上一層紅色的潮濕氣，而且把紫色的閃爍的露水滴到各種草穗上去。影子也漸漸地變深變長了，同時墓地那邊，一隻母牛不時笨笨地醉了似地叫着，一羣雞鴨咯咯地叫着像彼此和應着罵街，一把鋸子鋸着叫着。

太陽已漸漸向地平線沒去。斜暉在古墓的草地上映着柔和的色彩，嬉戲在古式鋸齒形的十字架上，流進教堂的每扇窗中。空氣凝滯着，荒涼的墓場中的沉沉的靜寂，占領了我們的周圍，這兒已

不再看見骷髏和棺木，淺綠的柔草鋪成斜面的絨氈，在它充滿着慈愛的擁抱之中，包藏了死的空寂和醜惡。在這兒祇有我們幾個人，祇有幾隻雀兒在我們的身邊嬉戲，祇有三兩成羣的燕子，在滿蔽蔓草的土堆上，在卑躬曲身的十字架上，在破片中閃爍着金鳳花，瑩草，克洛華花的倒頹的墓石間，在無聊地站着的教會的窗子內外默默地飛翔。

## 第 六 卷

# 樹木·花卉·動物

\* \* \*

### 森 林 之 聲 (Hille)

閃爍呀你的眼光，  
森林，你苔蘚蒙茸的夢王！  
深邃呀你的心思，  
你個長生久世的隱士，  
你整日價長吁短嘆的閑子！  
樹梢，東西動搖，  
如呼吸之來而波動而咆哮。  
遠了！  
靜了！  
而又在蕭騷。  
樹梢，東西動搖，  
有一嚴肅的聲音超渺，

千載的時辰業已傾聽，  
千載的時辰還要傾聽，  
永遠是這強烈的淵默的雷聲。

所謂森林之聲，正象徵了人類的呼號，作者是如此的作成這首詩。

## 紅的樹葉

在紅的樹葉上，攔着的寒氣呵！

這一詩是側重感覺方面的描寫。

## 森林與樹木

祇有雀兒在陽光中啼叫，緊接在教堂南壁下的山櫻，耐冬和小叢林，拂着濃沉沉的茂葉，恰似在悄悄互語。

那條狹窄，殘毀的路徑，彎過一叢小橡樹的矮林子。到了一處，牠分出許多支路來，都遠得望不到盡頭；那些狹小的矮樹，叢生在野藤蔓草之間，地面上蟠踞着無數的粗根，形成一條起伏不平的曲徑，那裏邊有麻雀在呢喃，山鳥在長嘯。

在山的中腹的一塊稍平坦的地方，遙遠的在



那里白白的光閃着，山的連鎖處成了莊嚴森閑的線形，展開在我們的面前。茂生在那里的橄欖林，聚凝着帶灰色的綠色的水蒸氣，似成了某種形狀，看去總是輕浮稀薄的樣子。新換上紅白外衣濃艷的樹林，衝破了單調。空間似有如乳般的液體在上面流着，混在那里，天空便似失了生氣。

在一片滿種着整齊植物的別一所花園當中，一行接一行的白花在藍色土上描畫出許多長的弧線，就同星軸一樣黑魘魘的矮叢林中發出一派甜蜜而熱的香氣。又有許多塗成朱色的樹幹，儼然就是一些血淋淋的石柱。

## 冬 青

西蒙尼，太陽在冬青的葉上笑着，  
四月回來和我們來游嬉了。

◆

在他肩上擱著各種的花籃，  
他將花給與山楂，給與栗樹，又給與楊柳。

◆

他在野草的中間一朵一朵撒下花去，

在小河的岸邊，在池塘與溝渠的岸邊。

✽

他爲水留下木水仙，爲樹林留下石榴花，  
在那籠罩著枝條的地方。

✽

他撒地丁到木莓的樹蔭下，  
他的赤裸的腳勇猛的隱蔽他們，推他們進去。

✽

他將雛菊給與一切田野，  
又給與帶著小鈴的項圈的櫻草。

✽

在樹林裏沿着清涼的小路，  
他落下了白頭翁與鈴蘭。

✽

他種下燕子花在人家的屋上，  
又在我們的園裏，西蒙尼，那個愉快的園裏。

✽

他將散布鴿子花與三色地丁，  
風信子，和丁香的好的香味。

## 在花園裏

那花園滿是生氣蓬勃，像是舉凡一切豐饒的盛禮都給圈入在這裏面了。那些橘子樹滲出一陣芬芳的浮香來，有時候在那空氣中平添一派甜蜜而濃郁的香味，正像是醇酒一般。另外果子樹的花朵都已開過了，可是在那豐滋的枝條上掛着無數的果實，爲天時的風息所微微地擺動着。(1)

鴿子在他們身旁的樹上輕輕的鳴着，別的鳥兒也在草間羣飛，許多金眼邊竹鷄，打兒特綏的鸚鵡，匹尼琴紋的鳥。許久以來，未治理的花園更是綠蔭匝地；香瓜之蔓已纏附在咖賴菲克樹枝上，蘿籐散在玫瑰田間，各種植物都交叉而翳翳的；太陽光線斜斜的射將下來，東一處西一處就如在森林中一樣，把一派葉影映在地上。變野的家畜只須稍稍一點聲音就逃遁了。有時，看得見一頭羚羊在牠小小的黑蹄上拖着一些散亂的孔雀毛。市聲遠遠的消沈在海濤的微聲中。天是蔚藍的；海上沒有一片風帆。(2)

這園子，一半着了陽光，一半陰着，有牆圍住

着；牆頂上嵌着的碎玻璃在太陽光中閃耀。一面有葡萄藤。另一面平均間隔着長着高大的松樹，直而且細，像蠟燭一樣，有針樣的一叢叢的幽暗的葉兒，差不多帶黑色的，同帶子似的生長在樹尖上。向南一塊地方，有一條洒滿陽輝的地方，很蔥茂地長着幾行，橘子樹和檸檬樹，正在開花。其餘的地皮，播種着一些玫瑰呀，紫丁香呀，與及其他的馥郁的花草。周圍又可以看得見一些桃金娘之類的小灌木，分配滿好地種着，牠們將那已經朽壞了的界圍很明顯地顯現出來。在一隻角落裏，有一棵很好看的櫻桃樹；園之中央，有一個池子，裝滿着陰沉的水，裏面還長着扁豆之類的東西。(3)

以上共三例，都是描寫花園。第一例可分三節。一，總寫。二，嗅覺寫，三，視覺寫。第二例，一般的寫花園景緻。第三例，描寫花園景物的佈置——松樹寫得特殊細緻。

## 樹木，花卉，飛鳥

凡那些石榴樹，杏樹，柏樹，番石榴樹等，都靜止得彷彿銅製的樹葉，很整齊的交錯着；藍色小石鋪的路在脚步下響着，盛開的玫瑰花成團的

垂在長逕邊上。(1)

無花果樹繞着屋宇，檉林蔓延到青碧的叢薄旁邊，那里有好些紅石榴照耀在棉花樹的白球中間：果實纍纍的葡萄藤纏附在松木架上，一片玫瑰田也繁榮在菟蘿的下面；長青草地上隨處都有些百合花在那里搖曳；各小逕上都敷得有滲和珊瑚粉的黑砂，而當中那條柏樹路，從這端到那端，儼然就是兩行綠色的尖頭柱。(2)

金色的光線滿照着庭園，開着花的紫丁香花的樹梢，都帶了深濃的堇色，低低的小枝，都有些在變成帶灰色的青色。密生的花叢被微風吹着，起了柔細波漣，似看網上花紋。起着各樣的變化，似在幽泣的柳樹，長長的毛鬚，垂浸在池水裏。池水似真珠般在虹色的光澤中閃耀着。那不動的穩定的光和拖着尾的柳條，顏色微薄的花叢，在將沒落的太陽的最後的時間，變成了完全沒實在性的傳說一般的盪惑的幻影。(3)

這花園却已長得非常出色了。這些卑微的紫丁香，皂角樹，和金銀花的小植物，已經長成了鮮艷奪目的密密的叢林了。這些赤楊，這些楓樹——

一切都已展開了而且長高了；特別是菩提樹的蔭道顯得優美。那些蔭道，有柔和的灰綠色的彩色，和在他們圓拱着的桠枝下面的空氣的芬芳，這黑地上的光線的錯綜的變幻無常的織網——這裏沒有砂泥。一棵嫩橡樹也長成了一棵小橡樹。周圍的草都異常茂盛；一種鮮艷的，柔和的，金黃色的光輝籠罩着一切；牠甚至要走進了蔭頭裏去。……而且還可以聽得見鳥聲！斑鳩不絕地咕嚕着；不時又傳來了黃鳥的吹哨聲；金絲鳥唱着牠的短俏的疊句；山鳥噉噉噉地爭吵着；杜鵑遠遠地一聲長嘯；忽然之間，像一個瘋了的東西一般，啄木鳥叫出了牠的尖銳的叫聲……。(4)

以上共四例。第一二兩例，一般的寫花樹。第三例，寫紫丁香與楊柳。第四例，寫樹木，花卉，與飛鳥。

## 一朵花 (Pushkin)

我看見，在書中忘却的，氣絕而乾枯的一朵花，

如是，奇異的幻想，

充滿了我的心靈。

甚麼地方開過？甚麼時候？甚麼樣的春天？  
開得許久麼？被誰摘下的，是旁人，或是自己  
人的手？

爲何放在這兒呢？

是作不期而遇的紀念喲，  
或是自然主使的離別喲，  
或是同樣的遊散，在靜悄的大地，在綠樹的影  
下呢？

她尚活着嗎？她尚活着嗎？  
現在他們的住所在那裏？他們也許衰萎了，  
這朵不明的花怎樣呢？

這是一首情歌，寫得非常細膩。

## 採花小景

這是一片平地。上面的金雀花長得那麼茂盛，  
望過去竟像是純一的一片黃色，硫黃色，異常燦  
爛。那五個村女，正在摘着那怒放着花的枝條，去

盛滿在籃子裏，一面又正在唱歌。她們正盡力地唱着，聲音非常尖脆悅耳。當她們唱到那重復的末句時，她們在草上伸直了身體以便那字眼能更自由地從她們放寬了的胸膛中吐出；她們在那字眼上頓得很長，大家眼對眼地看着，又把她們握滿了鮮花的兩手伸出在面前。

她開始摘取花枝，她用手高攀着，拉彎着樹枝，想拉下那小的枝條。花朵落在她的頭上，肩上，及胸上，周圍的地面都洒滿了花片，似香雪的繽紛。她，她的橢圓的臉兒，白皙而長的頭頸，在這種情境之下，着實好看。這樣一用氣力，她的樣子好像充滿了生氣了。忽然間，她的手放下來了，面色發白了，立也立不穩了，好像暈眩的樣子。

前一例是一幅畫圖。一種女的美的姿態的展開。寫動作翻到極點。後一例是折花小景，如作畫圖。

## 野花之歌 (William Blake)

我曾徘徊林間，  
在那綠蔭深處，  
偶聽到一朵野花



正唱着一支歌曲：

◆

“我於靜寂的黑夜，  
睡在大地的懷裏；  
低吟着我的幽思，  
我不禁油然而喜。

◆

“光明的早晨來了，  
旭日輝映我的紅顏，  
我走去尋求新歡，  
却遭受人們的白眼。”

### 花卉的一般描

和暖的太陽，從開放着的陽台的門裏射進來。空中爲長長的乳白的雲遮蔽着。四方的園內有根上盤着薔薇的花床，梢頭有燕子的合唱的古稀的針松聳立着。再遠一些橫着優美着色的花叢，四月之精的丁香的香氣，悠長的正則的吐放着，在靜溢的空氣中散播。

那一片豈正在似動非動的波動着，那小小

的葉瓣，青灰色的，攪動着那些躲在或青或白的花朵下的小點子。每朵花，都像是一張半啓着的嘴，上面有兩點點子黑得髒髒像對烏珠，在那些還不曾萎謝的裏面，那些較大的花瓣輕輕地壓在那兩點點子之上，髒髒是那瑩白的眼皮覆在一對斜睨的眼珠上。這一切有舌有眼的花朵的戰抖，有一種奇異的動物似的表情，又是勾人，又是形容不出來。

寫花卉，細緻到極處。所謂精密的觀察，深刻的描寫，作者是完全的做到了。

## 花 香

這空氣，滲透了溫濕，配進了沉香，沁人欲醉。那紫丁香的枝葉，橘子樹的花朵，那玫瑰呀，薄荷呀，香草呀，桃金娘呀——這一切的精華合成的香氣，是很精雅的，又是力量很大。

榆樹簌簌的響聲之外，便什麼聲音也聽不到。遮蔽着窗下牆壁全體的黃色和董色的小花，不息的搖曳着，惹引了我的兩眼。暖和濃厚的香味，帶着有韻律，均勻，正則的，從地上昇起來。

## 落 花

一陣忽起的輕風括過了叢叢的荊球花，這花  
彎折在牠們的枝幹上，落下了好幾朵來，煞像已  
死的蝴蝶。接連着，在那些輕飄的屍體還不會碰  
着地面的時候，什麼都又全歸於靜寂了。

停了幾秒鐘，那荊球花，又給風吹彎了牠們的  
枝幹，落掉了一球的花朵。那濃厚的薰香夾着枯枝  
香氣的鹹味，吹到了海岬夾着的小灣的凹處。

## 死 葉(Gormont)

西蒙尼，我們往樹林去罷；葉正落下了；  
他們遮蓋了青苔，石頭和小路了。

◆

西蒙尼，你愛死葉上的步聲麼？

◆

他們有這樣柔和的色彩，這樣暗淡的渲染，  
他們是這樣孱弱的地上的游子。

◆

西蒙尼，你愛死葉上的步聲麼？

•

被踏碎在腳下的時候，他們鬼魂一般的哀哭，  
他們做出翅子的聲音，或是女人衣服的聲音。

•

西蒙尼，你愛死葉上的步聲麼？

•

來呵，有時我們也將成了可憐的死葉。  
來呵，夜已經下來了，風吹我們去了。

•

西蒙尼，你愛死葉上的步聲麼？

這一首詩的寫作，特殊的注意了聽覺。

## 一盆玫瑰

這是一盆玫瑰花：

擱置在陽光裏，  
儘嬌儘艷儘榮華，  
沒了却他生世。

•

花魂飄渺出花枝，  
潛入我心頭裏，

我心頭覺著有件東西縈繫——勞髒是個人兒  
似的——

哦，這原來便是你？

## 白菊花

大的白菊的花似滿開的薔薇，不多的花瓣厚  
厚的，那色似帶些病態，沒血氣的，死人一般的。  
使人想起在嚴寒中抖着的乞丐的頰上的鉛白。也  
有露出了細的紫色的脈筋的。也有微近黃色的。

## 薔薇俳句

薔薇花盛開只是暫時，  
過後去尋訪，不見薔薇只有刺了。

## 薔薇

你薔薇，你紅薔薇，  
你爲甚這樣早開？  
開了，又爲甚被霜打呢？  
霜打了，又爲甚謝呢？  
謝了，又爲甚落呢？

我夜裏坐着——坐了很長久，  
我坐到雞叫了；  
我不再能夠醒着了；  
所有的松明都點盡了。

### 野 草(與謝野晶子)

野草真聰明呵，  
在城裏野裏，留下了人的走路，  
青青的生著。

\*

野草真公正呵，  
什麼窪地都填平了，  
青青的生著。

\*

野草真有情呵，  
載了一切的獸蹄鳥跡，  
青青的生著。

\*

野草真可尊呵。  
不論雨天晴天，總微笑著，

青。的。生。著。

野草的性格描；是把野草象徵着人生的歌。

## 花 草

太陽晒過的石頭，是很熱的，櫻黃色的，又很滑的，像一個巨獸的背似的；而在牠的根腳地方，不知聚着許許多多的小生命呢。青色的海草，像蓬鬆的頭髮似的，冒出水面來，發出一陣輕微的響聲。這孤獨的巨石，受着天空的熱氣施展出一種吸引力來，傳給在牠上面的那些快樂的人們。

牧場照耀着晚夏的光輝，誰都可以仰臥在這種暖和的草上。——草兒很高，微微的在我的臉邊戰抖。草兒已經是一個獨自的世界。他們祇知道迎合着薰風的吹奏。長着草的地方，遠遠的可以聽到一種割草似的風響。——聲音很低，這就是酸漿草的搖曳。當然不是沈默許久，這是不很容易聽得見的。

衰草上油油的亮光黯了，消失了，一切都變成黯澹，雖然風呂草和水仙花和紫羅蘭，還在空氣裏裝滿了春天的香味。

上三例，一例寫石與水草，二例寫草，三例寫花草。

## 果樹園 (Gormont)

西蒙尼，往果樹園去罷，

拿了柳條的籃。

進果樹園去的時候，

我們告訴蘋果樹罷：

現在是蘋果的時節。

往果樹園去罷，西蒙尼，

往果樹園去罷。

•

蘋果樹上滿是黃蜂，

因為蘋果都熟透了：

在蘋果樹的周圍，

有一大陣嗚嗚的叫聲。

蘋果樹上滿是蘋果，

往果樹園去罷，西蒙尼，

往果樹園去罷。

•

我們將摘紅的蘋果，



摘小蘋果與青蘋果，  
還有略略熟爛的，  
做蘋果酒用的蘋果，  
現在是蘋果的時節，  
往果樹園去罷，西蒙尼，  
往果樹園去罷。

\*

你的兩手和衣服上，  
都滲透了蘋果的香味罷；  
你的頭髮裏也充滿了，  
秋天的優美的香氣罷；  
蘋果樹上滿是蘋果；  
往果樹園去罷，西蒙尼，  
往果樹園去罷。

\*

西蒙尼，你是我的果樹園，  
你是我的蘋果樹；  
西蒙尼，趕去那黃蜂，  
從你的心裏和我的果樹園裏，  
現在是蘋果的時節，

往果樹園去罷，西蒙尼，  
往果樹園去罷。

從這首詩裏可以看到作者的田園詩人的情趣是如何的  
這烈。

## 蘋 菓

蘋菓已經到了成熟的時候了，這年蘋菓收成  
很好，有許多蘋菓樹的枝頭都被菓子壓到地下來  
了。蘋菓園內有一種氣味，有許多孩子在那兒拾那  
些虫食了的，風刮落了的，黃的，玫瑰色的蘋菓。

### 小鳥兒說些什麼(Tennyson)

小鳥兒說些什麼，  
天破曉時在她窠裏的當兒！  
“讓我飛罷，”小鳥兒說，  
“母親呵，讓我飛去罷。”  
“兒呵，再眠一會兒，  
且待你的小翅膀更加強壯些。”  
於是她便又眠了一會兒，  
然後才飛去。

小孩兒說些什麼，  
天破曉時在她床裏的當兒？  
孩兒好像小鳥兒般的說，  
“讓我起來飛去罷。”  
“兒呵，再睡一會兒，  
且待你的小肢兒更加強壯些。”  
如果孩兒能再睡一會兒，  
她便也將飛去了。

### 鳥的抒情詩

天是這麼的奇冷，但是這些可憐的鳥還正向俄羅斯飛來呢！他們是爲了思鄉的情，同愛故土的心所趨使而來的呵。如果詩人知道有多少百萬的鳥是爲了思鄉愛土的心情而犧牲了，有多少是在中途凍死了，他們要吃多少艱苦才能在三月底四月初飛到故鄉，詩人知道這些，他們早就要做詩歌頌這些鳥了！……你試設身處地的爲一隻田鴉想想，牠不能飛只能走，或者你想想一隻野鵝因爲想免凍餓才把身體委之于人的情形。……在世上活着過日子真不是件易事呵！

## 鳥的生活

“瞧，多美呵！”我說，無意識地低沉了我的聲音。

“是的，美極了，”她也一樣柔聲地答說，並沒有望我。“要是你我是鳥兒——我們要怎樣地翱翔，我們要怎樣地高飛呵……。我們簡直會投奔到蒼天裏去……。可是我們却不是鳥兒。”

在老菩提樹密處，一羣看不見的噪林鳥和烏鴉在飛行，同時小烏鴉發出柔和的叫餓的笛聲，一種文靜動聽的噉噉嘈嘈的合唱：一直要唱到秋天，秋風剝掉了樹枝，這些黑鳥巢變得像腐臭了的包破布的人頭。

## 落花，飛鳥，女人

榆樹每遭一陣風吹，落花便如雨下。在白光中透明，幾乎不能去觸及的那般的花片，似有帶綠的金。色。的。翅。的。蝴。蝶。，在。空。中。躊。躇。着。，又。摸。摸。兩。翅。，不。絕。的。徐。徐。的。飛。落。下。來。花片來包圍住了一個女子的身體飛落到她的膝上肩上。她時時舉起手來，去

掃除落在髮網上的花片。

## 夜鶯曲

夜鶯開始唱歌了。最初是愉快的諧調的突發，似真珠的驟雨般從空中落下來的顫音的放射。停唱。接着來了急速引長的喉音，似以輕快假威的虛勢，向眼所不能見的對敵挑戰般的力的試練。第二回的停唱。歌唱取了輓歌的調子，撥向低小的音鍵上去了，漏出了緩緩的低低的歎息，表示出了被棄的戀人的，沮喪的欲望的，和被騙了的希望的悲傷。接着似懊惱的叫喊般，向急激尖銳的最後的伸訴——從此消逝了。重又比前更長的一回莊重的停唱。如今來了決不能想作是與前次所出的爲同一喉頭的新鮮的聲調。那樣的謙遜的；膽小的，哀求的，也似新生的鴉鳥的啼聲，也似幼小的燕子的啼囀。接着又以可驚的急速度，把此等率直的音調變成了響亮的流放的奔衝，顫音的高翔，以澄明的喉音顫動着，突進於放膽的演奏的章句，——以爲將消逝了，却又改入了最高音的高唱。歌手正沉醉在他自己的歌聲中。最後的調子將完未

完之間其次的便又開始，那樣的以極短的停唱，在  
蜜一般甘的感動的變化不已的聲調中，引出了它的  
恍惚的思懷那聲調，以爲低調，却接着來它的  
尖銳，以爲是莊重，接着便輕快；以爲是被發作  
之嗚咽和憤懣的哀哭所中斷了，却接着以急激的  
抒情詩的爆發和全力的訴願才去中斷，那樣的滿  
庭園都似擯息傾聽着的樣子。大空也似來到了隱  
沒在枝梢間的詩人在聲調的流放中灌注着自己的  
情緒的柳樹梢頭。花叢間騷擾起來，透出了氣息；  
西方地平線上黃色的幽光在這里那里的彷徨着。  
這一天的最後的光便似悽傷的帶着哀愁。只一顆  
的星，似閃亮着的露珠般顫着打着動悸。

“夜鶯曲”——這是丹農雪烏的小說中的一節，很細緻的，如音樂一般的瓊瑣的敘述了夜鶯的歌唱。不但說明了聽覺的靈敏，也可以看到所謂音樂的手法的描寫的方式。

## 夜鶯歌(Keats)

我的心痛，一種昏醉的麻木使  
我的感官受着痛苦，好像是我  
喝了毒水，或一分鐘之前好似

傾進些麻醉劑，便倒入了迷河：  
不是我忌妒你那快樂的命運，  
祇因為你的幸福使我太快樂——  
你呵，樹林間的輕羽翼的女神，  
檉樹青蒼，枝葉繁紊，  
你在那些和諧的地方，很歡樂  
很自然的在讚唱夏天的佳辰。

•

呵，喝一口葡萄酒！那在深地間  
冷了許多歲月的——古的窟穴，  
嘗過花草的甜蜜，蒼翠的鄉間，  
那跳舞，酒歌 與日光下的歡悅！  
呵，嘗一杯裝滿了南方的美酒，  
裝滿了真正的與含羞的杜康，  
杯邊有明珠泡沫在閃眼睥睨，  
與染得有紫色的口；  
那我可飲，不再見這人世地方，  
與你同入陰黑的林中而消逝：

•

完全的消逝，溶化，十分的忘掉

你在葉間決不知的那些事情，  
熱症，與瘧疾，與疲憊煩擾，  
那裏人對人坐，互聽歎息，呻吟；  
那裏癱病搖脫幾根愁的白髮，  
那裏少年轉成蒼白，鬼瘦，而死；  
那裏祇要一想就滿是些憂愁，  
與異常的失望窮竭，  
那裏‘美’不能保她明媚的眸子，  
或是新的‘愛’永遠替他們悲憂。

\*

離開！離開！因我將飛至你身側，  
不是被酒神與他那些豹子們  
載送，但祇憑着看不見的詩翼，  
雖則這昏頹的頭腦遲鈍紛煩：  
已經在你身邊了！夜晚是溫柔，  
偶然間那皇后似的月亮也方  
坐在寶座上，被那些妖星圍抱；  
但是此地分外黑黝，  
祇有從天上同微風吹來的光，  
經過蒼翠的沉黑，曲折的苔道。



✱

我不能看見我脚旁有什麼花，  
也不知枝上有什麼柔的芬芳，  
但是，在馥郁的黑暗中我猜了  
每個馨香：時令的月將這馨香  
賜給綠草，叢林，與白色的棘枳；  
鄉間的野薔薇，與野的果子樹；  
被葉子蓋着快要謝的紫羅蘭；  
與五月中旬的長子，  
快要來的玫瑰，注滿了的酒露，  
夏夜時嗡嗡蠅蟲常到之地盤。

✱

在黑暗朦朧中我傾聽；許多次  
我已一半的戀愛那安適的死，  
許多柔和名稱我用沉默詩字，  
叫她，拿出我靜的氣在空氣裏；  
現在沒有比死還要更富裕的，  
中夜毫無痛苦的將呼吸停息，  
但是同時你把你的靈魂傾吐，  
這樣的快樂與奔激！

你還在歌唱，我有耳朵也難得  
有用——對於你的高歌祇是塊土。

✱

不。死。之。鳥！你。決。不。是。爲。死。而。生！  
飢。餓。的。年。不。能。把。你。蹂。躪。消。磨；  
在。這。暫。時。的。今。晚。我。所。聽。之。聲  
昔。日。已。被。國。君。與。庶。民。聽。見。過：  
也。許。就。是。你。這。首。歌。曾。爬。進。過  
露。絲。的。悲。懷。裏，當。她。眼。淚。雙。雙  
思。念。家。時。站。在。異。鄉。穀。間。地。境；  
也。許。就。是。你。這。首。歌  
曾。經。時。常。迷。惑。過。那。怪。魔。的。窗，  
開。向。危。浪。的。海，在。絕。望。的。仙。境。

✱

絕。望！就。是。這。一。個。字。將。我。自。身  
從。你。那。裏。拖。回；這。字。像。陣。鐘。聲！  
別。了！幻。想。不。能。這。樣。的。欺。騙。人，  
如。她。負。名。的。那。裏，詭。詐。的。妖。精。  
別。了！別。了！你。的。悲。怨。的。頌。讚。歌  
經。過。附。近。的。草。場，遍。過。靜。的。河，

到小湖畔便消了；現在深埋置  
在第二個山谷之坡：  
那是個幻想或是個醒的夢麼？  
那音樂逃走了：——我是醒還是睡？

“夜鶯歌”是Keats的代談詩篇，是他在林中一面聽夜鶯  
歌唱，一面走筆寫成的，作者的不羈的天才，於詩中全部反  
映了。

## 夜 鶯

定必優美的，你們所從來的山，  
定必明麗的，你們所從來的溪，  
那溪流向多葉的谷中過，  
你們曾向溪邊學唱歌：  
那星光燦爛的樹林在那裏？  
那裏的空氣只應天上有，  
那裏的花卉長年開不已，  
我恨不得漫向那花間去散步一回！  
否，那山是澀澀的，  
那溪是乾涸的，  
我們的歌是願望之聲，

我們的願望時來夢裏縈，  
是心頭一陣酸辛；  
我心所渴望的境界是冥冥的，  
我心所妄想的希望是沈沈的，  
我們沒有轟轟的餘音，  
沒有深長的歎息，  
能把此情伸，  
我們的藝術沒有這般本領。  
我們單只在人們欣悅的耳中，  
把我們黑夜的祕密放聲吐傾，  
直至那沈沈夜色  
從芬芳勃發的牧地，五月怒萌的柔枝遲遲消  
泯，

那時萬聲紛起迎朝日，  
我們却已冥冥入夢境。

## 夜 鶯

日出喚醒了雲雀婉囀，  
月出喚醒了夜鶯歌鳴。  
請黑夜來臨，月亮高升，

一切幽靜，可愛的，灰白的，  
都請來臨，來將夜鶯喚醒。  
你渴望的月亮呵，請快快高升。  
請快快來將夜鶯喚醒：  
且讓沉默調好人世，  
靜聽那無詞的故事，  
由夜鶯婉轉和鳴。

\*

你先驅的雲雀呵，請暫停息你的翱翔，  
因為有一隻夜鶯。  
以憂愁與歡樂把我們(人心)溢漲。  
明朝你再軒轟飛騰；  
今晚且給我們留下夜鶯。

從側面烘托出夜鶯歌唱之美。

## 夜 鶯(彭非爾)

正是有一天，  
正在愉悅的五月天，  
我想坐在石榴花叢  
蔭成的欣快的蔭影中；

走獸舞躍，飛鳥歌唱，  
樹木繁茂，花草滋長，  
一切事物無憂無慮，  
唯獨夜鶯在悲鳴。

她，可憐的雀鳥喲，一切都絕望，  
把她的胸脯壓在花刺上，  
將沉鬱的歌曲放聲唱，  
令人聽了很悽愴。

\*

‘呸，呸，呸，’有時她這樣叫，  
‘提路——提路’一會兒她又轉調了；  
我聽她如此哀訴，  
禁不住眼淚汪汪，  
因為她的悲哀如此真切地流露，  
使我回想起自己的淒涼情狀。  
唉，我想，徒勞你哀泣一場，  
可有誰人憐憫你的心傷：

\*

不情不仁的走獸，牠們不會安慰你，  
麻木無知的樹林，牠們不能聽取你；

國王潘提安死了：  
所有你的親友亦已用鉛棺殮埋了，  
所有你的同伴的雀鳥儘是放情歌唱，  
一點也不理會你的悲哀。  
可憐的雀鳥喲，我就同你一樣，  
無人憐憫無人愛！

因夜鶯的歌唱，寫到了自己身世之可憐，無人慰釋。

## 燕子生涯

屋似在夢中一般聳立着。田舍風的廊下，一切蛇腹形和一切凸出上，添上了雨簷，窗沿和露台之下，各裂縫和角隅裏，燕子們築着它們的窠。粘土的窠，新的舊的，都和蜜蜂窠般雜亂的密接着，只留着極小的餘地。(1)

這屋因了沒休息的活潑可愛的生命，得了生氣充實的燕子們，它們以它們的輕快的飛翔，嘖鳴和它們的一切優美一切愛，包圍了這屋。(2)

它們的數團，以箭一般的迅速，在一瞬之間，或散或聚，或掠過樹叢的梢頂，或向太陽方面飛昇，勇敢的在空中追逐着之間，其他工作，能在

窠裏或窠的周圍繼續。(3)

母燕中有一隻占住在窠的入口，却一晚間已換了另一隻，放平了閃在黑光中的翼，棲息在那裏。也有露出了小小的兩叉式的尾巴，這樣的一半在窠裏。分出黑和白的尾，對着粘土，活潑潑的動着，這情狀多有趣！還有在窠裏的燕子，露出有光澤的胸的一部和朽葉色的喉頭，差不多身子仰在外面。(4)

也有一直看不見的忽然發出了尖銳的斷魂的音，用了全速力，飛了出去。去迴繞全關住了的屋，它們的活潑快樂的運動，是多麼的一個美景。(5)

寫燕子分爲：1.燕子的住家。2.因燕子而形成的簷前情趣。3.燕子飛時的動人的姿態。4.燕子休息在窠中時的姿態。5.從靜到動的燕子生涯。

## 燕子的歸家

園庭中不知有幾萬的紫丁香花的小枝不見了；有音樂的絲一般的調和了的三種混香的那密密的花叢也不見了。愉快的春的笑聲不能聽見了。燕子的不絕的叫聲也聽不見了。……燕子的大部



份已去。留下的，也將去了。……窠都被放棄了，成爲空虛，早已沒有了生命。其中有的正在破落下來，到處有軟軟的羽毛，從零散土塊上垂下來。最後的一隊，爲了要齊集隊伍，等着遲遲的伴侶，沿着屋簷，聚集在屋頂，它們在那裏排成一列；有的把背向前，有的嘴向前互相顯露出小小的兩叉式的尾和小小的白腹棲息着。它們這樣的等着，靜止的空氣中充滿着尖銳的叫聲，有二三隻落後的，現在也來加入了隊間；出發的時間漸漸迫近了。似疲乏了的日光的閃光，落在被棄置在屋上的窠上。有什麼還能勝過吊在到處零落的粘土上，無力飛揚着的小小的脆弱沒生命的羽毛的憂鬱！忽然風簌簌的吹來了，這時發出了大的羽翼撲動的聲音，那一隊燕子便飛起在空中。一瞬間它們似在這屋的中間，却忽的沒躊躇的，好似它們前面開出了一條路，已上了它們的長長的旅途。漸漸的遠了，小了，——消逝了。

### 燕子的一般描

正是太陽沒落後的時候，天空清朗穩靜。樹葉

不作聲的垂着。燕子之羣，時時發出羽翼聲和吱吱的尖銳的叫聲，衝飛在空中。

屋沿的簷間，燕子的窠垂掛着。燕子在那裏不絕的飛迴。但下面園庭裏的靜寂，深沉到不知底淵般的；針松的樹，在人們面前，穩定不動的聳立着。但耳邊的騷擾和燕子的疾飛叫吵，竟使人們發惱不樂。其他一切都在穩定的光中，似漸漸的鎮靜了。漸漸的朦朧了。

客廳被入口門上的圓窗那裏射出來的光照着。一隻燕子發出了尖銳的聲音，在人頭上飛過。吃驚望上一看，屋沿下的壁龕那裏掛着一個窠。窗的玻璃，有塊碎着，燕子從那洞裏自由出入着。

## 燕 子

在馬的鼻子前面，  
交飛的燕子，……  
切風的剪刀。

## 雲雀曲(Shelley)

慶祝你，快樂的靈魂！

你從來不是隻飛禽，  
從天堂附近的田園，  
或從天堂，你的歌音  
豐饒而自然，傾吐了你的全心。

\*

飛高些，還要再高起，  
像一朵火雲的高颺，  
你自塵寰踴躍騰起；  
在深碧的空中翱翔，  
一面高飛又歌唱，歌唱又飛揚。

\*

在那落日的金光裏，  
上面的雲朵們那時  
都變成燦爛；在光裏  
你又飄浮，你又飛駛，  
像個不受縛的快樂開始奔馳。

\*

灰紫色黃昏的影形  
在你的飛奔裏消滅；  
似白晝間天上的星，

你是不可見的，是絕  
不可見的，但我聽着你的狂悅。

•

似月兒銀箭的矯潔  
一樣的銳利，那銀箭  
在曙色裏漸漸消滅，  
直到我們不能再見——  
但我們還覺她依然是在前面。

•

空中地上，你的歌唱  
都響鳴了，像夜靜時  
從朵孤單的雲，月亮  
散她如水般的流潑。  
天空中都瀰滿了澄潔的光潑。

•

我們不知你是甚麼；  
甚麼你才是最像的？  
虹霓的雲未曾流過  
像這樣明亮的雨滴，  
如自你那裏一陣歌聲的淅瀝。

\*

像藏在思想的光裏，  
一個詩人，無人命令，  
他便歌唱，直到他使  
世人對於他們平生  
未曾關心過的喜，懼，也表同情：

\*

像一個高貴的女郎  
在一個宮中的樓角，  
正當那祕密的辰光，  
用甜蜜如愛的音樂  
慰她滿愛的魂；睡房滿了音樂：

\*

像一個金色的螢蟲，  
在多露山谷的地點，  
從遮着它的花草叢，  
不可瞥見的在發閃  
散布出那孤單虛飄的螢燄：

\*

像朵藏在綠葉裏的

玫瑰，被那熱風摧殘，  
直等到它發出來的  
香用太甜蜜的風餐，  
使那些笨重有翅的羣賊疲殫：

\*

那春季急驟的雨顆  
在閃爍的草上高歌，  
被雨喚醒了的花朵；  
快樂，光明，新鮮，許多  
的東西，你的歌聲定能夠勝過，

\*

教我們，禽鳥或妖魔，  
以你那甜蜜的思想；  
我從來沒有聽見過  
愛的或是酒的讚賞  
吐過快樂：這樣神聖，這樣決潔。

\*

結婚時合唱的曲調，  
或是凱旋時的歌調，  
那有你的高尚神妙？

那只是空幻的眩耀，  
我們覺得它缺種潛藏的需要。

\*

從什麼淵泉你發育  
你的歡歌？什麼田原，  
或是水波，或是山谷？  
什麼樣的天或平原？  
什麼同類的愛？不知什麼苦煩？

\*

你有這明銳的歡樂，  
驅走了一切的憂憤：  
煩悶的影從不寄託  
在你的身邊：你戀愛——  
但從來不知愛的滿足的慘態。

\*

不論醒時，不論睡時，  
‘死’的事情，我們凡人  
夢到的，你定能判知，  
更要深透，更要誠真——  
不然，你的歌怎會這樣的清晶？

✱

我們瞻前顧後，望住  
不滿意的事物長嘅：  
我們最真的笑，平素  
也載貯些痛苦；我輩  
最甜密的歌說出最慘的心肺。

✱

假如我們能夠嘲嗤  
那‘仇恨’，‘恐怖’，與‘驕恣’；  
假如我們生下地時  
就本不會流顆眼淚，  
我不知我們怎將進你的樂地。

✱

對於詩人，你的技藝  
是比一切悅耳的詩  
還要好，比書裏一切  
所能夠尋着的仙芝  
還要好，你嘲笑者，向塵世譏嗤！

✱

教給我一半的快樂，



你定藏在你的心臟；  
自我唇間流出踴躍  
這合諧的瘋狂，世上  
都傾聽我，像我此刻聽你一樣。

這一首長詩，是和“夜鶯曲”一樣，是馳騁着作者的才思之作，情緒真摯，想像強烈，技術優美，而且反映了作者人生哲學的全部。

## 杜 鵑 (Bruce)

好呀，樹林中的佳客！  
你青春的郵人？  
此刻天公修整了你野間的坐位，  
林木呢，也在唱歌向你歡迎。

\*

當金盞菜點綴綠草地之時，  
我們必聽到你的聲音：——  
是否有個晨星為你導路，  
抑或怎樣表記着這一年光景？

\*

歡樂的賓客！我同你

恭賀這羣花開放的芳辰，  
聽那花亭中的鳥兒們，  
唱出音樂的美妙之聲音。

\*

讀書的兒童游行林中，  
在採擷着華豔的蓮馨，  
聽到你的奇音驚怪了，  
因而仿做着你的歌聲。

\*

當那豌豆花開的時節，  
你在回聲的山谷中低鳴。  
周年之客飛往他處，  
又另有可以慶賀的新春。

\*

美麗的鳥！你的花亭永遠青青，  
你的天空也永遠明淨，  
沒有憂愁在你歌中，  
你的年歲也無冬令。

\*

呵，倘我能飛，我將偕你同飛；

我們將撲着翅膀歡欣  
周年價巡遊大陸，  
留連着青春的光陰。

從歡迎杜鵑的來到，說到對於杜鵑生命的讚美，作者的生命與杜鵑的生命合致的表現了。

## 海 鳥(柯倫)

上前，上前，  
啊，白色的兄弟！  
雷聲也嚇不退你，  
你怎樣的飛！  
只憑着你的衝動——  
無關乎雙翼的力氣！  
我見茫茫大海裏，  
你最美麗！  
上前，上前，  
啊，白色的兄弟！  
啊！你竟長逝！

## 海 鷗

海洋在離我五十步的前面咆哮着，澎湃着，被夜的暴風所激蕩，海洋是一片一直伸到了地平線上的白浪花，那大浪底急激的浪頭是有規則地捲盪着，又打上了平坦的海岸。那條被退潮和漲潮所遺留在黃色的，梭紋式的泥沙上的路線，那裏撒滿了打上來的被踐踏的海草的斷莖，細碎的蚌殼，蛇似的大葉藻。尖翼膀的海鷗，帶了可憐的叫聲，從那遠方的大氣深處駕了風，有如一片白雪似的向灰白的佈滿了雲的天空飛翔着，又突然地掃下來，好像從這一個浪頭輕輕地跳向那一個浪頭似的，它們又逝去了，有如銀色的斑點似地消失在一條條的迴旋着的水沫上了。其中有幾隻是固執地圍繞在一塊大而荒涼的，高高地聳立在單調的茫茫的沙堤之間的漂石周圍。一叢叢的參差的粗雜的海草生在巖石的一邊。

海鷗——海洋在咆哮。描寫的重心，是在動作與色調，以及與輕淡的配合的描寫。

鷗 (Wordsworth)

他用彎鈎的爪抓緊巖岩。

[ 206 ]

接近太陽，在孤獨的地方，  
蔚藍的世界環繞着他在那裏兀站。

\*

綉紋的海水在他下面徐蕩，  
他從他的山壁上矚望，  
像一陣掣電似的，他悠然飛降。

鷹的雄姿動態的表現。

## 鷓 鴣

大野裏有一棵棵樹，  
棵樹上有一隻鷓鴣，  
他啼叫而且悲歎：  
怨春天不常在。  
但春天如常在，  
田裏的穀怎能成熟呢？  
夏天如常在，  
園裏的蘋果怎能成熟呢？  
秋天如常在，  
堆裏的麥怎能冰凍呢？  
女兒如常孤獨，

伊怎能不悲戚呢？

以鷓鴣爲喻，說到女性的孤獨之感。

## 鷓 鴣

夏天來了，  
鷓鴣，高聲的唱呵！  
種子出了，原野開花了。  
樹木發生了，——  
鷓鴣唱呵！

\*

羊跟着羔叫，  
牛跟着犢叫；  
公牛跳躍，公羊奔跑，  
鷓鴣，愉快的唱呵！

\*

鷓鴣，鷓鴣，你唱的好：  
你莫停住了；  
鷓鴣唱呵，鷓鴣！  
鷓鴣，鷓鴣，你唱呵！

鷓鴣唱的懇求，很愉快的飛馳，情調是快樂的。

## 鷓 鴣

鷓鴣是美麗的鳥，  
他且飛且唱；  
他帶來好消息，  
他不會說謊；  
他吸一切的好花，  
使他聲音清亮；  
他叫這‘郭公’的時候，  
夏天近來了。

\*

鷓鴣是輕佻的鳥，  
沒有別的可以比得他；  
他在大野上飛舞，  
在各樹上歌唱。  
他永不作窠，  
他只是游行像一個流人；  
他的聲音很悲哀，——郭公——郭公——郭  
公！——

‘我到處沒有家’。

●  
鷓鴣是聰明的鳥，  
同春天一齊來。  
夏日衰退的時候，  
他便展開輕巧的翅子。  
他逃避將來的冬天，  
他恨雨和雪；  
我願像他的唱，——郭公——郭公——郭公，  
還同他一齊飛去。

鷓鴣是什麼鳥呢，——作者說，是美麗的，輕俏的，聰明的。

## 其他的鳥

穿過灰色的雲塊，飛翔着黑色的行列，這是楔子一般的隊伍。他的尖端，向着月亮前進，……在那大紅的月輪中間畫着直徑，……明白地映出了黑色的點影，……許多的翼翅慢慢地飛着，……發出了從來不曾聽見過的聲音，……一起的望着遠方飛去。(1)

忽然，重新隱約地聽見了振翅的聲音，——今



番，牠們已經飛到了我們的頭上。發出了方才同樣的喉音的叫喊，好像大鷹一樣的翱翔在我們的頭上。那種振動着的翼翅聲音，和那被風吹着的音響，好像這些鳥類對於他們的生活和自由，表示了粗暴而執拗的力量。(2)

一隻鷹飛過鐘樓上那映得發紅的十字架上時，牠的影子在屹立着的碑銘上流着，橫過這塊碑角，於是又在碑外面出現了。(3)

不知一隻什麼東西，扇起了塵埃，在我們頭上動起來，灰色的一個團塊，拍拍地打着翼子昇向屋頂的洞裏去了。教堂內立刻發了暗，原來一隻老鳥被我們的聲音驚起，從角落裏飛了出來；她撐開了翼子，在洞口邊停了一停然後飛出去了。(4)

上四例，一寫夜雀，二寫雁，三寫鷹的影，四寫泉鳥。

那金絲雀在牠的籠內於一種皎亮而雄健的聲音中歌唱着，不時地變幻着牠的音調；一會兒那雪白的窗簾像兩片船帆似地揚了開去，使人看到那遠處的青空。(1)

滿天之上都有烏鴉在飛。牠們都帶起嘎的叫聲在空中翱翔，並做弄成一片極大的烏雲不斷的

向自己翻來滾去。無論在何處都望得見那烏雲。  
有時這雲堆又忽然的中裂，把牠那里的螺旋線遠  
遠的散將開去；原來是一頭老鷹到了中間，繼  
而又飛走了；凡露臺上，凡穹窿頂上，凡碑尖上，凡  
廟宇的破風上，東一處西一處都有些肥鳥，在牠  
們的紅喙中銜着一些食料。(2)

那些麻雀吵鬧着，牠們成羣地，像黑箭似的，  
在洋台形成的灰色的長方形前面飛來飛去。(3)

例一，從金絲雀的歌舞很自然的寫到遠處的青空。

例二寫烏鴉的形象，動作，以及作陣的細描。

## 烏 鴉

晚風吹著，——  
遲歸的烏鴉，  
啼著急飛的烏鴉。

## 山 鴉(Henley)

夜鶯有把金弦琴，  
雲雀有管細喇叭，  
山鴉吹的只是一枝楊笛，

我。却。偏。偏。最。愛。他。

\*

爲。他。唱。的。盡。是。人。生。歡。樂。情，  
他。唱。時。正。是。春。光。潑。刺。刺，  
我。倆。從。頭。細。聽。他，  
直。至。他。唱。得。我。們。的。嘴。和。心，  
兩。下。裏。合。成。一。下。

### 貓 頭 鷹 (Goethe: Faust)

翻。過。了。野。爾。惹。之。崖！  
途。中。偷。看。過。巢。中。的。貓。頭。鷹。  
貓。頭。鷹。睜。着。一。雙。大。眼。睛！

### 湖。上。的。天。鵝 (Yeats)

翠。樹。都。着。了。秋。天。的。美。色，  
林。間。的。小。徑。都。乾。了，  
在。十。月。黃。昏。的。光。下，  
水。映。着。一。個。寂。靜。的。天；  
在。石。間。都。瀟。着。水。上，  
有。天。鵝。五。十。九。隻。

\*

自我從前次在這裏數天鵝，  
到如今已是十九度秋天了；  
想當時點數還未完，  
見牠們忽然都飛起，  
紛紛的散開，喧嘩的拍翼，  
迴翔做幾個破缺的大圓環。

★

我今看過這些漂亮的生物，  
不由得感到傷心。  
自從我初次緩步徘徊這岸上，  
也正是薄暮時光，  
聽他們那規律的拍翼聲音頭頂響，  
到如今一切都改樣。

★

看他們依舊不知疲，相愛還相傍，  
或游泳，在那涼爽可親的河裏，  
或翱翔，在空際；  
他們的心兒未老，  
那熱情與好勝之心，  
任去處，依舊伴行不放。

★  
他們如今飄泊在這靜水上，  
神奇美異難言講，  
迨到我一朝覺醒，  
見他們已飛去無踪影，  
不知又到何林去結巢。  
又到那個河邊去供人欣賞？

### 蜻 蜓

在船的旁邊，  
我爬着倒挂下去，——  
那個蜻蜓，你於我要求什麼呢？

### 蝴 蝶

蝴蝶翩翩的飛到我的身邊。隨着風勢，好像是在游泳。那種翻偃的姿態，正像是在大空裏面掙着帆的舟子。偷偷的仰起頭來，在我胸口有兩只。一只是黃地紅斑，一只在她茶色翅上，點綴了孔雀紋的紫線。這是夏天的燦爛的勳章！我儘可能地輕輕地呼吸，可是當我呼吸着的時候，她的翅兒還在

輕輕的抖動。——安靜地停着，這是何等的有趣！  
草原後面，照着明淨的天空，一只蜻蜓，像在尋覓  
休憩似地飛舞。——游絲飄着，白線似的粘在草  
上，不，它還粘在花上，粘在手上，粘在我的身上。  
……我的身體，……我的該試存在着的身體，現  
在已經變了雜草。消去了構成身體的邊界。消去了  
構成身體的特性，光線抹殺了我的線條，一起的溶  
解到濃綠色的草裏。……

### 蒼 蠅(千家之磨)

土車夫拉了滿裝穢土的車，  
土車夫的老婆在後面推着，  
像男人一樣的穿著小衫單袴，著了草鞋。  
可是終是女人，——頭髮用了手巾包著。  
倦了的時候伊離開車子，深深的歎一口氣，  
拏著手巾想擦流汗的臉，  
許多蒼蠅，雲一般的飛起。  
我見了，我便生了氣，  
聚集在死體的蒼蠅是最可惡的東西。  
但是土車夫對於這些蒼蠅，却毫不為意，

仍然跟着車子走去。  
蒼蠅也拚命的跟着車子飛去，  
像嘲弄乞丐的小孩們一樣，像雲一樣，嗡嗡的  
叫着追去。

這樣的人是天國去的，  
即使我們下了地獄。

### 蒼蠅的一般描

重新回到了靜寂的世界。黑翅上面帶着紅點的  
蒼蠅，會集在酸漿草的花上。跟着草莖，蒼蠅也  
就左右的搖擺。……苜蓿上面，一只馬蜂發出了矮  
人國的飛行機也似的聲音。瓢虫爬到薺草頂上，好  
像是在獨自地展望着四周的風景。(1)

那些蝸牛都黏在一起，一個個互相扭着，一  
個個互相膠着，青的，黃的，白的，齊泛起泡沫，帶  
着淡淡的虹似的返光的色彩。(2)

橄欖林被遮掩住而看不見了。但聽不到什麼，  
除掉在小灣裏的海水所發出的均平而又搖動的韻  
聲。在天空一隻蟋蟀在飛着，驚破了清空而發出  
似鑽石和玻璃片相互的磨擦聲。(3)

以上三例，一寫蒼蠅，馬蜂與瓢蟲。二寫蝸牛，三寫蟋蟀飛動時的聲音。

## 動物畫

四圍全是一種數不清的畜生，有極馴的，有咆嘯的，都伸着牠們的利爪，並且在一種可驚的神奇凌亂中間，這一些混在那一些的上頭。蛇有腳，牛有翼，人頭魚吞着果子，繁花開在鱷魚的鬚上，鼻管高揚的象在碧空中驕行得同鷹隼相似。一種可怕的力量隱躍在牠們不完全或殘毀的肢體當中。牠們吐着舌頭，很像要把牠們的靈魂弄出來似的；並且，種種形狀這裏都有，似乎那突然孵化出的原始動物的巨觀都在這廳子的牆上一覽無餘了。

### 獅

一頭獅子彷彿罪人一樣，四爪俱釘在一具十字架上。牠那寬大的鼻面倒垂在胸前，兩隻半隱在鬃髮中的前爪大張着竟像鳥兒的兩翅，兩畔的脅骨突起在緊張的皮下；這一隻釘在那一隻上的後腿微微上登，毛中間流着的黑血，鐘乳似的聚在沿



着十字架筆直垂下的尾端。

獅子俱把胸膛貼在地上，長伸着兩腳，一面在那被白岩石的返照所張大的陽光之下映着眼皮。別一些或蹲在後股上，定睛瞪着前面；或半隱在那叢中，圓滾着睡熟了，都帶着一種飽食後又倦又厭的神情。

## 象

踏平的土地都隱沒在紅泥漿之下。幾頭大象也在他們象圈的柵木間搖着血淋淋的鼻子。在打開的倉廩中看得見許多拋擲滿地的小麥袋，而在大門之下復看得見一行被衆蠻人堆集起的重車；棲宿在香杉林中的孔雀，皆展開牠們的彩尾，啼了起來。

## 馬

兩人並着馬默默的沿着河岸前進。一會在林中闢徑而進。兩隻馬透着鼻息，似密話着般的並着頭，互相交流着口渴。

這匹細小的，深褐色的，生着美麗的頸項和短

小的尾巴的馬兒，並不筆直地向前走着，照它那傾欹的樣子和一種跳躍的脚步看來，彷彿它的腿上有鞭子揮削着一般。

## 牛

幾輛滿裝着打好的麥子的車，從草原那邊回來了；在油煙般的黑漬漬的塵埃裏，幾隻灰色的老牛着長着灣曲的角，用牠們那圓眼的忍耐的視線定視地面，笨重而且沈着地，往前走着；在車上邊，躺着一個可薩克人，穿着一件被塵土給弄成灰色了的襖衣，他那毛很長的帽子，掉在後邊，他的臉被炎熱的空氣給燒得漆黑，他的雙眼被風給吹紅了；被汗和塵土給粘在一起的他的鬍鬚像是石頭似的。有時，那可薩克人在車前牛夾板的旁邊走着，風吹着他的背，把他的襖衣給脹起來了；那人是和牛同樣的肥同樣地隱重；他在他的眼睛裏有同樣的智慧的忍耐；他不緊不忙地走着，好像他知道有什麼在等待着他的。(1)

牠用大繩牽着一隻牛在後面，他仍然在唱。頭仰向後，嘴張朝天，面上堆滿着光線；同時從

她的喉管裏，歌聲湧流而來，如珠玉之走盤一樣。在她背後，那馴服白的牛，溫和地慢走着，每走一步，牠的足毛波動一下，同時牠那巨大的乳房，因為有牛乳在裏面充脹着的了，就在牠的兩足之間擺蕩。因為驟然地脚步慢了下來，那牛的嘴鼻，就接觸到她的後臀上來，於是她的豐滿的前胸，就在那雙大角之前顯位着，好像七琴的半月彎處似的。(2)

走到農家後面。在那薄暗中間，發出了許多耕牛的喘息，和蹬蹠的聲響。傍邊，擺着矮凳，農家的少女正在擠搾母牛的牛乳。隔着母牛的腹部，她們分別的幹着各人的工作。在那充滿了臭味的牛房裏面，閃耀着陰暗的燭火，乳汁變成細小的噴泉，注射在乳桶裏面。姑娘們褪了色的衣服內部，盪動着豐滿的乳房。她們不時的抬起頭來，微笑，吐氣，流露着她們康健的貝齒。她們的眼睛很亮。空中，盪漾着乾草和牲口的氣味。(3)

以上共三例。第一例寫農村小景——牛與牛郎的晚歸。

第二例寫牽牛的女歌者的速寫，及白牛的行動的細描，是一

幅鄉村小景。第三例寫牛場小景——擠牛乳的女性。

## 犬

那隻狗垂着尾，來去地搖着無依的毛茸茸的腦袋，一付深思的形相，一面會偶然呼出種遏住的拉長的吠叫。

## 母 雞

沒有一點皺紋的水筐，——  
飲水的母雞  
用嘴掏着自己的影。

## 野鴨及其他

這平原很像我們俄國南部的大草原，除了此地到處有些楊樹，寒風刺人入骨之外都差不多。這裏的春天還沒有來，一點綠意也沒有，樹還沒有發芽，到處的雪也沒有消溶。湖裏還有冰塊。五月九日那天下嚴霜，今天十四了，還下有三四寸深的雪。沒有人說起春天，只說野鴨。此地野鴨之多，是我有生以來沒有見過，牠們在頭上飛，在車廂左近飛，在湖裏池裏游泳——老實說吧，有一枝

再壞不過的槍，我一天也可以打得上千隻。也可以聽到野鵝叫，這東西也不少。……有時也遇得見一羣鷺鷥或者野天鵝。……沙鷗同山鵝在楊枝中飛來飛去。這裏的兔子沒有人吃也沒有人打，牠們很出神的站在那裏看人走過，一點也不怕。牠們常常在路上跑，看見牠們這樣跑來跑去，大概也不是個惡兆。

這一例所寫的是，野鵝，鷺鷥，沙鷗，山鵝，兔子。

### 園中的小動物(一)

我常自己關在書房裏，或者走到花園盡頭，坐着，眼巴巴地望着，望着，但又望不見什麼。(1)

一隻討厭的麻雀落在離我不遠的紅色磚場上，怪惱人地啾啾啾叫着，不斷地搓扭，旋轉，並梳理牠的尾毛。(2)

那些立着不動的多疑的烏鴉，很高很高的坐在赤楊樹的禿頂上，也時時呀呀的叫着；日光和風輕輕地在牠的弱枝上飄蕩；遠處寺內的沈鬱的叮叮噹噹的鐘聲，時時浮送到我的耳朵裏來。(3)

在我只是坐着，望着，聽着，充滿着無名的

包含着一切的感觸：悲哀，喜悅，未來的預測，  
生之欲望和恐怖。(4)

以上四節。第一節，是總發一個發端；第二節，寫麻雀；第  
三節，寫烏鴉等；第四節，是抒情的結語，——開端的呼應語。

## 園中的小動物(二)

我坐在那裏；頭上面一隻小鳥在蔭暗的樹葉  
中間匆匆的跳着；一只灰白的貓子，儘量的伸長了  
身體，悄悄地在花園裏爬走；最初出現的甲蟲，在  
空中發出沉重的嗡嗡之聲，雖則不大響亮，也還清  
晰可聽。(1)

那是一隻伸起爪掌的花貓；牠的眼睛不是灰  
白的，却是綠的，並且耳朵是怎樣的長呵。(2)

小貓輕輕地喘噀了一聲，就在地上嗅着。牠是  
餓了哩。一個穿黃色舊衣，裹着褪色頭巾的女僕，  
拿了一小碟牛乳進來，放在小貓前面。小貓退縮了  
一下，閃了閃眼睛，開始舐食碟內的牛乳。(3)

小貓吃夠了，開始發叫，又故意伸伸爪子。(4)

以上四節。第一節，從小鳥和甲蟲提到花貓；第二節，提  
到花貓的形態；第三節，描寫饑餓的表情；第四節，描寫飽食

## 動物在晚景中(Gray)

暮鐘鳴，晝已暝，  
牛羊相呼，紆迴草徑，  
農人荷鋤歸，蹣跚而行，  
把全盤的世界剩給我與黃昏。

\*

昏朦的四景已從眼前消盡，  
肅靜的寰空之中萬籟無聲，  
只有些甲蟲紛飛，鼓翼營營，  
幽渺的鈴音待使遠處的柵欄安靜。

\*

那兒有高塔嶙峋，蘿藤掩映，  
呆然的一隻梟鳥向着月在哀吟，  
好像是在說：她不該來近  
他的幽棲，擾亂他固有的靜境。

\*

杈枒的榆樹之下，扁柏成蔭，  
草叢纍纍，堆着一些古墳，

各個的幽宮之中永遠長眠，  
長眠着村上的已故的先人。

\*

清晨的微風吐放清芬，  
茅簷之下燕子噪晴，  
雄雞啼，牛角鳴，  
再也不能呀把他們喚醒。……

這是從葛雷的名詩“墓畔哀歌”中摘出來的。牠的描寫對象，都是些曉景中的動物，例如牛羊，甲蟲，泉鳥，燕子，雄雞，與墓中人作對比，極爲生動。



## 第七卷

# 都市與村鎮

\* \* \*

### 都會總描

是在晚上九十點鐘光景，所以是在大城市外邊裏面正沸騰着生活的時候；街道上車馬行人的雜沓和喧闐聲令人頭也爲之發眩。大城市內閃耀着富麗的衣服，文化的產物無窮地幻現着，房屋裏和街道上儘是些炫目的奇麗，大空間輝煌如畫，音樂聲時時從屋裏透出來。晚上的生活是大城市居民一半的或是過半的生活，大城市的天上，幾星期以來，每天的太陽祇閃耀得不到數小時。

“客拉可斯基比爾特米西街”也充滿着活動，沸騰着生活和匆忙，尤其是這天晚上天氣清朗，黯霏的春雪墜在還結凍的地上，把那白雲朶朶的天空掃得潔淨異常。這時天穹在大城市上面展開來，

高而深圓的，幽暗而綴滿着銀星的。

車輪轆轤的聲音不絕地，像不絕的雷聲似地沿着那繁盛的闊街奔馳着。邊路上萬頭鑽動。街上明耀如晝，因為除了街上的煤氣燈而外，兩旁店鋪的玻璃窗也揮送出萬道的光芒來。

“華沙”最繁華的大街上，也從未有如此熱鬧過。因為這是游蕩無業的人也是幹正事的人的共同的時間。有工作的人為休憩和娛樂而奔波，游蕩的人尤其歡喜於他們最愜意的東西：言語的嘈雜聲，是他們最愛側耳傾聽的；形形色色的現象，是他們樂於張口而視的；耀眩的光亮，會撫摩他們的眼睛的；和那神秘的幽暗，也許於他們是有誘惑性的。在這個奔波，語聲嘈雜的人羣中，不消說是有很多慈善的心靈，可是這些心靈這時却被別種慾望所佔住着。世界上的旋風捉住了他們，日子的將完了，使他們匆忙起來；娛樂，個人的事情，和種種感情在一天的這個時候使他們的想像活躍起來，佔住了他們的思想，給他們的脚步以一定的方向。而且在人造的光明中，受苦者額上的皺紋顯示出來總不比在白晝的光明中那樣清楚，在受苦者死

寂的眼瞳裏燈的光芒活動着，摹擬健康和活氣的光輝；街上的喧聲湮沒了自受苦的胸中發出的呻吟聲。因此，慈善的心靈和憐憫的手，大抵是在貧人的軀骨和死屍似的眼睛最惹人注意的地方才停留的。

這是都會的總技之章。是從奧四斯歌的長篇小說中節出的。都市的夜的情景，繁複的，現代的，明顯的所在，細小的地方，是一一的說及到。都市的夜的空氣，寫得十分的真切。

## 都會的一般描

在這後面，便是那立方體的房屋構成一疊一疊如鬪獸場模樣的全城。那些房屋或是用大石，或是用木板，或是用鵝卵石，或是用蘆幹，或是用貝甲，或是用墜土造的。廟宇的林木在那彩色繽紛的岩山上好像是些青綠湖沼。一些公共廣場在不等的距離間把全城測畫出；而無數的小巷交叉着，也將全城從上至下的劈了開來。目前業已混亂的三個老區域的圍垣尚分辨得清；因為那三區地方仍是東一處西一處突起來就和極大的確石一樣，或

是長伸在寬廣的斜板上，——還掩映了一些花卉，核桃樹，以及投擲渣滓的廣溝，而條條街道便在牠們大啓的出口中通過，很與橋梁下的河流相似。一般喧鬧不寧的人民從早至晚都充塞在街上；搖着小鈴的孩子們在浴堂門口叫着；賣熱魚的鋪店騰着烟子，空氣中又傳應着鐵砧上的敲擊聲，供奉太陽的白公雞在露台上高唱，正被人割喉的雄牛都在廟宇裏悲鳴，奴隸們把籃子頂在頭上奔來奔去的；而且在前廊深處，常有幾個裹着深色外套，赤腳，尖帽的僧侶現出來。

全城都熙熙攘攘，快樂融融，喜光閃耀。空中像顫動着輕跳着小孩的歡笑聲，和幸福的家庭圍坐在宴席四周作樂的喧聲。好像天有個神祕的賓客將臨這世界：這便是新年。人家的屋內和商店的陳列窗內，都顯得艷麗繁華。街道蓋着厚厚的一層因寒凍而凝結的白雪，在從那恬淡的天空晒下來的陽光底下，閃着萬粒晃晃的珠光。羣集的滑車向四處奔馳，行人擁在邊路上蠕動。在這大羣各色的擾攘的人中，有萬頭在那裏鑽動，也有萬縷的伸展在空間裏的神祕的思想，在那裏無形地追求世上

遙遠的接近的，崇高的卑下的目的。愛情，貪婪，崇拜，憎恨，恐懼，希望，種種利害和慾望，功利的目的。在這大城的居民的頭腦裏盤旋，交錯着；這些居民走着，車行着，奔跑向生活的偉大的目的去，或向日常的瑣屑的目的去。

力學的動的都市的描寫，而側重了人類思想的飛揚。

## 濱海的城市

一縷光瑩的細線，業已從東方海灣上湧起。運河也在左邊最低處拿起牠們白色的蜿蜒線把花園的青綠逐漸界畫出來，各處七方形大廟的尖頂，各處的石梯，各處的露台，各處的峭壁都一遞一遞的顯露在黎明的魚肚白色之上；一條白沫腰帶在半島周圍動蕩時，那片碧玉色的大海，還彷彿凍結在朝寒中的一樣，及至玫瑰天色快展開時，凡那些罄折在斜坡上的高屋才一一聳起，並且層層累積得竟與一羣正在下山的黑山羊相彷彿。寂寞的街道長伸着；東一處西一處從牆頭撐出的一些棕櫚俱靜而不動；盈盈的水塘掩映在各院落中，很帶一點銀質的模樣，海岬上的探海燈光也變成了淡白

的顏色。……太陽出現了；一切都在這一片傾注的紅光中動作起來，這因爲上帝好像將自己剖開，把血管中的金雨光華煜煜的注射在城中來的一般。船舶上的衝角都燦然發亮，廟的頂好像完全着了火，而且廟門打開，可以看得見頂深處的明光，大車從鄉間到來，在街石上轉着牠們的輪子。載貨物的駱駝也走下了峻壁。四叉路口的交易人們也把他們的鋪板抽開了。一羣一羣的天鵝高飛起來，一片一片的白帆栗栗的鳴着。

月亮從海灣的平面上升起。於是，在這猶然被黑影蒙着的城中便燦然露出一些光點和白痕。各廟宇頂上的琉璃球東一處西一處光華煜煜的就像一些大金鋼石。不過一些荒涼廢址，一些黑土堆，一些花園，尙在暗地裏做弄出極陰森的體積。漁家的魚網從這間屋張在那間屋，很像一些展着翅膀的大蝙蝠。駱駝等靜靜的休息在露台當中，拿肚子貼着地，就同駝鳥一樣。看門的人等靠着各家的門限熟睡在街上；巨像的影子長伸在寂寞的廣場中。水波都光輝起來，因爲月亮的寒光業已把羣山環繞的海灣和湖皆照着了，赤色小鳥就在湖畔的沙

帶上構造了好些玫瑰色的長線，由此過去，那鹽沼便在公塋之下鏡明得同一塊銀子似的。藍天之幕深陷在水平線邊。一端陷在平原的塵埃中，一端陷在海霧中。

濱海的城市的早晨的描寫。全文分作兩大致，而又是一種聯繫的敘述。就是首先說明日出的過程，從“一縷光瑩的細線，”說到“黎明的魚肚色，”再說到“玫瑰的天色的開展，”然後說到“太陽”的正式出現。由此發展的說到早晨的都市，那時的一般活動的情形。次序是井然的。末寫夜景的展開。

## 都市特寫

這大城市的居民，在那美麗的街道的闊大的邊路上游泳着，跟着還有千萬倍的思想的溪流也在空間游泳，而這些中間繚繞着那在人羣中行動的婦人的沉靜，卑下，單調的思想。(1)

洋台的欄杆後面，展開着陰暗的森林。夜煙抖着，羣山盪着，一塊塊的浮雲，撕碎了的棉絮似的躺在月暈中間。遙遠的彼方，排列着白楊的街樹。很遠，很遠，——一直連接到追想的彼岸。這是別個世界的街樹。截開了灰白的街路，蜿蜒到雜踏的

街市裏面。月亮，孤寂地照耀在都市的街上，世界真能變成這樣的銀白和安靜，這確是出於意想之外的了！（2）

這時還不十分晚，可是已深暗了；沒有幾隻街燈照着那條窄小的街。這街雖是陰沉沉的，可是擁擠着人；在邊路上大部份是晦暗的，一陣蕭殺寒冽的秋風，像波浪般從開着的小門，流進大門來，吹在人們的面孔上，旋捲着圍巾的邊緣；街上轆轤的車聲和交錯雜踏的人聲，幾乎使耳都震聾了。（3）

街橫臥在打溼了的銀色的晚霞裏面。街頭，現出了很大的，黃色的光暈。人們，好像是在棉花上面走着。左右的窗飾，發出了神秘的光輝 Woo.f 或左或右地泳着。路旁的街樹，同樣地反映了黑色了的光亮。（4）

以上第一例寫都市生活中思想的激流。第二例寫都市之夜。第三例寫市聲。第四例寫街市。

## 酒 店

甘李列諾斯是南俄一處大港灣裏的一家出名的啤酒店的名字。雖然牠可說是開設在一條熱鬧



的街上，但因為是在地下的緣故，所以很不容易尋到。有些老主顧，他們很認識那家酒店，也常會錯過了這個出名的地方，走過了三兩家鄰近的鋪子之後再回轉來才尋着。(1)

這酒店並不曾掛什麼招牌。去的人先走進了一扇門面對着鋪石的，常開着的小門。於是便碰到一架有二十石級的狹梯，那些石級都已被萬千沉重的靴履踐踏得彎陷了。在梯的盡處，在一堵隔牆上，展現着一個高凸彫的，比真身大到兩倍的，那偉大的啤酒祖師，甘孛列諾斯大王的彩色像。這一個彫刻的嘗試，或許是一位愛美的彫刻家的處女作，看來好像是粗糙地彫刻在一塊很大的海綠化石上的。但那紅色的短褂黃黝皮的外衣，黃金的冕，和面容都連滴下來的白沫一同高高地浮起着，這些倒可以使來客的心中都無疑地曉得自己是站立在啤酒大王面前。(2)

這酒店一起有兩間長長的，但是異常低矮的，裝着圓頂的屋子，潮濕的水點常從這屋子的石牆上流注出來，白晝和夜間都燃着瓦斯燈，因為這家啤酒酒店並沒有一扇窗。但是，在天花板上，有許多

有味的彩畫還多少可以看得出來，在一塊天花板上，畫着一羣日耳曼少年，穿着青色獵裝，帽上插着山鵝羽，肩上荷着來福鎗，都在那兒讌飲。他們面對着這啤廳，大家都將笑展的容顏向這些主顧招呼，而其中有兩個却仍舊摟抱着一對腿胖的女郎的腰，村中酒店裏的下女，或是什麼上流的鄉下人的女兒。在別的牆上，展現着一幅時髦的郊宴圖，時候大約在十八世紀初期，伯爵夫人和子爵們裝着敷粉的假髮，在一片綠草地上和羊兒一起嬉戲。在這幅畫旁邊，另一幅畫着些垂柳，一個有鵝兒游泳着的池塘，婦女們和貴人們都憑依在一種鍍金的艇子上很愉悅地在餵飼那些鵝兒。此後是一幅烏克蘭茅舍的室內景，一家快樂的烏克蘭人，手中拿着大瓶，正在跳哥巴克舞。再底下，是一個大酒桶，桶上有兩個奇形怪狀的胖愛神，戴了蛇麻草和蒲桃編成的花冠，生着紅紅的臉，肥肥的唇，不知羞恥地亮晶晶的眼睛，在敲玻璃杯。在和第一廳隔開一條小拱廊的第二廳裏，壁上畫着些蛙的生活：一羣蛙在一個青青的小沼裏喝啤酒，在密密的蘆叢中獵取蚱蜢，玩弄着絃樂，用劍交戰着，諸

如此類。這些牆壁顯然是外國的名手畫的。(3)

笨重的櫥木桶，排列在那撒過木屑的地板上，算是桌子的代用品，小酒桶便當作椅子用。在入口的右方有一個小小的臺，臺上安置着一架鋼琴。在這臺上，一夜一夜地經過了好幾年，一個猶太人，一個溫和而愉悅的漢子，嗜飲，禿頂，有一副剝了皮的猴子的容貌，不老不少，無論說他幾歲都像——老是爲了客人們的樂趣和解悶，去奏着提琴。數年之間，套着皮袖口的侍者換了，管酒排的人也換了，甚至這啤酒店的掌櫃也換了，但是沙夏却絕無變動地每晚六點鐘來坐在他的臺上，手裏拿了提琴，膝上伏着他的小白狗。到了上午一點鐘，他總依舊和他的小狗，離去了甘李列諾斯酒店；飲酒之後，幾乎站不住身子。(4)

在那甘李列諾斯店裏，這有一個不變換的面貌——那便是酒保總管，一個肥碩貧血的老婦人，因爲常在這潮濕的啤酒地室裏的緣故，很像一尾游泳在深的海底裏的灰白而懶惰的魚。像船在船橋上一般，她，在她的酒排高處，向侍者發施着簡短的號令，整天地吸着烟，右嘴角上啣着她的烟

捲，右眼不絕地在烟霧裏霎着。她的聲音是不常聽得到的，她常用毫無色彩的微笑報答她的主顧的鞠躬。(5)

以上一例，寫酒店。分爲：(1)寫酒店所在地。(2)酒店入口——啤酒大王的雕像。(3)酒排間——幾幅惹人注目的壁畫。(4)音樂間——那個老樂師。(5)酒保聽管。

### 村鎮細描

我喜歡這個小鎮，是爲了牠的位置居於兩座高山的斜坡之間，牠那傾頹的城堡和塔壘，牠那蒼老的檸檬樹，牠那駕在流向萊茵去的清澈小河流上的嶮峻的橋梁，以及一切中最令我喜歡的，是爲了牠的美酒。(1)

傍晚，就在日落之後(那時正是六月，)很漂亮的苧蘇般頭髮的日耳曼姑娘們常在牠那狹窄的街道上散步着，碰見一個陌生者的時候便以歡悅的聲音清脆地發出“晚安”——就是當月亮在老屋的尖頂背後上升，而在牠那靜寂的光輝中能夠看得清那些鋪在道上的小石塊的時候，她們有的還回家去。(2)

我愛那個時候在鎮中四下地瞎溜；月亮像是從明澈的天空對牠堅守着一種穩定的注視；而鎮呢，也像覺察了這穩定的凝視，便平靜而謹慎地直立着，浴於月光之中，那至今還可溫柔地奮與人心的平和的亮光。高高的鐘樓上的風信標放射着蒼白的金光，同樣的金光隱現地微照在河流的黑面上；紙蠟燭（日耳曼人是很講節儉的人！）在泥石屋頂之下的狹小的窗中朦朧地搖晃着；葡萄樹枝從石牆背後神怪地伸出牠們那懸曲的蔓藤；有什麼東西飛到三角形市場中的老式水井傍邊的蔭影裏去；巡夜者的困憊的嘯聲突然沖破了寂靜，一頭性情溫馴的狗子發出了一陣溫和的吠聲，其時，微風輕撫着面孔，檸檬樹送來那樣芬芳的氣息，使得肺腑不自覺地深而又深地吸着牠。（3）

小鎮居落於離萊茵半哩那地方。我常去看望那莊嚴的河，且要坐在冷落的大塊樹之下的石椅上過個好大的時光，冥想著，並非沒有一些心靈上的奮興，冥想著那個小石像，帶着種宛如孩子樣的面孔和一顆赤紅的心，她的胸膛上，為劍所刺，從槐樹的枝間往外慘然地窺視着。河的對岸是小鎮

L. 比我所定居的這兒要略大一點。一日傍晚，我坐着在我所愛坐的橈子上凝望着天空，河，和葡萄園。我的前面，葶蘆般腦袋的孩們在爭着踏上一隻拖到岸傍來的波艇的船板上去，把那塗着木脂的船底弄得朝了天。游行着的波艇微微作響地徐行着；碧綠的水平平地流動着，湧着而且發着涓涓聲。突然一下子，音樂聲飄送到我這兒來了；我傾聽着。L. 鎮在奏着 Waltz。大提琴忽緩忽急地作琤琮聲，絃琴聲時時不很清晰地浮了過來，笛子響亮地發着嗚嗚聲。(4)

這是一篇關於村鎮的細描。第一，寫這村鎮的所在地。第二，黃昏時的村鎮。第三，月明之夜的村鎮。第四，鄰近村鎮的河流及對岸生活的描寫。

## 一個村鎮

我們的小村子，叫諸侯村，這是屬於波蘭貴族中一個傲慢而貧窮種族的；波蘭上流社會那種豪華生活的可憐的遺澤，點綴在與猶太人式輻銖必較的撥攘的商賈，互相混合着的永無休心的勞動之靜流中：完全具備着，這一帶西南俄羅斯每一個

小市鎮所共有的特徵。(1)

如果你從東邊向這村子走來，那末，第一個映進你的眼臉裏的，定是這村中最大的建築物的牢獄，在池塘的惺忪的岸邊，村子靜靜地躺在你的面前；當你從崎嶇的大道，走向岸邊時，一扇古舊的村鎮的柵門，便把村子遮住。紅臉孔烤在太陽底下，簡直永遠是在甜睡中一般的懶怠的老卒，懶慵地拔去了門門；這麼一來，你看，也許起先你還沒覺得，原來你已身入鎮中了。(2)

灰黑色的鐵柵欄，和堆着垃圾山的空場，散散地排列在開着凝然視人般的暗沉沉的窗子的，霉腐半倒的小屋舍之間，再向前走去，便望見廣大的市集，猶太人“旅人休息所”的屋頂，閃閃在陽光之中，使市集很為明朗；而幾宅行政機關的房屋，它那白色的牆壁，和排起四角形的營房一般的輪廓，却顯出陰森森的氣靄，架在小河上的木橋，在你的馬車輪下巍巍顛得跟老人一般，發出呻吟之聲，抖索着身子。(3)

過了橋，延展着一帶猶太街；商鋪，零落的攤店，燒麵包的小屋等等，一並排地列在兩旁；希伯

菜的錢商們，把櫃子排在大遮陽傘底下。到處都是些垃圾堆和小孩子，包裹在街塵之中。是可再走一分鐘，你便通過了全鎮。白楊樹嗖嗖地在幕地搖曳，微風吹動田中的麥禾，又在路邊的電線上，奏鬱的哀鳴。(4)

這一例，仍是寫一個村子。第一，寫這一村鎮的特徵。第二，寫一路走進村鎮的風景。第三，村中的建築和市集。第四，穿過小橋，又是市集，到了村的尾梢。

### 鎮村的一般描

這天是很冷的，天空不多清明，還有冬季的霜露，浮雲在空中游得很快，有許多影光在草上在河面上沐浴，那些泡沫看去，使人的眼睛都昏迷。有幾個少女穿的綺麗的服裝沿着街道，向着瓦爾卡河，經過那草地走去，裙子提得高高的，鐵條底的靴子也露出來了。一羣孩子肩膀上背着長長的釣竿跑着，那個堅實的農夫也去了，他透視在店傍的這一羣人，默默的把個藥筒和帽子舉在手上。(1)

隨着，起了風把水捲到小渚草地上，把雲一層一層的驅駛着，壓迫它們成爲一塊一塊的濃厚的



烏雲。在河內有輪船在放哨響，下面有手琴在叫喊，有少女在唱歌。在下面街上有個醉鬼沿着街走，把手搖擺着，他的眼已經不自然了，在草地上跌下來了。農夫們說話都很慢，在他的話中是有不少的悲傷的，我也輕輕嘆了一口氣，因為這樣冷的天氣還要落雨，我又回憶到城市內不斷的擾攘，牠的各種各種的聲音，小小的人快快的在街上跑着，說話就是吵架，似乎精神措亂不堪的樣子。(2)

在開着的窗戶邊，凝視到那睡眠着的村落和曠野，那兒都被寂寞沉默的空氣統治着了。星的光輝夜霧透過了，愈是接近地面，牠們愈是離開我遠。我的心靈感覺到異常緊張，而我的思潮無有邊際的在奔放着，我看見千百萬的村莊，沉睡在平坦的地面上，寂寞對於牠的緊壓如同我們的村莊一樣，似乎一切都停止了運動，寂靜如像墳墓一樣。(3)

縈繞的烟霧，有一種暖和的空氣把我包圍着，這時似乎有千百看不見的蛀虫向我的心靈深處咀嚼，漸漸的，我感覺深入了夢境，把我捲入到驚人可怕的渦流之中去。我在地球上好像微小得不可比擬……(4)

景緻確是驚人。河流伏着在我們的腳邊，牠的綠色兩岸之間全是如銀一樣；有一處，牠閃灼着落日的紫光和金光。小鎮，緊偎河岸而棲着，展開了牠所有的街道和房屋；斜山和草場闊大地伸展於四方。牠的底下美好，但上面呢却更好了；我尤被光耀透明的霧圍氣，天空的深邃和清朗所特殊地感動。清新，輕快的空氣似在柔和地震顫着，波動着好像牠在高處也是更為自由而且更為安逸一般。(5)

上例一般的寫村鎮。第一景寫在河濱，的村鎮。第二景寫濱河的村鎮的人物及其生活。第三及至第四景寫隱匿的村落和曠野，側重着此種環境給予人們的感覺的描寫。第五是村鎮的自描。

## 村鎮小景

窗口，在清晨的時候，那橄欖樹的枝葉有一種特別的紛亂的樣子，青白色的一團，界乎灰白之間。那些小心地在唧噥着的燕子的聲音，在那海水的低啞而單調的波音之上可以聽到。一個馬廄內，一隻綿羊在膽怯地叫着。(1)

從那角樓的窗子時常可以看到村莊，在我們的房子對面有一條溝，在溝上面有些小叢林。在這溝的後面——有個公園和黑色的曠野。人們從那鬆軟的小丘到森林去，到平原去。在那溼滑的澡堂屋頂上有個灰色的農人坐着，一隻手拿把短斧，而另外一隻手放在口邊，往下面凝視着瓦爾卡河。聽着軋軋的車聲，流水的音樂和母牛的嘶鳴。(2)

天色漸漸地黯了。離流水有一程路的松林下幾家小屋已經被晚色掩滅，尤其是迷霧從地上起來時的春天的星夜，林中的空間都充滿了銀青色的重霧；樹木的陰影更覺沉鬱了。……一切都是平靜，沉思和慘淡。小村快要入睡了。(3)

以上是幾幅村鎮小景。第一二兩例，寫清晨的鄉村小景。第三例，寫黃昏的村落。

## 火 車

火車噴着蒸汽。很快的靠近車站。機關車的煙囪，在那靜寂的晚上噴出了灰色的煙霧。

從草原那方面，吹來呼呼的風，夾着雪的密雲前進着；在灰色的雲層裏邊，這裏那裏，冰出

來深深嘆息的徐行的火車頭，在後邊曳着一蹶火車：如同是一個人，不慌不忙地，在地球四周纏着一條無形的線，把那線拉着穿過那切成白色的冰冷的灰塵的天空中似的，鐵的咯吱咯吱的聲響。掛鈎處的激動，奇怪的咩啦咩啦聲，喘氣的吼聲，同雪的飛飄混雜在一起。

在窗戶後邊，在被車站的燈火給撕亂了的黑暗中，列車，那些紅眼的笨重的長蛇，在咩啦咩啦的鋼鐵響聲中，爬了來，擦油夫和車掌的圓的黑影，搖盪着帶色的燈，經過着。煙和水汽蓋上了窗戶鏡，窗戶的玻璃，似一種溫和的悲叫的聲音，回應了火車頭的拉笛聲。在那里，夜間，人生是很吃力地進行着，是沒有東西把人生和關在那個房中的那美的奔放的享樂給再連繫在一起的。

## 村 舍

走進了一家很大的農家，家畜糞便的堆肥，濃濃地發出了上升的水汽，木欄上面，繫縛着整排的母牛。家畜小屋和乳汁的溫暖的氣味，衝進鼻子。家雞咯咯的叫着。覺得，這是值得羨慕的事情。人

們好像住在穀倉後面。(1)

現在，黑暗已經不像是一個重幕的緊張着的布面，漸漸稀薄，變得愈為透明的了。黑暗，一塊一塊地集成堆，或堆成厚的皺紋，堵滿了窗戶，從窗戶那裏他那盲的眼睛瞅着你們。從一堆屋頂裏，鐘聲浮露在天空中了，白楊樹高了起來，蜥蜴露顯在房屋的牆壁上了，用糟爛的碎石炭滓屑，他仍繪出來一幅未知之國的地圖。(2)

此屋屹立於小小的山丘上，座落在一個狹隘的貧苦的街道之盡頭；牠的一面牆對着個被火焚燬後殘留下來的空場，空場中野草橫生；亂草叢中長着許多艾草，野菊與馬蓼。在接骨木叢生的林中，有一所傾塌了的用磚土築成的房子；在這傾塌的破牆下面，有個龐大的地窖，有些無家可歸之狗，在那兒生生死死。(3)

一幢四層高的房屋，每層都併列着有兩扇窗戶。第二層樓比第一層要凸出許多，第三和第四比第二層更要往外突出得多多；全所屋子，連牠那破裂的雕紋，牠那下面的兩根粗柱子，牠那磚瓦蓋的尖屋頂，以及那像個鳥嘴似的衝了出來的頂樓上

的突起物，看來都像一隻蹲伏着的巨鳥。(4)

以上四例。第一例寫農家，第二例寫村舍，第三例是一個頹敗的屋的素描，而把重心落在周圍的環境上。第四例寫破屋。

## 橋及其他

在那邊，沒睡舒醒的磨坊司務，剛把水門開了兩三分鐘，水波微微戰慄着玻璃似的皺面，已瀉下到暗溝，勇敢地開始這一天的工作了。

被騷騷的水的拍擊呼醒了的大水車，也骨鯁的動起身子，雖然看來多少帶些睡不醒的倦態。但一會兒之後，已翻騰着泡沫，侵浴着冷流開始迴轉了起來。

水車背後的轆軸也動轉了，裏面的小輪子軋軋的響，磨牀吱咕吱咕的叫，從房子的每個縫隙，白的粉埃，像雲霧一樣地迷漫奔騰。(1)

橋還存在。那些被虫蛀的橫木還是躺在平靜的水上。鏽了的鐵鏈伸張在那上頭。一個兩三尺闊的裂口張開在陸地與橋板之間，可是這個難關是一跳就可越過。(2)

一些弓形的橋洞一個接一個的在把水塘劃分開的大壑中間展了開來。各橋洞都是滿滿的，那水在蓄水塘的長度中，仍然繼續成一片簾子。頂上的小關，由牠通氣眼間漏下一片黯淡的光明，展在水紋上就和那有光的圓片一樣，而四周越到牆邊越濃厚的黑影把這圓光無穹盡的掩映着。稍微一點聲音便做弄出一種很大的回響。(3)

廢墟立即現在眼前了。在赤裸的山岩的絕頂上直立着一座四方形的堡壘，完全漆黑，還很堅牢，但，却那樣地裂了兩半，有一道聳長的裂縫。滿是青苔的城牆毗連着堡壘；到處都纏滿了長春藤；被風吹彎了的矮樹從灰色的雉堞和崩壞的拱門處垂了下來。一條崎嶇的小徑，通到了仍舊完好地立着的城門之前。在那兒突然有個女子的形影閃過，急急地跑過一堆亂石，站在恰居於懸崖之上的城牆的凸起處。(4)

以上第一例寫水車磨。第二例寫破橋。第三例寫橋。第四例寫廢墟。

## 牧童的夢 (Verleine)

濃霧的地平線上——丸暈紅的月亮；  
它舞踊在霧氛之中，那牧場  
冒着幾縷晚烟，蛙之燭火  
以綠色的燭芯在周遭顛戰。

•

花花朶朶重閉起它們的瓣房；  
在遠處露出那側面之陰影的白楊，  
矗立而緊密地，變幻着它們的景象；  
朝荆叢飛來幾點游離的螢光。

•

鷓鴣驚覺了，歌唱斂藏  
在夜氣中疲乏了沉重的翅膀；  
霄漢之巔充滿了嚴肅的情況。  
潔光，薇娜使降臨，在這夜鄉。



## 第八卷

# 人物篇——男性

\* \* \*

### 接觸人物的興味

自然感我甚深，但我可不留意所謂自然的美，異乎尋常的山，懸崖，和瀑布；我不愛自然闖入，逼着牠自個兒到我身上來。但是面孔，活人的面孔——人們的談話，姿勢，笑態——那在我可是絕對需要的東西。在一羣人中，我常有一種安逸而舒適的異感。我喜去旁人所去的地方，喜在旁人叫嚷的時候叫嚷，而同時我又喜歡看着旁人叫嚷。觀察人們是一件令我歡愉的事……雖然我就沒有觀察過他們——我只不過帶着種喜悅的，永是熱切的好奇心而凝視着他們。

這一篇是從自然的感動說到人物的愛好。

## 獻祭的羣衆狂流

這是個奇異而可怕的情景，不曾聽得過的，和曾經所見的任何一個聚合沒有些相同點；不論是人的或是物件的；一種紛亂，多麼的奇怪，多麼的猛烈而不相符合的，使牠超過了最難受的惡夢，所有外形的醜陋，所有可羞的過失，所有那些蒙昧受洗過的肉體，所有一時的奮激和畸形，所有悔過的淚珠，所有淫邪者的譏嘲；癡狂，貪欲，狡狴，淫蕩，懵懂，惶恐，致命的疲憊，石塊般的冷淡，無聲的失望；神聖的唱詩班，魔鬼的呼號，善跳的串演，鈴的鏗鏘，喇叭的嗚嗚，音韻不調的叫喊，呼號，歎惜；大鍋下面火的爆烈聲；成堆的水果和蜜餞的珍品；店面的玻璃櫥裏滿陳列着器具，呢絨布匹，軍械寶玉，玫瑰花台；舞女淫猥的扭曲；羊癲瘋者的拘攣，在暴怒爭吵裏彼此的擊翻，被追着的偷賊在湧亂的人羣裏的逃亡，腐爛的東西的污沫從遠處市鎮裏的骯髒的狹徑裏吐發出來而被棄在無智而驚狂了的人海裏；成羣的寄生者，像牛蠅似的圍着牛類，跌進了稠密的人衆裏，不能自防地；每個獸性

卑鄙的試探，每個欺騙，每個無廉恥的事情，顯現在闊大的日光裏——在那裏有每樣東西的紛亂，沸騰而騷擾了那童貞女的聖廟的四周。(1)

這聖廟是個巨大紅磚的建築，平庸而沒有什麼裝飾的。靠着外牆，靠大門口的支柱，聖物的小販者搭了他們的篷帳，排列了攤頭而賣掉他們的貨品。靠近邊，則張着帆布的棚，尖圓形的，飾掛着血戰和食人的那些大張圖畫。在棚門首，兇殘似的人，微賤而可疑的形貌，高歌而大呼着。不知羞恥的婦人，巨大的腿，高凸的肚，軟癯的胸，穿着骯髒的緊身袴和油漬發光的破衣，神氣着，用了放肆的俗話，藏在她們背後的那紅幕簾裏邊的奇物。這些下流無賴裏的一個，像是侏儒同母豬所生出的怪物，用了她那黏凝的嘴唇，和貪淫的猴子親嘴，而近她的旁邊有個丑角滿塗了粉末和洋紅，用狂得發慌的熱烈，敲着一隻刺耳的鈴。(2)

那賽會在長列形裏到來了，前引着的是他們捐着十字架的人，唱着讚美的詩歌。婦女們互相扭住了彼此的衣角，像狂喜者地走着，失了神，她們的眼睛大大的張着而不動。那些厥立喙的，則穿着

千摺的紅絨外袍，在背後的中間束了起來，差不多已在肩下了，而成個疙瘩，像個駱駝的高峯。疲倦極了，她們走着她們的路——彎着，她們的腳搖搖擺擺，拖着鞋子重得像鉛一般，她們現出那奇異高凸的野獸的形態。很多人有鵝喉；而她們金的頸飾就在這些疙瘩下發着光亮（3）

### 瑪利亞萬歲！

羣衆的上面，現出那些預言者，坐在前邊，彼此相對着，在一隻小而高聳起的台上。他們的頭布紮得祇剩出那隻愛說話的嘴來，不知疲倦地盈溢着涎沫。他們用了唱歌的聲音來說話，他們的聲音忽高忽低點着頭，拍音樂的拍子。霎時地他們再吞嚥了過多量的口涎，帶了種輕而尖銳的微聲。他們有一個顯出一張賭牌，喊道：“這是好望之港。”又一個，從隻巨大的嘴裏突進突出，在殘壞的牙齒之間，一個滿是黃水瘡的舌頭，把她整個的身子朝着聽衆，她的大而腫起的手放在自己的膝肩上，而在圍裙的空隙處，放着一堆銅錢。那些聽衆，很留神地，並不遺漏一個字，並不霎眼，並不做一個什麼的姿態，但是，不時地，他們把自己的舌頭濕潤他

們焦燥的嘴唇。(4)

### 瑪利亞萬歲！

新的進香隊伍到來了，經過了，不見了，這裏和那裏，棚架的陰影裏，在大而藍色的洋傘之下，或就在太陽光裏，老年的婦人，給疲倦主宰了躺在乾草上睡着，她們的身子彎向外邊，她們的臉兒藏在兩隻手裏。其餘的，坐成了一個圈，她們的腿大大地分開着，難堪而靜靜地嚼着紅葡萄和麵包，不留意些什麼，不關心於四周的喧嚷；誰都能看見那太大的滿口東西，用力地經過她們的食管，那食管外面黃而縐得像鱧的薄膜。有幾個滿生瘡，痂，或者斑痕，沒有牙齒，沒有頭髮；她們並不睡着，也不吃；她們停着不動而順服地，像在待着死亡；而在她們可憐的屍體上，飛旋着一羣混雜而渴望的蒼蠅，像在溝渠裏的臭屍上面似的。(5)

但是在布棚裏，在給午中的太陽曬熱了的蓬帳下，圍繞着插在泥土裏而用樹枝飾着的支柱，實行着那些人們的狼吞虎嚥，那些人們很辛苦地，直到今天，積起了一些積蓄，來完成那神聖的誓言，同時也來滿足一個厲害的慾望，這慾望就是沉醉

在那宴會裏的一回事，這是已預想了好久的了，當在平日惡劣的飯食和粗魯的工作的時候。人人可以看見他們的臉兒，彎向他們的粥碗，他們牙床的磨動，他們的手的分開的形態，所有他們那些野俗的舉動，在那不吃慣的東西的狠命掙扎裏。滿是紫色積塊的淺鍋，在地上圓的洞裏發出煙來，變成了火爐了；而那可口的蒸汽散佈在四周。一個年輕的女孩瘦羸而青得像隻蝗蟲，進呈着長條的乾酪，形式像小馬，烏雀，花朶。有個人臉兒光滑而柔軟得像女人的似的，耳朵上掛着金圈，手和臂都染着靛青像個染布者的，在販賣着好似毒物的東西。(6)

瑪利亞萬歲！

新的隊伍來到了，又經過而去了，羣衆湧在大門口不能走進教堂，早就被侵挨，被擁擠。術士，棍徒，騙子，賭徒，偷賊，各種的走江湖者，叫喊他們，錯引了他們，諂媚他們。這些盜賊的一黨，從遠處引誘了他的俘擄，像電雷地打一下，從不會失掉他的鵠的。他們千方百計地去引誘笨漢，增高他那快捷而一定有利益的希望；用了無所不能的狡計，他們勸誘他去湊湊運氣——他們鼓動了一種差不多

發狂似的貪財心在他的裏面。末後，當他已失掉了所有的謹誠心和靈敏，他們就搶了他的頂末了的一個銅板，毫無慚隱地，用最容易而最靈便的好計；然後他們離開了他，使他昏迷着，可憐的，臉兒裝起假笑而溜走了。但這個榜樣並不阻礙別人跌進陷阱去。每人，自信較別人聰明而不易受騙，想爲他被譏嘲的同伴報復，因而暴怒地跳進他的毀滅。算不清的剝奪，不停地增加着，因而可以賺一點兒的錢，等於整年間從養生的需要裏，一個個小錢聚儲起來的積蓄——那些難以言表的剝奪，使鄉下人民的貪心鄙陋而貪得，像個乞丐的——都表顯在顫震的無情的手裏，這手從袋底裏摸出錢來去暴露於不可捉摸的機會裏。(7)

#### 瑪利亞萬歲！

新的隊伍到來了，又過去了。不停地變新的急流，狂熱地在分裂開那混亂而湧湧的羣衆；一個聲調，終是一個樣子地，高過了所有歡呼讚美的雜聲。逐漸地，在這聲韻不和的轟轟聲的背景裏，耳朵再也辨不清什麼了，除掉那個清楚的名字瑪利亞之外。那讚美詩，高過了喧嚷，連續而又或斷的

聲潮，衝打着那給太陽曬熱的聖廟的牆壁。(8)

瑪利亞萬歲！

瑪利亞萬歲！

那賽會，當等候着他們進去的時光，繞着教堂走；他們轉着，不停地轉着——禿了頭，在循着十字架者的後面，從沒間斷過他們的歌唱。男人和女人，拿着一根桿棒，棒頂上或是紮着一個十字架或是一球花朵，而把他們疲倦後的所有的重量，全靠在他的上面。他們的眉毛滴流着汗點；成流的汗水流下他們的面頰，濕透了他們的衣衫。男人們把他們的襯衫袒開到胸部，露出了頸根，露出了手臂。在他們的手上，腕上，手臂的背面上，胸膛上，皮膚混雜着靛青色所刺的記號，記念訪問過的聖廟，受到的恩惠，完成的誓言。肌肉和骨的各個畸形，各種肉體的醜陋，每個不能消磨的痕跡，給勞苦的手工，縱慾過度和疾病留下的：那些尖的和扁平的頭，光禿的或多髮的頭，滿留着痕跡或瘤的頭；死白而不透光得像個奶油的圓珠的眼睛；海綠色而顯出憂愁像是大而孤零零的青蛙的眼睛；扁平的鼻子，好像給拳擊打扁了的，或是勾形得像老鷹的嘴，或



是長而肥胖得像巨象的鼻子，或是差不多潰瘡爛完了的；面頰，參差着紅血管像在秋天裏的葡萄樹的極枝，或是黃而縐得像反芻獸的子宮，或是聳起了紅毛像玉蜀黍的苗芽；嘴巴像剃刀的斬痕一樣的細薄，或是闊大地張開着而軟癱得像太熱了的無花果，或是縮竊得像乾枯了的葉子，或是配上了牙齒怕得像隻野豬的嘴，缺脣，鵝喉，痺疽，癢癢，膿泡——所有人類肉體的可怕都經過了，在日光裏，童貞女的聖廟的前面。（9）

瑪利亞萬歲！

每一隊有她的擗十字架者和隊長。隊長是個粗臂粗腿兇猛的人，他不停地用叫喊和癡狂者的動作去激動那信仰者，敲打那些走得慢的，在他們的背上，硬拖那力竭的老人；咒罵那些停了歌唱而偷偷呼吸的婦人們。一個橄欖式的巨人，眼睛閃閃地在黑髮亂動之下，拖着三根繩的三個活結結着的三個婦人。另外一個婦人走在前面，穿着大褂祇露出了頭和手臂。又一個，長而消瘦的，青鉛的臉和灰白的眼，像個夢遊病者地前進着，並不唱歌，也不轉動，在她的胸前顯出一條紅帶，像那受傷後

繫縛的血帶；她每每搖擺地走着，好似她的下肢再沒足夠的氣力來支住她，而快將跌下去，而立不起來似的。還有一個，野得像被捉住的猛獸，一個真真粗野的悍婦，血紅的大袍繞着她瘦的足脛和一些閃爍的發光的錦繡，在她的胸懷上，活像是魚鱗一般，舞着一黑色的十字架引領而激動她的一隊。又一個有支蠟燭頂在頭上，四周則圍以灰黑的布塊，像在行喪之夜裏的相似。(10)

#### 瑪利亞萬歲！

他們轉着，不停地轉着；加速了他們的步驟，提高了他們的聲音，激動得他們越發地高喊而演起手勢，像魔鬼似的。處女們的頭頂上，差不多是光禿的了，她們稀零零的幾根頭髮，飄鬆着，染着橄欖油，呆得像羊兒，成行地進行着，每人放她自己的手在她同伴的肩上，眼睛注視着地面，而滿現出悔改；可憐的人們，她們的子宮是注定着在受洗的血肉裏永遠地延存，毫無愉快地，那原始野獸的本性和悲哀。在一隻四個人扛着的深的棺材裏放着一個瘋癱者，肥胖得換不過氣來，那搖擺的手，給可怕的痛風症，絞曲而糾纏得像樹枝一般。一種不

斷的顫抖，震動了他的手；成珠的汗點，從他的眉毛和禿頭上滴下，沿流下他的臉兒，像凋謝的玫瑰花的顏色覆蓋着一隻像牛的脾臟的細網。他帶着好多條的肩巾從他的頭頸上垂掛下來，還有那張繪着像的圖畫攤開在肚子上面。他喘氣而哭着像已給逼近的死的恐怖執住了似的；圍着他些難受的臭氣像腐爛的肉的；他從每個毛孔裏呼出殘忍的痛苦，這是生命最後的忐忑使他如此的。可是他並不願死去，而也爲了不致於死，他就將他自己放在棺材裏而扛到聖母的腳前來。離他不遠的地方，別的精壯的人們，有經驗於當聖宴之時，抬巨大的偶像在高台上去的，用手臂拖着一個癲狂者；而那個瘋人則在他們的緊握裏掙扎着，急叫着，他的衣服已被撕破，嘴裏吐出白沫，他的眼驚跳在牠們的回窠裏，頸上的血管緊張着，頭髮披散着，臉兒黑得像吊死者的。“阿利其”也經過了，他是慈悲所挑選出來的人，現在比他的蠟的小腿更形灰白了。在不停的兜圈裏，他們重復經過了：被牽着的三個婦人經過了；那悍婦拿着黑十字架的也經過了；那帶着血巾而不聲響的婦人也經過了；她頂着

搖床在她的頭頂上；她穿着寬袍，照着她的姿態而變化，沐在從下眼皮裏淌出的靜淚裏，一個前個時代裏的人物，孤獨着在人羣中，好像被包圍在懺悔的嚴厲空氣裏，而在他的心靈裏復活起那大而無污點的克勒夢丁的教堂，牠那粗魯的原始的地窖，使他回想起九世紀時的基督徒，路杜維克二世的時候。(11)

瑪利亞萬歲！

他們轉了又轉，從沒停止過，加快他們的步驟，提高他們的聲音，差不多給射在他們頭上的太陽晒狂了的，給發狂者的叫喊，和當他們經過大門前時給從教堂裏所傳出的讚美聲興奮着，給這一種可怕的狂熱失神了，這狂熱驅引他們到流血的獻祭，到肉體的受罪，到最殘忍的試驗，他們轉着，轉着不耐地進去，不耐地跪到聖台上去，流着他們的淚珠，進到那給整千萬的膝蓋磨成的溝道。他們轉着，轉着，增加着執的回數，擁擠着，熙攘着，這樣地發狂使他們變得再不像一羣人，簡直像一堆東西，給一種旋轉能力主宰着的盲目的東西。(12)

瑪利亞萬歲！

### 瑪利亞萬歲！

他們從一個側門進到一間聖物貯藏室，在那裏可以看到，透過一團青煙，那牆壁完全掛着蠟，還願的禮品，證明童貞女所做的奇事。四肢，臂，手，腳，胸，各樣式的碎塊代表着瘤，死肉，爛瘡，奇怪病症的可怕的表像，紫而深紅的腫瘡的圖畫顯出蠟的灰白色。——所有這些東西，不動地在四塊高高的牆上，像個會館的樣子，驚惶而可怕的，喚起骨塔的幻像，在那裏堆積着所有那些上下的四肢，在一個醫院裏割下的。成堆的人體阻礙了那條側路，無生氣的；而在這些堆裏現出蒼白的臉兒，流血的嘴巴，灰污的臉兒，光禿的頭顱，白色的頭髮。他們差不多全是老年人，給一時的興奮引動了，跪拜在聖壇前，都是被抱着在手臂裏，而堆成了一堆堆地像在瘧疫時候的屍體堆。另外一個老人從教堂那邊到來，被抱在兩個哭泣着的人的手臂裏；那行動使得他的頭時或垂掛在胸懷上，時或垂掛在肩臂上。滴滴的血液，湧流到他襯衫的前面，從他的鼻子，嘴唇和下頷的傷口裏。在他後面繼續着悲痛的哭喊懇求着慈悲，這老人從沒得到過的慈悲。

“童貞女呀！童貞女呀！童貞女呀！”

這是從沒聽見過的喊叫，比活活燒死毫無得救的希望的人的哀號還來得兇殘；比那在黑夜的海裏破了的船上的水手們的叫喊還來得可怕。(13)

“童貞女呀！童貞女呀！童貞女呀！”

成千萬的手臂用了猛烈的狂熱伸向聖壇去。女人們拖着她們的膝前進，哭泣着，拆散了她們的頭髮；敲打她們的後背，繫着她們的前額在石塊上，扭轉了身子像在顫動裏或是被佔有似的，很多的人們爬着，支住她們橫陳的身體的全部的重量在她們的肘節和裸着的腳趾上，逐漸地爬向聖壇去。她們像爬行動物地爬着，她們自己聚合了起來，亂跳着在她們的足跡上，帶了前進的推動，而在她們的圍裙下可以看得見她們硬而黃的腳跟，和那凸出而她們尖尖的脚的踝節骨。有時用手輔助了肘骨的氣力，吻着帶灰沙的嘴，牠的四周在顫抖，靠舌頭的近邊，在灰土裏給牠畫着十字架的記號，用那混着血的唾沫。這些在爬着的身子經過那血的路徑，並不抹去了牠們，而在到達各個路首的時候，一個直立的人用一根棒的尖頭打着那路徑，

來指示到聖廟去的正路。

“童貞女呀！童貞女呀！童貞女呀！”

女的親戚們用她們的膝蓋拖着她們自己在溝道的兩邊，管理着那還願的痛苦。不斷地她們彎向前去，鼓勵她們不幸的姊妹，當這些姊妹像將昏倒的時候，她們就跑去救她們，支住她們在她們自己底臂下，或是用了塊布扇着她們的頭。在做這些的時候他們流出了熱噴噴的淚珠來；哭得更熱鬧了，當他們幫助那些老人或年輕者們，釋放他們自己從那同樣的誓願的時候。會裏並不祇是些婦女們，也有年老年壯的男人們，他們想達到聖壇之前而得能抬起他們的眼睛去看給像，把他們自己臣服於這苦痛。每人放着他的舌頭在塊泥土上，在那裏別人已留下一塊他的皮，一點他的血，他的汗，他的淚。忽然一條長日光透過了那大門而射到人羣的隙處，光照着那皺縮的脚跟，給乾燥的泥土或山的石塊舐膩了的，這樣地變了樣子使牠們看來真不像人類的脚而倒像野獸的脚了；光照着禿的和多髮的頭，老年者的白的，或是淡黃的或黑的，給像公牛般脹腫的頸根支住着，或是顫動而柔弱得

像個老甲魚的綠頭，在牠的殼外，或是像掘出的頭顱，上面還帶着幾束灰色的髮和幾塊紅色的皮膚。

時常地，在這一羣爬行動物的上面，一陣藍波的馨香逐漸地散佈着，暫時遮掩了這謙卑，這希望，和這肉體的痛苦，像在哀憐似的。新來的病人硬擠出一條路，自己引到聖壇前去乞求那奇事；他們的影子和他們的聲音遮蔽了那跪倒的身子，好似牠們將永遠地不能起來。(14)

“童貞女呀！童貞女呀！童貞女呀！”

母親們袒露她們乾癟的胸懷，顯示給童貞女看；哀求乳水之賜與，而在她們的背後她們的女親戚們帶着那瘦羸的小孩們差不多是將死的樣子，但還在發出哀苦的哭泣，妻子們祈求她們不生子的子宮的蕃殖力而把她們的衣服和結婚的珍寶獻做祭品，

“神聖的童貞女呀，哀憐我些，看你手臂中曾抱過的聖子之面吧！”

她們起初是用低低的聲音祈禱，流着淚背數她們的災禍，好像她們同那繪像有些祕密的談話，也好像那繪像從上變了下來聽她們的哭訴。後來，



逐漸地，她們提高了音調差不多到了憤烈和發狂的最高點，他們像要想把他們的讚美和瘋狂的姿態，硬逼着允許去做奇事。她們用盡了她們所有的力量去叫喊出一個超人的銳聲，因而能達到童貞女底心腔底最深處。

“哀憐我們啊！哀憐我們啊！”

她們停止了，渴極地注意着，用了她們張開而不動的眼睛，在驚奇的希望裏，最後，注視一個在天神面上的記號，這天神發着光亮在珍寶的反射光裏，在難達到的聖壇的圓柱之間。(15)

又是一陣狂浪打來，佔有了他們的地位，沿着那木棚的全部散佈開，騷擾的哭喊和殘忍的姿態更透着他們的獻祭。在那阻礙走近大聖壇的木棚的裏面，教士們接着在他們肥白的手裏那些銀錢和珍寶。在伸出右手或左手的情狀裏，不論那一邊，像動物園裏關着的野獸似的，他們均平了自己的體重，在他們背後，教區吏拿着大的金屬的碟子，在這碟子上邊獻祭的物品玕璫地聚集起來。在一邊，靠近聖物貯藏室的門首，別的教士把身子彎向着桌子；他們是在計算那些銀錢而察看那些珍寶，

他們內中有一個，瘦弱而帶些微褐色的，用了枝羽毛筆登記到總簿上去。他們迭替着做這件事情，然後，把牠正式的署理去。不時地，那隻鐘打着，而那隻香爐在青煙裏抬高了起來。長娘娘藍休休的煙波繞着光禿的頭部而後分散在木棚的那邊。那神聖的馨香混雜了人們的臭氣。(16)

這一例，是描寫獻祭的羣衆狂流。是分作如次的段落寫成的。第一，是總引——寫聖廟的環境。第二，寫聖廟門前。第三，寫賽會的來到。第四，寫那些預言者。第五，寫新的進香隊伍。第六，寫蓬帳下的小景。第七，寫新的隊伍的再來到。第八，寫新的隊伍的第三回來到。第九，寫隊伍在教堂前。第十，寫隊伍的組織和參加的人們。第十一，寫羣衆的狂熱。第十二，寫流血一般的獻祭。第十三，寫向廟中進。第十四，寫羣衆的爬進聖堂。第十五，寫羣衆的祈禱。第十六，寫會的散開。

## 動作特寫

那水一直淹到他們的肚腹。立刻他們就站不穩腳，所以他們就得泅泳了。他們的四肢碰在那太窄的水道壁上。那水在最高的石板底下流得差不

多很緊急的：他們的臉通擦破了。繼而那流水將他們牽引了去。一種比坟墓裏還要沈悶的空氣壓迫着他們的胸部，他們遂把腦袋放在手臂下，兩膝重疊起，盡其所能的長伸着，於是在黑窟中漂流得同箭一樣，又閉氣，又苦惱，幾乎要死了。忽然的，他們跟前異常之黑，而水的速力也倍加起來。他們都墜落下去。(1)

市街房屋，很快的在我們後面，水上，盪漾着涼爽的清風，銀灰色的楊柳，正在空中舞動，我們找到場所，很快地脫了衣服。

脫下襯衫，我就感到一陣新鮮的觸感。呵！浸入水中的這種最初的竦慄！——這種最初的一步！太陽的光亮掠過了水底的泥沙。透澈的漣漪，送來了一陣清新的冷感。——我小心地站起脚尖，一步步地望着水中走去。……打定主意全身的浸了下去。……在這瞬間，……背後突然的被人推了一下。……脚重頭輕，整個兒的倒在水波裏面。帶惱地回轉頭來，也將他胡亂地扔在水裏，……兩個人掙在一起，掙扎，潛游，喊叫，……水，已經不再冷了。……正像電氣一樣。……躲在水裏用手撥着水

面，……於是水面上捲起了一陣瑩潔波紋。……很快的沈到水底，……一顆顆的噴出了氣息的珍珠。吐着水泡，兩手交換地撥着，兩人一起地望着岸邊泳去。……橫過了金盞樹的繁蔭，穿過了野薔薇的葉影，……不多一刻，我們已經到了對方的草地。……跳上岸來，望着飼馬的牧場趕去。……直射的太陽，晒乾了我們的水分，……跑步，……這是學着馬兒的飛走。……取了步調，踏着那溫軟地反撥着的綠茵，重新走到水邊。……拾起扁平的石子，帶斜地望着水面丟去。……石片削着水波，一直的跳到對岸。

“這可和擲手溜彈有些不同了把”，他說。

“可是”，我講：“那時候是背着笨重的背囊。還像駝背一般匍匐着丟的。能夠這樣輕快地擲，當然是別有風味的了”。

“真好！這樣的沒有腰帶，沒有步槍，沒有皮鞋，……乃至赤裸地不穿衣服”。他愉快地喊着，順手的將這狂吠着的 *Wolf* 推進水裏。

跟在狗兒後面，我們也就一起的跳進水裏。泳回方才的原路。……狗兒睜着帶笑的眼睛，掛着向

後的耳朵，吐着鮮紅的舌片。……我們撥着清流，唱着歌曲，太陽照在水上，肌肉反覆着正規的律動——泳到對岸，我們躺在柳蔭下面，喫着方才買了的麵包。太陽，依舊普遍地晒在我們身上。呀！我的身體！……我想：……你，才是我所有的唯一而最上的朋友！你，不知若干次的救了我的性命。……你，永遠也不將我拋開。……靈魂遭過危難，你總替我解救，……在我危急存亡的時候，你的手臂總能替我抵禦，……在我碰到危險的時候，你的兩腳總能使我逃開，……你的眼睛，在那黑暗的戰陣裏面，總能使我預先準備，……你的耳朵，在那廝殺的叫喊裏面，總能使我無事地得到安全！——我動着腳趾，屈着膝蓋，脊上感到柔軟，再將身體胡亂地滾了一下。嘴裏，還是着力地啃着麵包。……楊柳簌簌地吹響，水面輕微地波動。……初夏的陽光，強烈地傾注在我們的身上。(2)

我們家的農夫的小屋，是十分廣大，空氣的流通也充分，整頓得也很好。我們家的廄舍，滿留着發光而強壯的獸類。我們的酪農場，也在十分完備的狀態中。他不時的爲要看一種植物，停下足來。

他用他男性的手去觸到纖細的小枝梢上綠的新芽的時候，他的注意的細到，是什麼也不及的。有時我也曾穿走過有桃樹，梨子樹，蘋果樹，杏樹等樹在枝桠上開着花的花園。那里太陽的光線，照透透明的白竹和白色的花瓣的時候，便似變成了一種天國惠賜的甘露，——一種不可名狀的漠然的深得天惠的某物。蒼空從空中花圈之間留着的空隙那里，像人的凝視一般，善意的探望着 (3)

以上三例。第一例寫泗水。第二例寫游泳。第三例，寫在農村間的動作。

## 暮年的情懷

“夠了”，我跟我自個兒說，當我徐步跨過崎嶇的山邊，到那平靜的小溪去的時候。“夠了”，我又說，當我吸着那在漸近傍晚的新鮮的空氣中更是來得強而且濃的松脂的香味時候。“夠了”，我再說一次，當我坐在小溪之上滿是青苔的土坡上頭，凝視着上有頑梗的蘆葦衝出蒼綠的葉子來的踟躕不前的黑水的時候……。“夠了”。

再不掙扎，再不牽強，是收束的時候，是使頭

腦穩定且令心兒沉靜的時候了。再不苦思那飄渺的，勾人的狂喜的色情的香甜，再不追逐那每一個美人的鮮活的形像，再不懸念她那優美的，強壯的雙翼的每一次的顫動了。

一切都已嘗過，一切都已嘗過……我困憊，在這會兒，落日比先前更大地，更兇地，好似燃着勝利的情火一般氾濫於天上，對我這會兒有什麼呢？那對我又有什麼啊，在傍晚的柔和的甯靜和紅光之中，突然地，離此兩步之遠，匿着在稠密的叢林的含露的寂靜裏面，有隻夜鶯用着奇幻的調子將他的心懷歌唱出來，就好像這地上在他之前從沒有過夜鶯。而他便是最先唱了初戀的首曲。這一切是，曾經有過，曾經又有過，而且是重覆過千遍了——一想起那將這樣地永續到無有盡期——像是制定的，命定的一般——真惹人氣憤！是的……氣憤！

喲，我真的老了！這樣的思想在我就從來一次也沒有過——在那些幸福的舊日之中，當我也像落日一般發着紅光，我的心也像夜鶯一般歌唱着的時候。

用不着隱瞞——我週圍的一切都已萎謝了，一切的生命都已失色了。那將生命的色彩加上了深邃和意義的光——那來自人心的光——都已在我的心中死亡了……。不，還沒有死——牠仍在微弱地冒着殘煙，給不了光，給不了熱。

一個老人的暮年情緒，關於戀的回憶，美麗得有如一首散文詩。

## 老 人

大門已張開了，一個紅鼻子的矮而小的老頭兒走了進來，一頂皮帽子，戴在他捲髮的頭上，手裏拿着一瓶已經開過的燒酒。

他的面孔有點微黑，頭髮捲縮，色是黑的，好像采乾人（波希來亞人），「從那瓦灰色的嘴唇露出狼一般的牙齒。他那黑黑的眼睛死死的直看到他的敵人的臉上，當時似乎有種痛苦難以忍受的樣子。

那個灰白鬍子的老頭，用了青年似的彈性的步子，跨着草根走去，到一塊灰色大理石的巨碑前才停住，站在那裏讀那上面的碑文。他面相不全像



俄國人，他穿件深藍色短衫，下翻衣領，一條黑領帶打個大活結——和他下巴上那密的，銀色的，熔金的一撮鬚，調和地襯映着。還有，在一臉硬鬚中，挺出個軟骨的長鼻子，同時灰白的雙頰的皮上有紅色細血管網着。

這個住所的主人公是一個中身量，柱棒的老頭兒，但可以說他是滿身襠褌，遍體傷痕。他那紅磚色的面孔是醜陋的；一條深的傷痕，把他的左臉從耳朵劃到下巴，把他的嘴弄歪了，給了他一種又是嘲弄人又是苦痛的表情；因為患沙眼的原故，他那對陰暗的眼睛，沒有睫毛，在周圍鎖了一個紅邊；他的頭髮，一塊一塊鐵板似地，垂下來；兩塊禿瘡顯露出他那凸凹不平的頭顱，一塊小的，在頭頂上，又一塊露出了左耳朵來。然而，那個老人是，如一隻白鼬似地，靈活而且銳敏，他那很古怪地剝了皮的雙眼很親切地瞅着你，而且當他笑的時候，他的臉上的傷痕，差不多是在他那無數的軟的皺紋中消滅了；他穿着一件粗布的好的襯衣，一條藍色的麻線的褲，一雙結繩的鞋；他的大腿，直到膝蓋，是用兔皮包着的。

他身材高高的，棕色的面孔，是個神經質的人，黑的鬍鬚好像三角架，厚厚的嘴唇同黑人一樣。曲屈的背，他是經常看到地下的，但是那禿禿的頭不時的轉動着，黑黑的眼睛很靈活的注視到他的四週。

他是我們住宅內的老巡官，他是個龐大的乾脆的老年人，胸前佩帶着一個勳章，他有一副伶俐的面孔，和藹可親的微笑，狡猾的眼睛。

最後二例，寫老年學者與巡官。

## 中 年 人

牧師的冷峭聲響了。手裏拿了一根短而粗的棍子當做武器，他現了出來。他的白髮飄在他的鬢角。他的鷹嘴鼻子膨脹着，鼻孔顫動着，就如他是嗅到了戰爭或死的氣息一般。他的兩隻眼睛在他那些荊棘似的眉毛下面發亮。(1)

在那紅布的深皺痕中間的隙縫裏，現出一雙木炭樣黑的眼睛，顯然是屬於一個男子的，因為在那雙烏眼上面還可看見棕黑色的前額，額上深覆着濃密的鬚髮；下面還露着黑而尖翹的鬍鬚。(2)

那紳士是一個老者，有很長的威嚴的鬚鬚，一個很闊大的禿頂的發黃光的頭，頭頂上有一個深深的低窪，像一個大的變態的肚臍，像一個大的手指在軟的物體上面緊壓下去而現出來的印子似的。(3)

第三扇門的所在地便是一個肺病數學教員所居住的地方，面容頹頓，枯瘦的身軀，雖然披着醜醜的破衣，也不能遮蓋他身上長着的棕色的，尖銳的長毛；從污衣的破洞處有一線微光，慘淡地照耀着那黢黃的肌膚以及肘下孱弱的骨髒。(4)

副委員常常到他家裏來。那是一個禿頭的，肥粗的人，鬍子剃得如同一個牧師似的，長着鴛鳥一般的鈎鼻子，蕩婦的狐狸般的小眼睛。那是一個壞種，又狡猾又好扯謊；在城裏，人給他起個綽號叫作“坤角”。在那裏，人也見得到造胰皂公司的琪功斯坦巴金。那是一個紅髮的，具着很可尊敬的樣子的農民，天天迷迷昏昏的，笨得像老牛似的；在他的工廠裏，中了毒的人們，活着就腐化了。有好幾次，他受了裁判，以傷毀工人之罪被處了罰金。人在那裏還遇得見一隻眼的助祭卜婁琪羅夫，那是

一個髒漬漬的小醉鬼，是六弦琵琶和手風琴的名手。他那痘瘡的，帶着突出的，骯髒的面孔，蓋着一層灰毛，如刺蝟的針那麼粗；那個助祭長着一副纖纖的女手，嬌小而且玲瓏和一副很好看的活潑的碧眼，——因此人祇叫他爲：偷來的眼睛。(5)

以上。一例寫牧師。二例寫中年男子。三例寫紳士。四例寫教師。五例寫委員。

### 兩個青年的對比描寫

在面貌上，無論怎樣，他們是不相像的，雖說兩者都是以優雅的青春的美麗而出衆。這個稍高一些，漂亮臉面，淡黃色頭髮，並且他有碧藍的雙眼。那個却是微黃的臉面，烏黑的頭髮，在他的幽暗的棕色的眼睛裏沒有愉快的光彩，在他的嘴唇上也沒有這個的歡欣的微笑；他的濃重的眉毛懸在窄狹的眼瞼上面，這個的黃金色眉毛却在他的純淨平滑的前額上成爲一個秀雅的半環。談話，那個也生氣差些，不問那些，這兩個朋友都被婦女們愛寵地看待，如他們應得的程度，成爲英俊的文雅和豪俠的模範。

## 青年的姿態

他身體瘦長，四肢構造略似笨拙，長背窄肩，胸部凹陷，因此他顯得很文弱的樣子，雖然在健康方面他並沒有毛病。他那像圓屋頂的大頭稍斜一邊；他軟黃的頭髮鬆鬆地放在細長的頸旁。他的臉生得不美，或者人家看見還覺得醜陋，因為他那又長又大又紅的鼻子差不多把他扁寬的嘴全都遮了。可是他那開展的眉是軒昂的；他微笑的時候，小灰色的眼睛發出溫和親熱的慈愛神情，誰看見他心中都會高興，也覺得親熱。我還記得他的聲音，細柔恬靜，含了一種甜蜜好聽的沙聲。照例他不大說話，說時帶很困難的樣子。然而當他起勁的時候，他的話和水一般自由地流着，並且——講起來實在奇怪——他的聲音更細柔，他的目光彷彿向內看，沒有了那種火氣，他的全臉孔却稍稍地發紅。(1)

他仰天躺在那裏，稍稍彎向一邊，他的左臂是放在他頭上……右臂呢，是壓在他的彎曲的身體下。退潮之後的黏泥吞吸了他那穿着水手的長靴

的足兒的尖端；浸透了海鹽的短短的粗絨厚外套依舊扣着鈕釦；一條紅色的領帶在他頸上纏了一個很緊的結子。朝向天空的櫻黑色的面孔好像在微笑，在翻轉了的上唇下面，露出緊咬着的小小的牙齒，半開半閉的眼睛裏的模糊的腫神，差不多不能夠和那灰黯的眼白區分了；掩着水沫，那結滿了醜醜的頭髮是披散在地面，一條連紫色的癢痕赤裸裸地露在前額上；一個狹狹的鼻子聳起在深陷的兩頰之間，好像一條尖而白色的東西 (2)

第一例，寫男性的形體——身體，胸，髮，鼻，眼，聲音。第

二例寫臥在海邊的男性。

## 古代青年

他穿一雙上面織有銀月的黑絨短靴。好些細帶子，纏在他的腿上，肌肉便從交叉的線縫中漏出。他的肚子挺在鞞至腿際的緋紅短褲上；他頸項上的肉褶牛擺似的垂到胸前，畫花的披衫在兩腋間索索的響；他又披了一條肩巾，繫了一條腰鞞，穿了一件雙袖俱飾有玻璃的黑色大外套。他那臃腫的衣服，他那藍寶石的大項圈，他那金黃衣鈎和

他那沈沈的大耳墜，把他形容得越發的醜惡。人家儘可以說這是一尊在岩石上潦潦草草琢出的肥偶像；因為他那傳染遍體的白癩更給了他一副懶東西的樣子。然而他那曲如鷹嘴的鼻子却格外的發達，以使用來呼吸空氣，而他那帶黏液睫毛的小眼也發出一種礦物的堅定的明光。手上拿着一具沈香木的搔癢器，是用來抓搔他那癩皮的。

## 青年特寫

他的鼻子大得嚇人，他的一對圓眼睛藏在脂肪中，他的禿頭令你想起鮫魚的頭來。(1)

他不是臥着，坐在床上，全身俯向前。他慢慢地做手勢，笑着，談着，用一種微弱空虛的聲音講話，好似蘆葦的嚙嚙聲。他眼中現着驚愕。那放在地板上的燈光被書遮着，射在天花板上，便成了一塊不動的黑陰；他的臉色在這半黑中現得更蒼白了。(2)

在屋子的中間，一條氈子上面，頭下枕着錦緞的枕墊；四肢向外直伸，他躺臥着，蓋着一條寬的，黑花的紅圍巾。他的臉，黃得像蠟一般，眼睛閉着，

眼皮微青，向着天花板，聽不出一點呼吸：他好像是一具尸身。(3)

以上三例。一寫男性的鼻。二寫男性，注意了光線描寫，三寫倦乏的男性。

## 青 年

他的頭髮鬚得很緊很短，像他衣服上的羊皮。淡黃的臉孔，給太陽曬成赤色，越顯得好看；人家都在唧唧喳喳地議論他，他還不很介意。(1)

他是個很美，皮膚帶黑的少年，面貌很有表情，但是略帶呆重的樣子，有光亮，凸出來的眼睛，寬大雪白的前額，和美麗鬍鬚底下猩紅的嘴唇。他是個非常小心的人，不過行事很嚴厲，對自己所講的話和下的批評都很自信，沉默的時候也有一種尊嚴的態度。這是很顯明的他是非常自重的。(2)

肥胖，多血，有力，這個人好像從他身體裏吐出一種無窮盡的肉慾的活力的熱氣。他的牙床很大，嘴唇很厚，驕倨的樣兒，充滿了有力的氣概，他的眼睛移轉不停，並帶着惡意的光亮；他的鼻子臃腫，有斑點，扭朝一邊；他面孔上一切的樣子，都帶



着一種強暴殘酷的性情的表現。每個表情，每個態度，都有一份粗莽的力量，好像他全身的肌肉都在不停地在他的那份妨礙動作的肥胖裏掙扎一般。他身上的肉，是粗糙的：充滿着血管，神經，筋腺，同骨頭，充滿了敏覺；那常出汗發臭的，變了樣的肉，是病態的了，膿潰的了，同時又給皺紋，膿泡，瘤，毛等物遮蓋了。這肉在他身上，使他充滿了慾熾，而給別人以一份嫌惡的影像。(3)

他是還沒到二十歲的人，但是他的鬚鬣很長了，身體很重，因為他在肥胖起來，他的面孔上堆滿了肉。他的眼睛，很小而帶灰色，在那很低的額骨下面，沒有一點智慧的光說是可以從那裏面放射出來的；一片黃色的柔毛，長遍了他的兩頰和他的強健的牙床，在他那高突出來的富於肉感的嘴上留下影痕；這同樣的柔毛，在他的手上也看得出，那不修剪的指甲，就可以為一個人的不清潔作證。(4)

他身材頗長，昂然得體。濃眉，削長的眼，在隆高到整條鼻梁都尖銳了的鼻下，緊吊着的微大的口；廣額窄顎的長形臉；這些都具備着高貴的，上

品的，古代名家手創的彫像似的，儼然藝術家的風貌。但是他的青白色的皮膚帶着老人樣的疲憊，他的美麗的眼中，也混有陰鬱的污濁了。一見原是可驚的雄偉的容貌，但不知什麼地方，總覺有點頹廢，令人有廢墟一般的荒涼，蒼茫之感。在他的微笑之中，總流露着輕蔑別人似的，同時也是想隨便接近攏來似的一種矛盾的表情。(5)

在客堂中站着一個年輕的男子，大約二十六歲左右，瘦削的却是很瀟灑的，穿着時髦的衣服，臉是狹小而褐色的，頭髮烏而有光，眼睛黑如木炭。這個人的外貌倒是別饒風度，一看便覺動人。尤其是他的生氣蓬勃，自由和歡樂的生命力像不耐煩地迸溢出來，這種異常的生氣的充溢仔細看來真像過度的了。這青年人的眼神時時火燄似的閃光，在他那一半生着鬍髭的嘴邊，笑容可掬，這些微笑有時像要博人歡心而諂媚似的，有時又像滑稽戲謔似的。他全副的面容每秒鐘都在變相，時時調換談諧的表情。他顯然是個慣於快樂和歡笑的人，同時也看得出是個無思慮的享樂主義者。這從他臉上略有倦態中可以知道的，這個倦憊的

神色和他的全身的青春，他那眼神的煥然的光彩，和他那近乎是稚氣的微笑成了一個醒目的對照。

(6)

他的衣服穿得很是浮華，而他的膚色是粉紅和潔白的，像蠟人似的；他有着微微的一點兒短髭，他的頭髮是成一直線的分開的，有幾球捲髮，很風騷地弄在他的前額上掛着，鼻樑上還架着一付金絲眼鏡。(7)

他長長的眼瞼上浮着微笑，他的微笑，他的迷醉，與其說是甯靜，無甯說他帶着懶散的表情。頭髮蜷曲蓬鬆地任它散亂着，額邊疎疎地長着無神的鬚髯，瘦削的頰，血色亦頗不好。但是無論如何藝術家般的清秀的眉目之間，潛伏着的熱情，自然溢為精悍之氣，他的柔和的目中，也時時閃着犀利凝視的光。(8)

第一例，寫健康的青年。第二例，寫意志堅強的青年。第三例，寫粗莽殘酷的青年。第四例，寫不講修飾的青年。第五例，寫藝術家風度的青年。第六例，寫生氣蓬勃自由和歡樂的青年。第七例寫浮華的青年。第八例，寫懶散的青年。

## 青年學生

在宮殿前院庭中，蝟集着許多穿學生制服的青年，都是臉孔紅噴噴的，生氣勃然的。有幾個腋下挾着裝訂簡單或不裝訂的巨書，書已損壞用敝的，有幾個執着用白紙包裹的有彈簧性的或閃亮鋼做的東西，看來是科學的儀器，要帶到家裏去實施科學測驗的。一時他們的交談聲或高或低的充滿了這院庭。他們論辯着，熱切的做手勢，時時他們的集團中竊起一種年青人的笑聲，或更嘹亮的叫聲，都是表示年輕的胸懷的熱忱，或證明他們在談論血氣旺盛的頭腦所愛好的研究對象。幾分鐘之後，他們分別而散，互相伸手而握，有的嘴上帶着欣慰的微笑，有的深浸於沈思之中，有的二三人偕行而去，喳喳的談得很熱心；然後這些人在那大街上的人羣中消失了。

一塊荒地，中學生們時常聚集在那邊作擊球戲，他們當中有一個人是使我非常屬意的，漆黑的，帶蔚藍色頭髮，極肖日本人的風度，面部有細少的黑斑，遊戲時他表現出了活潑的，敏捷的神

態，談話時又是個聰明伶俐的人物，卓絕的天才的萌芽已經充滿在他的身心中了。他也是和一切有天才的人一樣，在自然界所給與他的財富下生存，自己并不想怎樣去開發，增強這些財富。他喜歡玩弄那聲韻悠揚，悅耳動聽的音樂，他像個戲子一樣去玩弄那琵琶，三弦琴及口琴，可是他却不願意彈奏那更清雅，更難學的樂器。他的面色非常的蒼白，他所穿着的是那襤褸不堪的破衣，可是他的陳舊的破爛的上衣，百孔千瘡的褲子以及穿底的破靴子正和他的剛強性，肢體蓬勃的轉動相吻合呢。他好像一個久經重疾以後剛從病榻中起來散步的人，也好像晚上從獄中放出的囚犯一樣——他現在所過的一切都是新穎的，愉快的生活，一切的景象惹起他感覺到無上的快慰——他好比一枝火箭從地上跳躍起來了。

在一家招牌叫作“太陽”的小客店面前，朝街的花園裏頭。旗子在客店和花園上邊飄舞着。學生們都坐着在禿頭的檸檬樹之下的桌上；一頭巨大的猛犬伏着一張桌子下面；有一邊，一座鋪着長春藤的花亭裏面，都是奏樂者，在熱切地彈奏着，

而且頻頻地用啤酒來激奮他們自個兒。好多人都已堆集着在街上，花園的矮牆前面；卓越的本地人是不會坐失一次參觀來客們的機會的。我也混在一羣觀眾當中。我喜看學生們的面孔；他們的擁抱，驚呼，青春時節的天真的情感，火樣的容光，無緣無故的大笑——世界上最動人的大笑——所有這種年青的，鮮活的生命之歡愉的沸湧，這種熱烈，都在向前突進着——不拘進到那兒去，牠總是前進着——這心地坦白的自由搖動了我而且激動了我。

這些青年當中，有一個人也是住在我倆所居住的樓上，也是個大學生——皮匠的兒子。中等的身材，豐滿的胸部帶着畸形狹溢的小腰，好像三角形下面的銳角一樣，而且是個有點破裂了的銳角，——走路恰似女人一樣，步伐狹小而緩慢。頭部縮進肩骨裏面，也是很小的，披着堅硬的，棕色的頭髮，在那無血色的蒼白的臉上突出一副青綠色的眼睛。

他畢竟是個卓絕超羣的聰明人。他是很值得他們羨仰的，好比神話中行善的怪靈一樣。他的

精神，充滿着少年時代金色眩人的光澤，談諧百出的，光榮燦爛的火花照耀着他的全生命，爛於歌唱，對人世間的風俗，習慣，頻加以尖銳的諷笑，勇敢地訴說出人生的一切虛偽。他的年紀只有二十歲，從外表上看去他還是個血氣方剛的青年，可是屋中各人都把他看作成年人一樣，在危難的時節可以給他們以有理智的忠告，以及常時能夠對他們加以應有的聲援。良善的人們——酷愛他，小人們——敬畏他。甚至那老巡兵也時常報之以奸獪的微笑。

### 青年曲 (諾亞伊)

生活的快樂都握在你們的手內，  
歡娛的，熱烈和青春的青年呀，  
人類的激昂在旋着的周圍，  
像一個蜜蜂繞遍了果樹的樞杪！

\* \* \*

你在田野裏走，一隻鴿子的飛  
成了比你多的影，在日光草上。  
你的眼是深綠，彷彿一對芽兒。

你的脚兒柔軟得像棉葉一樣。

\* \* \*

你倆留向那櫻桃肥活的樹幹  
休憩在空氣裏它們重的枝葉，  
你的心輕如一個柳絲做的籃  
全裝滿了鮮花，枝梗和些果莢。

\* \* \*

就爲你清空諧婉而晨光嫣然  
辛苦或悲涼的水照耀光輝，  
人心都變了豔陽明媚的花園，  
同着它們的杏與它們的橘萼。

\* \* \*

就爲你叫人有了活潑與榮華，  
滿足的希望不減團圓的月，  
活躍的盛夏太陽香味的佳  
浩蕩蕩地直穿過深奧的胸結！

\* \* \*

就爲你叫人們不斷地去交融  
在燃燒的，芳香和光明自然，  
腴美好比大麥或小麥的田隴，



美麗如清曉又彷彿綠陰的天。

\* \* \*

啊，青年，所以該跟你們向前進  
而我們祇滿留着厭倦共年齡，  
像活着的樹沒有玫瑰也沒有長春，  
受苦在路邊，再不見如畫濃陰。

### 軍人及其他

這些青年之中僅僅有一個是異於別人而似乎是出於另外一種種族。他拈着房間裏面唯一的那張安樂椅坐着。這是一張舊而多蛀之痕的安樂椅，破了的墊皮上已經露出一叢叢的馬糞。獨自一個，他有一個酒瓶擺在他的面前。

他的臉孔的輪廓是纖而美，當他垂下他的褐色眼睛的時候，長而曲的睫毛就會在他消瘦的頰上投下一弧陰影。雖然他是比他們大家都更青年，——他僅僅二十二歲，——他却似乎對於此生已經拋棄了一切的樂事。一種野蠻的力寫在他的廣而平的額上，一種悲哀的火現在他的眼光裏頭。

在他那已經變得過於狹小的灰色外衣下面，

我們可以看見一件藍色的羊毛襯衣，質既粗惡，且又破敗不堪，上面結着幾個瓷鈕。後備軍的十字徽章在他的制帽上面亮着，這就是他所有的唯一的軍人符號。他把他的帽子投在腦後，無疑，這是因為那堅硬的皮遮陽在刺痛那個橫亘在他額上剛剛合口的血色傷痕。(1)

我穿着巡查的寬大的藍色的短褲，沒穿工作服，我穿了一件白色的廚師的上衣：那是一件很好用的衣服，作上衣穿是很方便的，在脖子處用一個鈕釦一扣，不用穿襯衣。並不是為我的腳所做的獵靴，和一頂意大利強盜的帽子很堂皇地完成了我的服裝。(2)

他是一個寬胸膛長胳膊的巨人。他長着一副凸出來的，烏黑的眼睛——鸚鵡一般的眼睛，一片大長的黑鬍子，他渾身都是毛，如同一個野獸似的，但他用一種奇怪的低語聲說話。而，當他惱的時候，他的鼻子打鼻氣，他那卡勒木克的鼻孔張得很大。他是一個賊！他強制過旁人們打開從卡斯畢言海岸各港口開來的貨車，給他偷絹絲和珍錯，他出賣他所偷掉的東西，夜裏，在他的居處他組成了

“修道院的生活”。他是殘忍的，他打車站的守衛們的牙和耳朵，據說，他的妻子是叫她給捶死的。在他的辦公時間之外，他穿着一件紅袖的襯衫，天鵝絨的短褲。綠芝蔴皮的韃靼人的皮鞋，在他那一堆黑的捲髮的上邊，帶着一頂繡金的球帽；他那種樣子宛如穿着貴族服飾的酒館裏的歌者一樣。(3)

他說話的聲音像誰要絞殺他樣叫喊，一雙有病的灰色眼睛在兩個黑洞裏微笑，在他的鼻樑上，在他的耳朵後邊許多銅銹樣的斑點，在紗廠內都叫他是“德國人”，因為他剃了下部的鬍子，留着鼻下的堅硬鬍鬚和濃厚的下唇上的黃鬍子，寬闊的胸襟，身材是中等，當時他已經是萎縮不堪了。(4)

他底面孔，似乎像沒有下巴似的，比一個拳頭大得不多，有長而且高的鼻子，像一種獸類的凸鼻樣地夾在兩隻小而發亮的眼睛之中。(5)

以上，一例寫軍人。二例至五例，寫工人。

## 農 民

三個農民都注意地聽着，眼睛都是好好的，臉上都是聰明的。易作特坐着經常是不動的，好像隔

老遠的聽着，只有他一個人聽着。苦苦斯金旋轉着，真真正正蚊蟲在咬他，而巴可夫，抓着自己的光潤的鬍鬚，沉靜的思量着。

他是赤足，沒有帽子，一件襯衣是結補的，黑的骯髒的頭髮堆在他的頭上，毛都是直的，披散到眉毛邊，在牠們下邊可以看見一付溫和的眼睛，充滿了血液，慾望，驚號和緊張。

他一人坐窗戶邊，禿頭，在頭蓋骨上有個黃的瘤節，眼睛帶的長光鏡：圓圓的，精密的，他不斷的用小小的鉗子在鐘錶的機器上剔着，或者是唱着詠歌，張開圓圓的口，隱匿在白的毛刷一樣的鬍鬚底下。

他穿的是件黑皮的大衣，他的胸脯很寬，鬍子也發光，嘴唇向前突出來，色是黃的，短短的尖銳的頭髮；在他的脚上有若干痛苦，一雙笨重的農民的皮靴，這皮靴蒸發出來的氣味特別臭而難聞。

他坐近另外一個窗戶，頭髮捲捲的，黑黑的，一個大大的鈎鼻子，尖銳的鬍子和大大的眼睛，好像一個梅子；瘦瘦的，薄薄的，他好像惡鬼一樣。

他是徒拉地方的一個農民，很乾枯的被曬得像一塊生煙炭似的，在瘦骨嶙峋的臉上長着一堆亂七八糟的鬍子，在深深凹入眼窠裏的陰鬱的眼中帶着一種情深的微笑，比別人還低身，比別人還有禮儀地，向可薩克人行禮。

在灌木叢裏出來了一個寬肩黑鬍的農民；他那嶄新的，粉紅色的襯衣，從他的皮帶跑出來，作着些硬摺膨脹着。他沒有戴帽子，他那亂蓬蓬的蒼白的頭髮，隨隨便便地，一縷一縷地，垂落在各方面。他那副小熊眼睛，他那蹙着的眉毛下邊，投射出一種像要打仗似的視線來。

我瞥見了一個一見使我注意的男人。穿着一件長而黑色的農民式的外套，戴着一頂扯到了眼睛上的草帽，他默默地坐在那裏，兩臂拱疊在他胸口上。一捲捲的疏疏的黑髮，一直垂到了他的鼻上；他的薄薄的嘴唇啣着一個短煙斗的管子。

## 店 員

搽着油，洒着水，光亮射人的，濃香刺鼻的，扭成神祕的旋形的，或者蓬鬆別趣的垂在額前的，這

些頭髮顯出裝梳術的傑作，而立即給那些年輕的店員們以一種高度的雅美。這些人天生未必是秀雅的，而且可以看出他們是生的體力粗大，肌肉堅碩，所以似乎只配做更艱重而沒有這些精緻輕柔的工作的，也不該祇須展開綢緞，在手指間溜動游絲似的花邊羅帶，和揮視磨亮的輕尺的。他們的肩膀闊大，手掌和手指都很粗糙，臉孔已非青春的了，面容老練似的，鬍鬚濃密，看來他們已年近三十左右了。可是遮蓋着這些闊肩的外衣却做的裁製入時，都雅可觀，在濃密的鬚下鮮豔奪目的領帶又何等奇麗地耀人，似乎有蝴蝶在這上面展開翼翅輕舞着，那些肌肉堅碩的手臂又何等輕盈地揮動，同時又有金光奪目的指環裝飾這些粗大的手指！世界上除了雪外已沒有別的東西可以比擬那些襯衫的潔白了，襯衫在他們的胸前微露着漲起的襟飾；世界上沒有一種琴絃，彈簧，皮球，也沒有一個婦人的半露酥胸而練成的柳腰可以賽過他們動作的婀娜，輕佻的柔軟，他們的眼睛靈動溜轉，亦不讓於婦人的媚眼秋波，而他們舌頭的熟嫻，又是婦人所望塵莫及的。(1)

我們在我們的親友中間有一個國家銀行的行員，長而且瘦，他有一個驚駭的緩慢而沉重的動作；衣服穿得仔細，他注意地瞅着他自己，而，用他那枯黃的手指一彈，從他的衣服上打掃着除他而外沒人看得見的灰塵。獨創的思想和有表現力的字句跟他是敵對的。如同是被他的笨重的正確的話語給趕跑了似的。他笨重地，武斷地，說着話，而在發表一個意見——永遠不容異議的——以前，他用他那冰冷的手理着他那稀稀的帶茶褐色鬍子。(2)

以上共二例。前例寫男性的店員們。後例則是寫銀行行員。

## 乞 兒

在一株樹下面又是另外一個乞丐，一個曲腳的傢伙，坐在一個馱鞍，一襲山羊皮和一個空的煤油瓶口和幾塊大石所堆成的座位上面。裹在一塊極污穢的破布裏，從裏面伸出兩條多毛的腿，滿塗着已乾的泥漿，他發狂似地搖着他的兩手；身子彎得像條樹根似的，想趕掉那成羣地圍着他打轉的

蒼蠅。

一個乞丐驀地現了出來，恰像是剛從泥土中跳出來似的；他伸出了他的一隻手。……他是一個年輕者，他的頭裹在一塊紅布裏面，那布的一角遮住他的一隻眼。他舉起這個角所露出一隻極大的眼睛來，膨脹得像一隻袋子似的，滿是濃汁，而每當那上眼皮一霎時，全隻眼都震顫一下，看去異常地可怕。

於是，隔着那塵沙紛亂地現出一羣狂噪着的怪物，一個擺動着他的兩隻斷臂，還像是剛割斷的而又不曾好好收口還在流着血似的。另外一個有皮的圓環，這圓環他很痛苦地用來拖他呆笨身體的所有的重量的。又一個有一個極大的鵝喉，摺皺着而又帶紫色，像懸掛着的鐘擺盪着。又一個因為他嘴唇上的一個大瘤，像在上下齒間嚙着一個生肝。又一個顯着一張蛙蝕得極的臉兒，露出他兩個鼻孔和上腮來。另外的都顯露出相同的醜態，帶着猛惡的手勢，帶着一種恐嚇別人的樣子，像他們是正在執行他們的權利。

一個像一個黑白人的雜種似的黑膚，扁鼻，有



看一種像獅身一般的長毛，從他頭髮的鬚渦中抓出一把把的灰塵，一面又搖着他的頭，把全身都裹在塵霧中。一個不知年歲的婦人害了疝氣病，臉兒已不像人了的，伏在一根拐杖上，拉起她的圍裙露出那患處，像一個滿是腎油的膀胱似的，巨大而黃色的。席地坐着患大腳瘋的，用自己的指頭指着他的——隻小腿，粗大得像一株橡樹的蟠盤似的，面上都是一處處的瘤疤，點着黑色而僵硬的斑點，多得幾使人以為這決不是生在他身上的。一個瞎眼，跪在地上，兩手朝天高舉像一個狂發者的樣子，在他那高鬆而稀零零的眉毛下有着兩個小小的血污的圓洞。盡眼看去，別的和另外的別的都顯現在太陽耀目的炎光之中，所有大的山路上全騷動着這些人而沒有空隙處留下。他們的祈禱之聲不絕於耳，有時有秩序，有時散漫地忽高忽低，混着成千個不同的噪聲。這個荒寂的鄉村的曠大，這肅然沉默的天色，這火炎炎的道路上的冥幻的耀光，這一切田隴的死寂——這一切的環境令那時刻變為悲苦的，而引人想起聖經上講起過的那條引向一個可咒詛的城子的大門去的毀滅之路。

## 男性特描

在這個組合內，共有四十個人，其中有一個很有趣味的——白的鬚頭髮，尖的鬚鬚，枯瘦煙黃色的面孔，陰黑的眼睛，他的奇怪的口像鱒魚的嘴一樣小，浮腫和粗厚皺皮的嘴唇，好像他要預備與女人接吻一樣，可是眼睛却是很可笑的。(1)

他駝着身子，一張烏似的小臉上長滿了灰白的毛，一雙病兔子似的眼，大體看來，那模樣像被一排銳利的牙齒嚙過的。(2)

他的面孔是灰色的，把黑黑嘴唇張起來帶一種病態的微笑。左眼不斷的擠着，在他那戰慄的眉毛之下。(3)

這位魁梧，有圓肥肥的肩的，臉剃得光光燦燦像位 Chief 似的，永遠着條短褲，褲就從他那西瓜吃傷的肚皮上溜下來。他兩片肥厚的嘴唇常是渴了似地張開着，他那黯淡的眼老是表現着一種貪饑的餓相。(4)

在門口我撞見一個身體笨拙，高大的肥人。他那肥腫的麻臉上只表現着懶惰——沒有別的；他

那細小的眼睛好像膠着，他的嘴唇很光，彷彿睡了纔醒的樣子。(5)

在這些飢餓的青年中有個禿頭的，腮骨突出的棕色人在那裏大搖大擺的吶喊着。他是個大腹便便的胖子，而足部却很輕小，口大，露出像馬齒般的細牙，——因為牙齒的原故，便得了個“棕色馬”的綽號。(6)

每逢節期和星期日夜晚少女和青年都到街上去遊逛，唱歌，把口張開好像青鳥一樣，狂醉一般的微笑。他同樣的也是要微笑的，笑起來真正就是酒鬼，他如蒲柳一樣的瘦弱，他的眼睛凹落在兩個黑洞內去了，臉上更表現得嚴重，但仍是美麗的——黃金時代。他白天整天的睡覺，祇有到夜間才在街上出現，很憂慮的，沉靜的默想。(7)

他揭起白布露出了他的父親的多髮的頭。兩隻眼睛已經深深陷落，一些可怕的皺紋橫在額上。一叢叢的灰色毫毛與還是黑的鬍鬚混在一起。那短而粗的鼻子緊緊皺着，兩片嘴唇含着一種痛苦的固執的表情。(8)

以上。一例，寫一個有趣味的人。二例，寫男性的病眼。三

例，一般的寫男性。四例，寫 五例，寫詩男性。六例，寫  
禿頭人。七例，寫酒鬼。八例，寫死者。

## 兩性的混合描寫

他的小妹妹也坐在屋角內，注意學生們的爭論，她那幼稚的臉上表現很可笑的一種緊張的表情，眼睛張得很大，當她高聲說話的時候，——特別是她用呼吸的時候，好像有冷水飛濺到她身上一樣，使她驚愕顫動。靠在她的身傍是個雄雞似的紅髮醫生來回的踱來踱去。醫生同她半耳語式的說話，他有時把眉皺一皺。所有一切的現象，能夠惹起人的興趣的，都在這個房內表演着。(1)

這顯現在那兩位婦人眼前的景象是充滿了活氣。這幅景圖可以八個人構成的，他們低語着，興致勃勃地捲攏和展開綢緞布疋來，但聞索索的聲音不絕的響着，各種絲織品明晃晃的奇麗耀眼的變幻着顏色。在長櫃的一端，上面堆疊着展開的波動的價貴的綢緞的，那邊站着四個身穿絹緞和黑貂的婦人；顯然是那兩座在門前等着的馬車的主人。在長櫃的那一邊有四個年輕的男子——是的，

要說明他們居的地位，祇得用那同時表示人所有的體態的幾個名字；站着，走着，跑着，向四下裏俯着，爬上每個牆上去，行那含着各種意義深淺的敬禮，裝作形形色色的手勢，眉毛，胸脯，頭兒，嘴兒，甚至於頭髮的動態……頭髮本來在生理上和外貌上是沒有多大重要的，但是這裏却是特別堪注意的。(2)

上二例。前例寫一個男性與一個女性。後例寫四個男性與四個女性。

### 維特序詩 (Goethe)

青年男子誰個不善鍾情？  
妙齡女人誰個不善懷春？  
這是我們人性中的至聖至神；  
啊，怎麼從此中會有慘痛飛進？

可愛的讀者喇，你哭他，你愛他，  
請從非毀之前救起他的名聞；  
你看呀，他出穴的精魂正在向你目語：  
請做個堂堂男子喇，不要步我後塵。

## 在山路中

爲要爬一個小山，他們跟着一條小路走去，這小路的兩旁築着滿掛紫羅蘭花的籬笆，在這裏面夾雜地盛放着別種雪白而又芬芳的花兒，大而秀美的萼和華麗的瓣。厚籬的那邊，穀穗在牠們的枝幹上似浪地來去相逐；微黃而又綠的顏色，差不多快就變成金色；在另外的地方那五穀是這樣地豐滿而高大，高聳過籬笆，顯示出一隻又美麗又滿溢的花托。

沒有東西能逃過她的精細的眼睛，屢屢她彎下去吹掉那邊堆積起的沙塵，很易分碎的，在牠們長瘦的莖的尖端。屢屢她停靜了去觀察那小蜘蛛在一根看不見的絲上爬着，從一朵低低的花兒到一根在上面的枝幹上去。

在那小山上，在一個狹而滿是陽光的地段裏，有一小小的田畝裏的亞麻，已是乾枯的了。那淡黃的枝幹頭上支持着一個金色的球，而這裏和那裏，金色像給鐵似的銹得暗淡而失色了。那頂高的枝幹差不多看不清地在搖動着，而因爲這厲害的光

亮，全部份顯示出似乎是很好的——一件金製的東西。

“看啊！這真像金銀絲的細工呢！”她說。

那金雀花是起首在落下牠的花朵。離開幾尺的地方垂掛着一種成薄塊的白沫；在別的上頭爬着黑色或褐黃的大毛蟲，軟得像大鵝絨。她拿起一隻有朱紅條紋的細毛的，輕輕地安放在她的手掌裏。

“這比花朵還好看呢，”她說。

他就批評了；這並非第一回，他差不多完全缺乏天性的對着毛蟲的憎惡，而她也總是不覺得他對於一羣東西他以為是不潔淨，而感到的深刻而看不見的反抗。

“丟掉牠吧，我請求你！”

她笑了，隨後便伸出她的手好似要把那毛蟲放在他的頭頸上去。這樣他驚叫了起來而跳到後邊去；使她更其笑得厲害。

“啊，多麼勇敢的一個人呀！”

在這惡作劇的情況裏，她起首在小橡樹的樹幹間追逐他，經過狹的小路，曲折多歧的山路。她陣陣笑聲驚動了在灰褐的石間的成羣的野雀。

“停呀！停呀！你驚嚇了那羊羣了呀！”

一小羣被驚嚇了的羊在四面奔散着，拖在牠們後面，在石壁上有一團藍色的破布。

“停吧，我沒有了。看啊！”

她把她的空手給逃逸者看。

“讓我們來幫助這啞子吧。”

她就跳到穿破爛衫的婦人之前，那婦人正在用盡沒效果的力量想拉住縛在彎柳做成的長繩上的羊羣。她拉住了那繩束，把脚用勁圍抱着一塊石頭因而使她更有抵抗力。她氣喘了，她的臉變成了紫紅色，但在這不自然的形態裏，她真是美麗極了，她的美麗，光亮了起來，不期然地像一個火炬。

“來啊！你也來呀！”她叫着，把她的放縱而孩童似的欣歡致意於他。

那羊羣在一叢金雀花裏停住了，一總有六隻，三隻黑，三隻白，柳枝的繩束繞住了牠們毛茸茸的頭頸。那看守牠們的消瘦的婦人，很不成樣地穿着藍色的破衣，演着手勢，叫喊出，從她沒牙的嘴裏，一種不能領會的怨聲。她的青小的眼睛，沒有睫毛的，朦朧地，帶着淚而血盈的，有一種惡意的樣兒。



當他給她些施與，她就吻了那片片的金錢。隨後，放掉了繩束，她從頭上拿下一塊破布，沒樣沒色的，蹲到地上，慢慢地，用了十二分的謹慎，把那幾片金錢打了——連串結地結好。

“我倦了，”她說，“讓我們在這裏坐坐兒歇歇兒吧。”

他們坐了下來。他這時看清了這地方是靠近那生金雀花的大塲地，在那裏，五月的某晨，五個處女曾採了花朵去舖那美麗的羅馬的小道。那個早晨像已很久遠很久遠了，失掉在夢般的朦朧裏，他說：

“你看見嗎，在那兒，那些叢林，差不多已沒有花朵的叢林？唉，是在那兒我們裝滿了籃筐而散着花朵在你的路上，當你來到這兒的時候……哦！多快樂的一天！你記得嗎？”

她笑了，而在忽變成的和善裏，拿了他的一隻手，用她自己的手緊壓着；然後把她的面頰斜靠在愛人的肩上，把自己埋葬在那回憶的，那幽靜的，那平穩的，那詩詞的甜蜜裏。

不時地，一陣風吹過了橡樹的頂；在下面，較

遠些，在橄欖樹的灰色裏，吹過，不時地，一片銀似的清波。那啞婦慢慢地走到在吃草的羊羣的後面；她好像遺下了奇異的東西在她的足跡裏；好像回想到傳奇裏那種兇惡妖精把自己變成青蛙在每個路的轉角處。

這是一篇記遊文。寫一對戀人的山遊，在沿途欣賞景物之中，隨時隨地的描寫着兩性的戀愛動作，文字很樸素，也很生動。

## 河中小景

天氣明媚，清朗；大塊的白雲似乎在蔚藍色的青天上扯成了碎片，處處都閃爍着光輝，村中的息索聲，堤岸上的水的汨汨聲和舐聲，波濤上的金黃色的轉着的漩紋，新清之氣和日光！最初那個人和我划船；後來我們掛起了一張帆在風前飄蕩。這只船的船頭幾乎浸沒在水裏了，時時在舵後有一種嘩嘩的聲音還起着泡沫。她坐在舵旁把舵；她在她頭上繫了一塊頭帕；她不能戴上帽子；她的髮髮在牠下面散開了在空中飄蕩。她在她小小的曬黑了的手裏緊握着舵，而且對着時常撲在她的臉上的

浪花微笑。我在船底裏蹣跚着；離開她的脚不遠。  
那人拿出一梗煙管來，抽他的細煙草。

兩性的表情——在河中

## 跳 舞 時

她跑着回到家裏去。我跟着在她的後面跑，而幾分鐘之後，我們已在按着 Tanner 的甜蜜的曲調，繞着狹小的房子而圓圓地圓圓地轉着了。她跳 Waltz，跳得真叫好看，而且跳得真是熱烈。一些溫柔的和女人家的模樣突然在她那孩氣的莊嚴的側面上流露出來了。好久以後，我的胳膊還留着有接觸她的纖腰的感覺，好久以後，我還聽得見她那挨近我的耳邊的急促的呼吸聲，好久以後，我還被那嵌在一張匹配着一頭飄動的鬚髮的蒼白而又熱切的面孔上的一雙暗黑，動也不動，差不多是閉了的眼睛縈繞着。

## 兩性的熱戀

晚上——太陽還沒有落山——我在距園門五十步的湖濱的高樹林裏站住了。我從家裏步行來

的。我要老了面皮承認：畏懼，最膽怯的一種畏懼，充滿了我的心；我不絕地心驚肉跳……但我並沒有懊悔的感情。躲身在樹枝中間，我一向注視着這扇小門。牠並不開。太陽落山了，黃昏漸近了；於是星星走了出來，蒼天變了黑色。沒有一個人出現。我憤激了。夜來了我。再也忍不住；我小心地走出了樹林偷偷地走到了門口。園中萬籟俱寂。我低聲叫費拉，叫第二遍，第三遍……並沒有回聲。過了半點鐘，再一點鐘，天色已十分黯暗了。我被悶葫蘆悶壞了；我把這扇門向自己身邊一拉，馬上把牠推開，我就蹣跚起了脚尖，像賊一樣地，向着屋子走去。我在一棵菩提樹的樹影裏止了步。

我想着你……許多其牠的記憶，其牠的圖畫，那兒都有你在地，在我的面前飄浮着，在我的生命的每一轉變中我都碰見你。現在，一座山邊的斜坡之上，為夏日的最後的光線照得明亮的一個露西亞的老花園在我的面前升了起來了。銀樣的白楊樹後面悄悄地現出了白煙突之上冒着一縷稀稀的盤繞的紅煙的貴族之家的木頭屋頂，而在籬笆之中呢，直立着一扇半開了的小門，好像有什麼人用

逡巡的手拉開了一般；我站在那裏等着，凝望着那扇門和花園小徑的沙地——我的心裏驚異而且狂喜。我所見的一切像是新奇而且異樣；到處都有種喜悅的，令人深思的神祕的氣息，那時我便已聽到了急促的足步的沙沙聲，我就像一隻合攏了雙翼準備重新再飛的鳥兒那末專心，那末機警地立着，我的心在那來臨的，下降的狂喜之前，因為歡喜得厲害而燃燒起來了，顫抖起來了……。

我的意中人來看我來了；她坐在我的床上，一邊問着我的經過，用她那輕輕的溫柔的手撫着我的頭；她那對發暗了的眼睛焦慮地注視着我。

我問：

——她看出我愛她麼？

——是的，她帶着一種很深心的微笑說，我看出來了，可是這很不好，但是我也愛你呀。

當然，在她一說出這話的時候，整個的大地都振動了，而園裏的樹木作着一種歡樂的圍舞，轉起來了。驚訝歡躍着說不出話來，我把我的頭埋在她的雙膝之間，而，若是我不把她猛烈的擁抱一下，我確要像一個膀子泡似地從窗戶飛出去了。

## 你和我（英戀歌）

在那從前清和的夏天，  
你和我並坐在小河邊。  
小河裏流水平靜的流着，  
流出天然音樂，在平靜中間。  
我們投入落葉兒兩片，  
讓牠們在水面迴旋，  
但一片已經破碎將沉沒，  
另外一片小艇般的流向前。  
那時我們心裏很憂傷，  
爲的是青春易凋謝，  
爲的是生命消滅在眼前，  
好似那葉兒流離在水面。

◆     ◆     ◆

自從那個清和的夏天，  
我和你一別已多年。  
當我含笑經過小河邊，  
俯視自己影兒蕩漾在河底。  
我又望望芳草與蘆葦，

聽聽陶醉人心的歌聲。  
我羨慕這歌唱的小河，  
因為牠有平靜快樂的生命。  
呵呵，水聲使我憶起了  
青春時黃金般的夢影。  
在那時你我兩人分別了，  
好似那葉兒流離在水心。





## 第九卷

# 人物篇—女性

\* \* \*

### 在工作中

第一次到這裏來做工，她比昨日更留心的察看這一大隊她的同事也是同命運者。(1)

她很是驚異，看見大部分人都是婦女，臉兒嬌俏，腰支柔軟，手白如玉，這一切都顯示她們是從和現在所陷入的絕然不同的社會階級來的：她們生命之晨是和生命之午與晚全然不同的。這裏的婦人自然年紀也各各不同，容貌和性格尤其歧異。(2)

有的坐在椅上沉默而不動，除了那雙手在不絕的往來，他們的頭幾小時不息的俯在工作上面的有時抬起來，顯然滯重得很；走出工場的時候，她們的腳拖動得很慢；晦暗無光的瞳神常是被腫

紅的眼皮障住的並不閃着一點兒微光；把那生活沸騰着的街道晒成金黃色的正午的太陽也不能鼓舞她們；她們周圍的喧闐與雜沓也不感動她們，因為她們從陰鬱的工場走出到上帝的世界去時已是癱瘓似的無感覺了。(3)

她們的衣衫已是襤褸而滿濺着街泥了；她們的頭髮草草的梳成一個平扁的髻貼住在後首，鬚髻地垂在削瘦的頸頸上；祇間或有一二潔白的布領或結婚戒指在手指上閃爍着與那窘苦的外貌成了個對照，使人憶起她們往昔的嬌養生活和感情的結合，此刻已隨過去的急流而漂泊向遠處去了。她們經過了短路已疲乏了，精神頹廢，身體軟癱，心神顛盪，度着黑暗，沉重和失望的生活，把創傷的心窩固執地用沉靜遮掩着，像是命運所留給她們最後的衣衫。(4)

但這些瘦弱見骨的身體和生氣全無的精神倒不是工場中最悲鬱痛心的景象。靠近樓窗坐着更年輕的女工，像被捕的鳥似的在窗格子中間找尋日光。她們的年紀也許不會比其餘的輕得好多，但她們受苦的年歲却比其餘的少得多了；因為她們

性情較爲好動，活氣蓬勃似的，胸中懷着頑強的願望，帶着壓制忍住着的微笑，但微笑終於不願在心中和嘴上死去的。她們的臉孔是蒼白而瘦削，衣服也襤褸不堪的。可是在蒼白前額底下閃着一雙眼睛，幾乎是每分鐘都抬起來找尋她們同伴的眼光；有時這些眼睛是戲謔似的，常時是狡猾而且惡意的，或者不耐煩地溜到別處去，潛走到那房的潮濕而且黑暗的牆壁外邊去。在那陷落的每天在黃瘦下去的雙頰中間時時現出微笑來，微笑的表情正像那些眼光的表情戲謔，諷刺，渴慕和幻想。她們的頭蓋着丰美的髮髻，有時中間還閃耀着鮮豔的玫瑰紅或紫藍色的緞帶，帽章或祇一方綢布；有時頸項周圍繞着一串顏色的珊瑚，宛若是用來彌補那衣服破綻的缺憾而作爲裝飾的，這種種眼光，微笑和裝飾比較別的婦人的沉靜，軟弱和無感覺尤其慘痛而不可解似的。在這種種裏面看見感情欲望和壓迫着的生活境況的爭戰，對於奢華的憧憬和深沉的貧苦的爭戰。別的婦人的墮落是消極的而這幾個婦人的却是積極的。別的婦人像已到了生活的末端，而她們却天天在走近一種罪惡生活

的開始 別的婦人前面展開來的是坟墓，而她們前面——却是道德的泥沼。(5)

當工廠主的太太和她的女兒站在那大而黑的桌子傍邊時，房中統治着絕對的寂靜，祇有那些靈巧的手所不住地用的大剪刀的尖銳的響聲時時可以聽到。

但這個寂靜祇是形式上的；除了這尖銳的響聲而外，還有許多別的聲音，模糊的，斷續的，但也成了一種輕輕的不住波動着的微聲，時時不耐煩似的爆發出來，過後又低沉下來而終於消滅在寂靜中了。這個微聲是以四十多隻手的窸窣聲，二十個胸脯的喘息聲，枯乾而短峭的或強烈而持久的咳嗽聲，微顫着的嘴唇的輕語聲和低低的但立即忍住的笑聲而構成的。坐在房的深處的矮人咳嗽；坐在窗口的婦人低語而笑着。工廠主的太太不時抬起頭來，穿過眼鏡玻璃而向全室中環視了一會。她的眼睛深刺似的穿過那厚玻璃的眼鏡而閃着光；她視察着她們的工作。她不時把剪刀放在桌上，用了吞吞吐吐的柔聲講了一番話。(6)

她講着；別的工場的女工因為機器縫紉太吃

力了以致喪失健康，機器，人家說是磨折人力而使身體陷入疾病的，所以她寧願放棄機器制度的利益，勿使女工們的健康有所損壞，因為這是反乎天良的。她要女工們嚴格地遵守的是：她們的道德應是無瑕疵的，因為她不願她的工場染有不貞潔的性質，又因她深恐要失掉那些高尚的主願而至她和她的子孫陷入貧苦。(7)

女工們聽着這番話嘿然無言。她們中間不消說是沒有人相信她的話的；她們自然都知道自己是被利用的，但也祇得聆着而卑下的沉默着。她們知道這房的牆外對於她們中間沒有一個是除了墳墓和泥沼而外還有別的東西的。(8)

工廠主的太太或她的女兒時常離開了工場，走過一扇通到房的最深處的門。這時穿過了那開着門有極好的風琴的聲音向那些女工們的耳朵裏直鑽，風琴有時按得很巧妙，有時像剛學習似的。這個門裏邊可以看見一排房間，鋪設得華麗奢侈；油漆的地板和雪亮的大鏡子閃耀得射入，陳設器具上的深紅色的綢布刺着女工們的倦眼。因此有幾個憂悒的微笑，有的納悶的向前面凝視，還有幾

個憤懣的眯眼睛。痛苦，妒忌和憤怒，這時剪痛了二十個婦人的胸脯，三點鐘光景天花板上掛着的燈兒點亮了，女工們在那幽美的燈光底下繼續工作着，直到工廠主的太太房裏的掛鐘敲了九點時才止。(9)

她做了全天工作回家時，已幾乎站不住足了。

(10)

“在工作中”這一例，是寫女工們的活動。全文分爲(1)引言。(2)寫是些怎樣的婦女聚集在一起。(3)寫她們的精神是如何疲乏。(4)再寫她們的身體。(5)寫悲鬱痛心的景象。(6)寫工廠主到工作室時的情形。(7)寫廠主的微講。(8)寫女工們的感想。(9)寫工廠主奢侈的生活。(10)結語。

## 兩個以上的女性

在這陰鬱的房間的灰暗中看見許多婦女的身形，顏色雖模糊不清，然輪廓却是分明的。這些婦人忽而集坐在窗口桌子傍邊，忽而各自分坐在龐大的櫥架傍邊，櫥架的玻璃裏面可以看見許多縫好的或是將縫的衣料。房間居中站着一張黑漆大桌子，兩個婦人俯在上面，一手執着剪刀，一手執

着刺滿引針的紙版。(1)

若說“體面”，她們三人永遠是體面的。穿的是時髦的裝束，衣服是春天的顏色，自頸上的頸圈子以至腳下的鞋子，都是很漂亮，很細緻的東西；然而，容貌到底是枯槁的了，拚命地搽粉，想用人工來彌補天然。一個嘴唇歪了，眼眉沒有了，眼睛花了，在桌子上摸索她的碟子，杯子，與刀叉。一個長得很高大，臉上發疹了，一個盛着熱水的球兒放在腳邊。她那些可憐的手指，因痛風之後屈曲了，還戴着許多亮晶晶的戒指，擺在桌布上展覽。又一個長的瘦長身材，單看她的腰部倒像個妙齡女郎。可惜她的頭部像個小丑，相形之下，越發顯得醜陋。(2)

二三十分鐘以後，榮子和玲子在朗然的晚秋日光中，步着櫻葉翻紅的公園道上走向山下去。因為是清麗晴秋の日曜日，散步的人，四處成羣。姊妹倆美麗的丰姿，相映益豔。尤其是榮子的閃閃生輝的濃豔的裝束，最是牽引人目。滿頭烏油油的黑髮。分掠作七三式，齊整的容貌，耀目的濃抹，和華美的服裝相映，這年輕的夫人，好似受了女優的燦染。大模大樣的，十分成熟的豐腴的肉體。

在輕軟的綢衫之下，有彈力似的波蕩着；穿着氈底草履，緩緩步着的調子，既輕快，又穩重，有一種微妙的和諧。

“這樣地走着，還是熱得很呢。”榮子這麼說，一面擎着手帕，略略遮住額際似的。玲瓏柔滑的指上，指環的寶石閃閃耀目。

“帶了洋傘來就好了。”玲子說。姊姊濃抹豔粧，玲子却素淡不加修飾，臉色與其說是白，無甯說是清癯；深深的眼帶着黑水晶似的睛珠，和修長的睫毛，稍微過於隆高的鼻；結實端正，瓜子臉的輪廓；這些都可以看出理智而有自信力的美麗。含羞合着的，小小的花蕾似的唇，和描着嬌柔的曲線略帶圓形，輕柔地現着的顎，對於她那微削的臉添着一種光潤。——榮子的美是使人一見耀目的美，而玲子的美却是靜靜地沁入人心似的美。(3)

榻上半臥着一個姿幹嫵娜的婦人，身穿黑衣，腰際圍着白羅帶的。在安樂椅上，把一雙穿裝飾很雅觀的鞋子的小脚擱在榻榻上，又是一個婦人在那裏輕捷的搖擺着，她的衣服是以紫蘿蘭色的綢做的，緣邊都是些天鵝絨和顏色相同的縫櫻；頸際



有個雪白的領，用一粒金鑲的寶石扣着；她那金黃色的頭髮高高的梳在前額上面，臉上略略搽着幾乎看不出的脂粉，鬚髮長而彎曲的一束束的垂下肩頭來，垂在胸前手上，這雙手皙白而纖小的從白袖管裏伸出來，交叉着放在胸前，手上還閃着一粒在戒指上的金鋼鑽。(4)

走不到幾步，她瞥見兩個走下來的婦人。一個穿得很華麗像要去赴宴會似的，態度很自信的樣子，面容很沈靜意滿。還有一個年紀較輕些，很幼小，穿着灰色布衣，有些破舊了的肩褂披在肩上，頭上的帽子分明是用過不止一個秋天的了，走起來雙手下垂，眼光釘住着地板。那雙微紅的眼皮，面色的蒼白，腰段的苗條給這年輕的美麗的姑娘以憂鬱，柔弱，倦懶的表情。這兩個婦人顯然是相熟識的，因為她們講得很親暱。(5)

兩個女人同他一道：一個，有二十歲，短粗的，肥肥的，長着琉璃樣的眼睛，嘴半張着。她長着一個愚笨的面孔；她那露着牙的臉的下部像是笑似的，但一睨見她那低額頭下邊的雙眼的時候，人以爲她要作着一種歇斯迭里的害怕的哼哼聲哭

啦。(6)

以上。一例寫婦女們。二例寫三個醜老婦。三例寫兩個女性美的對描，先是合寫，後分寫，最後合結，佈局井然。四例寫二女性——一個速寫，一個素描。五六例寫兩個女性。

## 古代女性

末後她被思想所疲，她就立起身來，拖着她那小履，履底逐步的敲着她的腳踵，她不經意的就在這清寂的房子裏徘徊起來。天花板上的紫石英和黃玉東一處西一處閃動出好些光明的斑痕，所以她一面走，一面就把頭略略回轉一點去看那些東西。她又走去握着壺頸把些懸着的水壺拿過來；她又拿幾柄大扇子來搨涼她的胸膛，或者把些肉桂放在珠珍的凹孔內燒着來做消遣。到太陽西下時，她把那遮住牆上窗穴的毡帘抽開；於是乎她那幾頭拂過麝香的鴿子便突然的飛進來，牠們玫瑰色的爪子也就在琉璃地磚上的大麥粒之間溜過去溜過來的，這時她就像田間一個播種人似的大把大把撒出來的大麥粒。但她忽又咽哽起來，便長躺在那革條所做的大牀上，呆呆的，一面反覆念着那同

樣的話，兩眼睜着慘白得同死人一樣，又沒有感覺，又是冰冷的，——然而她却聽見了在棕樹密葉中的猿啼聲，和穿過各層樓房把清水運到雲紋石缸中來的大車輪上不斷的轉動聲。

大風掀起了她們的面網，而寫字草的細莖也徐徐的搖擺着。這正是仲冬時節，繁花正開的石榴樹高拱於藍天之下，而海水也帶着一片半沈在薄霧當中的島嶼，穿過樹枝，遠遠的現出來。顏色常變的珍珠累累然從她耳朵上垂下，垂到肩頭，垂到兩肘之側。她頭髮是拳曲的，樣子極似雲堆。頸項周圍帶着一些四角小金牌，上面雕刻的是一個婦人站在兩頭人立的獅子中間；她的衣服全體都繪的是女神的裝飾。廣袖褐色袍子緊束在腰間，而下裾極大。嘴唇的殷紅把牙齒顯得越白，眼皮的青暈把眼睛顯得越長。用鳥羽琢的履有很高的後跟，她臉色出奇的慘白，自然是由朝寒所致。

繫在她腰間的那條五彩條紋的短裙一直拖到她的脚脛上，兩枚錫環便在脚脛上響着。她那微平的臉黃得同她的披衫一樣。好些長銀針便同太陽光線似的插在腦後。鼻翅上嵌了一枚珊瑚珠，站在

榻邊時比一尊司舌辯之神還要端正些，兩眼低垂着。她一直前進到露台邊上。她那雙眼一時周覽着天際，一時又垂下來向着那沉睡的城池，於是她所發的歎息便將她的乳峯掀了起來，並把那件垂在她周身之上，又無衣鈎，又無腰帶的白色長衣也從這端到那端的弄來波動着。她那曲頭履完全隱蔽在碧玉堆下，而且她那丰盛的頭髮，也將那一具朱紅髮網填得滿滿的。

## 老 婦 人

她是西班牙人氏。妙齡時，真是不敢自美，現在看她一雙深灰色的眼睛，緊鎖的雙眉，還想像得到當年的姿色。但是，到底是五十歲的人了，面部很平，很硬，皮膚很鬆，很黃——像他故鄉的檸檬，雖在天色已晚的時候，還看得出她的老態。

一個很高的老女人，帶付黑眼鏡，穿件鑲黑絲絨邊，素淨的壽衣似的灰色衣，她那長得古怪的手指間永不會忘記夾住一根手杖。乾枯着臉，兩頰像錢袋似地瀉下來，一宗灰色的，或不如說是灰綠色的，頭髮，用帶紮着蓋過太陽穴，差不多連耳朵都

遮住了。

我的母親是一個矮矮的女人，她生有美麗的頭髮，一個迷人的，然而永遠露着悲愁的顏色的臉孔，一種鎮靜的，疲倦的聲音，和畏怯的動作。在她年青的時候，她是一個有名的美人，但就是活到了那樣的年紀，她也依舊還有着迷人的力量和美麗。到如今，我還沒有看到過像她那樣奧妙的，溫柔的而又憂鬱的眼睛。

這是一個年近六十的婦人，弱小的，瘦削的，臉色枯乾的了，面上滿是皺紋，頭髮略帶銀白色的梳成扁平的兩髻，在一個黑色的舊式的摺皺了的帽子底下。老婦身上穿着黑布的短衫，外面披着老式的大衣。她那雙透明似的皙白纖細的手，不安定的動着；在那裏轉輾的扭着橫在膝上的手巾。她的手指顯出是瘠薄得可憐的了。她的眼睛也露出不安的神情；牠們先前想起來也是碧藍的，而今已失却了光輝和色彩了；她的眼睛忽而轉向着女主人的臉孔，一會兒又被腫紅似的眼皮遮蓋了，忽而又向一件件的東西上奔跑，好像這樣就顯出了她那遍受苦痛的腦筋的不安和緊張了，好像要找一個

倚柱和能遷避的安靜的地方。

## 醜婦與乞兒

她真是越發醜陋不堪了。皮膚鬆弛而粗糙，常常眨眼扭嘴，做出像煞有介事的樣子。灰色的頭髮垂到耳朵上，是個少年男子的裝束。至於她的黑色緞子的衣服，加上藍色的大領子，卻像個舟子。(1)

看她的樣子，好像已經活了一百歲的人了；她同樣地，一動也不動，她的手放在她的膝蓋上，那無肉的兩隻腿，只有一部分被圍裙遮蓋着。他的白髮披下來在她的如蠟的雙頰邊；那嘴巴，沒有嘴唇的，只不過像一條深痕，她的眼睛是永遠給那蝕壞了的眼皮蒙住了；她全部的形像，顯露出萬千的痛苦記錄。(2)

她是個老叫化婆，她一年到頭，秋冬四季，總是坐在墓地矮門邊的槌上，獸着像塊石頭。她那張大臉，給歷年的縱酒弄成磚似的臉，是蓋滿着深色的凍瘡，酒疤，日晒風吹之迹；她的眼老像長着膿似的。(3)

以上，(1)老女的醜陋不堪。(2)老醜婦。(3)老乞婦。

## 中年婦人

這少婦，具有粉紅色的面孔，陰險的，惡毒的，奇怪的紫色眼睛，鮮紅的嘴唇，枯燥和發怒的聲帶。

從那來自一隻小窗的微光中，我看見了市長的孀婦的滿是皺紋的面貌。一種詭譎的溫和得可憎的微笑扭曲了她那深陷的兩唇，而且眯起了她那迷糊的雙眼。

她是一個身體孱弱患癆病的婦人，她有一對深陷的眼睛同尖利突出的鼻子，常接連好幾天不離她的沙發，總在繡幕布墊裏面。

她是有孕了，腹部已脹得很大，有一身秀麗而清潔的皮色，但臉兒上却散着許多雀斑。她有一對大而灰色的烏珠，那眼圈邊的紅暈散佈得像瑪瑙似的。她在兩耳上垂着一對重寶的金耳環，胸前有着那個胸飾，一粒爲金銀絲兒做成的大星，在那中央有着兩顆心。

說着硬走進來的，說得更貼切一點，便衝入的，是一個活潑的，姿色還嫵媚的，面色微黑的，中等身材的婦人，穿着大衣，頭帶深紅色的帽子，在

她那烏黑的頭髮，和灰暗的臉色中間，反映得煞是鮮豔的。她那雙深黑的眼睛很迅速地環顧室中，便看見那坐在披雅娜旁的婦人。

這是一個中年的婦人，她的鬢髮有一種說不出的顏色，在帽子下剪得很光澤柔滑，態度却有些呆板的樣子。她那有規律似的面容，沒有一種顯然可以表現個性的形態，正像她那身上沒有裝飾的，用一律的銅紐在胸前扣住的灰色衣一樣，也不使人憎惡也沒有引誘人的地方。這是一個辦公事的人的常態，所以從頭到腳都顯示出的。這婦人在別處在別的時候也許會任性的微笑，媚眼閃看，曠意的伸手相握；但在這裏，在這招待要求職業指導的人的客堂裏，她須得做一個介紹這些人給社會的媒介，所以應當，確然應當和藹，溫文，謙遜和謹慎一點了。

她戴上了一隻圓形的草帽，一隻小孩戴的草帽，正像她女兒戴着的一隻一樣，不過稍為大一點，她的面貌比平常還要妍麗些，尤其是當她微微轉過身子來要想回頭在她的帽簷下仰望我的時候。



## 悲劇的女性及其他

玻璃門徐徐地推開了。走進一個婦人來，穿着黑色衣服，攔腰圍着一條白色布帶，頭戴黑色的抹額。這婦人黃瘦而多皺紋的前額，一半是被從抹額裏蓬鬆出來的散亂的頭髮所遮沒了；面額上泛着暗色的紅痕，但嘴唇却慘白如紙。

她頭上頂着一塊雜色的頭巾，在頭巾下面露出縮捲的發光的頭髮，紅而又小的面孔，好像一個吹脹了的球蛋樣，偏狹的額部，睡眠式的眼睛，披在臉上的許多頭髮，她將用小手去弄在一邊，手指張揚的姿勢，完全同方生下來的嬰兒一樣。

## 健美的女性

我繼續着深深的下了注意把她看着。我便重能見到了真正的她了。——年輕美麗的女人，柔順的性質，受有高等的教育，肉體發育得完全的，同時緊張的精神的傾向瀰漫着全身。總之是最值得崇拜的婦人，同時也是能做得使男子恍惚的情人的女人。——肉體和精神，兩方面都夠得做上理想

的伴侶。(1)

她的身體是那樣的憔悴，平淡，像軍人那樣的率直，乾枯的隱士般的面孔，龐大的灰色眼睛藏在烏雲的眼皮裏面，她穿着一件黑色的素衣，戴上一條絲造的舊式頭巾，耳上掛着一副媚人的，深綠色的玉環。(2)

她是個細長，可以說是單瘦的女子，中等身材，臉色蒼白，厚厚的黑髮，還有一對大的櫻色的常是半開半合的眼睛。她那端整嚴肅的姿態，尤其是她的緊閉的嘴唇，表現出她意志的堅強和毅力。在家裏他們都知道她是個凡事都有她自己的意志的姑娘。(3)

一例，寫最完善的女性。二例，寫健壯的女性。三例，寫一個有意志的女性。

## 青年女性

她的薔薇色的身軀像是透明的；牠放散出一種扁桃的醉人的有點苦的氣味。在她細的手指夢想地玩弄着我的長髮的時候，她那睜得大大的雙眼細瞅着我，她用一種疑忌的神情微笑着。

她令我覺得是更爲可愛，更爲迷人了：她永遠具着她那原來的少女的身軀，他的雙頰保有着肉色，她那雛菊般的雙眼保有着他們的深情的光彩。

年紀輕嗎？美嗎？他實在說不出個所以然來……豐滿的身材在藍色的衣服內露出流光，兩隻臂膀又圓又嫩，直裸露到肩際。纖小的手戴着幾個戒子，灰色的眼睛張開很大，奇怪的首飾從額上插下來，眼睛，越發顯得大了，這種裝束，倒很和諧。

一個是大約二十歲左右的美麗的姑娘，玫瑰紅的唇上有嫵媚的微笑，兩隻碧藍的眼睛很恬靜地愉快地轉動着，穿的是鮮豔的綢緞，頭上戴着小的帽子把金髮襯得煞是好看。

他背後跟著一個女子，穿著一件條紋的棉布外衣，一方深色的頭帕半遮著她的臉孔。她看見我很羞怯地轉過頭去。

那個大女兒是一個肥胖，臉色嫣紅，頭髮美麗的十八歲的姑娘，常坐在窗戶旁邊，看街上走路的人。

她看去有二十二三歲的樣子；有一個圓圓的，

坦白的，可愛的臉孔，柔軟的雙頰，溫和藍色的眼睛同很好看的平淨的小手。她的衣衫也非常素淨。

她股子很小，可是長得勻稱，她胸部很大，起伏着，是因爲唱歌而發達了的。她有鬚髮，濃眉，一個鷹嘴似的鼻子，一種却是愛賭氣的樣子的頭部舉動。高的，纖弱的形影，她那漂亮的，嚴肅的，聰明的，嵌着兩隻大黑眼的面孔。她看來有驕傲的不可親近的女子的性格。

她那被冬天的空氣弄紫了的，嚴肅的面孔，是很美麗的。在她那蛋白色澤的，橢圓的眼白裏，她那烏黑的瞳子，生動地，光耀着。

身體上，她有點兒像他。她身長而秀，有美麗的，棕色的頭髮。她的眼兒是晶瑩的，時常變換顏色，輪流着時青，時藍，有時又變爲灰白色。微微地敷了一點兒粉，她份外顯得白些了。在她胸脯上，帶着兩朵玫瑰花。

她戴着一個白花邊的頸鍊，和同那皮膚的白皙極明顯地劃分開的一條狹而黑色的絨帶子，在那外褂下面可以看到一套灰色的布服。在她周圍發散出一股極淡的紫蘿蘭香那種熟悉的香味。

她的潔白而強健的牙齒露在那被嚼的麵包中；她那曲線的嘴的張動竭力地表現出她正在消受着的舒快。在此種舉動中，她全人都分泌出一種純潔而簡樸的風度，而像一件意想不到的新鮮事物兒似的。

她穿一件藍大襖，那，一點都未有把她的身體的優美的輪廓掩藏住，用一片薰香的薄雲包圍着她，玩着她的腰帶的穗子，她說着些異常的話語；我瞞着她那帶着薔薇色骨節的纖纖的手指的動作，我感到了高妙的音樂家所彈奏的提琴。我很想着死，死了，我在我的靈魂裏憧憬着這位女性，叫她永遠期待在我的靈魂裏。我的身體唱誦，緊張直至於苦痛，而我覺得像我的心要裂了似的。

那女子，他所稱之爲他的妹妹的那女子，就在一瞥她那迷人的美麗的當兒便令我吃了一驚。他那嵌着小小的，精美的鼻子，差不多跟孩子一般的面頰，以及那雙明亮黑眼的微暗的圓臉上的線條裏有着些個人的，獨特的東西在。她的身材婀娜，但好似還沒有達到充分的發育。她一點也不像她哥哥。

在這溫柔的燈光之下，她臉上顯着極富饒而柔軟的顏色。那理想的顏色，“一種白色琥珀的，和慘淡色的黃金的，加上一些衰了的玫瑰的顏色的混合色彩，”在這色彩裏面，從前他曾經想過，以為他尋到了關於古時的凡尼司的靈魂移於賽普雷司國度裏的一切的神秘，和一切的美了。她髮上帶着一朵粉紅色的花兒，像熱情樣地燦烈。她的眼睛給深長的睫毛蓋住，有如黃昏時候柳蔭下的湖水的光彩一樣。

她比她大有五六歲，她的面孔已脫出通常的樣子了，那隻陰鬱的靈動的大眼睛，幾乎在每分鐘都變表情的：有時，定定地，切實地，順着村子道路，向刮風的草原那方面瞅着；有時，急速地探索着人們的面孔，隨即，不安地半閉上了；一種微笑經過在她那好看的口唇上；那女人，藏起了她的臉，低下頭去，而，當她重起身的時候，又是另一種的眼睛了，是氣憤得睜得大大的；一條皺紋在她那纖美的眉毛間成角度地深烙着；她那輪廓很清晰的嘴的灼熱的唇使勁地，頑固地，閉着；如同一匹馬似地，她作着聲響，用她直鼻子的細孔吸着空

氣。人感到在她身上有些地方不是鄉間的樣子，在海藍色的裙下露出來的進磁似的她那雙脚是穿慣靴子的。她修補着一件豆綠色的上衣，人瞅出她是使慣針的。她那對成爲茶褐色的小手，很巧妙地，很敏捷地，是在打皺的布的上面，來回地動着，而，從她那厚布襯衣的開口處，我看見了她那堅實的小胸脯——一個少女的胸脯——但她那些伸展開的端點告訴我說是有一個已經營養得很好的女人在我面前。她在那些人的中間，如同是一個銅塊在銹蝕的鐵屑中似的。

### 青年的女性美

她的鬢曲的，光亮的頭髮，她的裸露的脖子和薔薇色的面頰，她，她自個兒正如早晨那般清新。

我還逼真地記得她那高高的身材；不，不，她並不高，有很好的身材，略爲纖瘦一點；她有柔輓的，勻稱的面貌，可愛的滑膩的前額，輕飄的金黃的頭髮，和她母親一樣的筆直的鼻子，稍稍飽滿的兩瓣嘴唇；她的褐色的眼睛在溫和的向上轉過來的眼睫毛底下，看起人來略爲有點太嫌直捷爽。

快些。她的小小的纖手，並不十分美；在天才的人的手上總沒有見過像她一樣的手……

我覺得瞅着這個婦人的窄的橢圓的面孔和她的柔媚雙眼，我滿可以在那地蔭子裏，坐着不動，待上幾十點鐘，幾十天，幾十年。她的小嘴的下唇比上唇較厚些，好像是腫了似的；牠的厚的栗色的頭髮剪得短短的，在她的頭上作成了巨大的帽子，用髮的渦卷蓋住了粉紅的耳朵和她的處女的雙頰的嫩的肉色。她的胳膊是很好看的；我看見了直裸到肩膀的她的胳膊，在她開着門的門框處待着的時候。她穿得異常地簡素，穿着鑲着絲邊的大袖的白上衣，一條裙子，也是白色，很好的樣子。但在她的身上特別令我驚異的，是她那帶着非常快活非常情深的光輝，印着好多親切的好奇心的一雙碧眼。

她那皙白的雙頰泛上了新的紅暈，嘴唇顏色鮮紅有如珊瑚，黑暗的瞳神閃着活潑青春的光，但這婦人的青春的豔麗，也不是完全的，一切在她都是春天樣的恬美，如花之含苞未放，除了她的前額而外，實在一切都是美女的象徵，在這前額上，精



善於揣摩人面的眼請定能察見生活，心靈或甚至於良心的未完的長歷史的餘跡，她的面顏固然青春樣的恬美，但她的前額却顯得衰頹萎老了，上面有目不能辨的濃密的皺紋，兩抹烏黑的蛾眉中間，有條不動的似乎永不再退滅的皺痕。她的雙額生氣迸溢似的鮮豔，雙唇嬌紅，她的景况又是富庶的，但是注意的能揣摩人面的人定能從她的前額上看出三種感想來：不信任，好奇心和憐憫。

### 女性的憂鬱及其他

半圓形的陰影落在下眼瞼，靜靜合着的眼，淡然如畫的眉，整條微隆模樣恰好的鼻，從名家塑成大理石像一般的頰直掛到下顎的優雅嬌柔的線——那是美麗的容貌。但是這美麗的容貌重重的，濃濃的籠着悲痛與苦惱的暗陰。聖潔到那樣，美麗到那樣，她的令人想到天仙一般的美，是何等受了創傷，是何等受了迫害了，在那裏的是受了凌虐的天使的面影，是受了侮辱的女神之像，是因了過於溫柔過於順從的緣故，更促動了殘酷的興味的一個犧牲者的面影。(1)

一個着白衣的少女，靠近廚房門邊的柱子站着，她的發光的頭髮，剪得短短的，深藍色的眼睛，在蒼白浮腫的臉上含着微笑。她很像粗俗的神話中所描寫的天使一樣。

她低聲的戰慄的這樣的說着，又慢慢的向我走來，她靠着牆走着，似乎不是在堅硬的地板上走路，搖搖擺擺好像在空中軟索上走路樣，這樣的不會走路，好像她是生存在另外一個世界內的。她全身顫動着，好像有許多的針在錐刺她的腳趾，牆上有火燃灼着她的浮腫的手一樣，他的手指也奇怪得特別不發育。

我沉默地站立在她的前面，感覺對她非常的憐惜和不安，同時又感覺到在這個黑暗的房間內一切的一切的都是很奇怪的。

當她坐下的時候，是非常的慎重的，好像怕椅子從她身邊飛走了。這樣的小心的人除了她以外，誰也不會這樣做的。(2)

她是沉默的，在她的灰色的眼睛中凝結着一匹筋出力盡的勞馬之絕望的馴良的努力，當馬拖貨車上山的時候，自己曉得拖不上去，然而牠還

是要拖 (3)

有些人，那是實在的，覺得她稍微有點蒼白；她的雙眼差不多常常是低垂，表現一種常度的嬌羞，甚或畏縮；她的嘴唇很少微笑，笑也只是倦弱的；她的話音無論什麼人也難於聽聞。但是傳說那是最美麗的，並且她關閉在她自己的房中，在早早的清晨各物在城市中仍在微睡的時候，她愛唱古歌和着琵琶的聲音，那個她是常常自己彈弄的。不問她的蒼白，她是以健康顯着鮮美；就是老年人們，當他們凝視着她的時候，也不能不想：仍在牠的花瓣中含着苞，一朝要開成完美的花朵的。

(4)

這時，突然來了一個跛少女，圍着雜色的披巾，長着一隻很大的碧眼，在背上拖着一個金色的大辮子。她有一副如人在畫上所看見的面孔，但她的裙子上的花花綠綠是耀眼睛的，那畫是些綠的黃的點子，而在她白的上衫上，是些血色的，紅色的斑點。(5)

有個肥胖的少女，是他的養女，坐在石頭上，死死的看到聖水上並用戰慄的手指畫十字，她的

嘴唇在顫動，下身是特別肥胖，紅的，好像有些難受，把她黃的羊齒露出來。女孩，頑童從山上折了一些野花，農民們也都一道回來了。(6)

那婦人，年輕而活潑的有個像蠻族王后的頭，密密而連接的眉毛，鬚而發光的黑髮，一只肥胖而血紅的嘴巴，在這裏面那鋒快而參差的牙齒高高地撐起了上唇，現出男人似的樣子。巨大的金珠項圈三轉地繞掛在她的頸項上；巨大的金耳環裝飾着金銀線的細工從她的耳朵掛到面頰上；一件胸衣震動着煞像一件戩甲包緊了她的胸懷。她嚴肅地前進着，完全浸沉於她的思想裏，很少地霎閉她的眼睛。(7)

以上(1)女性的憂鬱之影。(2)一個不健康的女性。(3)從眼中看到了女性的毅力(4)尚未成長的女性。(5)跛少女。(6)屍魂女性。(7)殘婦人。

## 姿態和動作

這婦人的周圍交流着煤氣燈的白光，使她紫羅蘭色的衣裳看去像有無數銀紋在那裏閃爍着；頸間的那顆大寶石發出藍色的光來，那幾枚金髮

簪在濃長的秀髮中間顫動着，頭髮隨着微風飄盪起來，微風是從那通街道的門裏吹進來的。她站着頭和腰部略向前俯，嘴唇含着微笑而顫動着，冷冷的眼睛從那衰萎的前額底下射出天空的蔚藍色的光來，她陰沉着臉，用乾燥，炎烈，驚惶而哀痛的眼光覷着她，過了一會她霎地急轉身來，跳也似的向前走去，隨即在街上的暮色中隱沒了。(1)

她用了神經質的快度說了。手臂擱在高及腰際的窗沿上。她的面孔對着我。在那裏，尤其是凹進的她的眼邊，有一個似淡描出來的濃影。但日光捉住了她的髮，在她的頭的周邊，映出一圈圓光，又在她肩上美豔的輝耀着。似支持着她全身之力的一隻脚，顯出絲襪的一部和刺了黃金色的刺繡的寢室用的拖鞋，從衣下探露出來。景目的青色的山河的一部，由廣大的窗沿作成了邊緣，出現在她的頭後。在這樣的姿勢和光中的她的全身的姿態，放吐着非常誘惑的魅力。(2)

她穿着鑲上較濃色的邊緣的淡灰色的衣裳，頭上戴着灰色的呢帽。她的陽傘遮陽傘是印上白色的樹葉的灰色綢的。在靜致的色調中的她的身

影，穿走過在小枝間的白堊色的花，不息的想靠上她身上去的盛開誇嬌着的紫丁香花的團圓間的光景。(3)

在我看來，她宛然的確的，是全然變了相的另一新女人了。一些小事，也足惹起我的注意，充滿我的思念；——像她頰上幾乎不能看見的黑子，近着下唇的小鬚，眉毛的彎曲，額上的青筋，眼邊的暈影，不能形容的柔美的耳朵等等。頸間薄暗的黑子，給喉頭邊的花邊遮隱了一半。但任你怎樣，頭動的時候，那就時現時隱。那麼細小的發見，也能喚起了我的無聊賴的沉思。我因了昂奮眩惑了。我的感覺成了奇妙的銳敏了。(4)

但是那個意大利女人有的是什麼一張臉，淫樂的，像一朵開足了的薔薇，帶着凸出的，大的，水汪汪的眼睛，和得意地微笑着的紅鼻！她的細膩的有肉感的鼻孔似乎是剛在接吻過後膨漲和戰震着。這黯黑的臉似乎有煥發着的熱力和健康，青年的榮華和女人的權力的芬芳。(5)

我注視着她，全然浴在明亮的陽光之中，全然平靜而又溫良的她。我們的上面，下面，我們週圍

的一切都在欣然地發着光——天，地和水；就是空氣，似乎也都飽和着亮光。(6)

她的面部的表情，差不多常常是深感的，有意味的，和易於動情的。在那裏面，飽儲着她的迷媚的祕密。她的美，從沒有使我看厭，她時常暗示人以一種新鮮的夢。這美的原質是些什麼呢？我說不出。在體質上看起來，她並不算美。有時候，當我朝她看着，我是被那幻像的破滅，苦痛地驚駭住了。這是因為我所看見的不過光是她的身體上的質份；而她的臉兒，還沒有被那靈魂的表現的力量所光潤和改樣之故。她有着，無論如何，三種神聖的美質；那眉頭，那眼睛，同那嘴部。哦，不錯的，神聖呢。(7)

在樹葉搖動的陰影裏，她的眼睛和牙齒的潔白，帶上了特別的光亮；那微小的珠點，似鑽石的碎屑，閃爍在她太陽穴上美麗的鬚髮上，她的面頰上，她的嘴唇上，甚至於她的眼毛上，給她的笑聲震動了的。(8)

我把自己放在膝上的手伸縮一下，經過窗戶和麻織的窗簾，就看到那個四方的小房子，灰色的

牆，在牆上返射着一些微微的燈光，一個少女的臉向着窗戶邊瞧，並且在那裏寫些什麼。她把頭抬起來，用紅色的筆桿來理她如絲一般的頭髮，眼睛縫閉着，臉上含有微笑；她慢慢的將信弄好，放在信封內，用舌頭舐濕信封上的膠汁把信封好，放在桌上，用手指——比我的小指還要小的手指捏弄着。忽然她又聳着眉將信拆開，重讀一遍，又將信放在另一個信封內，才開始寫地址，地址寫好了之後，又將信在空中揮動着，好像一面小白旗飄動一樣。後來她回轉身，拍着手向屋角的床前走去，又回到窗戶前面，把外衣脫下來，露出圓圓的肩膊，——從桌上拿着燈，她就隨着燈影隱藏到那屋角裏面去了。——如果她能看見自己的動作，他一定要笑自己是個——“傻子”。我在門口來回的走着，同時想看這個少女在這小屋內是如何奇怪的生活着。

(9)

她浴着斜射的燈影，低頭坐在那里。半面受了燈光，她那恰到好處的鼻，柔和的唇，修長的頸，看似彫刻一般的美。從雖然瘦損，却令人難免想起春情正濃的渾圓的肩頸以下，整然合着衣襟的胸際，



波動着柔和的呼吸。微紅的汗顏，從後面散掛下濕絲，在炎溽的空氣中，四面漂漾着白薔薇的香氣，這總覺得有點惱人心情。(10)

他突然站住，用手指着河流的一面。離開我們幾百米的水中，浮映着一個明亮的姿態——這是一個女人！

彼此離得很遠，差不多看不清她的容貌。柔軟的金光，漂漾在她的身上，她的裸體，映出了淡紅和青銅色的光影。照着夕陽，這是一種差不多使人不能想像一般的美麗。一個清淨的人體，竟能這般的美麗！超脫了一切獵奇的雜想，使我窒息一般地感到了近乎敬畏的念頭。我的心靈躡着，……我偶然想到，——或許戀愛該從這樣的心境開始。……超脫了一切色慾，而祇是純粹的瞥見

女的慢慢地望着水中走去。水面浸到了她的膝部。稍稍的屈着前體，俯下了頭，雙手按在兩膝的中間。她，——或許是農家的少女，也許，意外地是一個上了年紀的女人，可是這些都沒有任何的關係。最少，在我這樣望着的時候，她總是一

個純潔無垢的繪畫一般的女人！

在那明亮的浴女後邊，那條向着地平線反對地蜿蜒着的河岸，好像絲帶一般的閃動。女的舉起手臂，慢慢的回轉頭來。陰影滑下肩膀，在她腰腿的周圍抖動。(11)

要曬乾頭髮，她就將牠們鬆散開來；於是，那一束束的長髮，加上了水的重量，就披垂到她的肩上；牠們是如此地烏黑，近乎黛色了。她那苗條的身段，包着在那浴衣裏面呈顯於海水與光亮的天空之前。頭髮之下，她那低頭沉思的側面形，是不大看得清楚的。她將赤裸着的腳伸進熱沙之中，讓牠儘燙，燙到不能支持的時候，再將牠踏入水中，讓冰涼的海水，洗去沙泥，這樣地做着，她就完全沉醉於冷熱互換的快感之中了。這種雙重的感覺，像是供給她以一種無限的快樂，在這裏面，她忘懷一切了。她以同自由而康健的東西的接觸，快樂地耽溺於海水與陽光的動作，來調和與堅強她的靈魂。(12)

她渾身充滿了熱火，她的美也到了絕頂的程度，像給火炬照耀着一樣。隔着薄薄的衣衫，可以

看出那苗條的身子也在顫抖。她那巨大的黑眼，流露出迷人的魔光，是熱情到了焦點的時候所發射出來的。她就是那情慾之王了。(13)

她略爲彎腰走進蓬帳，她的疲弱而柔順的身子，在那白色浴衣的包裹之下，現出一種貓樣的動作的體態，她吐出的那熱的香的氣息，就給這青年煩亂的感覺，以一種奇異的刺激。同時，當她在他身邊的墊褥上躺下的時候，他的發燒的臉上，就蒙上了一大叢，還帶着水份的頭髮，從這髮中看過去，見她的白的眼球，和紅的嘴唇在發光，好像果子生在葉叢之中一般。(14)

她那用紫沙塗抹過的，並且挽成處女式的塔形頭髮，把她越顯得壯大了些。貼在她鬢角上的珠辮一直垂到她紅得像半開石榴的唇邊。她胸前有一串光明的寶石，因那錯雜的色彩遂造成了一種海鰻鱗的樣子。她那飾有金鋼石的裸臂從深黑地上繡紅花的無袖披衫中伸出。腳脛之上繫了一條調和步法的金鍊，而她以不知何名的布帛所做的暗紅大外套曳在她的後面，每行一步就像隨身而起的一片巨浪。(15)

她把臉頰枕在一隻手上，而那一隻手膀彎曲着，睡熟了。一圈一圈的頭髮散在她的四周，緊密得儼如她臥在一堆黑雲的上面，而她那博大的白披衫依着她身體的曲線凹下去，一直凹到她的腳了。她的眼睛在半閉的眼簾下只看得見一點兒，低垂的牀帷拿一種暗藍顏色將她裹着，而她那傳到繩索上的一呼一吸的動作彷彿把她在空中搖來擺去的。(16)

她又換了她的——並不醒過來，可是發出一聲極低的呻吟。她翻身睡在背上。一種輕微的呼吸給她的兩鬢角一股潮潤；從她半合的嘴中那呼吸來得更快而很不規則；有時候，她的兩眉也蹙攏了。她正做着夢。她又在夢見什麼呢？(17)

從她的微黑的臉兒的灰白色的下層，有一種紫羅蘭色的光彩流露出來；那黃色的，樣兒精細的，窄窄的絲帶，牠圍於靠近她的喉頭的地方，將兩點棕色的美麗的記號包住了。(18)

她的面網已翻在眉毛上；她還穿帶着旅行服和手套。她去了那面網和帽子，用她那種熟練的手勢。那美麗棕色的頭部顯露出來了，沒遮攔地，有

着那簡樸的頭飾，把頭髮束成一個盔甲似的，既可  
不改了那後腦處秀美的線條，也不曾遮去項背之  
任何部份。(19)

以上各例所描寫的對象如次(1)女性的姿態與動作描寫  
(2)女性美和她的瓏肌的細描。(3)女性的動作的美的姿態。  
(4)女性美的描寫——那些不經意的地方。(5)肉感的女性  
(6)陽光中的女性美和力。(7)三種神聖的美麗。(8)陽光下的  
女性美。(9)女子的寫信在夜中。(10)女性美——在燈光下。  
(11)女性的美姿。(12)沐浴時的女性美。(13)浴後(14)浴後。  
(15)頭髮，裸臂，腳脛，以及女性的頭飾，動態的描寫。(16)女  
性的睡姿。(17)女性美，睡眠美。(18)女性美。(19)女性美。

## 女性美的特寫

她用了兩三個枕頭支持着坐起在床上，她的  
臉孔被分開了的胡桃色般的蓬蓬的頭髮兩面披  
住，幾乎像精靈一般，只有一個極端的纖巧的外  
形。她的手無力的垂放在她的面前；因為太白色  
了，在褥布上，只有青色的靜脈還能明白的看出。

(1)

她那睫毛馬上就使我醉心啊。她是在那禮拜

堂。的。中。央。坐。在。一。張。高。背。椅。上。她。的。側。影。是。描。摹。在。那。從。窗。戶。裏。流。入。的。光。線。裏。的。當。外。面。的。雲。一。散。開。了。之。後。光。線。就。驀。地。加。亮。了。她。輕。輕。地。移。動。了。一。下。而。在。這。亮。光。裏。我。看。見。了。她。的。睫。毛。的。真。的。長。度。了。——。一。種。不。尋。常。的。長。度。(2)

她露出很驚訝的樣子，一種暗影把她的雙眼弄得非常美麗，在她的眼閃爍着那驟然不好意思的小孩子們的急速而輕快的微笑。(3)

這時一刻刻都在迫近的夕陽的薄光中，她的眼在我看來真是特別的大。在那大的眼中，我看見有她的無名的苦痛像波一般通過。她的固定的難熬的凝視，忽然在我的心裏喚起了厲害的恐怖。(4)

她徐徐地向我抬起了她的眼睛……。呵，一對在愛着人的女人的眼睛——誰能夠描述得了牠們呵？牠們在祈求，那兩只眼睛，牠們在信托，詢問，降服……。我可抵不住牠們的魔力。一縷刺震人的詭譎的火焰穿過了我的全身；我俯首，將嘴唇緊壓在她的手上。……(5)

她的嘴唇抿攏了一會兒；於是極慢極慢地，又

張了開來，從中間露出一種像茉莉花似的白色來。  
那嘴唇又合攏了一會兒；再極慢極慢地牠們又分  
了開來，而從裏面又露出那種白色來，潤濕了的。

(6)

她是青白，一種似乎是極端的潔白，一種深而帶死色的潔白，在黑陰裏會變得差不多鉛色的。在她兩頰的上部她的睫毛投出一片長長的暗影；一個有力的黑影，隱約可辨，蔭着那片上唇。那張嘴，覺得微嫌大些兒的，畫出一個彎彎的圓弧，很柔軟而帶悲哀意味的，在那極端的沉靜之中，顯出一種深刻的表情來。(7)

她低頭煞視着他。從下面，他看見她的嘴，在慢慢地鬆開來看見她雪白的牙齒，包含着在裏頭。她閉攏起來，又照樣地慢慢地開開，用着一種不自覺的動作——像一朵雙瓣兒的花：同一種珠光的潔白，在裏面顯耀。(8)

她那有點嗶嗶啞啞的，唱歌般的，溫和的語音的聲響，在夕暮的熱空氣中，與草香，風息，和小河擊石的輕的波音混在一起，融在一處了。若是她沉默，夜就要不完全，不大美，不大引人了。(9)

啊，現在，他才又聽到這親愛的聲音了，那種和諧的，忘不了的聲音，牠觸動了他的靈魂的最深處了；這種慰安的，饒恕的，勸解的，無限的好意的聲音，他在童蒙時所聽過的聲音——他又聽到了，他找到了！簡潔地說，他又認識了那溫和的人，那個他所敬愛的人了。(10)

開頭了，起先是非常膽小地；於是，一字一字地，她的嗓音變成穩固了。她有一個清澈的嗓子，流動的，晶瑩得似泉水一般。她唱了一聯句，於是她的同伴就在那重複的末句上和着，她們一齊地延長着那最後的幾個字眼，她們將嘴閉攏了以致能造成只有一個單音的波浪；這個波浪以一種祈禱歌尾句的拖長聲調在陽光裏顫抖着。(11)

他們忽的聽見一片如怨如慕的歌聲。一片剛猛而委婉的歌聲，在空氣中一揚一抑，彷彿一頭帶傷的鳥兒在拍擊牠的羽翼一樣。(12)

在這婦人的呼吸和那大海的呼吸之間有着一種明顯的諧和；這兩種節奏的巧合，平添給那睡者一種新的嫵媚。(13)

他坐着看着她，被她的顫顫的美所陶醉了，



從那兒棕色的小髮捲向她的頭頂升上去，排成一個圓環。他又盯住那兩粒棕色的小痣，美人痣，這一對雙生痣並排地在那柔滑的頰頰的白色上面顯現着，發生出一種說不出的迷媚。(14)

她向他一笑，但是這個笑法，啊，是這樣地輕淡，她臉上連一點兒表情都沒有。這好像一層極薄的，難以看得見的面網在她的染滿憂鬱的臉上擺開來似的。(15)

人瞅着她美的肉體，人很文雅地摸着她那煽動人的乳峯，她那細長的大腿，她那華美的胸脯；人具着嘆美的狂熱和驚異圍着女人們輾轉着，人用跳舞唱歌時同樣的讚美着她的肉體。(16)

她伸手到我這里要我握着她。她的袖口很闊大，袖口捲起，手臂幾乎一直露到肘上。她的白的忠實的手，——其中有愛，宥恕，和平，夢想，和靜穩的忘却，並一切美的善的東西的那手，伸到了我這里，便好似含有最後的自謙的意思般的，一忽間，兢兢的顫着了。(17)

他輕輕地吻她手上面；又輕輕地吻着那近手臂處的香肩，那形色俱極細緻的小圓形的微隆的

地方，此處的皮膚和天鵝絨一般地軟，妙得猶如沒有知覺的。他呼吸着這婦人的香氣，如此溫濃和甜密的；這種香氣，在歡娛時，每變得和月下香一般地香甜而特別地興奮了他的慾火。如此親近地呆盯住這美妙而繁複的人兒安眠，這似乎被包藏於一種深眠的神秘之中的她，這個會從每個毛孔中射給他一種難信的深刻的奧妙的吸引力的怪物，他又一次地注意到在他內在的自己之中有那本能的恐怖之一次模糊的活動。(18)

以上各例寫女性美。(1)髮。(2)睫毛美。(3-5)眼，(6-8)口部美。(9-12)聲音美。(13)呼吸美。(14)頸項與體美。(15)笑顏。(16)乳峯美。(17)手。(18)吻。

## 女人的風

月夜

把燈一熄

月光流進來

•

書齋

變為寢室

•

青色的月光的水流着  
啊啊 寢室是水族館

•

袒裸的她是人魚  
啊啊 她的游泳

魘的襪子

襯衫尚且應該脫去的  
但是她的襪子遂做了  
她的皮膚的一部分嗎

•

從膝上稍高一點的地方起  
透出淡墨色的文身的  
毫無皺紋的絹的夢

•

稍離開黃金色的麥穗的波浪和  
在那桃色的樣子很好的小丘間  
燃燒着的美學的中心

•

她的襪子是

啊啊 對照

合奏

室內

你去了之後我的室內

留下着一種優柔的溫暖的香味

在我的周圍氤氳 在我的心裏循流

這是我們的愛撫所生的微妙的有機體

◆

像一個有銀紫色的翼的大夜蝶

沉重地疏懶地動着翼翅

香味沿着壁向窗邊流去

◆

生怕香味逃了去

我把窗和門緊緊地關上

因為香味是可懷的你的記憶

◆

不管壓平了的墊子和皺亂的白布和

我們的夜所做的美麗的無秩序

在優柔溫暖的戀的香味氤氳着的室內

我等着新的夜來把你運到我門口

手帕的雲

關上了窗門之後  
少女呵  
你便脫帽子  
用小小的手帕的雲  
把鎖穴塞了吧

砂枕

砂的枕頭是容易崩潰的  
少女呵 大家整整行儀吧  
\*  
許多星兒看着哪  
把袒露的膝頭藏起來吧

## 一個女性

她脫下了她的帽子；她那剪得短短的，曾經梳  
理過的，有如一個孩子般的黑髮，鬚得厚厚的落  
着在她的頸上和耳邊。她起先很羞於見我；但介  
紹人對她說了一——

“來，跑出你的殼來吧！他不會咬人的。”(1)

她微笑着，而在一會兒之後，她便開始對我隨

意談說了。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末一種不安定的人。她連靜坐一瞬都不行，她站起來，跑到房裏去，又跑回來，低聲地哼着，時常笑，笑得很怪；她似乎並非因她所聽的什麼話而笑起來，却是因那經過她的腦筋的各種念頭。她那雙大眼時常勇敢地，明亮地，直截地望着，但有時她的眼臉却頹然地下垂着，而牠們的表情於是乎便即刻變得深沉，柔弱。(2)

我們瞎扯了兩點鐘。日光老早就消逝了，傍晚的光輝，起初是火樣，接着是紅亮，接着是幽白，已漸漸消溶而化爲夜了，但我們的會話仍在往下繼續着，有如繞着我們四週的空氣那末甯靜，那末平和。介紹人叫了一瓶萊茵酒；我們一塊兒喝着，不慌不忙地。音樂像先前一樣地向我們飄浮過來，牠的曲調似乎更爲甜蜜，更爲溫柔了，鎮中和河上都滿照着亮光。她突然任她的頭垂下，因之她的鬚髮便落到了她的眼前，她不再說話了，却嘆着氣。接着她說她要睏了，便走進屋內去。然而我却見她在關着的窗前站了好多的工夫，並沒有點蠟。月亮終於出來了，開始在萊茵河上照耀着；什麼東西都

變得或明或暗，什麼東西都變了模樣，就是我們這  
雕花琉璃酒罇中的酒也都映着神秘的光。風消沉  
了，宛如摺起了牠的兩翼而沉入安息；夜的芬芳的  
暖氣從地上一陣陣地冒了出來。(3)

這一例爲一個女性，分爲：1，她的相貌。2，她的動作，3，  
她和他的談話經過。

### 你說你愛我 (Keats)

你說你愛我；然而那種聲音，  
比晚鐘鏗鏘的時候，  
聖女對她自己唱的晚禱的經聲，  
還要莊嚴而清真——  
啊，真心地愛我啲！

\*

你說你愛我；然而那種微笑，  
好像深秋九月之旭日的森冷凄寒，  
好像你是聖邱比德座下的玉女，  
在嚴守齋戒節內的週間。  
啊，真心地愛我啲！

\*

你說你愛我；——然而你鑲飾珊瑚的朱唇。  
絕不吐出一點歡樂溫馨，  
從來不給人以銷魂的熱吻啊，  
比那海底的珊瑚還要無情——  
啊，真心地愛我啲！

✽  
你說你愛我；然而你的手，  
沒有那輕盈的擁抱的纏綿，  
就是當我熱情如焚的時候，——  
也還是像死大理石的森嚴——  
啊，真心地愛我啲！

✽  
哦，吐出一兩句如火的話罷，  
微笑呀，好像那一個字一個字都可以將我的  
    骨肉化成灰燼，  
像一切愛人應該的一樣的擁抱——啊，吻罷，  
在你的心坎裏，做永葬我的幽墳！  
啊，真心地愛我啲！

這一首戀歌充分的說明了女性的美姿。



## 洛萊神女 (Heine)

我不知怎麼一回事，  
我的心裏這麼動着憂思；  
往昔的一個荒唐傳說，  
我不能釋然地將牠擺去。

空氣涼爽，時已薄暮，  
萊因河的水靜靜地流着；  
山頂上光芒閃耀，  
爲夕陽的斜光所照。

絕代的一個麗人危坐山巔，  
她的容光煥發，  
她的金飾燦爛，  
她在梳她的黃金的頭髮。

她用黃金的梳梳她的頭髮，  
她一面梳着，一面唱歌；  
歌兒的聲調美妙絕倫。

入人的心，奪人的魂。

小舟上的船夫被歌聲捉着，  
心裏起了兇暴的愛慕，  
他不看山下的礁石，  
他只仰首，看山巔的高處。

我想着是小舟和船夫，  
最後一併的被水波吞沒；  
這就是洛萊神女，  
歌聲的魔力之所招致。

描寫一個美的女神。

## 女性戀的描寫

我聽見了一聲顫聲，宛如一聲斷續的嘆聲，而在我的髮上，我則覺得了一隻顫動得像片葉子的孱弱的身的微觸。我抬頭，望着她的臉。她是怎樣地突然一下子變了模樣呵。恐怖的形容已從她那兒消失了，她的眼睛遠望着，引我追隨着牠們望去，她的嘴唇微微地張開了，她的前額自得就像大

理石，她的髮髻溜到背後，好像被風吹亂了一般。我忘了一切，我把她一牽，她的手毫不抗拒地順從了我，她全身便都隨着她的手過來了，披肩由她的肩上落下，而她的頭輕輕地伏在我的胸間，伏在我的灼熱的嘴唇之下。“你的”，……她低聲說，幾乎只比耳語聲略大一些。我的兩臂不覺間已環抱住了她的腰。(1)

她仍然那末鬱鬱地待着，直到傍晚還被那種神情佔據着。有些什麼東西在她的心中進行着；是什麼，我却不懂得她的眼睛常歇在我的身上；我的心在她那謎樣的凝視之下徐徐地跳動了。她看來像很鎮靜；但我一望着她的時候我總要告訴她說別叫她自個兒興奮。我喜悅她；我在她那蒼白的面上，她那踟躕的，徐緩的動作之中找見了一種動人的美艷；但她却不知爲什麼總以爲我不高興。(2)

在這柔順的肅靜之中，只有那平順的海的單調的浪聲可以聽到。向着那玻璃窗，有橄欖樹的枝條在隱約地搖晃，爲日光照得銀白色的了，鼓舞着那輕翻的影子在白色的窗簾之上。有時候幾聲人語可以聽到，但都隱約不辨。(3)

走在扶梯上時，他倆互握着手；一級級緩緩地踱下去，有時停住了看看那些已被摧折了的花朵，有時又不約而同地大家轉過身來對着，像他倆還是首次會面似的。每人都在對方的眼裏反映着，顯得更大，更深玄，猶如更遙遠了，而被圍在一團似乎飄飄欲仙的影子裏。他們相互默然地粲然一笑，兩者都為一種不可名言的感覺的迷力所指使了。此種迷力，猶如蒸氣一般地化為了流質，像是無形地分佈到他倆生命之本質的全面積去。他們走向那欄杆去；他們立住了觀望四周，靜聽着那海音。

(4)

她喜歡感着我的手指輕輕地擦在她的臉上，擦着她那嬌媚的雙眼下的微皺起來的皺紋。而，眼睛閃着，如同一隻母貓似地圍在一起，她吼吼地叫着。(5)

以上。(1)女性的熱戀的表情。(2)女性的感動。(3)舞影。

(4)兩性戀的表情。(5)兩性愛的表情——女性的感覺描。

## 兒 童

在那孩子的蒼白的嘴角，浮出一絲沒神采的

笑意來；又因為他把頭低垂着，他那長而美觀的睫毛從上面被燈光映着，擲出牠們微顫的影子，在他的羸白的雙頰上。

她那睡容——去一個個檢她和我相似之點，幾乎檢遍了她的額，頰，咽喉間的微微的靜脈。她把頭反向在枕上橫着睡。她的小小的咽喉，從仰向着的顎下看來似乎圓圓的。米粒一般，小小的整齊的齒，在略開着的唇間閃着光。宛似她母親的長長的睫毛的影子一直遮到兩頰的突出處。似乎什麼尊貴的秀麗的花一般的嬌嫩和非常的端麗，表示在這孩子的姿態中。我不得不感到我的血並不受污的在那裏面流着。

那孩子將他的沉重的頭，靠住他媽媽的膝。他像百合花莖一般的嫩，好像不易於將頭支持在肩上似的。他的皮膚，是這樣地脆嫩，所以有些筋，像綠絲線樣地分佈着在裏面的都看得出。他的頭髮是這樣地淡而秀，因之差不多近於白色了。他的眼睛，溫柔而濕潤，像小羊一般，從那優美的長長的睫毛裏，露出那淡淡的藍色來。

這孩子的每種姿態都黯然地顯出他消瘦的四

肢的衰殘，牠們已在顯出一種不救的骨髓炎的病象來了。那項頸是長而軟，像一根已枯殘的花幹；那胸部，那肋骨，那肩胛骨，差不多全透過皮膚，可以看見的，造成一種角度，把影子拋在那空陷的部份，顯明得分外有力了；那寬放的兩膝看來是滿纏着經絡；那腹部有些膨脹，那肚臍突出，使得腰部的成角度的瘦削更格外明顯。

她在母親面前站住了，用了半如奇異半如感動的眼睛看了她一會；突然間她蹲了下去，坐在地板上，將小臂膊圍抱了她的雙膝，在她的脚和手上親了許多的吻。她把手從臉上移開了，化石似的坐了幾分鐘。那女孩小嘴的甜蜜的親吻使她燃燒起來，宛如地獄中的毒蛇繞住了她向她身上亂爬，這個跪在她身前的小孩的熱愛撕碎了她的心，使她的良心感到劇痛……

## 死 孩

那小屍體顛露出來了，僵筆筆地躺在那硬的沙灘之上。那是一個八歲或九歲的，很瘦的，很脆弱的小孩的屍體。他的破舊的衣服，如襯衣，藍褲，

紅帶，和軟帽等等，他們把來細做一束，放在他頭下當枕頭用。他的臉色，略為帶點兒青白色，鼻頭是塌的，前額是突出的，睫毛是很長的，嘴是半開着的，嘴唇是青紫色的，從裏面看得出那稀朗的間隔着的白的牙齒。他的顎頸很細如像衰萎了的花莖似的，顯出小小的摺皺。手臂的肌肉是很弱的，手臂是細長的，有一層黃色的汗毛長着的，像初出殼的小鳥兒身上的細毛似的。他的肋骨很顯明地現出來，胸前皮膚的中央，有一條黑線；肚臍突出像一個繩結。那腳，稍為有點兒腫了，也是同那手樣的，是黃稀稀的顏色；那小手已經僵硬了。手上有許多的痣，白色的指甲，開始變青色了。在左臂上，在大腿靠近腹部的地方，和下面膝彎上，都發現紅的點兒，這小屍體上一切特別的現象，在他眼中，都呈現出一種異常的表記，永遠地固定着在死的嚴酷上。





## 第十卷

# 對話與戲劇

\* \* \*

### 對話方式的種種

有一次，娜它夏來了。她看見母親，非常歡喜；  
和她接了很長的吻。過了一刻，突然的說：

“我的媽媽死了呢，——死了呢，怪可憐地……  
……她搖了搖頭，很快的揩了眼淚，繼續着說：

“我的媽媽真可憐，——她還不到五十歲呢……  
……一定還能活下去的，……”可是一方面想來，死了  
反而可以安逸些。老是一個人，誰也不去理她，誰  
也不去愛她，一天到晚地害怕着爸爸的斥責。那樣  
也可以算是活着的嗎？……不論誰，都在希望着好  
的事情，可是我的媽媽，那是除去屈辱之外，什麼  
希望都已沒有的了。……”

這是對話的第一種寫法。把一個人要說的話，一直寫下

去，同時在對話的段的地方，加上動作的說明。所以，在這裏，本來是一節話，而被寫成二節。在開始以及中部加上了兩個說明。

“可不是嗎，娜它夏姑娘！”母親想了一想說：“人們都是期待着好的事情而活着的。假使期待的事情沒了，……那還有什麼生活呢？”母親親熱的握着姑娘的手，問她：“你現在祇有一個人了？”

“一個人！”娜它夏低聲的回答。

母親沉默了一下。突然的帶着微笑說：

“不妨的，每人是不止一個的。他的後面，一定會有許多人跟着的。……”

這是對話的第二種寫法，第一種，是一氣的寫完，說明另成段落。這一種却不然，在一節連續的談話中，插入說明的一部分。母親所說的一節話，就插入了兩個說明。一是“母親想了一想說。”二是“母親親熱的握着姑娘的手，問她。”至於第一種方式說明加在前面或後面是可以自由的。

“在當中的窗上敲四下……”

“四下？”尼古拉仔細的問：

“最初三下是這樣的……”

彎了手指，帶數的在棹上敲着。

“一，二，三，過一刻，再敲一下……”

“懂了。”

“裏面有個紅毛的鄉下人出來，問你是不是要請產婆……那時你和他說從工廠裏來就得了……這樣，什麼都不講也能知道的。

這是第三種寫法，接連的對談一下，不加說明（這裏加一個說明“潑了手指……”是例外的），表示對話的沒有停頓。

第二種中間插入，就是表示在那些地方，稍有停頓的意思。

農民們紛紛挨擠，紛紛的議論起來。

“他的話是對的！”

“叫署長出來！署長在那裏？”

“巡警騎馬去叫了……”

“到那兒去叫呢，那個醉鬼！”

“叫署長不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騷擾漸次的擴大，聲浪逐漸的增高。

“講下去，我們保護你……”

“放了他的手……”

“兄弟，那是不必的！”

“解了繩了，有什麼要緊呢？”

這第四種，是寫羣衆的語言方式的簡單的一體，不註明

說的人是誰，祇寫出有那一些語言，讀的人自會理解這是大眾的話。

羣衆睜着憂鬱的眼睛，默然的站着。他們上面，好像照了一層不能看見的東西，那廳裏面跑出一個巡警用他喝醉了的聲音喊道：

——誰在那兒講話？

他忽然跑下階段，扭住羅平的頭髮，將他前後的推撞。

——你講的？忘八東西！是你吧！

羣衆動搖起來。母親無力地掛倒了頭。忽然，又聽見了羅平的聲音。

——好，善良的人們，大家看吧！……

——閉嘴！——巡警在他耳上打了一掌。羅平幌了一下，聳了一聳肩膀。

——縛住了手，儘可讓你打的……

——鄉勇！將這忘八帶下去！大家走，不准站在這兒！——好像吊在肉片前面的警犬一樣在羅平前面跳着，在他臉上胸上，用力的打着。

——不要打了！——羣衆裏面有人喊。

——爲什麼打人！——其他一個聲音和他應

和。

——擠上去吧！——藍眼睛的鄉人點頭說着，慢慢的走上前去。母親用她善良的眼光，對他望着。重新掛倒了頭，吐了口氣。巡警裝腔作勢的走上階段，揮着拳頭，威嚇一般地說：

——帶到這兒來。叫你們走開！……

——不行！——羣衆裏面發出了一聲有力的呼喊。母親知道，這是藍眼睛的聲音。——大家聽着！不要給他帶去！到那裏去，一定會打死的！打死了之後，又會推在我們身上的，不准帶去！

——弟兄們！——羅平說：——你們不看一看自己的生活嗎？你們怎樣的被人剝削，怎樣的被人欺詐，難道不知道的嗎？不論什麼事情，沒有你們是不行的！你們，是地上最有勢力的人！可是，你們的權利呢？除出餓死之外，不是什麼權利都沒有嗎？……

這第五種，是寫羣衆語言方式複雜的一體，動作，語言，以及其他各方面，都一一的涉及。這一節描寫的，就是羣衆與警察的衝突。

“哼！他做出了！”——（他把手放在額上）“甚

麼事情嗎？嚇！”

“把眼睛睜開吧。”

“她嗎？嚇！”

這第二個“嚇”字比第一個更帶些鼻音了。他把眉頭緘了一下。

“嚇！”——（這一個“嚇”字完全是特別意義，並且另外是一種很低的音調）。——“會那樣嗎？……我怕是太把眼睛睜開了！”

這第六種，是說明對話除加動作等等的說明外，就是對於聲音，也一樣的可以加詳細的解釋。——寫出對話的更深刻的神情來。

於是他就握住了她的手，她也不縮回去了。

評判長還是在演說：

——良好的農作物放在一處！

“前次例如我到你家裏來時……”

——是給他的。

“我那裏知道竟能陪伴你？”

——七十佛郎！

“百多次我都打算走了，但我竟自追隨着你，我遂留住下來。”

——肥料。

“我將這樣留到夜晚，明天，別的許多日子終我一生！”

——給他一面金褒章！

“因為我在女人社會中簡直不曾尋着一位如此全美可愛喇。”

——給……

“因此，我便要保存下你的紀念。”

——爲一個西班牙種的牝綿羊……

“但你却會把我忘記的，我將一掠過去，就如一個影子似的。”

——給他的……

“哦！不然，可是嗎，我或者留有一些東西在你的思想中，在你的生命中？”他將她的手緊緊地握着，他覺得那手又熱又顫，同一隻生擒的斑鳩要掙着飛走一樣。可是，這或者是她強勉要擺脫，或者是她回答這種情感的表示，她便在她指尖上做出一種動作。他叫道：“啊！多謝！你不拒絕我！你是好人啊！你懂得我是你的人了！讓我看看你，讓我瞻望你！”

這是對話寫法的第七種方式，是在兩性對話之中，插入第三者的語言，即台上的講演。方法是台上的講演用“——”代了，而台下的對話則用括弧號。

## 對話的神情

太陽起的很高了，耶可向隔壁人家借了一輛車，把馬華送到醫院裏去。那天病人不多，她只等候了三個鐘頭，招呼他的，不是醫院，却是他的助手馬克森，尼可拉伊罌；耶可很高興，因為這位助手先生雖是一個好鬧的酒鬼，人都說他的本領比醫院高明的多。

耶可扶那老婆子進診室，說道：“您好呵！馬克森，尼可拉伊罌，對不住，要來白煩你了。但是你瞧，我的老伴病了，正是人家說的，我的終身老伴……”

那位助手先生皺着花白的眉毛，一手撚着鬍子，動手驗看那老婆子，馬華坐在一隻鼓凳上，曲着背，瘦皮包着老骨頭，鼻尖突出，張着嘴，很像一隻將要喝水的鳥。

助手先生慢吞吞地說：“是呵……流行感冒，



也許帶點寒熱。鎮上現鬧着腸壅扶斯哩。……我那能辦呢？她是一個老婦人了。……多大年紀了？”

耶可答道：“六十九歲”。

“夠老了。很是時候了”。

“自然那！您的話是不錯的；但是，你不要怪我說一句話：虫蟻尚且貪生呵。”

助手先生答話的神氣很像是她的生死全在他手裏。他說：“我教您怎麼辦，朋友；給她頭上紮一塊冷濕布；拿這點藥粉去，每天服兩次。再會罷。”

耶可看那助手先生的面孔，就知道不妙；知道什麼藥粉也救不了馬華的病，知道她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準要死的。耶可走向前，輕輕的撞着助先生的手腕，映一映眼睛，低聲說道：“是的，馬克森，尼可拉伊盟，但是請你給她放放血罷。”

他回答道：“我沒有工夫，朋友，沒有工夫，帶了你的老婆子走罷！”

耶可求他道：“求你做這一點好事罷。你自己知道，這種藥粉只醫得肚子裏的毛病；可是她是重傷風呵。向來醫傷風，總是放血的。”

那時助手先生已喊第二個病人了；一個鄉下

婦人抱着一個小孩應聲進來。他向耶可說：“走開去！”

耶可又求他道：“至少請你試試水蛭罷。我將來永遠向上帝替你禱告。”

助手先生氣了，喊道：“別再開口。”

耶可也生氣了，臉上漲紅了；但他不再說什麼，扶了馬華出去，他把她扶上車後，回頭怒目望着醫院，很輕蔑地罵道：“什麼東西！他給有錢的人放血；沒有錢的人，他連水蛭都不肯用！什麼東西！”

這一例，可以說明對話的神情。一種是耶可的態度從軟弱到剛強，一種是醫生的語言的態度改變。兩種相互對照，極有趣味。就在這對話之中，可以看到人們對於人生的理解，和對話的神情描寫方法……不一定要加說明，就從對話本身，也是可以指示出的。

## 黃鶯與燕子

燕子：可憐的小鳥，我真替你難過！

黃鶯：呵！爲什麼？

燕子：……做人家的囚犯，終日關在樊籠裏。

黃鶯（用嘴啄生菜）：沒有什麼呀！

燕子：你不認得空間的廣闊，和蒼天的美麗。

黃鶯：我在這裏也見得到。

燕子：你見得到，但你依然嘆息不已，你爲天空而憔悴！

黃鶯：一點都沒有這樣想過，在那個地方，便覺得那地方好。

燕子：你不想向空而飛麼？你不想穿破蒼穹，展開兩翅麼？

黃鶯：不要胡想，你要我跌落地下麼？

燕子：我常常直向無窮際的宇宙衝去！

黃鶯：未免太高了。

燕子：我常常呼吸精氣而微醺！

黃鶯：我看出來了，……你時時是爛醉的。

燕子：可憐的畜生，唉，他不曾會意！

黃鶯：爲什麼你一定要我離開這裏呢？我在這裏，何等安閒啊。

燕子：你在籠中，自己做不得主。

黃鶯：何等的錯誤！

燕子：這些木柵……

黃鶯：不過是幻想罷了。

燕子：然而……

黃鶯：請你相信我，這個籠只是一種餌品，我是黃鶯，我要開門，我可以隨便拉開。

燕子：爲什麼你不實行呢？

黃鶯：因爲我愛舒服，我在這裏，飲有得飲，食有得食。

燕子：我獵取甘美的蒼蠅和蜘蛛而食，你從那裏可以攫得這些好東西？

黃鶯：這些獵獲品太滋養，會使我結腸，並且我是不食肉的。

燕子：你有什麼消遣？你轉來轉去，只是這片小地方。

黃鶯：我這裏有個小鞦韆。

燕子：我呢，我可在風中浮盪。

黃鶯：那太傷肺了！

燕子：你不覺得榮幸，若你能夠和我一齊飛翔麼？

黃鶯：啊！姑娘！一點不覺得。（附註：燕子法文係女性的。）

燕子：我太不漂亮了！

黃鶯：我是，這樣已經夠了。

燕子：可憐的小鬼！

黃鶯：這是無須你替我難過，你自己辛苦得很，纔能生存。我呢，我不用自求，人家自然天天會送東西來。你要奮鬥，詭騙，遠行。我呢，我的糧盒裏未曾空過。我有個小管，以備洗濯我的華羽。我又有枝白骨，以備磨礪我的嫩嘴。我睡，我食，我跳躍，我歌吟，我度這樣的生活，已經夠幸福了。

燕子：那麼，你永遠不出來麼？

黃鶯：我沒有這樣愚蠢，凡人有了好地位，就要好好的保住。

燕子：他太麻木了，他視他的籠子和寶座一般。喂！你不想結婚麼？

黃鶯：做什麼？

燕子：找一位同伴，不好麼？

黃鶯：謝謝你！爲要我分一半穀粒給我們的同伴！

燕子：太自私了！

黃鶯：有何話可說，我不同你一樣，并且我討厭這些意外的人。

燕子：你或者有道理，你太奇怪了！

黃鶯：唉！好的！有什麼！我是不得已的！

燕子：我老早就是這樣說，老實的講罷，你簡直不像一隻鳥。

黃鶯：不像一隻鳥！我的兩翼呢？

燕子(飛起了)：你可以將他摺起來，我的好朋友！像你這樣子，要他幹麼？

這是最後的關於小說中對話寫法的一例，是通篇均採用對話的體裁，而加上說話的“黃鶯”和“燕子”。短的作品是常常可以採用這種手法的。爲着要了解這一體裁怎樣應用在寫對話故事方面，特將巴比庵的這一篇全文引用如上。

## 戲劇的對話

瑩娜 沒有什麼……爸爸，我們要得生活下去。闊珈，我的闊珈……

塞爾該 假如太陽低垂了一些，他們許要把牠熄滅，——好在黑暗裏滅絕。他們奪去了我的兒子！他們奪去了光明。(跺腳)

(皮莎和瑪露莎跪下，哭喊着，並且抱着瑩娜亞德山德夫娜。塞爾該尼古拉維奇走開幾步又走回來。)

瑪露莎 原諒我，爸爸。

塞爾該 不用哭喊，不用，我們還有思想，我們還有思想。哦，思想幫助我們吧！……是的，我必要終老勤勉！

瑩娜 悶斃！

塞爾該 這沒有什麼。生命，哦，生命無處不在。正在此刻，在這一瞬間——是的，就在這一瞬間！——有人生了——正像尼古拉一樣，哦，還好過他——宇宙裏沒有匹敵的。

.....

瑪露莎 我要回到人世生活。

塞爾該 去！把你從生命那裏收受的東西還給他！交還太陽他的溫暖！你要如尼古拉一樣死亡，你要如那以自己的無量的幸福的靈魂來保存永遠閃耀的火焰而死亡的人們一樣死亡。但是因着你的死亡你要獲得永生。往星中。

.....

塞爾該 (兩臂伸向星辰) 祝福你, 我的遠方的不相識的朋友!

瑪露莎 (兩臂伸向大地) 祝福你, 我的親愛的受着苦痛的兄弟!

登娜 闊珈!……闊珈!……

這就是戲劇的對話, 和對話式的小說是相同的, 所要注意的, 就是這樣的對話, 戲劇的對話, 在對話時的動作, 要同時寫上, 使演員得以懂得如何做。同時, 對話, 戲劇中的對話, 是絕對的要經濟扼要的。

羅伯池 你們就不想聽我說的話了嗎? 你們要聽勞司的話, 聽老頭子的話, 却不肯聽我說的了。工會的哈刺司騙得你們那樣好, 你們便要聽他的; 倫敦來的那幾位理事的話你們怕也高興聽罷? 啊! 你們在呻喚! 呻喚甚麼? 你們是喜歡他們的腳踏在你們頭上的嗎? (白爾金張起手拐把羣衆排開向演臺走來, 帶着沉着的悲憤) 白爾金, 你好像要來打破我的牙巴啦。你讓我說罷, 說了之後你高興時再來打我。(白爾金立着不動, 悶沉沉地) 我難道是一位騙子, 是一位怕事的人, 是一位謀反的走狗嗎? 假使我是的時候, 我敢決定, 你們是一定喜



歡聽我的。(騷音止息，死一般的肅靜)在這回的罷工期間，你們立在這兒的人，有一個比我得得更少的嗎？有一個比我損失得更多的嗎？自從這次發難，你們有一個人捐過八百鎊錢的嗎？好，你們說，有這樣一個人嗎？安默司捐過多少錢——十鎊嗎？五鎊嗎？一個銅板嗎？你們要聽他的話，他有甚麼話好說的呢？他說：“沒有人能夠誣枉他，說他是不相信主義的——(辛辣的嘲弄)——然而天老爺一說‘不要再過分了’的時候，那就是違叛天理的了。”我告訴你們，假如一個人他不能向着天老爺說“你能夠的時候，就請替我除掉這種災難！”——(有些得意的神氣)——那他的主義不過是喫飯主義而已。安默司說：“哦，但是，一個人是應該純潔，忠實，公正，慈和，向着天老爺脫帽敬禮！”我却對你們說，天道是決不純潔，決不忠實，也決不公正，決不慈和的。你們住在山那邊的朋友們，落雪的晚上你們疲得要命地走回去——你們在路上不是每一步路都要提心吊膽嗎？你們難道是信賴着大慈大悲的天老爺的慈悲，完全是閉着眼睛在瞎走的嗎？你們要那樣幹的時候，你們立地會曉得天老爺會

給你們個甚麼賞賜的。我老實對你們講——(以拳頭擊案)——只有和天老爺反對的，一個人纔能成爲一個人。安默司說：‘你們投降了罷，走去向你們的仇敵叩頭，或者你們的仇敵會給你們一點喫剩得的麵包。’

羅伯池 我們所爭的不在這麼短的一點點兒時間，(騷音止息)不是我們自己，爲我們自己這點小小的身軀，和你們的缺乏，我們爲的是千百年代後的後來的人。(莊嚴的哀詞)哦！朋友們嚙——你們看在你們後人的面上罷，不要滾些石頭去打在他們的頭上，不要把他們的天地弄得愈見黑暗，不要把他們沉沒在苦海裏面去了。你們可憐他們後來的人罷，我們現在所能受的頂兇的痛苦，在他們後來的人怕還是頂輕便的呢！(激昂地)自從天地開闢以來，在我們自己的身上，在我們妻子的身上，在我們兒女的身上，把我們的生命吸去了的那有吸血的嘴唇的人面鬼，我們要能夠把牠擺脫掉呀！(把激昂的調子放低來，但是聲調極沉重而嚴毅)我們假如沒有這樣的人心，敢去和那吸血鬼面對面，眼對眼的對抗，把牠打倒一直要叫牠求饒，

那牠永遠是要吸取着我們的生命；我們只是永遠不能翻身（聲音小到幾乎不能聽見）永遠是連狗也不如的呀。

（極端的肅靜，羅伯池屹立着把身子微微搖動，兩眼灼灼地看着羣衆。）

這二段對話，可以使讀者理解，關於動作的紀載不僅是在對話的開始或結束處，在一段對話之中，如果作者認為有必要，也是隨時可以加動作的說明。

屋內深黑，一切靜止。一羣老太婆包着奇怪的面布，她們那付灰色側面影像顯得很陰慘，彷彿一堆灰色的躲人的老鼠；這所又大又高的屋子的形象也是如此。老太婆們輕聲談着話，互相的嘻笑。

老太婆們的談話。

“我極喜歡曉得，我們那個女朋友生的是兒子還是女兒？”

“難道你們看來還不是一樣麼？”

“我很愛男孩子。”

“我可是愛女孩子呢！她們總是坐在家裏頭，等着人家到她們那裏來。”

“那末，你愛不愛上人家闖門去呢？”

老太婆們輕率的笑了。

“他知道呢。”

“他知道呢。”

靜默。

多數人的談話，和在小說中用一樣的方法，這方法，在戲劇上去應用，也是可能的。安特列夫的“人之一生”應用這方法的地方最多。這裏，特錄出“人之一生”第一幕開始的地方的對話，來作為說明。

### 第三場

費爾德的牢房，白壁，一丈三尺寬，七尺深，九尺高，圓頂。地面上鋪着發亮的黑磚。在一面的壁下正中的高處有格子窗，裝着不透明的玻璃，有通風的氣孔。在相對的一面正中處有狹門一。一隻角落裏放着一床草褥，寢具是捲好了的（兩張毛毯，兩張鋪單，一床被蓋）。上邊有一個弧形的擱板，放着一本聖經和幾種小冊的信仰集之類，堆成一個對稱的金字塔形；還有一個黑的頭刷，牙刷，一塊洋鹹。在別的一隻角落裏一架木床倒依在壁上。一個黑暗的氣孔在窗下，一個在門上，費爾德的工作

上量着。在窗下停止着了，揭起一條鉛筒的蓋子向筒裏窺視。天色差不多快要墨黑了。筒蓋突然由手中墜下，發出一種騷音——只這一聲破了獄中的沉默——他立着留心注視掛着襯衫的牆壁，襯衫在暗中愈有白意——他好像在那兒看見了甚麼人或者甚麼物件一樣。拍搭的一聲玻璃後的牢光發亮了。牢房十分明亮起來，費爾德只是喘氣。

突然之間從遠處發出一種聲音，一種打着厚的鐵板的鈍重的聲音。費爾德驚得倒退，好像不勝着這種突然的騷擾的樣子。但是這聲音漸漸高起來，好像有一乘軍用的貨車向牢裏滾來的一樣。這聲音漸漸把他同化了。他開始一寸一寸地移向門次。打擊的聲音從一室傳到一室，愈傳愈近了；費爾德的兩手移動起來；好像他的精神已經和這打擊融合了的一樣，聲音漲大起來，一直好像走進了這間牢房。他突然輪起他的拳頭。猛烈地喘息着，把身子貼上門去打起門來。

### 幕 下

這是高爾斯華綏的“法網”的第三幕第三場全文，這兒

沒有一個對話，所有的全是動作，舉出來，讀者可以理解在戲劇中，也可以有無言之幕，全是動作之幕，是一種特殊的手法。

## 戲劇中的人物

（外面辦事室的門拉開了，聽差施危德走來，隨把房門掩上。是一位蒼白色的十六歲的青年，頭髮剛硬）

（洪南薇走入，身材高長，年紀有二十六歲，衣服不甚華麗，黑眼黑髮，面孔像象牙般的白嫩而明顯。十分穩慎地立着，姿勢和態度有一種自然的莊嚴）

（費爾德從外辦事室進來。他是一位蒼白的，美豐姿的少年，目光靈敏而稍含驚意。向書記室門走去，立着躊躇不決）

（費爾德走後，柯克森緊緊釘着那道門，搖起頭來，正要坐好寫字的時候，霍華特從外面的辦事室走入。三十五歲的有教養的男子，聲音悅耳而嫵婉）

因為說到戲劇，這裏再舉出戲劇中的人物描寫的例，就

是作者，戲劇的作者，在寫作戲劇時，必需要把人物的姿態，性格，以至於語言聲調等等一一說明，使讀者演者都能更進一步的了解。

## 戲劇場面的說明(一)

### 第一幕

正午。安德武家之食堂，壁爐中炭火熊熊。爐之一側有雙門通客廳，別側單門一，通外廊。室中長餐桌一，無桌布，作為會議席。首席總理席上，坐着約翰安東尼，年老而肥壯，鬚髯新剃，神采煥然，髮濃而白，眉濃而黑。動作殊迂緩而無力，唯兩眼則炯炯有生氣。其旁有一杯白水。其子愛德昂坐右側閱報，年已三十，貌甚莊重。其次為汪克林，眉峯聳出，髮已斑白，低頭整理油印紙數張。滕齊秘書，身體矮小，神經質的男子，兩頰蓄有頰髭，立於其旁相助。在汪克林之右為安德武，工場管理，外貌閉靜，顎長而挺直，目光鎖定。斯干突爾白里(下略稱斯干)背爐而坐，身長，面色蒼白，眼神無力，髮帶灰色，齒已禿落，斯干與工場長之間有二空位。

### 第二幕

## 第一場

三點半鐘的時候 羅伯池小屋的廚中燃着微微的爐火，廚房是清潔而整飭的，用具全無妝飾，磚底，白粉牆，牆上多為煤煙所燻染。爐上有水壺一。爐之對側有戶口，現出一片凝雪的市街。木檯上茶杯一，杯下有茶托，茶壺，小刀，麵包盤，乾酪盤各一。爐畔有舊的靠椅一張，羅伯池之妻裹着一牀毛氈坐在椅上。羅妻瘦削，黑髮，年約三十五歲，眼光表示堅忍的精神。髮末盤成髻子，只用線條紮着垂在背後。言沃之妻亦坐在爐畔；髮紅，面闊。勞司之母坐在木檯旁邊；勞母乃一灰白色的老嫗，一頭銀髮。白爾金之妻立於戶口旁邊，表示將去的光景，面色蒼白，身小而緊縮。美紀（安獸司之女）二十二歲的姑娘，頗有面首，頰骨高，兩眼陷入，散髮濃黑，坐於別一椅上，兩肘靠着木檯，以手抱着顏面。美紀只留心諦聽，不言亦不動。

## 第二場

四點過鐘。昏黃中一羣工人聚集在開曠的溼泥的空場上。外面有鐵網圍住，網後是運河的高堤，河畔泊住一隻遊艇。遠處為水沼，一帶雪覆着



的遠山。工場的高牆從運河邊上橫經過廣場，在牆角上有木桶和木板砌成的粗糙的講臺，哈刺司立在講臺上。羅伯池略從衆人離開，背靠着牆壁。在河堤路上兩個舟子在那兒作壁上觀，漠不關心地吸着煙。

### 第三幕

午後五時。安德武的會客廳，陳設華美，茵尼德夫人坐沙發上做嬰兒的衣裳，愛德昂在室中央處細脚小桌旁，玩弄一個磁器的匣子。兩眼定着通到食堂的雙門。

## 戲劇場面的說明(二)

### 第一幕

七月的清晨，霍傑牟與霍華特辦事處的書記長室。室中陳設舊式，紅木桌椅與皮櫈等均已用舊，周圍環以洋鐵箱和種種圖表。室中有門三道。兩道在一側的中央處緊相隣接。此兩門中之一道通向外面的辦公室，辦公室與書記長室僅隔一道板壁和玻窗；門向辦事室內推開時，寬闊的外門通向本建築物的石梯。此兩門中之其他一道通書記

室。第三的一道通霍氏父子的居室。

書記長柯克森坐在桌旁加算簿記中的數字，默默地向自己數出數來。六十歲的年紀，帶着眼鏡；頭禿而矮，面貌忠實而臃蹙。穿一件很舊的黑色禮服，點子花紋的褲子。

## 第二幕

法庭，十月某日之午後，有濃霧——庭上聚集律師，法律顧問，記者，庭丁，陪審官等多人。費爾德坐在大而堅硬的被告席上，左左各坐着一位看守人，但是看守人全沒有留心，好像連費爾德的存在都不曉得的一樣。費爾德剛好和法官對面坐着，法官超然於法庭的喧囂之上，好像連甚麼都是無關心的光景。檢事克禮勿已過中年，面色枯黃，戴的假髮和面色一樣。法定律師傅羅牟，年青而身材高長，顏面新剃，雪白的假髮。旁聽席中坐着傑牟，華特，高禮，已經見證過了。包探魏司德剛好離開見證席。

## 第三幕

### 第一場

監獄。一座裝飾簡單的房間，有兩道大的格子

窗，俯瞰着囚人的運動場，囚人等穿着有箭印的黃衣，無緣的黃帽，排成行列，彼此相距一丈的光景，迅速地在三合土上所畫就的蛇形白線上走着。兩個看守人穿着青的制服，尖頂帽，帶劍，在囚人中竚立着。房壁已被風雨剝蝕，書櫥一，盛着許多公式文簿，碗櫥一，在兩窗之間，一張監獄的圖形掛在壁上，一個書桌堆着許多文件。聖誕節的前夜。

## 第二場

監獄中簷廊之一部。壁上在一人的肩頭高處塗以綠的顏料，上緣以一條深綠的橫線爲界，在此線上純係白色。地基係用黑色的石板而成。日光從邊上的一垛嚴重的格子窗間透入。現着四個牢房的房門。各座牢門上在一人眼的高處各有一個窺伺的小圓洞子，用一小小的圓板蓋着，圓板揭起時可以窺見牢房的內部。壁上在各座牢門旁邊，掛着一個小小的方牌，上面寫着罪人的姓名，號數，與罪狀。

上頭第一層與第二層簷廊的樓板之鐵骨可以看見。

監獄訓導是一位有鬚的男子，身著青色制服，

上繫腰圍，垂着些鑰匙，剛好從一座牢房走出。

### 第三場

(詳見本章前“第三場”)

舞台又現着柯克森的辦事室，兩年後的三月的一天清早十點前幾分鐘的光景。門戶全部開放着。施危德已略略生出鬚髮，在室裏收拾着。把柯克森桌上的文件整理好了；又走到有蓋的盥漱台去，把台蓋揭開，照起鏡子來。正在照着鏡子的時候，洪南薇從外邊的辦事室走入，立在門口。在她平素的冷淡之中表示出一種歡快的興奮的神氣。

以上兩個場面說明——前者採自高爾斯華綏的“爭鬥”，後者採自他的“法網”——由此可以看到戲劇每場開始的時候，作者應加上如何的說明。長劇普通四幕，亦有作三幕者，每幕普通不分場，但在必要時，也可分作二場或三場。

## 人物表與時間地點(一)

### 劇中人物

霍傑牟	} 律師
霍華特 傑牟之子	

羅伯特·柯克森 書記長  
 威廉·費爾德 書記  
 施危德 聽差  
 魏司德 偵探  
 高禮 出納課員  
 符樂德 法官  
 哈羅池·克禮勿 年老的律師  
 赫克多·傅羅牟 年青的法定律師  
 黨松上尉 貧賤維多利亞勳章 監獄官  
 休符彌勒大師 獄中教士  
 愛德華·克來孟油 獄中醫師  
 伍德 看守長  
 莫阿南  
 克里普東 } 囚犯  
 奧克李亞梨 }  
 露滋·洪南薇 一位女人

其他律師，法律顧問，旁聽者，庭丁，記者，陪審官，看守人，囚犯等多人。

## 時代——現代

第一幕 霍傑牟與霍華特之事務所。七月的  
清晨。

第二幕 裁判所。十月的午後。

第三幕 監獄。十二月。

第一場 監獄官的辦事室

第二場 走廊

第三場 獄室

第四幕 霍傑牟與霍華特的事務所。兩年後  
三月的清晨。

### 人物表與時間地點(二)

#### 目 次

第一幕 工場長家中之食堂

第二幕 第一場 工場旁羅伯池茅房中之廚

第二場 工場外之空地

第三幕 工場長家中之客廳

此事發生於二月七號下午，自正午至午後六時之間，在屈勒刺塞鉛板工場附近，工場在英格蘭與威爾士地方交界處，在此有長期的同

盟罷工，經歷一冬未得解決。

### 劇中人物

約翰安東尼 (屈勒刺塞鉛板公司之總理)

愛德昂安東尼 (約翰之子)

佛來德里威爾德

威廉斯干突爾白里

沃里夫汪克林

} 公司之理事

亨利滕齊 (公司之秘書)

佛郎西司安德武 (工學士，工場管理)

西門哈刺司 (工會幹事)

大衛羅伯池

吉姆司格林

約翰白爾金

亨利安默司

喬治勞司

} 工人代表

亨利勞司

紐亦司

賈可

易芳時

鐵匠

} 工人

大威士  
紅髮青年  
劍龍

佛羅斯特 (約翰安東尼之侍者)

茵尼德安德武 (佛耶西司安德武之妻，約翰安東尼  
之女)

恩尼羅伯池 (大衛羅伯池之妻)

密西施勞司 (喬治與亨利之母)

密西施白爾金 (約翰白爾金之妻)

密西施言沃 (一位工人之妻)

安德武家所用之女婢一人

美紀安默司 (亨利安默司之女)

紀恩 (美紀之弟，十歲小童)

罷工之羣衆

這二例是戲劇人物表與地點時間的說明。前者採自“法網”，後者採自“爭鬥”，二者所採用的是兩個不同的方法，前者較普通。

### 劇中人之性格與穿扮(扮演人須知)

知事 居官甚久，人極明敏。雖有時受賄，然居嘗



嚴正，遇事極認真，幾與道學先生相去不遠。言語不急不徐，輕重多寡，恰合分際。每發言必中肯要。而其爲人，則以初次出任下級官吏之故，職務繁苦，既形粗魯，且覺暴厲。顏色忽驚忽喜，忽而卑躬折節，忽而倨傲王侯，變化神速，令人莫測。服飾平常，着馬靴。髮頗整齊，色斑白。

安娜 爲知事之夫人，頗嬌好，固一半老之徐娘也。略解詩書，頗知禮義。性喜動，而嬌矜逼人。時能折服其夫，但僅於細微末節，及笑談中耳。戲中凡四更衣。衣飾各異。

赫列斯達苛福 係一二十三歲青年。身軀頗瘦小，性微魯鈍，極少主張，蓋衙門辦事不力之人員中，彼其一也。言語動作，不假思索，一事之發生，毫不顧其終始。措詞簡斷，意難預測。扮演此人者，須作出十分真誠，十分坦率之狀，方爲上乘。服飾以新式時裝爲宜。

何喜卜 爲其僕。與一般老年之舊僕同。俯首侍立，其貌唯恐不恭，行極規矩，常以禮法自持。往往在主人前勸善規過，語近和平，詞甚簡斷。且時責其主人之非，若較其主人聰明然。故戲中獨先參透

知事之誤認也。但不喜多言，亦樂其誤認耳。衣服以灰色或藍色之舊者爲宜。

波不稱與多不稱 二人身材短小，最好事。性甚相近。同着短褲。語極急，每發言必聳肩舞手。多不稱較波不稱略爲正派；但波不稱比多不稱稍活潑。

阿莫斯 爲縣中之審判官，讀書約五六本。頗信仰耶蘇。惟甚疑猜，故每吐詞必有分寸。扮演人應於面際常現有意味之色。聲音重濁，語每延長，如一破舊之自鳴鐘，必先散沙音而後始鳴也。

阿切密 爲縣中醫院院長，身軀極豐滿。心無曲折，頗粗笨，猶喜小奸小詐，用其欺騙。好沉思，勤於工作。

郵務局長 其爲人本乎天真，純爲誠樸。

其餘扮演諸人，難以盡述，總在因時制宜，求所以悅衆目耳。

扮演諸君，於末場時，最宜注意。末場傳達之數語，應如風馳電掣，使衆人忽大驚，全場人員態度，應於同時盡變。衆婦女驚異之聲，亦須一齊嚷出，如一人發聲然。若稍疏忽，則全戲佳境，皆難入妙矣。著作人歌戈里附誌。

這是人物時間地點說明的又一種，比較不普通的作法，這方法，是把劇中人物談和劇內分別介紹的人物的年齡，性格，態度等等綜合的寫在一起。

## 序 幕

有一個全身灰色的人，名叫“他，”在那裏說着人的一生。一間空洞洞的，四方形的大屋，連門窗都沒有。屋內一切都是烟灰色的，具着同樣的色彩：灰色的牆，灰色的頂棚，和灰色的地板。一條平均的，軟弱的光線從無人看見的地方那裏流將出來——這種光線也是灰色的，一色一樣的，顯出幽幻的景象，散不出黑影和亮光來——那個全身灰色的“某”人，本來靠在牆上，幕開時便無聲無息的離開那個地方。他穿着一件寬大而且不合式樣的灰色外套，顯出一個巨大的軀幹，“他”的頭上蒙着一塊灰色布，他的深色的影色蓋住了臉的上部。“他”的眼光人家看不見。所看見的不過是兩頰，鼻子和尖形的下顎，——都是又大又重，彷彿從灰色石上砍下來的一般。“他”的嘴唇緊閉着。他微抬着腦袋，用一種堅硬而且冷淡，失去驚擾和恐怖的聲

音開口說起來——彷彿被雇來毫不經意的讀“命運”的書的人所說的話一般。

——“來到這裏散悶和笑樂的諸位看客，請你們看着吧，聽着吧，那個“人”的全生要在你們面前次第的經過，從黑暗的“開始”，直到黑暗的“終了”，以前他未曾來到世上，很神祕的葬埋在時間的“無盡”裏面，無思想，無情感，誰也不知道他，——現在快要很神祕的闖破“無在”之門，哭喊着通告自己短促的一生的開始了。在“無在”的夜間一隻無知覺的的手點着的蠟燭快要爆發了，——這就是“人”的生命。你們看着那火焰呀，——這就是“人”的生命。

他生下來就具有人類的樣式和名字，無論一切都和已經生在世上的人們相像。他們那種殘酷的命運要成爲他的命運。他受了時間抵抗不住的牽引，將要呆呆板板的經歷盡一切人生的階級，從低到高，從高到低。他爲視點所限制，也終不會看見那隻軟腿已經舉起着要跨上去的那段階級；爲知識所限制，更不會知道未來的一小時——一分鐘，將要給他送些什麼來。他又因爲自己的盲目的

無識，受豫覺的壓迫，希望和恐怖的驚擾，要很順從的畫着鐵製的預定的圈兒。

那不是他——有幸福的青年。你們看，蠟燭點得多亮喇！無盡的空間裏冰雪之夜無力的旋轉着，並且疾走着，火焰搖盪着，蠟燭是很明亮的燃燒着。但是火所吞食的蠟兒減少起來了。——但是蠟兒減少起來了。

那不是他——有幸福的丈夫和父親。但是你們看，蠟燭點得多黯淡並且希奇呀。發黃的火焰彷彿在那裏皺眉，彷彿冷得抖索着，四處的躲藏。因為火所吞食的蠟兒溶化起來了。——因為蠟兒溶化起來了。

那不是他——害病而且衰弱的老人。人生的階級和隨地的陷坑已經走盡了，——但是那隻抖抖索索的腳還在往前挨着道兒。發藍的火焰，向地上偃俯着，極無力地伸展着，垂倒着，抖索了一下，又重倒下去，——輕輕的滅了。

於是人就死了。他從夜間來，從夜間回去，無影無踪的消滅在時間的“無盡”裏面，無思想，無情感，誰也不知道他。“我”呢，人家都稱我做“他”，在

“人”的一生裏，在“人”一生的路程中間，總是他忠實的同行人。“人”和他的巨人自然看不見我，但是我却時時刻刻在他附近，無論當他興起和睡覺的時候，或當他禱告和咒詛的時候。在快樂的時候，他那自由而且勇敢的精神正在高高的飛翔着，在失意和悲傷的時候，心靈正受着死刑似的壓迫，血正在心裏凝結着；在勝和敗的時候，在和“不變”大決鬥的時候，——我總同他在一塊兒。——我總同他在一塊兒。

來到這裏笑樂和散悶的諸位看客，受“死”的命運支配的人們，你們大家看呀，聽呀！那激流的人生將要帶着他的悲歡在你們面前——的經過，引起幽遠的回響來了——

灰色的那個人默着聲了。光明在沉默消滅下去，黑暗籠罩他，和那間灰色的，空虛的屋子。（垂幕）

在戲劇中，“序幕”的增加，是常有的事，就是在正戲之前，加上一場說明劇旨的，或說明戲劇中事實發生前的，必需先使觀眾了解的事實的場面。用象徵的手法，用寫實的手法，都是可以，祇看怎樣適宜。這是安特列夫“人之一生”序幕，主要的就是說明全劇的內容。

歌劇·詩劇

夕 暮

一個小巧的清園

瑪甘淚獨坐捫髮成癖

瑪甘淚

今天的那位先生，我能知道，  
我便出些報酬什麼都好！  
我看他的態度真是高超，  
他定然是一家高貴人家的年少；  
我在他的額上便已看出——  
不然，他不會有那樣的直率。(退場)

摩非斯特與浮士德登場

摩非斯特

進來啲！輕輕地，趕快進來！

浮士德(沉默移時)

你讓我一人在此，請你走開！

摩非斯特(環窺)

不是任何處女都是這麼乾淨。(退場)

浮士德(四下瞻望)

歡迎呀，甘美的黃昏，  
你飄漾在這兒的聖境。  
你甘美的相思苦，扼着我的寸心！  
你仰仗着希望的甘露勉強生存！  
這周圍的肅靜，整飭，和平，  
他們的呼吸煦煦如生！  
這清貧之中的何等豐滿！  
這狹隘之中的何等祥雲！

(倒坐在榻旁的皮椅上)

.....

.....

摩非斯特(走來)

快快，我看見他已經下來！

浮士德

走吧，走吧！我一去永不復回！

摩非斯特

這兒有個小匣頗頗重實，  
是我從別的地方才弄來的。  
請你放在她那衣櫃當中，  
我包管她會心眼迷蒙；

[ 411 ]



我放了些小東西在那裏面，  
因為是要去掉換那別的一件。  
雖然幼稚是不免幼稚，遊戲要還我遊戲。

浮士德

我不知道如何的好，我應該嗎？

靡非斯特(放小匣於櫃中)

……走罷，快走！  
爲了要經營那甘嫩的姑娘，  
使你能夠滿意趁心。  
你才站在這兒，  
如像在講堂裏面，  
又如像灰色的理學，玄學  
具體的擺在了你的面前！  
哦，走！(退場)

(瑪甘淚手執洋燭上)

.....

瑪甘淚(開櫃放衣暨寶飾匣子)

……這優美的匣子如何到了這兒？  
這衣櫃我是鎖得上好。  
真是奇怪！裏面不知是些什麼了？

或者是別人拿來的押醵，  
我母親放在這上邊。  
絲紐上還繫着鑰匙一把——  
我想，把他打開來看吧！  
喂呀，天上的菩薩！這是甚麼？  
這樣的東西我生平不曾見過！  
一套首飾！便是高貴的婦人  
儘可以裝飾着去做上賓。  
這套頸鎖我試試看罷，  
這種宏福不知道屬於何人？

（妝鏡舉步至鏡前）

我便有這對耳環也好！  
鏡子裏面的心肝，我不認得你了。  
年青的心肝，你美貌又有什麼？  
你一切都美，一切都好，  
可是別人不把你看上眼窩；  
別人稱讚你，一半是出於哀憐。  
一切都是黃金，  
一切都是金錢。  
啊，我們沒錢人的下賤！

從“浮士德”這一場看去，可以知道歌劇，詩劇，在技術上，和散文劇不同之點，就是歌劇或詩劇用的是韻文，可以歌唱的。便唱，便做，也可以加進獨白。這一場的引文，是節錄的，有虛線的地方，都經編者刪去了一部份。

## 啞 劇

幕開時，舞台後面還有黑幕一枚，在黑幕前面，立着三個穿黑衣黑褲黑色手套黑色皮鞋並用黑布遮住頭臉的女人。右邊第一個女人突然喊道：

——黑暗從擗取而來！

和“擗取而來”同時，兩手放射狀的向前面伸直，作望下壓的樣子。

第二個女人繼續的喊：

——光明從鬥爭而來！

和“鬥爭而來”同時，兩手猛烈的向前面伸直。

第三個女人——

——世紀就是進行曲！

和“進行曲”三字同時，三人同時脫下頭巾手套，向觀衆拋擲。

鬥爭的，壯健的容貌。——

當觀衆拾取頭巾手套的時候，立刻解開胸前的鈕扣，在白襯衫上面，露出鮮紅的領帶。三人同時，帶唱帶舞地，將手臂向前面伸送。

——黑暗從搾取而來！光明從鬥爭而來！

很快的向右轉換，排列<sup>成</sup>一系列的歌舞行進。

——世紀是進行曲！世紀是進行曲！

向舞台的裏方走去，同時，黑幕打開，第一幕開始。

關於啞劇，找不到簡短適當的例，故引用薩森成吉的“光明與黑暗”的序曲作例。如果把劇中的幾句話用紙寫出，在應說話時展將出來，而不發聲，那就是啞劇了。所謂啞劇是不說話，在必要時用字幕替代。

## 新出版書

模範日記文選	戴叔清編	實價七角
小品文講話	石華編著	實價七角
現代青年書信	邱尼山著	實價七角
前路	冰瑩女士著	實價八角
從軍日記	冰瑩女士著	實價五角
麓山集	冰瑩女士著	實價六角
碧血代替了唇脂	嚴夢著	實價四角
春之煩惱	陳福鼎著	實價五角
深淵下的人們	邱韻輝譯	實價一元

## 新書出版預告

1. 青年創作辭典	魏謙吾編
2. 現代語辭典	李鼎聲編
3. 中國文學家辭典	譚正璧編
4. 長安城中的少年	王獨清著
5. 離合(長篇創作)	張資平著
6. 綠村的戀愛	葉舟女士譯

上海光明書局印行

# 現代青年書信

邱尼山 著 實價七角

現代青年書信是一本書信體中劃期的，啓蒙的青年讀物。

一，思想的新銳——這部書在各方面都不愧爲站着在時代的尖端及社會的指導層，爲了青年思想生活的進步，並爲了思想生活進步的青年而作的一部劃時代的書信讀物。

二，內容的普遍——這裏提出的都是青年實際生活上的問題，並給以正確的分析討論和批判，是普遍青年所需要的普遍內容。

三，材料的分配——在材料方面，大而至於世界，小而至於個人，以及青年時代的各階段，均有一定的分量。體製的完美，文筆的優異，範例的詳盡，爲任何同性質的書信集所不及。

四，編制的穎趣——有「書信寫法」一卷，說明了現代書信的本質，特點，分類，及其他如信紙信面等，持論純係根據最有現代風的著作而成。有「文藝書信」及「學術書信」各二卷。「社會書信」「學校書信」「家庭書信」亦各占一卷，不僅具有文章風趣，又復可供實用參攷。

五，書價的平賤——全書十五萬言，字數與內容均富，印刷又與文筆媲美，售價僅七角，這點可以說是完全實現了「高級的書籍」兼「低級的書價」的理想。

上海光明書局發行

# 重版書

中國文學史大綱	譚正璧著	精一	·四·五	柘榴	張資平著	·五·五
中國文學進化史	譚正璧編	精一	·三·〇	素描	張資平著	·四·〇
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	譚正璧編	精二	·六·〇〇	社會進化史大綱	陸一遠著	·一·〇〇
墨索里尼自傳	佩堂合譯 魏谷合譯	精一	·一·五〇〇	中國社會組織	長野朗著	·一·〇〇
愛之渦流	張資平著	精一	·七·五	汪精衛詩存	澄編	·二·五
熱情的書	邱韻鐸著	精一	·六·五	汪精衛集	如編	·一·四〇
暗雲	王獨清著	精一	·二·五	中國革命史	貝華著	·四·五
明珠與黑炭	張資平著	精一	·〇·四〇〇	評胡適近著	潘公展著	·三·五
上帝的兒女們	張資平著	精二 乙一	·八·二〇〇 ·四·〇〇〇	現代文學雜論	趙景深著	·四·〇
				帝主與中華民族	董霖著	·七·〇

上海四馬路

光明書局發行

門市部 四馬路五六五號  
分店 漢口特三區保華街

